



伎刀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章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宴会。

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参加这么大的盛宴。

准备的宴席只有一桌，请的人也都到了，只有五个人。

天下只有五个人能参加得上这种宴会。

这五个人是黑道的枭雄、白道的领袖，如今放眼天下，也只有这五个人能称得上是英雄。

宴席设在一个小小的水阁上。水阁的四周至少有七十个叫得出名的江湖豪客站在那里。如果不是在这里，他们在哪一处不是宴席上的贵宾？

可他们如今只配给人站岗。

参加宴会的第一人是一个长着一颗硕大无朋的脑袋的小子，他嘻嘻笑着，说什么也不像是天下有名的英雄。他坐下来，说道：“会无好会，宴无好宴，请客的主人是谁？”

他回头瞅瞅，站在一旁的有那么几个是认得的，但他们都一声不吭。

一个是少林的无生禅师，他对着大脑袋的小子一笑。

另一个身背长剑，看那剑只是很窄很长的那一种，便知道他是武当派的高手。八个人站立，都是侍候人的。

这大脑袋的小子挠头了：“怎么都不说话？”

忽听得有人笑了：“我以为是请什么人赴宴，原来是你这小子？！”

走进来了一个婀娜娜娜的女人，她对着大脑袋的小子笑，说道：“方方，你三个媳妇儿来了么？”

方方一见此人，顿时心里划魂儿了：她算什么天下英雄？至多她算是一个天下最有名的疯子！

原来这人是大侠米离的新婚夫人许茹仙。

她是那种敢管事儿，时常管不明白什么事儿的女人。

这种女人最乐意管的事儿，是她丈夫的事儿，尤其是大事儿，她一定要管。

第三个进来的人，他的名字叫“伞”。

天下的人都不认得他，但都知道他的名字。

如果你真心恨哪一个人，那个人让你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香，你便找“伞”。“伞”会很快让那人在世上消失。

谁知道这大名鼎鼎的“伞”竟是一个干瘪猥琐的小老头儿？

他坐在方方对面，一句话也不说。

第四个人走进来，更让许茹仙吃惊了，她心道：“原来世上真有比我更美貌的女人，她那气质、风采都让我望尘莫及。她很嫉妒，只是盯住了那女人。

女人笑笑，坐下了。

第五个人呢，没人。

只有四个人的宴会。

后面听得有声响，珠佩铿锵，便从屏风后转出一个风华绝代的佳人来。她坐在远处的椅上，对着四人看。

她的目光很诧异。

令她诧异的是，她请了五个人，只有四个人到会。更叫她惊奇的，是她请的人本来都是男人，偏偏到了这里，却有了两个女人。

她的风采却比刚才那女子更好，她如是皇后，那女人只能是小妃了。

她说：“我只发了五张请帖，请天下五大英雄聚会。不知道哪一位是‘伞’？”

小老头点颔，算是答应。

她再笑道：“这一位想必便是无所不能的方方了？”

方方笑笑：“无所不去的方方。”

女人再看看那美丽佳人，说道：“你是……”

那女人笑笑：“曲十六。”

美人一愣，哪里有这种名字？那佳人说道：“我是苑老爷子的侍姬。”

美人笑笑，也不见如何愠怒，只是说道：“我的请帖上写明，要请苑老爷子赴宴的。”

那佳人说道：“他从来不赴俗人的宴席。”听她口气，甚是骄傲。

也是难怪，如果你做了苑老爷子的下人，你就是天下武林的宗主了，你为什么不傲？

美人再看许茹仙，陪笑道：“这一位想必就是大侠米离的妻子了？”

许茹仙笑道：“我替他来，凡事我都作得主张。”

那美人一叹，她一叹竟是千柔万曲，像是有一股气从她的口里徐徐吐出，神态甚是娴雅。

她是谁？为什么她请客，所请的人这般的有身份，而她却连名字也不晓得？她慢慢说道：“我是魏无知。”

不知道这名字，不知是他们无知，还是她本来就“无知”？她说道：“我是谁，并不重要。我只想告诉诸位……”

忽地那“伞”伸出了一只手，这是一只很枯干的瘦手。他说：“我先得知道，我同谁打交道。”

女人一笑，她不怪罪“伞”。

她从胸前掏出一块玉牌，这是一块龙牌。

她说道：“无心婆子，不知道诸位知道不知道我的贱名？”

原来她便是天下第一名捕“无心婆婆”？无心婆婆有这么年轻？她找来这些人做什

么？

无心婆婆说道：“有几件大事，不得不请诸位来，共同商量。”

无心婆婆忽地一拍手，那身后默默站立的八个人都起身而去。

只剩下了她们五个人。

无心婆婆说道：“在前月的十四天里，一共死了七个人。这七个人是洛阳罗金刀、两广离明、汾水杂十八、铁炭、北方十三罗锅、京都许风衣，还有一个是少林的无望大师。”

听的人都是心惊肉跳，要知道这些人无一不是江湖豪客，他们的名头都不在米离、苑老爷子之下。

因为米离与苑老爷子很少过问江湖事，他们的名头虽大，但人们对他们还不很畏惧。可刚才说到的那些人便不同了。他们是武林巨擎，他们的生死，直接关系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的安危。

方方一叹，说道：“我就知道宴无好宴，是不是？”

没人应声。

那事件太大了，让人一时不得缓颊。

他们都是怎么死的？

无心婆婆苦笑：“先说那洛阳罗金刀，他是洛阳最大的大户，从前皇上赈灾，也曾向他借过银子。他在洛阳……”

洛阳的七月天，风和日丽。

罗金刀很是惬意，他晚上睡得太好了，与三个他最喜欢的侍妾乐了一晚上，到了最后，他便鼾然入睡了，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睡着的。到了天亮时，他又精神矍铄了。爬起身来，在他的领地上巡视。

他很辛苦，因为他的领地太大了。但他从来不曾真的巡视遍他的领地，他只是巡视

一下洛阳城。

城里处处都站着一群人，他们站立在那里，恭敬地对着他笑，点头。

只要他们没有一个人对他举起他的手来，他的车马便不须停。如果他们中间有一个人举手，那就是他遇上了一件很棘手的事儿，无论如何也料理不来了，只得请罗老爷子过问。

那时马僮才轻轻一勒马缰，马车便在踢踢踏踏声中站住。

那人说：“老爷子，找到了几个好货，老爷子是不是去看看。”

看那人神采飞扬的样子，罗老爷子知道了必有好事。他笑笑，说道：“上车来吧。”

那人哪里敢上车来，说道：“不，不，老爷子，我跟着车跑。”

罗金刀便由他，马车就是轻声慢行，那人跟着跑，也够他受的，幸亏了那个小僮赶着车慢慢走，不然他更惨了。

他心道：下一次要给小僮五百两银子，一定不要忘了。

马车到了地方，罗金刀一纵下车了。他来到了一间很大的大房子前。

“就是这里么？”

那人点头，像鸡啄米。罗金刀大笑，说道：“你去吧，我自己来。”

那人也笑：“罗爷看清了，都是好货。”

罗金刀大声道：“小王八蛋，你以为罗爷看不清，罗爷老了么？”那人陪笑：“罗爷不老，只怕那些人受不住罗爷。”

罗金刀满心欢喜，他摸着进了屋。屋里应该有五个、六个，或者是七个女人。

他的手下都知道，他喜欢的女人是纯贞的少女，最好是那种像兔子一般的，张大着眼睛，一看见男人身子就哆嗦，一与男人贴身，身子就化了般地靸辣的女人。

罗金刀悄声说道：“乖乖儿，我来了。别怕，别怕，人嘛，早早晚晚都有这一回，你与罗爷有这么一回，天也不亏，地也不亏，人也不亏，你就知道做女人是什么滋味儿

了.....”

罗金刀对女人说的，大都是这样的话。

他摸到了女人的躯体，他嗅到了女人的气味儿.....

他的手很灵巧，他知道在哪里摸，能摸到什么，他只体味那气味、那曲线、那光洁，他醉了.....王皮儿的心眼不错，明天还要升他的职.....

无心婆婆不说了。

方方斜着脑袋，他听入神了。他是男人，男人真的很喜欢刺激。

只是那个“伞”却是不动声色。

他算不算是一个男人？

连女人都听得入神。暗夜里的故事，时常比白天的故事更令人神往。

方方问：“他后来.....怎么了？”

一问之下，便见那四人的眼光灼灼正在瞅他，心不由得讪讪的。也是，说来说去总那么一回事，还会怎么样？

无心婆婆说道：“罗金刀死了。”

他就死了。是谁杀死他的？不知道。

“找他的那个王皮儿！”

方方一说，无心婆婆看他一眼，说道：“王皮儿也死了，他像是自尽而死。”

“伞”忽地说话了：“仇杀。”

无心婆婆看看他，知他说话吝惜，一个字也难得吐出。

第二个死的是两广离明。

离明是两广离身剑的后代，离身剑是天下名剑，自从离身剑离玉同鱼漂儿一段恋情后，离身剑在北方更是有名。

离明这一回是来北方聘娶的。

他的父亲为他聘了一个武林世家的女儿。他宝马轻车，来到北方。

他在树林里看到了一些女人。

这些女人正在演奏乐曲。离明是一个方家，一听便是大惊，原来她们演奏的正是从前久已失传的《天风》。他听得入神，不由得从日暮听到昏夜。

他流泪了。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忽地，那些演奏的女人停手了。她们你看我，我看你，都咯咯地笑起来。

一个说：“你看他听得流泪了。”

“嘻嘻嘻——”

有人叫道：“不许笑，他是情种。”

另一个悄悄说：“他是情种，你哩，你哩？”

没人应声了，便万籁俱寂。随后有人悄声说：“你去邀他，来做我们的入幕之宾，好不好？”

一个女人更是咯咯笑，说道：“又梦见襄王了，小妮子近日总是梦襄王。好不痛快！”

一人道：“休得取笑，你去请那公子，看他愿意不愿意来？”

清风徐徐，夜正清冷，飘然来了一个女子，离明看得清，她走路竟是无痕，慢慢来到了眼前，也是中衣有缝，倩影有形，她低头摆弄衣角，说道：“公子，人家请你去哩。”

他笑笑，虽是南方公子，却也是此中惯家，说道：“人家，人家是谁？”

那女子低声说道：“天上仙姬，香妃、龙姑、凤妹，都愿意一侍公子！”

离明对他的家人说：“我去去就来。”

家人亲眼看着他入了那帐内。

方方插嘴道：“又是一段旧故事，人没了，被杀死了？”

无心婆婆说道：“不是，他们亲眼看着，那离明进了帐，忽地帐内起了一股烟。眼

见得那帐忽地冉冉升起，直升到天上去了。”

方方忽道：“我不信，莫非是淮南王白日飞升？”

“伞”也说：“不信。”

无心婆婆笑了：“我也不信，只是没了离明，天下再也没了离身剑离明这个名字。”

第二章 死得不明白

没人说话。如果你亲眼看到一股烟便没了一个人，而且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也会心寒。

无心婆婆伸出玉手，一只尖尖玉手。只有方方看了那手一眼，心跳：她的手比刺刺的胖，比刺刺的好看，比佛佛更好看，比磨磨更好了。不知人家那手是怎么长的。难怪从前荆轲看到了美人的手，说声：“美哉手也！”

无心婆婆嫣然一笑，让方方心咚咚乱蹦。

她说：“汾水杂十八，相信大家也听说过……”

方方扬眉道：“杂十八，就是天下去得的‘赌圣’么？”

无心婆婆浅笑道：“是他。”

“赌圣”是赌界最有名的人，他怎么会死？

汾水是一条不算很有名的河，这条河两岸的人都不怎么富庶，除了杂十八。

他自叫“十八子”，也自叫杂十八。说他杂，是因为他什么都赌，牌九、骰子、大点儿、豁拳，有什么赌法他会什么赌法，而且无一不精。

赌王酒掌严释的徒弟，还错得了么？他怎么会死？杂十八也不相信他会死。在十二天前，他正在京都赌钱。

他这一会的是京都有名的恶大少。

恶大少叫何铃儿，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他老爹生下他时，已经死过十个儿子了，忙不迭的听风水先生的话，叫他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以好养活。

恶大少与杂十八在京都的城门下赌。

这一赌豪兴。

先是杂十八的身后带来了三个人，他们三人都提着箱子。恶大少带着六人，他们也提着箱子。

恶大少皱皱眉说道：“怎么只来了这么两个鸟人？”

杂十八说道：“也够了。”

恶大少咧咧嘴，说道：“别到时没了耍兴。”

便摆开了地摊赌。

先是赌蓍草。

蓍草本来是占卜用的，一把草儿一抓，也不知道是几根。数一数，奇数算是恶大少赢，偶数算是杂十八赢。

一扔而已。

便上来人数数儿。恶大少不数数，他嫌数数儿累。他斜歪躺着，看着。

“输了？”他问。

就输了十万两银子。

再扔，一直扔了十六把。

恶大少输了，他的运气不佳。

他叫道：“没意思，没意思，来别的，来别的，怎么活人叫尿憋死？来别的，好玩的！”

就来别的。

用脚丫子掷骰子。

这玩艺儿恶大少从小便练过，他来过十六回，赢了九回。

恶大少的脸色好看些了。

他叫嚷道：“王八蛋，我要你们早晨出来时，叫那些女人别出来倒屎倒尿，别搅了我的赌运，妈的，还遇上了一个！真霉兴！”

他划手大叫：“来快的，来快的！”

一掷两瞪眼。

一枚神宗通宝，一背一字，一掷看样儿，便扔银票。

一掷便是十万两。

这一回更快了，转眼间恶大少便掷出去了二百万两。

恶大少叫道：“不来了，不来了，你的手怎么有鬼啊，一扔就准？”

他叫道：“你别来，你来！”

他指着对面的那个清秀小子，他再指指他身后的一个家人，叫道：“你们两个来过，替替班！”

便用两个家人掷。

看看天晚了，恶大少的箱子也空了，他说道：“不来了，不来了，我约了小香在那儿等我，不去她揪我耳朵。”

杂十八笑笑，说道：“什么时候再来？”

“三天后。地点时间再定。”

两下分手了。

恶大少骂道：“王八蛋，来时轻，回去沉，压死你个老乌龟！”

一想到他叫了杂十八是老乌龟，他就笑了，心里好受些了。

杂十八向回走。这时的月亮刚爬上天，地面很亮，他走路，一路笑着。忽地，他站

住了，问人：“听到什么声音了没？”从人皆说没有。

杂十八大声道：“怎么没有？”

从人站住了。他们细听听，只有风声，细细微微的风声，再有什么声音？什么声儿也没有。

没有什么声音。

杂十八的脸上有一种惊恐，他悄声道：“不对，不对，不走了，你们站住，把我围起来！”

一共是一十六个人，把他围起来了。他站在众人中间，身子哆嗦，说道：“你们都聋了，怎么听不到那么大的声音？”

决不会十六个人都是聋子，他们再听，没有什么声音。

杂十八是闯过大阵势的汉子，刀头上也舔过血，他怎么会忽地怕起来？那十六个人忽地闻到一股很不好闻的臭味儿：是杂十八的屎臭味儿！

他怎么竟吓出了屎尿？有一个大汉叫道：“十八爷，你怎么了？”

那杂十八叫道：“行，行，真他妈的香……”

方方也明白了，这个杂十八也死了。

“伞”说：“那一十六人活着？”

无心婆婆说道：“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活着。”

伞说：“活着就好。”

无心婆婆看看她的指甲，像她的指甲里有这秘密。

什么人杀死了杂十八，竟连他身旁的一十六人也看不出？

无心婆婆一叹，她说：“还有一个铁炭……”

铁炭是天下的好汉，他最佩服的人，平生只有三个。

一个是汉时的大将军樊哙，一个是本朝的叛人李逵，还有一个是搏浪椎能击刺秦王

的张良。

他是洛阳里城的花王。

说他是“花王”，那是一点儿也不掺假的，他在洛阳的七十二家花牌里，家家去得。如果有哪一天哪一家花魁接了“花王”，比她做了一年的生意还快乐。

因为“花王”是她们的皇上。

这一天“皇上”正在他的“正宫娘娘”那里纳福。

“正宫娘娘”是洛阳的第一名妓，她叫秀蕾儿。

她在一点一点儿为“花王”按摩。

她有这种本事，能让男人的心像飘在海上的船，忽悠悠地晃。心里很好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享受滋味儿。

秀蕾儿正在摸他的脚，他的脚正很享受。

他忽地推开了秀蕾儿，问道：“闻到了花香没有？”

秀蕾儿浅笑：“我的头上有一种新的香粉，你从来没闻过。”铁炭笑了，他说：“是吗？”

他再躺下，看着秀蕾儿挠他的脚。

只有秀蕾儿会这么挠男人的脚，挠得人不想做神仙，只想做鸳鸯。铁炭忽地失色了，他坐起来，看着秀蕾儿，说道：“你闻没闻到血腥气？”

秀蕾儿怪道：“什么血腥气，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她也看出不对了，铁炭的脸变色了，他的牙咯咯响了，他怕得很，有什么事叫他那么怕？

屋里看一遍，没有什么。再看看屋外，也没什么。

铁炭叫道：“不好，不好！”

他抓住了秀蕾儿的手，说：“快，快叫你的姐妹们来，围着我！”

秀蕾儿艳笑，说道：“看你不好好听我的，硬要那么多的姐妹来哄你，你是越来越不像了。”她笑罢，便去叫人。

来了一群哄笑不已的女人。

铁炭的神色真个不对了，他大声叫道：“快，快，你们都脱了衣服，你们的衣服都有味儿！”

女人都知道他耍玩了，一个个浅笑，全听他的，把衣服都脱了，全围在他身旁。

他仍在靛靛，说道：“贴一点儿我，贴近一点儿我。”

那些女人乐道：“铁爷怎么来了雅兴，要我们贴肉亲么？来吧。”她们都贴在了铁炭的身上。

忽听那铁炭说话，声音像是很久远，他说道：“有没有人来过？”“没有。”

除了他身旁的女人，哪里有人？

他说：“不对啊，不对啊，你们没看到一个女人？”

“什么样儿的女人？”

“她身穿着一件藕色衣服，还笑，对着我笑。她的手伸出来了，软……”

女人摸他的脑袋。

他叫道：“别摸，我没发烧！”

他笑了，咯咯在笑，说道：“你不如洛阳的姑娘好看……”

他似是昏谵，在说昏话。

女人们贴近他，听他心跳，竟也是很弱，他说：“我要杀你，你快走！”那女人似乎不走，铁炭叫道：“我是铁炭，你听没听说洛阳花王，我就是花王！”

那女人没看到，这些女人面面相觑，她们怎么连一个人影儿也不曾见到？

天很晚了，铁炭只是说着胡话，她们计议要请一个医生。

郎中来了，也不明所以，他只是说不明白，说了一大堆话，最后摇头而去。

眼见得他的气息越来越弱，众女人不知所措。

秀蕾哭了，她说：“莫不是阴世间也缺花王，要请铁大爷去？”

众女人点头，要不是这么回事，怎么会不见人影儿？她们烧纸弄坛，请了一会神，但没什么结果。

一直到了晚上，铁炭就死了。

他死时总在抓什么东西，他想抓什么，急着向前扑？

没人吱声。

怪事，怪事天天有，此处特别多。

方方突说道：“我不信神。”

“伞”也说：“我也不信。”

无心婆婆说道：“我也不信，可你不由不信。”

除了有神有鬼，还怎么解释这事儿？

许茹仙突然要说话了。

因为她从来不说话，她要说话，人都注意听。

她说道：“真的有鬼。”

方方噗哧乐了，他笑道：“我以为你有什么高见，原来是这么一句。”

许茹仙大声道：“你是笑话我，还是笑话米离？”

方方愣了，看她那神气，很是倨傲，像她便是米离。

方方大笑道：“笑你怎么样？笑米离又会怎么样？”

许茹仙大声道：“你要笑我，那还算平常，你要是笑话米离，我看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方方突地放声大笑。

谁不知道米离？他是一个缺主心骨的男人，他在杀肃杀时，那犹豫让天下人齿冷。

米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伞”说：“我不认得米离。”

方方也大声说道：“我也不认得米离。”

许茹仙冷冷道：“是么？”

她在冷笑。

无心婆婆叹一口气，说道：“如果我说完了，你还有心争执，那是最好了。”

两人才想起来，他们是来这里听无心婆婆的话的，不知道她还会说出些什么？

方方冷笑：女人哪，真是头发长，见识短！

无心婆婆说道：“铁炭死了，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死得太怪了……”

曲十六轻柔柔地问了一句：“他死时，那些女人还在么？”

“在，她们仍在，她们都活着，活得好好的。”

第三章 鬼气阴森煞千重

曲十六笑一笑，柔声说：“总会有些蛛丝马迹的。”

方方赞赏地看她，一拍手道：“对啊，总不会真个是鬼。”

无心婆婆笑了，她看着曲十六，说道：“请几位来，也因为都是绝顶高手，怕只有几位才看得出其中蹊跷。”

她笑笑说：“好在几位洛阳牡丹正在这里，不妨一试，问问如何？”

果真来了六个女人。

人说洛阳牡丹好，却不说洛阳女儿秀，真是亏了心。看她们几人，一个个秀色可餐，十分艳丽。一个个扭扭怩怩，来到屋内。

显是她们并不曾从那惊慌中醒来。

方方看一个红衣秀女，心道：她比刺刺胖那么一点点儿，比佛佛瘦那么一点点儿，比磨磨高那么一点点儿，真不错。方方这里正在瞅人，忽听得那无心婆婆问道：“方方，你走南闯北，自是见识比我强得多多。依你看，该怎么做？”

方方一听得那无心婆婆问他，心里不由得意起来，他正要笑着起来，忽听得那许茹仙大声道：“我来问她。”

她看着方方，说道：“如果我告诉你，还是女人最知道女人，你信不信？”

不由得方方不信，那许茹仙已经走到了那六个女人面前。

“你们与铁炭在一起？”

六个女人忙不迭地点头。

许茹仙笑笑，问那个红衣秀女：“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那个秀蕾儿，对不对？”

秀蕾儿低头答是。

许茹仙笑笑，问：“你与铁炭很要好？”

一句话竟问得秀蕾儿眼泪哗哗流。

许茹仙说道：“人都说娼家无情，你哭什么？”

她的话很冷。

曲十六忽地说道：“谁说娼家无情？”

许茹仙看看她，只见她眉毛直竖，显是对她说这一句话甚是不满，她笑笑，说道：“你听说过有几个娼家有情有义的。”

曲十六一字一句道：“我告诉你，我便来自娼家，我也算是有情有义的人。”

如果有谁敢说苑老爷子的女人无情无义，那他定是胡说。谁都知道，苑老爷子的女人全都从一而终。

苑老爷子与女人并不交接，他与女人是神交，是像神仙一般，在空中交接，曲尽其

妙。

与苑老爷子交接过的女人，她们与常人交媾，定是一死。

许茹仙笑笑，傲然道：“我想你也不必说，我只是奇怪，像苑老爷子那样的人，也算是人中龙凤了，他怎么全尽收些残花败柳？”

这一句话惹恼了那曲十六，她看着许茹仙，只是冷笑。她慢慢说道：“原来是米离米大侠的夫人，怪不得能那么神气。只是我听说，米大侠的夫人也是先破了身，再做夫人的，也不能从一男人而终，是不是？”

许茹仙是先被肃杀奸过，被他用阴寒毒功弄成了一个老太婆模样，再经米离救治，方才又成了一个绝世美人的。她此时经曲十六一语，心里又羞又怒，恨恨道：我早早晚晚教你知我的厉害，你那时才知道我许茹仙.....

无心婆婆也是明眼人，她对着许茹仙一笑，她笑许茹仙不自量力，天下还有人能胜得了苑老爷子么？只要他活着，没有能胜得了他的人。

她轻轻俏笑道：“我想得问秀姑娘一句话，不知道秀姑娘那一天看到了什么蹊跷，说说看。”

那秀蕾儿也看出了许茹仙不好相与，她低头道：“铁大哥是我的好友，那些日子他总是住我那里。那一天他说要几个姐妹相陪，我还以为他是说笑，想他从来风流，想必是变着法儿要与姐妹们欢乐，我便叫来了她们。但看他神色却是不对了，再看时，他竟是脸也抽搐，人也委顿，只是一会儿，便倒地而死.....”

她再哭泣。

“伞”说：“你看他时，他喝没喝过酒？”

“没有，他只吃过我剥的两粒荔枝。”

“伞”再问：“你也吃荔枝了么？”

秀蕾儿的眉毛很长，她抬头说：“我们姐妹几个都吃了。”

七月荔枝鲜，谁不愿先尝？

只是他是不是尝那鲜荔枝才丢了他的性命？

问一个女人，她说：“没看到，也吃了荔枝。”

再问一个女人：“没看到，只看到铁大哥死了，他的样子很可怖。”

再问，说：“听到了他叫，他的样子是看到了人……”

但她们都异口同声说，她们没看到一个人影。

没有结果。

无心婆婆一笑，方方问：“不知道婆婆……你笑什么？”

他那一顿是因为他在心里想，你这么年纪轻轻的，便叫个什么婆婆，有一点儿做作。

无心婆婆说道：“我笑，是因为无结果，也算是有了结果。”

几个人都是聪明人，他们明白无心婆婆已经问过了那几个女人，她也不曾问到结果。

仍是几个人坐在那里。

无心婆婆说道：“北方的十三罗锅……”

方方神情一振，他叫道：“对了，对了，那十三罗锅不是一个人，他们一行动起来，便目标大得多了，他们的死必是有人会看出蛛丝马迹……”

原来十三罗锅是北方的第一保镖。

他们保的镖，大都是不能在正经场面上提的。

这一回他们保的镖数目字一定很大。

从前十三罗锅出动，只是五人、四人或是六人，但这一回是十三人一齐出动，连一个在家里看门的也没留。

十三罗锅一倾而出，这本身对于那些绿林人便是一个诱惑。

他们走在关东店一带。

是一天傍晚。

老大直罗锅忽地说道：“兄弟，我这一回出来，总是心惊肉跳的，总觉得要出点儿什么事儿，你们小心些！”

老三血驼子是一个莽汉，他笑道：“大哥也太多虑了，只要来了两个人，我们会让他得手。

除了这两个人，我们兄弟十三人都不必一齐对他出手。”

哪两个人？

一个是大侠米离，他是名震天下的人。

第二个是那传说中很是厉害，但从来很少有人见到过的苑老爷子。

十三罗锅一点儿也不觉得他是夸张。如果你同十三罗锅动手，你就是一死。

但忽地传来了一声怪啸。

绿色的林子，绿色的雾，在晚上漫漫地过来。

老大忽地叫道：“小心！”

十三罗锅跳开去。

要说他们的本事，那是一点儿也不含糊，他们十三人跃开，便做好了准备。此时如果有人要来到他们面前，无异是自寻死路。

但没有人。

只有呼呼的风声。

忽听得有鬼叫声。

直罗锅大声道：“出来，十三罗锅从来不怕鬼！”

没有鬼，甚至那鬼叫声也没了。

但只听得呼呼风声。

直罗锅说道：“我们十三弟兄出来，在江湖闯了多年，从来不曾失手，但这一回干

系重大，你们都要小心！”

本来十三罗锅对于此行，也不太看重，及至听得老大再说，见他神色郑重，才正色起来。

忽地前面树林里闪出了一片片鬼影，那鬼影有白有红，个个飘移而行，鬼嗷嗷叫着，叫啸声十分恐怖。看他闪来闪去，游移不定。

血驼子叫道：“什么人装神弄鬼，出来，我十三罗锅在此！”

但听得咯咯鬼笑，有一片白影急急飘来。

血驼子是急性子，一冲而至，一掌击在那鬼影身上。

血驼子的游龙掌功力，天下第一，这一掌但只是听得有一声轻笑，那笑声阴森冷酷，鬼影便飘飘荡荡，直飞出去。

血驼子忽地坐下了，他对着老大直罗锅叫道：“大哥，我冷，我冷……”

再看血驼子，不像是一个血性汉子了，只是一个很可怜的虫儿一般，委顿在地。他口里叫冷，慢慢身子佝成一堆，再看他时，便眉眼也变了，紧成了一处。

直罗锅大惊，叫道：“三弟，三弟，你怎么了？”

老六小团子吼道：“什么鬼物，出来见过你家六爷！”

但只听得风声，无人无鬼。再看血驼子，他的身子已经要没了，只有他的头，在那小小的身影下，看去很是可怜，他说：“大哥，看到鬼了，十三罗锅不敌的，怕只是鬼……”

血驼子没了，化成了一堆干粉，干干的血粉。

十二个人都不寒而栗。老六叫吼着，但林子无声。

老大直罗锅叫道：“别装神弄鬼了，我知道你们用的是‘血魂焰’！出来见见真章！”

十三罗锅叫了半天阵，也不见人出来，便决定向前再走。一十二人个个跪下，对着血驼子的尸粉行礼。

他们流泪了，也吞下了委屈。

只向前行了几步，那老九驼女忽地坐下了，她说道：“大哥，大哥，我不行了。”

只见她的脸忽明忽暗，像是在阴世阳间一步一过。他们都是大惊，有两人忙来照应驼女。

直罗锅大叫：“碰不得！”

只能眼睁睁看她。

老七罗锅酒是驼女的丈夫，他叫道：“驼家伙，你怎么了？”

驼女说道：“中毒.....中毒！”

两人对面，直如两世。驼女看着他，说道：“我不能活了，你好好的.....别讨女人.....”

罗锅酒哭泣道：“说什么胡话，都多大岁数了，还讨什么女人？”

他虎吼一声，叫道：“大哥，你为我们报仇！”

他直扑过去，死死抱住那驼女，说道：“我同你一齐死，你再也不会怪我吧？”

驼女笑了，她的脸上有笑意，她抱住了罗锅酒，说道：“好，一齐死，一齐死，来世再做夫妻！”

眼睁睁看着两人死在眼前。

老大直罗锅没话，他看着树林。

树林里无异，只是风仍吹，树仍绿。他说：“我们十三兄弟，眼瞅着便没了三人。小心些，别入了鬼门关，什么东西都不要碰，过了这树林，再做打算！”

十人紧在一处，慢慢向外走。

忽地，那老二魏大罗叫道：“鬼，鬼！”

他身子疾扑，用一招“人赴鬼冥”直扑一棵树！

眼见得那只是一棵树，但老二看它像是鬼，他直扑过去，疾忙里对那棵树使出了六招！

这是惊天动地的六招。

树摇摇晃晃，但它终不是血肉之躯，晃晃便立定了。

老二魏罗锅便抱住了那一棵大树，看他的脸，是黑漆漆的。只剩下了九人。

这十三罗锅是一向骄横惯了的，在江湖上无人敢惹。他们哪里吃过这等亏，他们竟是连对方是谁也没看到，便吃人家杀死一个个弟兄。他们不敢再久留，便向林子边退去。

他们到了林子边，看到了飘飘荡荡过来了无数人。那老大直罗锅叫道：“王八蛋，我宰了你！”此时他们的愤懑都对着来人。

殊不料那来人一边咯咯艳笑，一边对他们挺出兵器来……

“什么兵器？”

无心婆婆一叹，说道：“不知道。”

她呆了一呆，说道：“他们死了，只剩下了一个人，那人便是十三罗锅里最胆小的一个……”

方方大叫道：“快叫他来！”

来了，来了一个人，那人一进来，顿叫他们都心冷了。

他咯咯笑着，胸前衣大襟上满是垂涎，他对着方方，说道：“都是女的，都是白的……白的……”

小罗锅疯了，他说不出那秘密来，就是他知道那秘密，他也说不出来了。

第四章 京都许风衣

京都是开封。

从来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开封这般，既是皇朝，又是小镇的了。

在这里，如果说有皇朝，也有民间的皇上，那么皇上就是当朝的神宗皇帝，民间的

“皇上”便是许风衣。

据说皇上曾经要杀过许风衣。

动了这个念头，皇上并不曾认真想一想，他请许风衣来宫里下围棋。

两个下了三盘棋。

本来皇上下棋，志不在胜，而在胸怀，他的布局便十分大度，像是胸有丘壑。

那许风衣的棋路竟与皇上差不许多。

皇上想到：我必杀你。

棋下完了第一盘，皇上咳了一声。

身后来了太师，太师的女儿是皇上的小老婆，自是对皇上很忠心，他看看皇上，说道：“不知圣上有什么吩咐？”

皇上眨一眨眼。

太师装作看不到。

皇上起身如厕。他去时一使眼色，太师便跟来了。

“不能杀他。”

“为什么？”

顺妃在街上走，没了，如今传出话来，她在许风衣的家里，与他的妻子闲谈呢。”

皇上大怒。

他说：“杀！”

一看皇上怒了，连他心爱的爱妃也不要了，太师敢出声么？

再坐下来，他与许风衣说话、下棋。

皇上心道：“我与你下棋，你伤我一个爱妃，我便要你死。”

不料得那许风衣忽说道：“皇上的棋子，有一大片是死棋了。”

原来亏在中腹。

皇上要认输。

他忽说道：“你知道，皇上一向不会认输的。”

许风衣悠然道：“照臣下看，不论是何人，只要是输了，便认。当是最好。”

皇上怒气在脸了，他心道：看你一个草民，竟敢对我如此大不敬，我不宰了你，怎么治我的国？他回头对太师使一个眼色。但他看到了太师，太师的眼里是惊慌。

太师是老臣，他是上过疆场的人，怎么会临事惊慌？

他慢慢走出来。

“什么事儿？”

“皇上恕罪！”

皇上见老太师竟跪了下来，就不知所云，究竟是什么事儿，能让老太师如此惊慌？

老太师未语泪先流：“西宫娘娘不在了。”

皇上大大吃惊，他问道：“她哪里去了？”

老太师说道：“刚才那个小黄门说道：‘娘娘在花园正玩，看到了一个女人，请她去看珠宝，娘娘以为是宫里的治作，便去了。谁知道竟是再也无归。’”

皇上暗声道：“她如今在哪里？”

老太师的眼神很是惶恐，他说道：“娘娘也在……许先生的家。”

皇上大怒，他叫道：“莫非他是皇上，我是他的听差不成？我不管他，宰了他再说！”

老太师扑通跪倒，说道：“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外面有一句话，说……说……”

皇上见他吞吞吐吐，大怒，吼道：“说话，你个老杀才！”

老太师心一横，也顾不得了，他说道：“圣上一定听说了那里巷里的民谣了？”

皇上讶道：“有什么民谣，我怎么不知？”

太师吟道：“北海缺玉床，龙王来请许中堂；皇上缺银两，风衣护庇神宗强。”

皇上神色不豫。

他一定要宰许风衣。

皇上的脾气，连太师也知道。他说道：“圣上，你还是放他先回去，待得他放了顺妃与娘娘，那时再杀他不迟。”

皇上冷笑：“他走了，还会回来么？”

太师不敢语。

他也知道，只要许风衣在皇宫，皇上就可能将他拿下，待得他走出了宫门，能奈之何？但他还是说：“皇上三思，皇上三思！”

皇上对他冷眼道：“你知道不知道朕有几个娘娘？”

皇上的娘娘不多，也足有三四个了，他何惧少了一个娘娘，可一个许风衣在他的眼前，岂不是令他吃不下，睡不着？

他冷冷道：“太师，你就准备替娘娘收尸吧！”

皇上进了宫，再坐下来与许风衣下棋。

许风衣说道：“圣上果然辛劳，这一会儿，便如周公吐哺，一时三出，我看这棋不下也罢了。”

皇上心道：果然是一个狂子，你以为你能在我眼前过得去么，我要宰了你，看你还狂到何处去？他说道：“好，好，既是先生不愿下了，我们便罢棋好了。喝一杯酒，如何？”

许风衣慨诺。

两人对饮。

便说棋。

皇上说：“许先生布子，大气如风。”

许风衣笑笑：“皇上伤子，不肯伤情。”

皇上看他那神态，像是胸有成竹，便也不易对他出手。皇上的身后有四大侍卫。这

四大侍卫看着许风衣，只待皇上一声令下，便扑向他。

不料得那许风衣说完了话，有一个黄门匆匆而进，他急急在皇上的耳边说了几个字，皇上的脸色便是大变。

原来那黄门说的是：“皇太子失踪。”

皇上看着许风衣，此时的许风衣仍是谈笑风生，神情自然。他莫非是不怕死么，莫非小皇子真个在他的手上？

他说了一句皇上有伤子之实，莫非正指此事？

皇上叫一声：“来人！”

四大侍卫的第一人雷忽来到眼前。

皇上说：“久闻得许先生本事过人，你何不就此讨教讨教？”

雷忽一笑，走上前来。

许风衣仍是笑眯眯。

皇上心道：待我的第一侍卫对你出手，你便知道厉害了。

忽见那雷忽站住了，他再也迈不出一步去。

许风衣仍在笑，说道：“你走到我眼前，怕不得千儿八百年？！”

那雷忽的脸色一会儿一变，他的脸先是红胀着，布满了汗珠，一步步向前走，走了三步，再也走不动了。

这身后的木刺待要上前，忽听得老三苏生叫道：“待大哥完事，你上去不迟！”

果然有那么一盏茶工夫，雷忽不能上前一步。

他忽地抬手，“波”地一声，那许风衣眼前的茶盏破了，碎成了几片。

他慢慢回身，看着许风衣。

许风衣笑笑，说道：“好一个霸王风！”

他把那几片茶盏握在手里，只是一会儿，便见那手放开。

皇上的嘴也闭不上。

那茶盏在他手里，竟再变成了一只好好的茶盏，只是原先破碎处有一条很深的暗线。

皇上只知道是神奇，但那四大侍卫便不这么以为，他们都是惊惧地失声叫了一声。

他们知道，许风衣的功力天下莫敌。

别说是他们，就是大侠米离出山，苑九老爷子再世，他也只能做得如许风衣一般，要想胜他，也是很难了。

谁料得他竟是一个盖世高手？

人都无言。

老二木刺叫道：“我来会会他。”

他走到了许风衣眼前，说道：“不识先生真面目，莫怪莫怪。”

许风衣笑笑，说道：“皇宫内久听管弦，疏于武功，不怪不怪。”

木刺的武功，其实比那雷忽更奇，他拍拍手，便见他的手黑了，再拍一拍，便见他的手变黄了，许风衣说道：“好手！”

从前人说，有三个人的手是奇手。一个是大侠米离，他敢出手抓毒，抓刀枪剑戟，毫无所伤。这是一双奇手。还有苑老爷子，他的手无所不能，竟是天下第一双怪手了。更有一个是从前死在鱼漂儿手下的三尸手，提起他来，所有的人都是心里冷气阴森。

可这木刺的手怎么说得上是好手？

只见木刺一扬手，波波有声。对面的许风衣竟是比较刚才更是郑重，他抬起了手，一抬一抬。

两人只是抬了三下手，便见那木刺啊啊怪叫，他大声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他跳了两跳，脸色灰黯，再也不抬起头来。

老三看着许风衣，说道：“许先生如此高手，真让我兄弟汗颜！”

老三苏生是一介书生，便显得彬彬有礼，他对许风衣施礼道：“先生赐教！”

皇上看不明白，但他是聪明人，他看着许风衣，知道他一连胜了他两个侍卫，心内又惊又惧，刚才那神气便不知哪里去了。他看着苏生，心里盘算着怎么能赢许风衣一回最好。

苏生手里有一根筷子，他拿这一根筷子直对着许风衣逼去，口中道：“一虹逼峰峰知近。”

那许风衣笑笑，竟扬起一袖，笑道：“一雾卷水水没虹！”

只见那一根筷子在苏生的手里颤抖不止，眼见得要折。那一旁的老四非非见势，知道不好，他也顾不得江湖礼数了，叫道：“三哥，我来会会他！”

老四非非一推掌，便见一阵风生，更添了一股气势，两人齐动，直逼许风衣！许风衣不怕，他笑笑，说道：“两人不如三人，三人不如四人，四人还不如一人！”

他哈哈大笑。那雷忽大声道：“好！”他也出了掌，便见老二木刺也说：“顾不得了，顾不得了！”他也扬手出掌，竟是在皇宫里，四人一齐掌出，对着许风衣。

许风衣的掌力也不见得刚猛，竟是只对着四人遥遥牵力，便见四人甚是吃力。

皇上也知道不妙了。

忽听得那五人中间有风雷之声，那声音隐隐，像是像大川深泽间的回声，荡个不已。再看他五人倏地分开。

四人的脸色苍白，看许风衣，也甚是吃力，但他的脸上仍在带笑。皇上傻了。

许风衣说道：“皇上不伤子，臣下也不伤情，好不好？”

皇上点头，他知道此时若是不点头，必是性命不保。

许风衣笑笑，再说：“我没野心，只想平静，皇上说行不行？”

皇上此时说话最是痛快：“好，好！”

许风衣笑了，他说道：“皇宫里来去，我当自由，只是我再也不愿意来了，皇上能不能答应我，再不让我来皇宫了？”

说罢，他竟是身子一纵，便在空中扶摇直上，直落到那宫心藻井上了。看那藻井，少说也有六七丈，只见他一手扯在上面，也不甚用力，说话神态，仍是从容：“皇上，我要走了，再无人与你下棋，也无人敢下棋胜你。你不输棋，有什么乐子？”

果然许风衣走了。

四个大内侍卫走了，他们再也无颜在皇宫里呆了。

无心婆婆止住了话头。就是这么一个许风衣，竟然没了，叫人给杀了，怎么叫人相信？

方方问：“是谁杀了他？”

无心婆婆道：“不知道。”

“伞”问：“他怎么死的？”

无心婆婆再答：“不知道。”

许茹仙忍不住再问：“他死在哪里？”

无心婆婆说一声：“不知道。”

真个是一问三不知。

还怎么去问？

所有的人都是沉默。

四个人都看着无心婆婆。

无心婆婆一叹，她站起来，走得很轻，像是无声，她像是有心，也像是无意，只是走近在方方的眼前，她的身子站定了，她的眼睛像一泓湖水，深深湛湛的，看也看不透。她的眼睛钉着方方，像方方知道那答案，她慢慢说道：“他没了，他失踪了，没人知道他在哪里。”

第五章 宴无好宴

方方再问：“无望大师是少林方丈，他怎么会死？”

众人看着无心婆婆，等她回答。

无心婆婆说道：“少林方丈一死，更是无从得知，只是知道少林的人说出，方丈是入了后山的思过崖，他要达摩堂首座无虚大师替他主事，他入后山半月，后来人见他圆寂在后山。”

这少林方丈的死，看来与那几人无关。

但无心婆婆一叹，说道：“说来是无关，但后来有人提说，在少林的后山思过崖上，有一幅石刻画，上面刻的是一个女人，一个飘逸出尘的女人。”

众人都惊咦了一声。

要说在别处出现此等事儿，那也不算奇怪，但在少林的后山出现了此事，真让人吃惊不小。

无心婆婆说：“有人说，少林方丈是对着那墙死的，他死时脸上带笑，是看着那一个女人的画像，笑着闭眼的。”

这一说更是充满了诡黠。

许茹仙问道：“说不定是少林方丈有什么邪心，他也是人。”

从米离与那些名门正派在与肃杀一斗时，她便知道了，那些名门正派也多是良莠不齐，他们中间坏人也是颇多。

无心婆婆说道：“不会，他是少林方丈。”

说话的神气不容置疑。

方方说道：“听得你说，这七个人都是死得不明不白，只是不知道你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

无心婆婆笑了，方方的大脑袋果然有用。

她说道：“我找你们来，第一件事，是想问你们，你们几个人有没有干过此事？”

她看着方方，说道：“你有此心，却无此本事，你该不算。”

方方恨不能在她那秀丽玉颊上打上三两个耳光，干什么不算他方方？小看他么？

但他不能打，因为无心婆婆说的是实情。

无心婆婆看着“伞”，说道：“我久闻得先生大名，得知先生一向独往独来，只是请先生实话告诉我，这事儿是不是先生所为？”

“伞”笑了一笑，说道：“我不知无心婆婆要的是实话还是假话？”

无心笑笑，说道：“当然是真话。”

“伞”说道：“我不知道，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是我现在知道了，我对此事很有兴趣。”

“伞”再看看几人，他说一句：“京都许风衣是我的生死朋友。”

人都明白了他的话，他定会对此事穷追到底。

无心婆婆一笑，说道：“既是‘伞’先生与许风衣是好朋友，你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秘密了？”

伞”笑一笑，说道：“我来赴你的宴，就是想知道是不是有人得知了许风衣的秘密。”

无心婆婆一笑，她撩头发的动作很是迷人。

方方又是胡思乱想了：她这动作，姿态万千，我的那三个老婆也都不如她，不知她是什么人的老婆，能娶得她做老婆，那个男人也真是福份了。

无心婆婆说道：“我相信‘伞’先生说的是真话。”

不知为何，连那个一向眼高于顶的“伞”也对她此话十分看重，他长吁了一口气。

无心婆婆再看曲十六，她笑笑，说道：“十六姑娘的神姿，绝非俗人能及，我看曲姑娘在苑老爷子的眼里，也是倍受青睐的了。”

曲十六说道：“这就不对了，苑九公子对他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看待，很少有哪一个会非常受宠。”她知道无心婆婆定是听不懂她的话，她笑笑再说：“世人不知，空中交接是男人与女人的秘密，但他们的感受都一样，人丑人俊都无关系。”

方方听得她说，心里大大不以为然，他心道：你说是说，但那个苑老爷子我从前曾看到过一回，他只是个小小公子，他一定会喜欢很好看的女人，不然你怎么能这么脱世超俗？你说此话，只是安慰人了。

无心婆婆说道：“我只是想知道，苑老爷子是不是曾经做过这些事儿？”

如果是苑老爷子做出此事，那也不算是奇，因为世人都知，苑九的本事，已然是超凡入圣了，他做什么事，世人不惊不怪。

但曲十六姑娘笑笑，说道：“不是，苑公子近来苦修，他已经有十几个月不理世事了。”

既不是苑老爷子，该不会是米离吧？

天下如果说有一个能与苑老爷子齐名的人，那一定是米离。

说不定米离名声会比苑老爷子更大。

苑老爷子不怎么出山。而米离做下的每一件事儿，都是惊天动地。

他破流花女人谷，破艳尼庵，再杀了鱼漂儿的儿子肃杀，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米离做下此事，也是容易。

许姑仙见来问她，不由得微微而笑，她说道：“米离做事，亏心事儿从来不做。”

她说完此话，看看方方，脸也微微一红。她想起来了，米离为了肃杀，曾经去奸人家的妻女，也做了一些亏心事，他怎么不做亏心事？只是方方一笑，也不说话，让她心

内稍安。她说：“他如今很少想着世事，一切事儿，都是委我来办。我尽力办好，总算不负使命。”

无心婆婆看她，脸色有一点儿不豫，她不愿意看许茹仙那自我标榜的神色，说道：“我只想知道米离是不是做过这些事儿。”

许茹仙恨她打断自己的话，说道：“没有，他从来不曾离开那洞一步。”

自从米离杀死了肃杀，他便进了那一条谷，他自命那一条谷叫做“无人谷”。

他自己也不算是人，他说：他在这世上没有朋友，他只是一个快死的鬼。又是鬼，又快死了，他当然不会再出来管什么闲事。

无心婆婆看她，笑道：“许夫人说米离大侠不曾离开一步，定是米大侠不曾离开了。”

许茹仙听得她叫自己是许夫人，心里很是受用，便对她笑一笑，心道：看她美貌，原来心思也巧。

无心婆婆对着众人道：“原来大家都不曾做此事，那就不对了。”方方大声道：“我以为你要设宴诚心请人，原来是审我们，看我们做没做过坏事？！”

无心婆婆说道：“你别吵，你方方虽是江湖上的一个大名人，但要你做下此事，你还是做不了。”

方方本想驳她，但见她俊美双目一瞟，那神色像是对他安慰，便把那一句话吞进肚里，不再吐声。

“伞”说道：“我听说无心婆婆请的是五个人？”

那无心婆婆忖道：也许是那人做下的？但忽地“伞”看着她，斩钉截铁道：“不会是他，我知道他。”

无心婆婆也像是知道那人是谁，她说道：“你说，真的不会是他？”

“伞”说道：“不会。”

无心婆婆像是对那人也十分忌惮，她低声说道：“要不是他，那是最好。”

几个人都是沉默。

无心婆婆忽道：“既是不是你们，我请大家来，便有事儿商量了。”

方方笑道：“不是喝酒，不是做贼，我们还有什么事儿要说？”

无心婆婆说道：“死了七个人，不够方方去忙么？”

方方叫道：“凭什么要我去忙？别人去忙好了，我上一次……”

“伞”忽说道：“上一次，你只是一个跳梁小丑！”

方方跳脚大叫：“你才是跳梁小丑，我告诉你……”

他刚要对“伞”狂叫，忽地看到了一双柔如水的大眼，他吞下了那几句疯话。

无心婆婆笑笑，说道：“我请你们来，是要找出来，他们七个人是如何死的。”

方方轻声说道：“那是你的事儿，干我何事？”

许茹仙说道：“我也想知道。”

她是大侠米离的夫人，她想知道，必是想插手此事。

无心婆婆说道：“方方，你愿意不愿意帮忙？”

方方心乱，但他嘴硬，说道：“不愿意。”

无心婆婆说道：“你不愿意，那就麻烦了。”

方方说：“有什么麻烦？”

无心婆婆笑笑：“你的三个妻子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她们要是有了闪失，你一定会心疼不止。”

方方跳脚大叫：“你凭什么，你再说……”

忽地看到了那无心婆婆拿在手里的一方印。

这是一方小印。

无心婆婆说道：“就凭它。”

“伞”的脸色忽变，他接过了那一方印。

这是一方玉玺，它也无甚奇处，只“伞”的脸色变了，他看到了那上面的四个字：“椒房之宠”。这是皇上妃子的印，它怎么会落在无心婆婆手里？

无心婆婆一叹，说道：“想必你们已经知道了，我就是西宫娘娘。”

还说什么？

如果皇上也关切一件事，那件事必是很大。

无心婆婆说道：“我是天下第一捕头，但我也是皇上的枕边人。你说这事儿是不是有些唐突？”

“伞”起身要走。

从来官贼不两立。

但无心婆婆的一句话止住了他。

“在祁山山麓，有一间草房……”

像是箍咒，“伞”忽地不走了。

无心婆婆笑笑，声音很是委婉：“‘伞’，你该帮我。”

无心婆婆再看许茹仙，说道：“许夫人，不知道米离米大侠能否帮我？”

许茹仙说道：“他不会理你，只是我会帮你。”

无心婆婆的眉毛一扬，她说道：“我久闻得米离米大侠的事儿，多半有许夫人料理，是不是我得了许夫人的应允，便算是得了米离米大侠的支持？”

许茹仙听她再问一句，像是有些不肯信实，便说道：“不错。”

无心婆婆笑笑，说道：“那好。”

她再走到了方方面前，手抚在他的肩头上，说道：“方方，连肃杀与米离的那一场惊心动魄之战，尚要你方方出头，你怎么不肯帮我？”

如兰麝之香，如碧玉之傍，方方的头更大了，他说道：“我不愿意帮你。”

无心婆婆说道：“方方一向乐于助人，我知道你的脾气，是不是刺刺不愿再扶助你？”

要不要我替你去说一说？”

方方忽地捶胸，叫道：“大丈夫……”他忽地看到了那一双笑眼，心里憬悟：她是诓我……他忽地噤声了。

无心婆婆的手轻轻拿捏了一下他的肩，他觉得无比受用，心道：好好的一个女人，不嫁与一个好男人，偏偏做什么西宫娘娘，做娘娘有什么好？

他说道：“好，我便带着我的三个老婆去看看。”

第六章 洛阳奇遇

洛阳城是几朝故都。

方方来到洛阳，看到在街上行走的女人，一个个都有牡丹的花香气味儿，看到她们脸上带笑，像是牡丹开放。他很乐，喜笑神色，溢于言表。

佛佛问：“方方，你为什么笑？”

方方说道：“有三个好老婆陪着，为什么不笑？”

刺刺冷笑了一声，却不吱声。

方方来到了街头，找一条小巷。那磨磨道：“看他模样，像是要偷东西。”

方方乐了，他找到了他想找的人。

一个坐在街角，百无聊赖的无赖。

方方去了，站在他旁边。

“老兄请了。”

那无赖看方方，心里在直划魂儿：看他这人，像是一个落魄公子，衣服不错，但脏兮兮的，看他样子，不十分打眼，但远处那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是怎么回事儿？他问道：

“你有什么事儿？”

方方一笑，悄声道：“你看，那里有三个好货，你能不能帮老兄一把，替我找一个好主儿，我不会白让老兄忙碌。”

那人精神一振，笑道：“好主儿是有一个，只是死了，如今剩下的主儿都不那么好了。”

方方笑道：“别说笑，帮衬帮衬。”

那无赖拍胸道：“好，你找我，便算是找对了人。”

无赖带着他们四人走，弯角抹弯到了一处庄院。看看到了院里，那无赖竟是郑重起来，他说道：“小心些，这是大户人家。”

方方点头，见到那无赖先绕进了屋，再出来时，便是满面笑容了，他叫道：“过来，过来，主人叫你进去。”

一进了屋子，便大吃一惊。方方心道：都说老子是一个玩家，谁知道他比老子还会玩？这满屋里都是古玩，还有一些奇珍，都那么随随便便放着，像是一些平时摆设。

方方心道：“这小子定是洛阳第一富翁。”

看看那床帐很大，那人在帐里，看也看不清他的模样，他问道：“你带来了三个女人？”

方方道：“是的，我带来的。”他喝叫刺刺三个：“过来，见过老爷！”

那人在帐里看看，竟能看得清，他说道：“好，我看她们三个也不像是娼家，你带她来，她愿意么？”

刺刺看着方方的脸上带笑，心恨道：“王八蛋，拿我们三个开心，谁知道他愿意不愿意？”

她笑笑，说道：“愿意。”

这一声愿意说得莺语细声，一时使那个男人大大开心，他笑道：“好，真好，真是

愿意，便上来让我看！”

刺刺回头对佛佛递一个眼色，她便袅袅上去，一步一摇，到了阶上。

那男人在帐内，此时竟把一个刺刺看个仔细，说道：“确是好人儿。”

方方心道：不是好人儿，我要她做什么老婆？只是你莫高兴，只是狗咬孵泡空欢喜，老婆还是我的老婆，你再想好事，也是白想。

便见那人说道：“那个胖些的，上来让我看看。”

佛佛心内骂道：我老公总说我是胖子，他也说我是胖些的，我一会儿得宰了他，看他瘦不瘦！虽说是心里恼怒，但佛佛也笑着，一步一摇到了阶上。

那人突然笑了，说道：“我看你眉尖带笑，不像是一般娼家。你从前是什么人？”

佛佛心道：你个方方，我骂你还骂不及，我这一回岂能饶你？

她说道：“我从前嫁了一个老公，他叫方不正。他总是做恶事，在街上闲惹人家妇女，后来他被人家男人打死了，我便成了一个寡妇，但愿老爷垂怜。”

那人笑道：“都求人垂怜，但到了床上，便都欢实了，哪里用得着垂怜？”

方方这里想着，这人是谁？他怎么只在帐内对女人说话？我只是听得他的声音，却看不到他的人，岂不是白费心思？他说道：“老爷若是看好这三个女人，但愿老爷给一点儿银子，小人就走路。”那人笑笑，说道：“好，好，我便给你银子。”

方方靠近些，正想一步跃上阶去，忽听得那人喝道：“慢，别走近！你一走近，便是死！”

方方惊悚，装得有些害怕，说道：“我不靠近，我不靠近，只要给我银子，我便走。”

方方正在装佯，忽听得一声响亮，原来那阶前的台子一塌，他身子忽悠地下沉，一直向下沉去！他大叫一声，身子一纵，再向上提。

眼看着要提到了上面，忽地头撞上了一面铁墙一般的铁物，身子便再向下沉了。一直沉到了底！看到了底处，原来是一处实地。

他心道：是了，我中了这厮的诡计，他算计了我，我落入了什么地方？他看不见，只好摸着向前走，走着走着，有了一点儿光亮。他看到了一面长满了青苔的墙。他怪道：这里是地下，怎么会长满了青苔？他推那墙，那墙不动，再回头，借着微光，看到了墙壁上有画，有字。他心道：我看不清，不知道他画的是些什么？如果看得清，也许我会找到出去的路。他再一走，忽地被什么东西拌了一下，几乎跌倒。他回头一摸，原来是一个大大的火把，他心道：这里没有火折子，我找到了火把，也是无用。他再摸着，向前走。走一走便来到了更亮处，看看眼前竟是有了一盏灯，灯苗儿很小，晃晃着要灭。偏偏又不灭。

他看着那灯，点着了手里的火把，顿时室内大亮。

原来这是一间大大的石室，又不知道原来是做什么用的，如今只有方方一个人。他看着屋角，竟有三只大大的蛤蟆，一看原来是癞子。他闭上了眼睛，心里一阵子哆嗦，叫道：“别是刺刺三个变的，别是刺刺三个变的。”一想刺刺三人不会变成癞蛤蟆，他心下稍安。他再看墙上，忽地看到了那墙上的画。只见一面画是女人行乐图。上写道：食色男女，多是一欲。待得行乐，方才后悔。

方方坐下，心道：我跌入这里，方才后悔，我行乐及时，有什么后悔？

方方看完了，坐在墙边的地下，心道：就这么完了，无一去处，无一出路，我怎么活？想到了他三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方方不由悲从中来。

那方方一踏在阶上，刺刺忽地叫了一声：“小心！”她看到了那一双眼睛。

在帘内的一双眼睛。

她从来不曾看到如此一双鹰隼般的眼睛。

她相信这一双眼睛一定会害人，他一定会害方方！

忽地一声闷响，没了方方。

刺刺抢上去。但她晚了，她只抓了一条绸幔。

有人拍手，那人笑道：“好，好，人说大脑袋方方有三个好老婆，刺刺最好，果然不假！”

帐幕拉开了。

刺刺与佛佛都是大惊，她们看到了一个人，一个死人。

他是肃杀，是那个与米离有千丝万缕情意的肃杀。

他怎么没死？

忽地有一个人在笑，那是肃杀的声音，真的是那个肃杀。

他笑道：“我知道大脑袋很聪明，我也知道只有他一个人能知道我的秘密，我便杀了他。从今起，你们会再也看不到大脑袋方方了。”

他放声大笑，笑得狂。刺刺一见他是肃杀，好久才止住心跳，她问：“你真的是肃杀，你没死？”

肃杀笑笑，说道：“我为什么要死？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能活？我告诉你好不好？”

他凑到刺刺身旁，悄声说道：“我有两个心脏，你知道不知道？米离击碎了我的一个心，我还有一个。”

他哈哈大笑起来。

肃杀突地止住了笑，他说：“你们三人都得做我的老婆，你们再也没了那个大脑袋的方方了，他已经死了。”

方方再回头来，他突地打了一个寒噤，他看到了一个死尸。那死尸躺在地上，身子斜着，一只右手握着，在胸前，一只左手在膝旁。他的尸骨已经烂了，只有骨骼仍在。方方从来惧怕死人，他叫道：“老先生，你死就死，你莫与我在一处，你千万别与我在一起。我告诉你，我害怕，我怕得要命，我不能和死人在一起，我睡也睡不着。”

他嘟哝了一会儿，那死尸的骨头也不理他。他只好坐远处，不再看这尸骨。看看到了那火把渐渐灭时，他叫道：“别灭，南无阿弥陀佛，佛佛佛、磨磨佛、刺刺佛，你救

救我，我不行了。”

倏地火把便灭了，墙下一片漆黑。

方方吓得趴在地上，说道：“鬼莫来，神莫来，人间喜事多多来。”

但无论他说什么，都是黑黑漆漆的，无一点儿光亮。

刺刺看着肃杀，突然说道：“你是一个睡棺材的人，你死不足惜，我的方方哪里去了，你交出他来！”

肃杀笑道：“他死了，他入了地狱，此时正向幽冥界走呢。”

肃杀突地描说那地狱了：“那里阴气森森，他一个人在走，他一边走一边摇晃他的大脑袋。他说他枉有三个老婆，到了他死时竟没有一个肯跟他一齐下地狱。孤风习习，他看到了牛头和马面，你知道他对牛头说什么？”

刺刺不怕别的，只怕他讲这些鬼怪，她尖叫道：“别说了！你再说……”

他一把扯过了刺刺，悄声说道：“我再说，你就杀了我？”

他再尖声笑起来。

他冲着刺刺说道：“如果你愿意跟我，我会救他出来，你说好不好？”

刺刺突地出手，她的手里有一条丝线，一条能致人于死命的丝线！

她一出手，那一只纤纤玉手被肃杀抓住了。

肃杀笑了，他说道：“我只是诧异，一个大方脑袋，管人家的闲事干什么？他是不是活得腻了？”

他扯过了刺刺。

他说道：“你是生浮子的徒弟，据说生浮子的徒弟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不知道我为什么不死？”

刺刺说不出，她觉得出那肃杀的口里有一种香气，一种逼人的香气，她被那香气弄得要醉了。

肃杀大声叫道：“你的方方没了，他死了，你们三个都成了寡妇！哈哈哈！”

笑声在室内一阵狂响。

佛佛、磨磨忽地冲起，三个一齐奔那肃杀！

刺刺与两人心思，是想拿住肃杀，如果她们拿住了肃杀，便可能救出方方，如果她们拿不住这个肃杀，她们说不定也会身陷囹圄。

佛佛在空中一纵，旋飞了三次，叭叭叭与那个肃杀对了三掌！

她知道肃杀的掌力是阴柔的，但一交手，更是吃惊，他此时的掌力竟无一点儿阳气，像是女人的柔荑，软软弱弱的，无一丝着力处，只是见那肃杀身子翻飞，落在座上。

刺刺叫道：“别放过他！”

磨磨叫道：“他跑不了，我拿住他了！”

磨磨一抓，竟是抓在那座椅上。

叭，抓碎了那椅子。

肃杀叫道：“果然好功夫！”

他身子再跃，跃过去一点儿，使磨磨抓不住他。他恨声道：“好，好，我走，我走！”他一拍身下的那椅子，轧轧地响过，人便无踪了。

刺刺叫道：“快，快拿住那椅子！”但她三人合力，竟也拿不住那椅子，眼瞅着它轧轧响着落下去了。

再也无人。

第七章 死肃杀与活方方

方方叫了一会儿，洞里无一点儿应声，自己也觉得无意思。心道：大丈夫活得顶天

立地，掉在一个洞里便害怕，算是什么？他坐在那里，想着刺刺、磨磨、佛佛诸般好处，心道：好老婆啊，这一回你们要是不来救你老公，你的老公便会饿也饿得死了，还哪里能出得去？他想罢掉泪，想着要是那三个老婆如是真的来救他，他出去时，一定会对她们更好一点儿，更好一点儿。

想着想着便睡着了。

待得他再醒来时，他听到了一丝慢慢的轻轻的呼吸声。

他一时心跳，不会是我的老婆来了一个，再不就是来了三个，她们呆在这里，看老公睡着了，一时不敢打扰我，便叫我好好睡……他叫起来：“磨磨、佛佛、刺刺，是不是你们？”

没人应声。

方方心一紧，他笑道：“我都听到了你的呼吸声，你不出声也是枉然。我听得你吐气的声音，就知道你是女的，你不是磨磨，就是刺刺，你不会是佛佛，佛佛吐气的声音有一点儿重，你知道么？”

那人果然一听到了他的话，便屏住了呼吸。方方说道：“你要是个女人，你的呼吸便会绵长，你知道不知道？那是男人绝学不来的，你要是一个男人，你的呼吸一定会很重浊。你不懂得，我以后教你们好了。”

方方此时知道了洞里不光是他一个人，便心里安定不少，管她是不是佛佛、刺刺、磨磨，就是她是别的女人，他也一定很开心，说不定会更开心。

方方凑过去，对着那女人说道：“我闻到了你怀里的香气，这是女人才有的香气，你知道不知道，我最知道女人的香气了，我能在夜里闻到女人的香气，我能在十里外知道对面来的女人是老是少，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告诉你，那是因为老女人没有香气了，她很干瘪……”

忽地，他抓到了一只手。

方方心里一喜，他说道：“我摸到了你的手，你的手很软，像是一个好女人。我摸你的手，便知道你从来没有经过男人.....”

那人咦了一声，显是对他此话很惊奇。

方方得意道：“你不知道这里的秘密，我告诉你好了。如果是一个处女，她的手便会很软，软中有一种硬，那是花蕾的硬，像石不是石，像木不是木，像铁不是铁，只是女人的一种硬，没经过男人的硬.....”

那人对于方方的一套很是用心，她的呼吸很平稳，在用心听他。

方方说道：“我摸你的手，便知道你最多不过十八岁，你是一个女孩儿，一个没经过男人的女孩儿，你的手上有一种软毛，很香的一种，要是有过男人亲热，你的毛便没那么软了。”

方方正在胡说八道，忽听得那人说道：“你说够了没有？”方方大吃一惊。

这人的声音是男人的声音。

他怎么会是男人，他怎么会是男人的声音？

那人说道：“你个方大脑袋，我要你看看我这个女人.....”

果然看到了，那人点亮了他怀里的火折。

她不是女人，他是一个男人。

怪的是.....他是.....他是.....他竟是那个死在城垣一战中的肃杀。

他真的是肃杀。

方方的后脑起了一阵阵寒颤。

他问道：“你不是.....你不是女人，你是肃杀，你怎么是肃杀？”

肃杀笑了，他对着方方说道：“我知道你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喜欢玩弄女人的男人，我得玩弄玩弄你。”

方方目瞪口呆。肃杀就不那么好玩了，方方此时宁可与鬼在一处，宁可与那个死尸

在一处，他也不愿意与肃杀在一起。

肃杀早就死了，此时的肃杀一定是鬼。

肃杀说道：“你一定以为我是鬼，对不对？”

方方说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别来扰我。”

肃杀说道：“你以为我死了，对不对？”

方方大声道：“你休来扰我，我也是堂堂正正的人，你来，你来，我的阳气要你死命！”

那肃杀笑笑，说道：“你天天与女人鬼混，还有什么阳气？”

方方心跳不止，他叫道：“天灵灵，地灵灵，妖魔鬼怪别显灵！”那肃杀笑，一直走向方方。

方方大叫：“君子动口不动手，动手非君子，一辈子是小人！”

那肃杀不理他，仍是向他走来。

他伸出舌头，说道：“我可以喝你的血，我喝够了你的血，便拿你当枕头，你看好不好？我到幽冥界，我拿你当我的听差，你干什么都得听我的。”

方方骇怕极了，他叫道：“我闭上眼睛了，我不看你，还不行吗？我告诉你，鬼也不能欺人太甚！”肃杀哪里管他，直走过来，凑到了他眼皮底下。

肃杀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怎么活过来的？”

方方一跳，叫道：“好，你说，你说，你离我远一点儿，你慢慢说，我听你说好不好？”

肃杀逼着他的眼睛，他看得清，那确是肃杀，是那个一身病骨、一脸傲气的肃杀。

肃杀说：“我有两颗心脏，米离不知道我有两颗心脏。”

方方心道：糟糕，你有两颗心脏，米离未必会再来杀你一次。

肃杀说道：“他们欠我的命，他们欠我的情，我得一一讨还。”

方方叫道：“我不欠你的！”

肃杀的脸相有一点儿凶了，他悄声说：“你欠我的，你自己知道。”

鬼是无所不知的，方方大叫道：“王八蛋，你是鬼，人鬼不亲，你来扰我，不公平！”

肃杀说道：“你们天下所有门派的鬼东西来一齐对付我，便公平么？”

方方大叫道：“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你有什么法儿，你已经死了，还要对什么人使威风？”

方方一横心，叭地一下打过一拳去。

这一拳要是打向人，也太慢了一些，别说是打向鬼了。那鬼一把抓住了他的手。

肃杀说道：“你怎么会是我的对手？你知道，就是你的三个老婆一齐来了，她们也不是我的对手！”

方方叫道：“鬼肃杀，你把我的老婆弄到哪里去了？”

肃杀说道：“她们先你一步，到枉死城去了。”

方方大叫道：“完了完了，我没老婆了！”

那肃杀悄声道：“我只是喝你的脑浆，我一口口喝，趁热喝，喝够了再说。”

他凑过来，一伸舌头，他的舌头冰凉。

方方再也受不住了，他噉地一声死过去了。

方方死过去了，那肃杀竟是站在方方的眼前，呆呆看着他出神，他说了一声：“这么怕死？”像是对这个方方很是失望，他看着方方，说道：“奇怪，他怎么能说出那么多的话，他说的像是有理，有一点儿聪明。怪不得他的脑袋那么大。”

风仍在吹，所有的人都沉默，她们不知道方方是死是活。如果方方死了，她们还做什么？她们突然觉得，有方方这个大脑袋，她们做事像是有趣多了，如果没了方方，她们做事岂不是大没意思？刺刺说道：“找那个人。”

就是找那个无赖，那个带着她们去的无赖。

在一家酒馆里，她们看到了那个无赖。

那无赖和两个人在喝酒。

他一看见刺刺，就是大笑，笑道：“好货来了，兄弟们，看来她们的货没送出去。”

他哈哈大笑不已。

那一旁的阴鸷汉子说道：“看来这货还很棘手。”

那无赖说道：“我看她们傻乎乎的，被那个男人卖了还知道，她们有什么厉害处？”

说罢，那汉子便来奔刺刺。

他叫道：“跟大爷去，说不定有一点儿好处！”

刺刺一反手，竟把他提了起来，叫道：“我杀了你！”

那汉子叫道：“别杀人，别杀人！”

佛佛一见那两个汉子都欲起身，便叫道：“我来对付一个！”她抓起一个汉子便向地上一摔。那汉子被摔得狠，叫道：“别摔，摔狠了不是玩处！”

磨磨扯住了那个汉子的耳朵，叫道：“你说，你们那庄子是什么地方，主人是谁？”

忽地有人说道：“你为什么不来问我？”

佛佛、磨磨都回头了。

忽地刺刺叫道：“手下留人！”

她两人一闪，手下的人便惨叫一声，原来是有人向他们射出了暗器。暗青子正射在他们的咽喉上。

眼见得人是不活了。

佛佛大叫道：“王八蛋，我还没杀，要你来杀？”她冲出去。外面只有风声，没有一个人影。

刺刺手里的汉子不曾死，他看着刺刺，说道：“你要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

刺刺一捏他的骨头，疼得他嗷嗷直叫，他叫道：“你就是杀死了我，我也不会说！”

刺刺说道：“是么？你是好汉！”

她正准备拿那穴道。

那汉子看她要用分筋错骨法来对付他，不由得大惧，他叫道：“你死吧，你要对付我，你早晚不得好死！”

他自尽而死。

看他服毒的样子，刺刺大是恶心，把他扔在地上。

人还未死，他吞吞吐吐说道：“你知道不知道天下最好的女人是什么人？青楼……青楼……青楼座上客，一岁一重天……不留花永夜，时时是华年……”

那男人也死了，他说些诗句，像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

只是他真是一个无赖。

不是这诗句很有名，便是这诗句很有用。

刺刺说道：“我听得方方说，他来这里，是想好好看一看青楼，我们从明日起，便去看青楼。”

佛佛与磨磨都瞅着她，她们只能听她的，因为她是生浮子的徒弟，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

死肃杀仍在站着，他真的是有两个心脏么？是不是他在被米离杀死的那一瞬间，心里有一丝悲哀？

他此时站立在那里，看到方方真个吓死了，他的心里也不无悲伤，他是不是再也不是那个无情无义的肃杀了？

方方对他胡说了一通女人的气味儿，女人的香气什么的，他是不是对方方的话很在意？

他竟凑到了方方的脸旁，看着方方的脸。

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方方那般怪了，他的脸是方方的，他的头也是方方的，他

的耳朵看上去也像是方方的了。

这肃杀忽地念叨起来：“方方庄，方方床，上面睡个方方人儿，吃饭睡觉总走神儿，人家打架他看人儿，方方耳朵大脑门儿！”就是这一个方方，就是这么一个怪人儿。

肃杀俯身下去，在方方的脑门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第八章 晴天的伞

“伞”正要走出去，忽地那无心婆婆叫住了他。

她柔声说道：“我是皇上的人，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这话时，竟然有本事叫他听来那一句话没一点儿炫耀，只是一种不得已。

“伞”不动，他能立在地上，一天也不动一下。

他是“伞”，他见过无数的女人，有的女人也像是她，很柔很软的一种。

从前的“伞”对于很柔很软的一种女人很心醉。但后来他不了，因为有个女人在他睡熟时竟在他心上插了一刀。

幸亏他睡时也是睁着一只眼，不然那一回他便死了。

“伞”再对于很柔的女人便没了那么多的敬意。他说：“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说。”

无心婆婆走到了他眼前，说道：“你是一支无坚不摧的箭，我想让你帮我。你愿意不愿意？”

“伞”说：“我不愿意。”

他便向外走。

无心婆婆笑了，说道：“‘伞’先生，如果你不愿意，你的那十三处隐处都会被毁。”

他的眼睛亮了，她怎么知道他有十三处隐处？如果她毁了他的十三个巢穴，他会再

无藏身之地。

他说：“我怎么帮你？”

无心婆婆笑了，她说道：“我不会要你白帮我的，你说是不是？”

她的手摸上了“伞”的手，她的手冰凉。

“伞”说：“你别碰我。碰我的女人，没有一个不死的。”

她轻声问：“她为什么要死？”

他说：“因为我喜欢她。”

她笑得更狂了，她的笑有一种荡意，皇上的女人不该有荡意的，她为什么那么对着“伞”笑？

她轻声对“伞”说道：“你不会对我那样，因为我是一个很晓事儿的女人。”

晓事儿的女人岂不是很讨人喜欢？

“伞”直走了出去。

无心婆婆的身后出来了两个人，这两人是两个怪人：一个很矮，他的身子只有无心婆婆的脚那么高。另一个是一个高人，他像一支瘦竹，慢慢站在无心婆婆的身后。

“杀了他？”

“你们两人杀不了他。如果你们两人能杀死他，他就不会叫做‘伞’了。”

巷子很深，“伞”走得很慢，他慢慢走进了一个小小的酒馆。

他喝够了酒，还来做什么？

店里的客人很少，只有那么两个人在那里无精打彩地坐着。

店主人过来，坐在“伞”的对面。

“她请你喝酒，还是求你杀人？”

“伞”不语。

他忽地对店主人高声叫道：“拿酒来，我今天要喝醉！”

那两个人也来到他的桌旁。

一个是很年轻的小伙儿，他盯着“伞”，他看着“伞”的那目光里只有崇敬。

另一个是一个蹒跚老人，他对“伞”说道：“是不是人在晴天，才想起来‘伞’是无用的？”

那年轻人斩钉截铁地说道：“晴天‘伞’也有用，你知道不知道？”

那老人大笑道：“对，可以遮荫，可以遮阳啊。”

“伞”说道：“她要我帮她。”

“她是谁？”

“无心婆婆。”

老人与那年轻人都惊咦了一声，他们显对那六扇门的人来求“伞”很是惊诧。

老人双目如电，说道：“咱们可是与六扇门有仇。”

年轻人说道：“他们再有过不去的山，也不会真心求我们。”

他们在怀疑那无心婆婆做下的是圈套。

“伞”长吁了一声，说道：“她拿出了龙牌。”

两人互看一眼。有龙牌的捕快天下不多。

年轻人道：“她就是有龙牌，也不保她心诚。”

“伞”说：“她是皇上的西宫娘娘。”

两人真的惊呆了，他们不明白何以那无心婆婆会对“伞”示以她的西宫娘娘身份。

“伞”说道：“你们该明白，她是想告诉我，如果我坏了她的大事，她决不会饶过我。”

三人不语。

年轻人捶桌道：“四哥还在牢里，她为什么不放了四哥？”

“伞”说道：“我不想让她知道。”

他的眼光很深湛，他不相信六扇门里的人，就是无心婆婆，他也绝不相信。

他说道：“我明白，如果她再为难老四，我便宰了她！”

他的眼光凶起来，像是一头豹，一头怒吼时的豹。

夜深了，牢里的牢子也时时昏睡。坐在牢里的那个虬须大汉却时时看着牢门。

他知道，他今天要出牢了，他得出去，他还得在江湖上叱咤风云，他还得出去做他的“四哥”。

更鼓三点。

大汉忽地叫道：“妈的，给我这么一点儿银子，够老子花的么？”那牢子的耳朵最尖，一听得他叫一声银子，顿时睡意全消，他叫了起来：“什么，什么，四哥，你银子不够花了，我出去给四哥要一点儿？”

那虬须大汉说道：“好，你拿出去，拿这一点儿牛屎银子给老三看，你就说四哥不耐烦了，要他拿大个儿的银子来。”

那牢子笑咪咪道：“四哥，那这一点儿银子……”

大汉不耐烦道：“狗屁一点儿银子算什么，就给你算了！”

那牢子满心欢喜，一只手够来抓那银子，嘴里说：“多谢四哥！”

他的手一伸出来，那大汉一叼，便叼住了他的手。那牢子变色叫道：“四哥，别开玩笑！”

虬须大汉一抓住他的手，便一扯，扯过来了他的肩，叫道：“你的死期到了！”

他一把扯住了牢子，一扯扯得牢子的脸变了色，先是胀红了，再是紫的猪肝色，再就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大汉很有经验，他把那牢子扯得很近，便可以找到那钥匙。他扯过了钥匙，开了门，人便出了牢。

牢门外果然有人。

是那个年轻人，他叫道：“是四哥么？”

虬须汉子满心欢喜，悄声道：“是，走得了。”

忽地满地灯光。

有人笑了，笑声咯咯响，那是一个女人的笑声。

十七个人围住了他们两人。

十七个人都不语，只是默不作声看着他们。

虬须大汉叫道：“老六，怎么回事儿？”

那年轻人切齿道：“不知道，是走了水啦，我看跟他们拚了算啦！”

那女人咯咯笑道：“你听说过在无心婆婆手里走过狱么？”

原来她便是无心婆婆？

两人呆立。

忽然，唢哨声自远而起，慢慢走近。

来了一个黑衣人。

他冷冷站在无心婆婆对面。

他说：“我想一想，还是不对，我想你决不会忘记他。”

无心婆婆大笑，说道：“他是你的人，我怎么会忘记？只是我知道你得动，你一定会自己动。我看你的心思还是不太缜密。”

黑衣人说道：“我做事向来不怎么缜密，可我总是成功，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无心婆婆哦了一声，问道：“那是为什么？”

“因为我把对方战胜了，我杀死了他，所有的漏洞便全补齐了。”

他的话意是什么，莫非他真的能把无心婆婆也杀死，把这一次的漏洞全都补齐？

两人对峙。

无心婆婆说道：“其实你根本不必这么来，你只要对我说一声，我便会放他走！”

那虬须大汉更是脾气火爆，大叫道：“说什么狗屁话，我宁可死了，也不要你放我！”

无心婆婆说道：“是么，那你一定会死了……”

她轻轻一挥手，身后的女人都上来了。

无心婆婆说道：“我想告诉你们，那个大汉叫‘扇子’，他是“伞”的好朋友，也是他的兄弟。如果我与‘伞’动手，你们只须杀死他便行了。”

她说杀死一个人，像是说碾死一只蚂蚁。

“伞”知道他遇上了劲敌。

如果他服输，他带领的黑道便会一蹶不振。

但他能不能胜得了这个无心婆婆？

“伞”头一回对自己没有信心。

风在吹，牢外面真的比牢里更好。

忽地，那虬须大汉说道：“大哥，我进牢里去，我服罪！”

他是服罪，但他杀死了牢子，他的罪更大。

“伞”只吐了两个字：“胡说！”

他对他自己的兄弟从来不多说话。那虬须大汉顿时热泪盈眶。

要知道兵匪从来誓不两立。

但匪总得躲着兵，兵是正道，匪不是正路。

“伞”说：“我会给你一个交待。”

他是对无心婆婆说话。

无心婆婆笑笑，说道：“我想告诉你，你做我的人，我与你的过去便一笔勾消，你的兄弟也从此再不怕官府，你愿意不愿意？”

那年轻人与虬须大汉一齐叫道：“我不愿意，死也不愿意！”

“伞”的手里真的有了一把“伞”。

伞本来是临雨时带的，在那江南细雨绵绵的季节，你手里拿一把伞，心里定会笃定不少。但他此时手里拿着一把伞，顿叫对面的人都感到了杀机，一股逼人的杀气！

啊——，剑气顿起，人也逼近。

所有的人都逼近了大汉。他吼叫道：“老子在牢里好久没松骨头了，好，来吧！”他一拳一脚，打得颇有劲头，但那些女人的剑法绵密，只是攻他下三路，又不逼近，他便总不能奏功。

年轻人的手里抓着一只鼠抓。一只像是老鼠般的爪子。他东抓一下，西抓一头，让那些女人也无法走近。

时间一长，那年轻人先是抵不住了，他啊一声叫，人便跌倒。

无心婆婆叫道：“别放了他！”

再围过来一群女人，一剑剑逼向那大汉，他叫道：“老六，你怎么了，你能行不行？你再出一声，哥哥要听你说一句话！”

那老六倒在地上，血在肩头流，终是一声也不吭。

再听得哗一声，那大汉也肩头出血了，他怒极了，叫道：“王八蛋，老子在牢里住了两天，天下反个儿了？我就不信？！”他冲过去，一拳打向一个女人，那女人哼了一声，死在地上。

有人叫了一声：“倩倩死了……”

那无心婆婆说道：“不管她，就是你们都死了，也得拿下他！”

剑更绵密了，他忽地一声低哼，闷闷地一斜，差点儿倒地。

“伞”与那个无心婆婆至此时仍未出手。她说：“你为什么不出手，他们已经败了。”

“伞”说道：“我不愿意出手。”

其实是，他变了三次姿势，也找不出无心婆婆的空门。

他不敢动。

他未动，他的两个兄弟就败了。

他忽地知道了一件事实：无心婆婆也许不必用他的人，就会找出那七件大案的真相来。

他说道：“我输了……”

两人大叫：“别放手，大哥，你快走，再别来管我们！”

两人想嚼舌自杀，但都被那女人点中了穴道，无法再自尽了。

无心婆婆说道：“我选了这牢里做我们的斗场，你一定知道我的意思。”

她是什么意思？她是怕有人知道了“伞”曾败在无心婆婆的手下，她才选了这一个时机？她心思很深。

她一定会把“伞”带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伞”说：“我不会听你的。”

无心婆婆说道：“那也好，我只杀死你的两个兄弟。”

她挥一下手，只听得嗷地一声叫，显是那年轻人不耐她的折磨，方才出声的。

那年轻人叫道：“大哥，你走，你走，你以后替我们报仇，你走，快走！”

他走不动，看着两个兄弟，他不能丢下他们走。

他忽地垂下伞，说道：“我服了，我听你的。”

无心婆婆笑了一笑。

就在她一笑时，那笑很是粲然。

“伞”忽地出手了，他的手很快，像一阵风！

无心婆婆根本就不知道“伞”会出手，她呆在那里，站立着，一动不动。

“伞”知道，他必得一击三变，他得先击退无心婆婆，再去救他的两个兄弟，如果一击不成，他的两个兄弟的性命便没了。

这是一场赌，一场豪赌！

第九章 苑九的放肆

曲十六站在苑九的面前。

从前的苑老爷子确是一个老爷子，他是一个活了三百岁的人。

如今的苑九是苑九，他只是一个活了二十来年的年轻公子。

怪的是，他的女人却像从前的苑老爷子一般，足足有上百人。

苑九在喝着葡萄酒，他等着曲十六说话。

曲十六说：“她是无心婆婆……”

苑九嗯了一声。

曲十六说道：“在上月里，一共死了七个人，他们是洛阳的罗金刀、两广的离明、汾水杂十八、铁炭、北方十三罗锅、京都许风衣，还有一个是少林的无望大师。”

苑九点点头，说道：“想必是武林又生风波了，是不是？”

曲十六笑笑，权作回答。

苑九的女人有一百个，她们从灵一叫到风一百一，中间只缺“九”因为她们有时也叫他苑九，便没有一个女人能叫“九”。

九是至尊数。

苑九大笑，说道：“无心婆婆找你，是为了我么？”

曲十六说道：“她本来是请公子的，但却请到了小婢，她有一些不高兴。”

苑九笑道：“她有什么不高兴，如果我的十六妹愿意去帮她，她岂不是没了烦恼么？”

他哈哈大笑起来。

如果谁求到了苑九的姬妾去帮忙，他就算是求到了苑九本人，苑九的宠妾肯帮他，

谁敢不卖她的面子？苑九笑笑，说道：“十六，你愿意不愿意帮她？”

这曲十六嫣然一笑，一笑时看得出她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说道：“妾不敢作主，还求公子示下。”

苑九一改他嬉戏神态，说道：“再过几日，我便要入祖茔去一死，你们都得过一难关。”

那百名妾侍一个个凝神听他。

要知道，苑九爷在世上，最为神奇的是，他在三百岁的生年中，一共得假死九次，他九次死时，都是惊险万分。

因为，一到了苑九公子死时，你的机会便来了。

——如果你喜欢金银珠宝，你可以打开苑家祖茔，到了那里，有皇陵里也不及的珠宝，因为苑九爷子死过七八个了，到了今天的苑九，已经是第九个苑九了。

那坟里的珠宝够几辈子用的。

——如果你不喜欢珠宝，坟里还有一种东西要你动心：武林秘籍！

各大门派的武功秘籍，在苑九的茔里应有尽有。就是你门派里那些早就失传的秘功，苑九的祖茔里也有。

——如果你还不感兴趣，你或许会对苑九的那一百个侍妾有兴趣，她们是与苑九神交的女人，她们的身上，有一种说也说不清的花纹，洗不掉，擦不去。那是苑九与她们神交的痕迹。她们做了苑九的侍妾，从此再也厌与世上的男人交媾，如果她们再与世上的男人交媾，那结果便是：男人增长三十、四十年的功力，至少是二十年的功力，而苑九爷子这一个与凡人交媾的侍妾必死。

一旦苑九爷子一死，他们必是争着抢着来找苑家祖茔。

苑九只死二十天，这二十天是他们的机会。到了二十天后，苑九便会再出来，那时苑九的功力便大增了。

苑九说道：“十六姑娘，你愿意不愿意管他此事？”

曲十六说道：“再过几天便是公子的大喜之日，公子如果去了祖莹，我们便得逃散，哪里还顾得她的闲事？”

苑九神色黯了许多，他轻声道：“苑九一生一死，让你们受苦了。”

那些姬妾全都跪在地上，说道：“公子洪福，必会保我们安全。”

苑九笑笑，说道：“从来不曾有人攻得入苑家祖莹，我也从来不曾听说过，有哪一个苑老爷子死于别人之手，我更不会例外。只是我入了祖莹，你们可帮那无心婆婆一回，一来可以保得性命，二来也可以做一些事儿。只是我死去的二十天，你们或许不会弄完它，到我再生时，你们的事儿还不得要我插手。”

苑九的代代规矩：不插手江湖恩怨，只是暗杀那些在江湖上谁也管不了的恶人。

这就是说，如果曲十六管不了的江湖事儿，他就是再活转来，也决不会插手去管。

苑九看着曲十六，等着她决策。

如果她愿意管，就是给她自己找来一件闲事。

曲十六低下了头，她再抬头时，说道：“我要管！”

苑九对着曲十六笑。

他没看错，当初他叫曲十六赴无心婆婆的宴会，便料得会有这一举。

就是一死，曲十六也会去管好那件事儿，不给他苑九丢脸。

苑九对着他的侍妾们说：“十六妹去管江湖的事儿，这是一件大事，如有谁愿意去协助十六妹做此事的，可以跟她去。但你们不能去多，只能去十个人，对付那几个江湖豪客，十人足够了。”

他根本就看不起那些江湖豪客，他从不涉足江湖，是不是因为此事？

那些苑九的侍妾一个个都是愿意去与十六妹走，但她们中的十五人不能去了，因为她们是曲十六的姐姐，在苑九的侍妾里，绝对是长幼有序。

就跟她去了九个妹妹。

苑九笑笑，说道：“你们比其他的姐妹更是可忧，因为你们一得去查那案子，看那七个人是谁所杀，二是你们得保着你们自己。决不能让那些人害了你们。要知道，在这二十天里，你们可能遇上许多的坏人。”

十个女人一齐跪倒，齐声道：“愿公子保佑我们！”

苑九冷嘲道：“一到了我必死时，我不但保不得你们，就是连我自己也保不住。”

苑九看着天，夜空里，看不见星星，这是冷夜。他说道：“有人想害你，你知道他是谁么？”

女人都看着他，她们不知道他说的是谁。

苑九悄声对她们说道：“我告诉你们，要想害你的人，一定是你最亲近的人，是你平时对他最相信的朋友，只有他在你的背后捅你一刀，才会致命，才会一刀杀死你。”

最好的朋友，怎么会是杀你的人？

苑九对他们说：“如果是你最好的朋友，他就对你不以为然，他们对你会生出怠慢之心，他会对你不在意，他会对你生出一种忿恨，他会杀死你.....”

女人不知道他是缘何而发的。

苑九轻声说：“这是我的老爸说的。”

苑九只有一个，他的父亲是上一个苑九，到了他活三百岁时，他才自己走进那苑家祖塋，自己死去。此时他的儿子，那个在世上才活了十八年的人才到了苑九的原居处，找到他的一百个侍妾，做一个新的苑九。

既是老苑九爷子说的，必是有他的道理。

苑九轻声说：“我记着它，是为什么？”

所有的女人都看着他，等他再说。他说道：“这是老爷子死时告诉我的唯一一句话。”

如果你活到了三百岁，对你的唯一后代只有一句话要说，这一句话一定很有价值。

苑九的十个侍妾走了，她们下了山。

苑九站在山坡上，他看着那十个女人飘飘然下山，一个个恍若出世的仙子，绰约神态十分撩人。

他长长叹了一口气。

灵一问道：“公子有什么事儿发愁？”

苑九说道：“我不知道她们的命运如何，但如果她们十个人真的有什么不测，我想我得破誓了。”

如果苑九出山，为了他的十个侍妾出山杀人，天下谁撄其锋？

一个侍妾问曲十六：“十六姐，你说，我们去哪儿？”

曲十六笑笑，说道：“有人说，两广的离身剑是天下一绝，我们不妨去两广，看看离明死后，他家里的人如何打算，好不好？”

那几个女人都是年轻貌美的仙姬，听说能去玩，一个个早把她们的生死都置之度外，哪里怕去什么两广？

她们都笑着答应。

十个人便奔两广。

她们的路走得很快，一路上，也看到了花花草草，便留连忘行，直到了必走不可时，方才有些恋恋不舍，再走。

这一日便到了一个庄院。

远远看去，这庄院太美了，藤牵蔓绕，一看便是一处美住所。

十个人都是赞叹不已。

方十八说道：“十六姐，我们去看看那庄院，好不好？”

曲十六一向谨慎，说道：“我们还是别惹事儿的好，看那庄院，便不是常人住的。我们不如绕路走开。”

余二十笑道：“十六姐，你就让我们去看看，找那家的主人，让他给我们煮一杯茶，说说话，歇一歇脚也好。”

曲十六耐不过她们一再恳求，便说道：“好，只是去了，得口紧些。”

那九个姐妹听得十六姐答应，个个欢欣，叫道：“还是十六姐好，我们这一下子有玩的了。”

十个人飘然若仙，一直走到了那庄院门前，叩门求见。

有一个老苍头问道：“什么人啊，来做什么的？”

方十八笑道：“天上仙子，一求尘缘。”

老苍头说道：“天上仙子，天上仙子，天上的仙子早都下凡了，哪里还有在天上的，在天上的都是坏人了。”

他嘟哝着，开了门。

一开了门，果然惊得呆了，看眼前的女人，全都年轻貌美，绝世之姿，超世出尘，不是天上仙姝是什么？

他擦眼道：“真是天上仙子？”

曲十六笑笑，说道：“我姐妹只是远路客，听说你庄院风景宜人，特一求观。”

老苍头说道：“我得去问问庄主，让不让你们看，再来告诉你们。”

过了一会儿，那老苍头来了，他说道：“庄主答应了，你们进来看好了。”

十个人进了庄院，看看庄院，一进门便是一块巨石，石头形像狰狞，似人似兽。十个人骇然。那老苍头笑道：“这块石头是天下的恶石，一落到了我们庄院。这庄院便叫一个不好听的名字了，它叫恶人庄。”

过了恶人石，再看那庄院，景色一块比一块秀美。真个是巧夺天工。十姐妹看着，竟是惊叹不已。

一座小亭，偏偏在池上，看仙鹤留连，扁竹弯绕，实在景色宜人。

方十八笑道：“要是能留在这一块地方，做仙子也不如了。”

曲十六说道：“只怕你留在这里，做了俗人，心里更想着仙境。”

方十八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出声。

忽地有人扬声道：“这位姑娘说得对，我是一个伤心人，但留在这里，我的心伤便慢慢好了，姑娘这般喜欢这里，不如便留在这里如何？”

众女人大惊，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

那个老苍头急忙说道：“姑娘们休慌，是我家主人来了，他听说姑娘们来了，特来相陪的。”

一说间，便见竹丛后闪出一个年轻人来。

这年轻人却是生得好，他只有二十多岁，面貌俊美，有一股雄纠纠的气概，看着众姑娘，脸上带笑。

他说：“在下慕容怀，唐突了众位姑娘，莫怪。”

这些姑娘虽说是苑九爷子的侍妾，但也是一些年轻女人，平时不曾与世上凡人相近，此时见得慕容怀这般有礼，心也跳不已，脸也红扑扑，低声答礼的也有，不敢出声的也有，更有两个痴痴的看着那慕容怀，娇羞不语。

慕容怀笑道：“小院虽小，便却是千曲百折，没人领着，观赏也未必能尽兴，不如在下就领着诸位姑娘一观，如何？”

曲十六看着这位慕容怀，心道：“说不定他便是江南大家的那位慕容氏了，只是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看样子他像是一个文弱书生，不知道他是不是坏人？”

原来曲十六她们百名侍妾，都是苑九的掌上明珠，一个个都不涉世事，自然对于世上的风险懵懂无知，一见了人，心里只是猜测他是好人坏人，全忘了如何去考究他。

几位姑娘更是不想此事，她们看着慕容怀是那么风流、潇洒，心内也赞他：“真个像我家公子，也是一个雅人！”她们哪里知道他是什么人，哪里顾得去问他别的？

第十章 恶人石

再进一进院落，再看到了一块石头，迎面而立。

所有的女人都看它脸红。

原来这一块石头是一块“疯石”。

这石头也找得好，竟是一块石头上，有两个人，一男一女，相拥相抱，难舍难分。

慕容怀道：“这一块石头，是天下奇石，我从前曾经在路上见它，对它行了一礼，恭恭敬敬，我佩服自然造化，竟是如此神奇，生出这一块神物来。”

众女人看那块石头，黑的是女，白的是男，相拥相抱，十分醒目。看去两人正在狎昵，亲亲热热，正在热火，就是神仙看了，也得动心。

慕容怀说道：“我看了此石，三日三夜不睡，悟出一个道理，人生在世，本来就是食色男女，何必在意人家说长道短？能快乐便快乐，莫虚度了好时光。”

说罢，他看着曲十六，说道：“不知道曲姑娘认为如何？”

曲十六听得他说那恶人石，心里扑扑直跳，她哪里受过这等滋味儿，心里是又慌又乱，恨不能一时便跑。

但她知道在园内与观人家的景致，不能做那无礼神色。

曲十六道：“公子的园子，真是饱人眼目。”

慕容怀心道：你做模样，须知我也不是一个好相与的人。

他大笑道：“难得姑娘夸奖。”

一行人再转过园来，便见到了一个很方正的房子。

慕容怀说道：“这房子也是本园一大奇观，姑娘们是不是进去看看？”

曲十六心内隐隐不安，觉得不该再看他什么房子。

但那些姑娘都是好奇，说道：“看看也好，难得公子有此雅趣。”

房子很大，门轰轰响了一阵，竟是再也不动了。

原来这门是自动开启的，一开后便春光大泄，原来那里面全是一些美妙的可人儿，竟有百十个美人在室内徘徊。

曲十六等十分惊奇，难道慕容怀是一个好色君子，竟养了这许多的姬妾？

但她们一进了门，便发觉不对了。

原来这室内的许多人，都是栩栩如生的塑像。看去很逼真，但都一动不动。

慕容怀笑道：“这是我最好的地方，轻易不让人与观。只是看姑娘们是可人儿，便请来一观此景了。”

他哈哈而笑，显得十分开心。

姑娘们心惊，看那些人像，竟是十分像人，连她手臂上的血管也看得清清爽爽。

看一个站在门口的女人，她那眉目传神，竟有十二分的妖冶。慕容怀说道：“这人是姐已，她能迷惑住君王。她的眼神应是不一般的。我从前雕她的塑像，总是不像。后来我从北海找来几粒猫眼儿宝石，把它七次雕入她的眼中，方才找到了她的神韵。”

姑娘们大惊，原来有恁多不易。

再看第二具雕像，却是一个村姑模样，她站在那里，神色有些凄伤，十分孤凄的样子。慕容怀说道：“此人原是一个村姑，我把她带入慕容家，遇到了一个本家子，对她十分钟情，竟然在十天内把她亲热死了。最后她死时，竟是眼也不闭。我刻下了她的画像，就是想让她也与那些名人并存。”

说时，慕容怀竟是声音哽咽，十分难过。

十个姑娘心道：“原来他也是一个情种，对于这姑娘的身世，十分怜悯，他也是一个知情知义的人。”

再看第三人，这人坐在一个男人的怀里。慕容怀道：“这女人是西施，我最喜欢的不是她，她先能投身于这越国的范大夫，后竟再交好吴国的夫差国君，先后不一，是这女人的毛病。我不喜欢她。”

十个女人面面相觑，她们知道，慕容怀这人还很痴情。

慕容怀领着众女人，在这房内走动，看四外都是一个个艳丽美女，都是自古及今的美人，他兴致勃勃，大讲他如何雕出这些女人。

到了最后，竟是一个艳装美妇。慕容怀看到了她，不禁泪如雨下。

方十八问道：“公子为何坠泪？”

慕容怀说道：“她不是古时的美人，她只是我的一个女人。”

所有的女人都心动：他为何把他的女人雕在这里？

慕容怀道：“她与我相爱，我很喜欢她，与她一连十几日寸步不离。谁知她的病竟再也治不好。到了最后几日，她不让我看她，我疯了一般，直想冲过去看她，但她横着剑，对我说，要是我冲进了屋，她便自刎。我疯一般在屋里雕她的像，待我雕好了她，她也死了。”

方十八听得泪眼婆娑，心道：原来他真是一个有情义的人。

慕容怀说道：“我待得她死了，从那以后，再也不曾娶妻。你们今天来了，我忽看到了这位姑娘……”

他一指方十八。

方十八脸蓦地红了，她不知道慕容怀要对她说些什么。

慕容怀说道：“这位姑娘，你们也看看，她是不与我的这亡妻长得一模一样，她们俩真如同一人，你们看是不是？”

众姑娘本来不甚在意，听得他说，便一齐来端详那方十八。再看看那塑像。

看看方十八，再看塑像，真的很相似。

众人都看呆了。

慕容怀说道：“我让你们进来，是看你们的这位姑娘的面儿，我轻易绝不会让别人进我的门，就是你们要进来，一个老苍头便足打发你们了。”

曲十六说道：“公子的心境，我们也知道了，看来公子对这位死去的姑娘真个是情衷一心，这让我们佩服不已。”

慕容怀大声道：“什么情衷不已，我告诉你们，我要的就是我的妻子这模样，你们看着，你们既是进了我的家，再想出去，就不那么容易了。我知道你们是谁。”

曲十六笑吟吟问他：“是么，你真的知道我们是谁？”

慕容怀大笑，放声说道：“你们一行十个人，一个个都是貌如天仙，个个都有出世之姿、超人美貌，你们只能是两种人。一种是皇家的妃子，一种是苑九的侍妾。你们没一点儿富贵气，只是有些神仙姿。你们不是苑九的侍妾，会是谁？”

十个人都不声语。

她们不知道这慕容怀竟有这等眼力，一眼便看得准了，看得出她们都是苑九的侍妾。

曲十六说道：“你既是知道我们是苑九爷的侍妾，你还敢动我们么？”

慕容怀大声道：“怎么不敢？你们看！”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本子来。他说道：“你们看没看到我这个本子？我这本子里记着的，专门是苑九的事儿，我平生最惦念的人，就是他苑九了。你知道不知道，到了明天，就是苑九死去的日子，我本来这一回想去杀死他，让他再也不会从那苑家的祖塋里爬出来。可惜的是，你们来了，我再也顾不上苑九了。”

他放声大笑，笑得放肆。

曲十六的脸色苍白。

她们要顾那件无心婆婆托付下来的案子，谁曾料得，她们竟是先得顾她们自己的性

命？

慕容怀大声道：“本来我只是看好了她，但你们都是苑九的侍妾，我要是和你们中的一个睡过，我便得了几十年的功力，我要是睡了你们三两个人，就是苑九再活过来了，他还能怎么样我？我足能制得了他，我的功力比他更强，他能奈我何？”

慕容怀放声大笑。

他一笑，满屋子的雕像都是轻轻摇动。

慕容怀一比划满屋子的雕像，对她们说道：“我知道你们不能与凡人交接，但我与你们交接后，你们一定会有许多的好处。起码你们死后，我能为你们一个个雕下画像，你们能永远不死，一到了节日，我便会来祭奠你们。你们在阴世间一定不会寂寞。”

他看着曲十六：“你们十个姑娘都美，我不能专美哪一个，让你们其他的几个人看着不公，我要一碗水端平，让你们人人满意。”

曲十六喝叱道：“慕容怀，你作梦！”

慕容怀的眼里都是云翳，他笑道：“我真的爱作梦，我愿意梦见好事，我如果梦见不好的事儿，我便会天天不愉快……”

曲十六忽地叫道：“你休想，你放我们出去，不然我们宰了你！”

慕容怀轻轻俏笑道：“我忘了，你们是苑九的侍妾，你们的本事都不小，怪不得敢在苑九死时也出来闯荡。我记得你们的身上都有一种花纹。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事儿，你们身上的花纹是什么样子的，是一个人一样儿，还是所有苑九的侍妾都身上有同一种花纹？我很想看一看，我太想看看了。”

曲十六越听越是生气，她喝叫一声：“慕容怀，你死去吧！”

她飞过去了，直扑慕容怀！

慕容怀早有所备，他身子疾躲，一躲到一旁，笑道：“我本来能胜得了你，但我把你打伤了，让你受了一点伤，我再与你亲热，你一定会噤着嘴，那时我多不自在？我看

还是别打了，我与你只在床上打，好不好？”

曲十六听得他说，越是生气，恨不能一下子便把他打死。

那慕容怀看她出手，啧啧道：“原来真的有本事，怪不得一出手便想打人！你用的是早就失传的荒拳。我看你的拳法还是生疏，你的苑九公子没好好教一教你么？怕是他的本事也只这一点点儿吧？”

曲十六一攻向那慕容怀，那一旁的九姐妹便齐动，她们一齐攻向慕容怀。

慕容怀说道：“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攻我的好，不然我一走了，剩下你们几个与这些假死人在一起，你们一定会害怕。那时你们是不是会很想念我？”

咚——，一声炸响，那曲十六正击在那慕容怀的身上。这一声响吓了曲十六一跳。

如击败革，慕容怀竟是一动不动。

曲十六心道：“原来他身穿的是一种猬甲，轻易不能伤他。

她喝叱道：“拔剑！”

九姐妹也知道情急，一个个拔出剑来，刺向慕容怀。

慕容怀笑道：“真个不顾老公了，我看你们再也不能与苑九相聚了，再出来时，你们找他，岂不都成了寡妇？”

曲十六大叫道：“宰了他！留他这种畜牲在世上，岂不是大害？”

慕容怀说道：“我就成了大害？你看看那些官老爷，看看那些狗东西，你便知道我是一个大好人！”

一剑一剑，都被他巧妙躲过，十姐妹才知道，慕容怀是一个剑道高手。就是她们再出几十剑，也绝不会伤得了他。

曲十六叫道：“放了他，我们撤！”忽听得轰轰巨响，那门哗哗卷下，竟是连窗子也关得密不透风。曲十六等人知道中计，她扑向慕容怀，叫道：“缠住他，不要他出去！”

十姐妹此时知道情急，便顾不得一切，所有的人都扑向慕容怀。慕容怀笑道：“我

的乖乖，你们一个个来，叫我好好消受，好不好？”

他的身子一顿，竟在他身下急急旋出一个洞来。曲十六大叫一声：“不好！”她一抓，没抓住慕容怀，他身子一沉，便不见了人。

第十一章 情迷方十八

这屋子里沉沉昏昏，十个姐妹突地觉出她们中了计，她们再也出不去了。

有人便来埋怨曲十六。如果不是曲十六要管什么江湖的事儿，她们此时一定与那些姐妹一起，也不会有这等变故。

曲十六突说：“与众姐妹在一起，此时也是凶险。”

她们都是噤声了，她们此时与众姐妹在一起，也是很危险，得躲着那些江湖客的追杀，她们得不做他们的掌下玩物。

这事儿说来容易，但做起来极难。

他们都像慕容怀一样，都惦念着苑九爷子的死期。

到了这二十天，他们不顾一切，他们到了苑家祖茔的第一件要事，便是杀死苑九本人，让他一死再也不醒。

再一件事，就是夺他的侍妾，夺他在祖茔里的那些财宝。

这是天下最重最贵的财宝。

如果你夺得了苑九的财宝，你做可以做天下第一人，你甚至有可能做得了第二个苑九苑老爷子。

人都不知道苑九的那长生秘诀在哪里。但说来最使人相信的地方，还是在那苑家祖茔里。

夺得了苑九老爷子的命，便夺得了那么多的好处，何不乐而为之？

有人赞叹道：“若得长生术，一生全无亏。”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他夺得了苑九老爷子的一个侍妾，他也得几十年的功力，如果他得了几个侍妾，他的功力岂不是天下无敌了么？

苑九老爷子第一次死醒来，他也不会是这人的对手，他必是得把他的长生秘术交出来，那时，此人岂不就是天下第一人，天下唯一的不死神仙？

所有的人都惦念着苑老爷子的女人，不管他是一个好色之徒，还是一个参详道家神术的人，他决不会在苑老爷子的侍妾面前，不动声色。

苑老爷子的侍妾都知道这一点。

她们涉世不深，但她们都知道，苑老爷子死时，就是她们的大难之时。

她们不能活三百岁，她们只能活百岁余。到了老时，她们会自己消失，再也不在苑老爷子的眼前，没人知道苑老爷子的侍妾老时到了哪里。

这是一个绝对的秘密。

曲十六说道：“我们得找到出处，如果没有出处，我们便死在这里，我们自己也早就说过，如果被江湖客找到，落入他们手里，就是一死，也不能给老爷子留下难处。”

苑九此时的功力不足，就是在一死后，他的功力也不过是当代最高的高手而已，绝不是唯一的高手。

谁得了他的侍妾的功力，定会胜了他。

如果她们让慕容怀得了她们的功力，让他玷污了她们的身子，她们就是害死了公子。

不知道是昼是夜。

方十八看着曲十六，说道：“十六姐，我们或许看不到公子了，我们再也不能侍候

公子了。”

风十六说道：“灵一姐说过，要我们自重，便是要我们想着，到了难时，一定想着公子与其他的姐妹，如果我们不顾她们，不光是自己一死，也害苦了我们的姐妹，那时岂不是要受天谴？”

所有的人都是沉默。

方十八说道：“十六姐，我们是不是得先死？”

虽说她是方十八，但她在众姐妹中是最小的，她一向受大家的宠惯，此时到了生死关头，便有些畏惧了。

曲十六说道：“十八妹，我听说了，公子是在你小时把你带来的，如今也是足有两年了，你从来不曾知道公子对你的心思，我看那个慕容怀是一个坏家伙，你一定得小心些对他。”

方十八听了曲十六的话，心里想道：原来十六姐还对我有些不放心，我好好做，就是死在这里，也不会让她不放心，也不会让公子对我失望。想罢，她说道：“十六姐，你要是不放心，就让我先死，好不好？”

曲十六大声道：“笨蛋，你要死了，我们怎么会开心？我看你还是想一想，怎么能不死，不到最后关头，你一定不能死。”

所有的人都昏昏沉沉，都在假寐。

忽听得有人叫道：“姑娘们，你们饿不饿？”

原来在屋顶开了一个洞，一个很小很小的洞，那洞里有一张脸孔，却是慕容怀。他笑嘻嘻说道：“人以食为天，人以色为天，你们说是食大还是色大？”

曲十六不声响，所有的女人都理他。

慕容怀笑道：“别不说话啊，如果你们不说话，我便觉得没什么意思了。你们要是说话呢，我便跟你们好好商量一下。”

“有什么商量的？”

慕容怀说道：“有商量的，你们若是让我那个媳妇儿出来，让她跟我亲热一下，我们便好好商量，可以给你们吃一顿好饭菜。”

曲十六懒懒说道：“谁知道你是不是骗我们？”

慕容怀一听得她说话，像是有些愿意，不由得大喜，说道：“那有什么假，我给你们拿下一些饭菜去，你们先吃几口，好不好？”

就吊下了一个小小的篮子。

篮子里装着一点儿饭菜。只是很可怜的一点儿。曲十六用银簪一试，见真无毒，方才拿来给方十八吃了。九个人看着方十八吃。

方十八正要让，曲十六捂住了她的嘴。

曲十六说道：“哎哟，我得吃一口，不行不行，我得吃！”那众姐妹听她一叫，知她是想骗慕容怀，便都吵着叫着，假作争吃。

曲十六说道：“慕容怀，你听着！”

慕容怀在上面应了一声。

曲十六说道：“我们服你了，只是你能得一个人的功力，便足足有四十年了，你肯不肯放我们九个人？”

那慕容怀一听，心道：你们以为功力是什么，那是越多越好啊，我怎么能放了你们？但他嘴里却说道：“好啊，你们要是让我得了一个人的功力，我便给她塑像，我也不愿让你们十个如花似玉的女人都死，我怎么忍心？你们只要把那个像我妻子的女人给我，我便够了。好不好？”

底下的人争了半天，便听得方十八叹了一声，说道：“好，我去，让你们活着好了。”

慕容怀在上面，看着底下，看到了曲十六抱住了方十八，她哭了。方十八也哭了，旁边的八个女人都围在她两个的旁边，跪着，对方十八跪着。

他想：是了，原来方十八是想救她们，她们对方十八很感谢，便给她跪着。我看你们这一群傻瓜也不必跪着了。你们早早晚晚都是一死，都得死在我慕容公子的手下。我治死了你们，我便得了三四百年的功力，那时我就是天下武林第一人。我听得人说，苑九的侍妾在他死时全都东一个西一个，不让找到，哪里有十个在一起的？这一回被我找到了十个，该我做天下武林第一人了。

他心内好生得意，便笑道：“不必那么假惺惺的了，她死了，你们得生，你们该高兴才对啊。”

便开了一个小孔，看到了那个小孔上，用一根吊索吊着，慢慢吊上去了方十八。

柔十九想冲过去，从那吊索上攻慕容怀，被曲十六制止了。她们没有机会。

方十八上来了，她看着慕容怀，说道：“我不会白让你杀的。”

她脸上有泪。

慕容怀的心里很高兴，但他的脸上也有悲伤，他说道：“我是最重情的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你一定要死，莫不如死在我的手里，我一生一世都会记着你。”

方十八大叫一声：“我宰了你！”

她冲过去，与慕容怀战在一处。

方十八的武功很杂，一招一式都是很妙，奈她的功力不足，便徒有高招，胜不得慕容怀。她战了二十几招，竟被慕容怀一扯扯住。

慕容怀说道：“这么迷人的姑娘，不能粗手粗脚的动武，看着不雅。”

方十八恨声道：“放开我，我不要你管！”

慕容怀柔声道：“我不管你，还有谁会管你？她们在地下，她们再也管不了你，你只是我的人。”

慕容怀扯住了她，直把她扯到了一间大屋子里。她看着这一间屋子，却跟刚才的那一间不一样了。

这一间屋子很明亮。从天上的那棚到墙上的窗子，都是明晶晶的水晶做的，便透亮好看。

慕容怀说道：“我一向在这里做我的事儿，谁也不敢进来我这间屋子，你看这屋子好不好？”

方十八看着这屋子，确是天下少见，就是她在苑九公子的家里，也不曾看到这等屋子。她看着，透出几分好奇来。

慕容怀说道：“我便是在这里做雕刻的，我雕下了最美的人，也费尽了我的心血。”

慕容怀说道：“我最喜欢的人，便是我的那个女人了，你也像她，我平时恨自己，我怎么不在她活着好好的时候，好好雕下她，偏到了她油尽灯枯时来雕她，那时的她已经不是她了，只是她的一个影子。我这一回一定在你最好看的时候雕你，别的事都能等，只有这一件事儿不能等。”

慕容怀把方十八放在桌子上，他先点了她的几处穴道，直到确信她再也不能动了，才放心地把她摆放在桌上。他说道：“我得先雕好你，然后我再与你好好快乐一回，我玩够了你，你便死了，我就做一回苑九公子的入幕之宾了。你说好不好？”

方十八恨恨道：“你早晚不得好死。”

慕容怀说道：“人都不得好死，到了最后，都是死得咬牙切齿的。你说这个，也是白说。”

他拿出了大大小小的雕刀来。看他的雕刀，却是怪了，大的竟是武林中人用的腰刀那么大，小的像是一根针，足足有六七十把。

这些刀放在桌案上，闪闪发光。

方十八说道：“你饶过了我吧，我不愿意做你刀下那死鬼模样。”

慕容怀说道：“世上最美的便是人，就是女人。男人都是须眉浊物，没有一丝好看处。女人却是水做的，一个个都是灵灵秀秀，天地所钟。我雕下你，天地也不白造化了

你!”

他不管方十八怎么说，也不管她的眼泪如何哗哗流，只是把她的身子在桌上摆放好。他先是抚摸了一阵子方十八，那抚摸简直让方十八受不了。她的呻吟声起来了，像是一只正在兴头的猫。

慕容怀叫道：“好，好，我看你是一个懂情的人，原来真的是。我要的女人姿势，是那种在最好看的时候的女人。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什么时候最好看？那就是做完那种事儿的时候，人最懒，也最好看。”

他摆好了方十八，笑道：“好了，我便雕你这一种姿势。”

第十二章 淫意

方十八看不懂慕容怀的意思，只是看他把一个自己脱得光光的，摆放在桌上，要雕一个她来。

他去拿出一块木头，那木头竟粗如桶。他搬来搬去，竟是毫不费力。

他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沉香木数哪里的好？”

方十八自是不会答他。

他笑笑，却也不以为怪，说道：“你是一个我最怪的画人，我自不会怪你。我想你要死了，你自己的心情也不会好，我便不怨你对我不敬。要是我的家人对我如此，我便会打死她！”

他回头看一看那块木头，嘟哝说：“不算好，不算好。这一块木头太沉，在水里漂的时候太少了，便轻了一点儿。雕出来了，眼睛也不会太灵动。”

他再去搬一块木头，再看看，也不满意。他说道：“天下造物，没有几件是好的，

难以一选好东西。”

最后他选好了一块木头，累得他自己也汗流浹背。他说道：“好了，好了，就是它了。我自己也找不出再好的木头了。”

他把那一块木头放在他与方十八中间。他看看那块木头，再看看方十八，说道：“世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在木头与人间看出他们的相似处来，除了我之外，再也无人能做到这一点。”

他看看木头，说道：“我以为木头能如沉香，便如人能如处子一般，教人看了心生敬意。”

他上来，像一个老工匠一般，细心地摸着方十八，摸得细极了。他闭上了眼睛，摸着方十八。

方十八叫道：“别碰我，别碰我，我怕痒！”

慕容怀大声道：“你又不是一个处子，你怕什么痒？你再叫，我杀了你！”

方十八从未看到他如此可恶，竟是吓得再也叫不出来了。

他很满意，笑道：“对了，你就是一个乖孩子，做一个乖孩子，那是最好。你不知道，人在死时，最好看的神态是什么神态？那就是做那种男男女女的事儿的时候，但我抓不到那种时候。我一抓到了那种时候，我便会扑捉到了最好的神态，我便能雕下世上最美的人。”

他哈哈地笑，说道：“我一会儿，得同你干那种事儿，我知道你会在一会儿便死，但我不在乎。你就是死了，那雕像也已经在了，你说是不是？”

方十八大叫道：“我死了，你的雕像便不像了，你雕出来它，有什么用？”

慕容怀摇头，说道：“你不懂，你不懂得世上的事儿，最宝贵的，是那种最永恒的东西，像人的青春，是最靠不住的，它一会儿便没了。就是一早一晚，人的样子也不一样。你看美人，在早晨看，她神姿绰约，到了晚上，她便会在灯下有一点儿憔悴。你看

有一点儿不同，那就是大不同了。只是像你这样的凡夫俗子看不懂罢了。”

方十八看他在灯下，竟是摆出了那许多的刀来，不由得又是怕又是好奇，她心道：要是在别处，我看到他有这许多的刀子，一定会好奇得要命，一定要看一看他是好何雕出那人像来的。但他此时雕的是我，我这般赤着身子，最是不雅。

要知道，苑老爷子的侍妾，就是与苑老爷子相交时，她也是身穿着衣服，没有一个赤身裸体站在男人面前的。

方十八此时站在慕容怀的对面，心里好生不是滋味儿。

她叫道：“你给我穿上衣服！”

慕容怀说道：“你说得好奇怪，我要是能给你穿上衣服，我还怎么雕你？我要是雕不出来你，我再怎么能知道我奸过苑老爷子的一个侍妾？”

不管方十八怎么叫他，他都是不管，只是拿他的刀子。

先见他拿起了那一把最大的刀子。

他看着方十八，说道：“别叫了，再叫我便削去了你的舌头！”

看他凶巴巴的样儿，方十八吓得噤声。

他指着方十八说道：“我虽是宠你，但我不容任何人坏我的大事儿！”

他左看看，右看看，再在方十八的身后看看。看完了，再像刚才那样在方十八的身上摸了一遍。他嘟哝着说：“这一块骨头不该是是这样儿的，怎么长成了这模样？”

他看看方十八的后背，说道：“美哉，美人的背！”

他摇头晃脑，说道：“从前的人都赞美美人的手，赞美美人的头，没有一个人说美人的后背好看。依我看，美人最美的地方，应该说是她的后背。看你的后背，是最好看的地方。你的苑九是不是也愿意看你的后背？”

方十八咬牙不吐声。

他突地敲一下她的后背，叫道：“说啊，是不是？”

方十八带着哭声，说道：“是，是啊！”

慕容怀再不理她，沉思道：“那就对了。美人的美，在后背上。我看他苑九也不是瞎子，他该知道的。”

他突地回到了方十八的对面。他说道：“我要雕你了，你最好是不动，要知道，这一瞬间，你的精气神儿，都入了我的雕像，你再也不死了。”

方十八闭上了眼睛，她怕，她怕慕容怀一雕好了她的像，她便再也不像一个活人了。

但她张目一看，那慕容怀此时像是换了一个人，他的身子飞快，在那一块木头前后飞转。他的身子走得快，那刀也像是有灵，在木头上盘旋飞绕，一会儿便飞出了一大片儿木屑儿。

那慕容怀竟长吟起来：“昔有画工吴道子，一龙点睛上青天，今有慕容雕美玉，一人落地长袖舞。无言长木作生灵，护花成玉舞京琼，嫉罢飞燕新装束，得意长生再不输。”

慕容怀长吟时，人竟像是变了一人，他的身子一近一远，一刀一削，竟把那一块木头削、砍、剜、刺、夺，弄得方十八眼花撩乱。

她心道：这么快，他竟是雕也不看人，也不看木，只是一味儿舞刀，雕得成么？只见那慕容怀舞罢人收，竟是徐徐站立。

再看那一块木头，宛然一个大眉大目的美人，形神已俱。

方十八虽是心里惧怕，但她不得不叹：“果然好本事。”

慕容怀大笑，说道：“我从前雕过一个美人，吓得那个美人再不敢放松那一块小小木头，生怕放了它，她自己的神便飞跑了。这算得什么？”

说罢，人也傲然四顾，十分得意。

方十八说道：“慕容公子，你有此等本事，便是天下第一人了，你何必再去学什么苑老爷子的本事？”

慕容怀大笑，放声道：“你休来劝我，你知道什么？人要像苑老爷子那样，要做什么便做什么，才是天下第一人。”

方十八稚气得很，她说道：“我看苑老爷子也不十分快活，他不管任何世事，他只是管顾他自己的事，他有什么快乐？”

慕容怀大声道：“我要做了苑老爷子那样的人，第一件事便是，广选天下美女，让她们做我的侍妾。我要选上一千一万个，岂能只要一百人？我知道，苑老爷子的本事，是与女人交接，只在空中，不与相交，那本事必是十分养身，且也不累，我要天下所有的美女都尽为我用。”

方十八叹一口气，说道：“看来你做不了苑老爷子了。”

慕容怀问她何故，方十八说道：“就是我们有百人，苑老爷子还天天叹说他得天下的美女太多了，是罪过。你要千人万人，岂不是更多了？你做不成苑老爷子，因为老爷子说，做他，得淡，不然一天也活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你有欲望，你有欲望，欲望会累死你。”

慕容怀想想，再笑：“我不怕累，我要做苑老爷子，我一定要做天下第一人。”

他看看方十八，说道：“我要是雕好了你，你便是一个死人了。我用这最小的一把刀杀死你。让你一点儿血也不流，你看好不好？”

方十八见他一提再提那一把小刀，便知道他存心想杀死自己，心道：你早晚会杀死我，我只是做了你的雕像，再做你大增功力的用具，我怎生不让你得逞才好。

慕容怀说道：“我一看你，便知道你不甘心做我的用具，不如你告诉我，如何能让你高兴。”

方十八看着他，眉尖紧蹙，愁楚万分。

慕容怀大声道：“你看我削的这人模样，像不像你？”

他大声笑道：“人精神气儿，在于模，在于身。你自身如此好看，便得精气神儿。我看你好好雕一雕，能成千古美人。”

慕容怀再来摸方十八，摸着她的鼻尖，说道：“鼻若悬胆，人如兽。看来你这女人，若是做男人的用具，便是一个淫欲狂。”

他再摸着方十八的脸相，说道：“蛾眉淡扫，人如玉。看似花妆如玉妆。我看你还是一个愁美人，一个玉美人。”

他再摸着方十八的嘴，说道：“嘴线分明，是一个巧舌之人。嘴角带勾，是一个能勾男人魂儿的美人，引八百里烽火白烧，惹一代君王风流，你真是一个怪胎。”

方十八的穴道被点过，只能任他轻薄，看他一次次摸来摸去，恨不能去死。她心道：我看他像是疯子，这么一次次摸我，真个是野兽。慕容怀说道：“你看我像是野兽，是不是？”

慕容怀摸得够了，再去拿起那一把小些的刀来，这刀虽说是小，但也只比那平时用来杀人的刀小一点儿。他用此刀一削，削得那木头形肖，看得出一个女人的头来。他抱着那木头，亲吻一次，笑道：“我生你，我生你，你才是一个美人，若不是我，你怎生得是一个美人？”

他长吟道：“从来蛾眉遭人妒，自古丽姬成俑人。”

慕容怀再拿出一把更小些的刀来，说道：“人如玉，刀也如玉，不然怎么削得出如此好的美人来？”

他身子疾转，看不出用的是什么功夫，竟把那脸相削得很巧，很细，看来那一个眉眼分明的方十八竟是隐隐出来了。

方十八看他如此有本事，竟也忘了害怕，只是出神地看他。只见他手再拿过一把小些的折刀来，说道：“人有七经八脉，都是血管所系，你怎么能用一把大刀去说？”

他拿出这一把小刀，在那木头上一削，竟是削得出血管隐现，看得出是神气俱现的

人了。

慕容怀大声叫道：“方十八，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你？”

方十八看得也是心惊，她心道：要不是我亲眼看着他在这里雕出我来，我定是十二分的害怕，我一看到了这个木头人，岂不是会吓死？可见他是真有本事。

她幽幽道：“慕容怀，你有这等本事，真个是功参天地，神夺造化了。你有这好本事，怎么还要杀人？”

慕容怀不以为然，他摇头，说道：“你错了，杀人是杀人，我雕人相时，从来不杀人。我只是在雕过了人相，看那人再也无用时，我才杀她。你知道不知道，有了那一雕像，你便无用了，雕像比你这人更有风采，我要你这人有何用？”

他说着，竟是刀下哗哗夺屑，把那一个身体雕得神气活现。再看看，一个形神俱备的方十八已经出来了。他大笑道：“好，好，我真个是雕好了一个美人。我太累了，我得去歇一歇，我歇够了，再来奸你，我要好好玩弄你，那时才能好好长我的功力。”

慕容怀走了，他叫来了一个老苍头，就是给他看门的那一个沉默不语的老人，对他说道：“你看着她，一个时辰她的穴道便会解开了，你再给她点穴，让她不能走动，我去睡一觉，待我醒了，我再来奸她。”

慕容怀走了，只有一个老苍头看着方十八。

方十八看老苍头，说道：“他是畜牲.....你说，他是不是畜牲？！”

老苍头看着方十八，说道：“他是畜牲！”

方十八听得老苍头肯回答她的话，不由大喜，说道：“你解开我的穴道，放了我，我去找我的姐妹，我们杀了他，好不好？”老苍头愁眉苦脸道：“不好，他是我的主人，我怎么能让你们杀他？”

方十八看着他，恨得大骂：“你真是个老糊涂，他那么坏，你还让他做你的主人，你岂不是老糊涂了么？”

老苍头笑笑，说道：“你骂得对，人家都说我是老糊涂。”

方十八本来满腹是话，都是想劝说老苍头的，但一到了此时，竟是一句话也说出来了，她只是盯着这老苍头，说道：“你个老糊涂，老糊涂！”

老苍头却是不再理她，只是看着她，说道：“我得依着我主人的心意，看着你，不能让你解开了穴道。”

方十八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主人是一个花花公子，他一会儿便要来拿我开心？”

老苍头呲牙笑道：“他是一个坏人，他见了人家的好看姑娘，都是这样子的，我也拿他没办法。他是主人，我不是他的主人，他才是我的主人，你知道不知道？”

方十八听他说得胡七八糟，语无伦次，心内叹道：“完了，算他狠，这么一个老苍头，竟还是一个糊涂蛋，我的命看来苦极了。”她索性再不理那个老苍头。

第十三章 欠人一笔债

方十八看看无望，她再也不会得那个老苍头的怜悯，她心里绝望了，心道：原来姐妹们还在等待我去救她们，谁料得我竟是也这般难过？看来我姐妹们只是他这个慕容怀的口里菜了。

正在想着，忽听得有人慢慢走进来。

那人正是慕容怀，他说道：“我从来吃得香，睡得着，不料这一回却是睡不好了。”

老苍头笑道：“公子必是想着这一块嫩肉，便睡不好了。”

慕容怀大乐，他笑道：“你也知道这是一块嫩肉么？可惜你老了，不然让你也知道知道什么是嫩肉。”

老苍头笑笑，不作声，只是出去了。

慕容怀对着方十八说道：“我一向与女人亲热，都是两相情悦的，我不愿意看到女人哭哭啼啼的。拜托你，别流泪才好。”

方十八一听得他如此说，反是流出了泪来。她心里十分憋屈，便哭出声来了。

慕容怀大声道：“你看，来了，来了不是？我告诉你，你再哭，我更凶对你。”

方十八知道得不哭才行，但她的泪水直涌，说也不行。

慕容怀大声道：“好，我让你哭。”

他抱着方十八，把她抱到了那一张床上，他说道：“我从来听说，苑老爷子的女人，一个个都是一身花纹。谁知道她的花纹是什么样子的？是花色好看，还是花色难看？你要是不奸一个苑老爷子的女人，你怎么能得知她的身上有什么花纹？如今我是能看到了，我能看到了！”

说罢，一个慕容怀竟是手舞足蹈，跳得很欢，到了方十八面前，把她的衣服尽脱。

他说道：“我听得人说，苑老爷子的女人身上花纹，一交接便看得见了，确是神奇无比。我今天一饱眼福了。”

他摁方十八在床上，对她逞欲。

忽地，有人喝一声：“慢！”

慕容怀的心里一跳：要糟！他听得是那个老苍头的声音。

老苍头对慕容怀说道：“你别动她！”

慕容怀笑嘻嘻：“你太老了，你也想对她有意，你太老了一点儿。她不会喜欢你！”

老苍头笑笑，说道：“我不在意她。”

慕容怀想动，但他的腰有一件物什在顶着，那是一柄剑。老苍头喝一声：“你要是动一动，便是一死！”

慕容怀说道：“你在我家几十年了，你别犯傻！”

老苍头笑笑，说道：“我没在你家呆多久，只是你认错了人！”

哗，看得出那人的头发披散了，她是一个女人，一个道地的女人。她不再是那个蹒跚而行的老苍头了，她只是一个很妩媚的女人。

她怎么竟是一个女人？

慕容怀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她对慕容怀说道：“你是一个坏蛋，但世上的坏蛋太多，多了你一个也不算多，少了你一个也不算少，我就不处死你，让你好好享受一回吧。”

慕容怀大声道：“你别犯傻，我看得出，你是一个美人。你不是那苑老爷子的人，我要娶你作妻子。你作我的妻子，一定会很享乐。你愿意不愿意？”

女人哼了一声。

他忙说道：“我告诉你，我要她，只是要得她的那几十年的功力，我奸了她，她便一死，那时我便是天下无敌的男人了，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你看好不好？”

那女人轻声俏笑：“我很丑，你娶了我，会不会后悔？”

慕容怀大声道：“我不会后悔，你在我身边十几年，我都没发觉，你有本事，我佩服你。”

那女人轻轻一笑，说道：“我不相信你。”

慕容怀再也无声了。如果你说了许多的话，换来的只是一句：“我不相信你”，你还说什么？

他说道：“既是你不相信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他身子忽地跳起来，直对那人扑去！他一扑，再扑，一连三扑！那女人一动不动。她只是还了三剑。

一剑直直刺脸！

再一剑平刺，对着他的腰一刺。

这两刺都是漫不经心。最后一刺她一刺刺向慕容怀的肋间！

慕容怀的脸前有一件猬甲，直刺他脸，他也不惧。但那一剑直刺他的腰间，他直哟地叫了一声，显是受了伤。

女人俏笑，说道：“你忘了我在你身旁，你的甲我知道。”

慕容怀再也无声了，低头委顿在地。

那女人看着方十八，说道：“我解开你的穴，你能不能自穿衣服？”

方十八此时也知羞了，她心道：原来我以为你是一个老苍头，却原来你也是一个女人。还好还好。

她穿上衣服，对那女人道：“我杀死他！”

那女人说道：“他罪不至死！”

两人放了那慕容怀，再来那屋子外。

原来那屋子有些机关，她们牵扯起那机关，放出了九个姐妹。

曲十六看看方十八来了，喜出望外。她说道：“十八妹救我们来了，我知道你不会令我们失望。”

方十八脸红了，她对着曲十六说道：“不是我，是这位大姐……”

曲十六看着那女人，她谢道：“多谢！”

那女人对着她笑笑，说道：“不用谢，我救你们，说不定便有哪一天要你们救我。不知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来救我？”

曲十六说道：“好，姑娘哪一天需要我们，便直说好了。”

那姑娘笑一笑，说道：“我可是当真了。”

曲十六沉声道：“怎么不当真？我们是苑九老爷子的女人，说话怎么能不当真？”

那女人便笑，说道：“好，那好。”

再也无话，说着话，她们便来到了前厅，看看前厅里，再也没有了那一个被点过了

穴的慕容怀。不知道他是去哪里了，也不知道是谁救了他。

那姑娘说道：“我要走了。”

曲十六说道：“姑娘救了我们的性命，还不知道姑娘的姓名，真是不安。”

那女人笑道：“异日见到了曲姑娘，我只报说我是‘老苍头’便是了。”

姑娘飞身上房，直纵远去。

曲十六看着她的身影，说道：“但愿来日她不来让我们为难才好。”

方十八大声道：“她是一个好人，她救了我们的性命，她怎么会来为难我们？”

一行人再出了慕容怀的庄院，曲十六说道：“我们要去看看离身剑的家，看他对离明之死有什么反应。”

就到了广西滨水的一个小庄。

曲十六对庄丁说道：“请报说有十姐妹要访庄主。”

那庄丁报进去，一会儿出来说请，她们一行人再进了庄。

看看庄里，竟是十分幽雅。她们心道：要不是看了慕容怀的庄子，看此庄，说不定也会在心里赞他好。彼此一笑，心里相知，从此便把那一场羞辱记在心内，再不与人道说了。

她们看到了一个老人，一个委顿在椅子上的老人，他是离风，离明的父亲。

老人看着她们，说道：“不知道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曲十六说道：“奉命来查离明一案，不知道离明是怎么失踪的，还望老伯说明。”

离风笑笑，说道：“犬子无行，见了女人便心动，自是得坠色劫，不知道几位姑娘与他有什么干系？”

曲十六说道：“我等与离公子无关，但我等是无心婆婆的手下，婆婆要我们查询一下，在两广是不是还能查得出什么蛛迹。”

离风一叹，说道：“也怪，我派人去了，查过了那一地，原来那里只是一处荒郊，

根本无人。那一日他们看到的营帐，再也无踪。我派人查过了几遍，没有头绪。”

老人很衰老了，他的身子委顿在座椅里，不愿再起身。

曲十六看到了离风身后的剑，她问道：“离老伯，这一柄剑是不是离身剑？”

离风笑笑：“不是，在离明的手里。”

离身剑，江湖名剑，一剑离身，不识归处。

只要那一柄剑在手，准有人身首异处。离风叫来了几个家人，他说道：“这几位是天下第一名捕无心婆婆的手下，她们想知道公子的下落，你对她们详说说好了。”

就再说了一遍。

这一遍说得同无心婆婆对那四人宴会上的人说得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场人，说得更惊心动魄。

一个家人说：“我看到了公子，他进去时，还回头对我们笑了一笑。”

曲十六说道：“他进去了，再也没听到什么声音了么？”

什么声音？“惊叫声，或者是呼喊声？”

“没有。”

一个家人道：“不过我捡到了公子的玉佩。”

他拿了那一块玉佩，给曲十六看。

曲十六的心忽地扑扑跳起来。

离明去那帐前，曾解开过玉佩。

她问离风：“离老伯，离公子的玉佩系得牢不牢？”

离风的眼睛亮了，他说道：“牢，他系得牢，我们离家有一种结剑法，是六六结数，无人能一时解开的。”

曲十六说道：“他把玉佩丢下，是什么意思？”

离风黯然道：“不知道……”

忽地他跳起来，叫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他小时候便丢东西，让人找他。他丢东西时，一找到他，他还得意。笑……”

离风喃喃道：“只是哪里去找他？他在哪里？”

曲十六说道：“你们看那些女人，走路是什么模样？”

家人都说不准。

离风说道：“走路还有什么模样？只是走路罢了。”

曲十六笑笑，说不对，她回头对方十八说道：“十八妹走一下给离庄主看看。”

方十八果然听话，她先是一袅一扭地走。

曲十六说道：“这是小家碧玉在走路。”

方十八回头来，她再走路时，便顾盼生情了。

曲十六说道：“这是风尘女人走路。”

方十八回折头来，再走，她此时威仪过人，有声有色。

曲十六说道：“这是官眷在走路。”

家人看着方十八，看她走路，一时一变，真个把十八般人都学得个像。

那家人忽地叫起来：“我记着的，她走路像是官家人！”

那么说，是官宦人家的内眷？

自古便有一个绝秘的说法，说是帝王的内室里有许多的女人。

她们熬忍不住，便令下人去街上拉来男人，强要他们做入幕之宾。他们一时以为奇遇，多少艳行野趣，说不得在书里话中大肆讲说。真的有这种官宦人家？

曲十六说道：“好了，既是有一点儿眉目，我们便再去查好了。”

一行人告辞出来，那曲十六说道：“我看这老人也怪可怜，平白的便没了儿子，他无一点儿雄心了。”

方十八说道：“那也未必，我看他活得好好的。”

曲十六奇道：“十八妹，你休胡说。他怎么活得好好的？”

方十八说道：“我说是就是嘛，你看他，胡子也刮了，人的脸也洗得很干净。他的脸上没有一点儿悲色，只是我们说到了他的儿子，他才有一种无奈。我看他是有些毛病。”

曲十六站住了，她说道：“十八妹说得对，我们得看看这个离风。”

她们在等，一直等到了天黑，等到了庄院都在黑黑的夜里像一只蹲伏的兽。只听得静夜鼓响，已是三更了。

方十八说道：“十六姐，我看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不如我们走吧？”

曲十六正想说话，忽听得有人叫道：“离风，你出来！”

听那人叫声，居然是一个清清脆脆的女人声音。

曲十六心道：“是了，原来有人来寻离风的仇，还是一个女人。只是不知道她是找离风的毛病，还是找离明寻仇？”

第十四章 丑女偏嫁俊儿郎

曲十六等人看到，在离风的房上，竟是坐了一个女人。这女人的身上穿着一身大红的衣服，在暗夜里显得很是诡异。她的身子圆滚滚，坐在那里咬槟榔，她叫道：“离风，我不相信你，你出来，我和你说话！”

她的声音又尖又怪，一叫起来，叫人心惧。

听得那屋子里的声音很稳，说道：“蓝儿，你走开，好不好？我有这大变故，没心思与你再说，你自去玩好了。”

那女人笑笑，笑得咯咯怪响，她说道：“我大了，人家都说我长大了，长大了的人

就不能再玩了。你以为我还是小孩儿么？你叫我去玩，我便去玩，误了正事怎么办？”

屋内的人显然是那个离风，他说道：“你有什么正事儿？”

那女人再笑，笑颤了身子，她说道：“你叫你儿子出来，我和他说。”

离风一叹，很是哀痛：“离明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说些什么？”

那女人咯咯笑道：“离老爷子，我得叫你公公的，你别和我开玩笑，离明是一个好孩子，怎么会没了？”

离风一叹，说道：“我告诉过你，他在路上看到了女孩子，便进了人家的帐内，再也没了。”

女人恨声道：“我找到了他，非打他几巴掌不可！”

离风叹道：“但愿你能找得到他。”

女人忽地跳下房子，来到了那离风的面前，她坐在桌上，对离风说道：“你是不是不愿意我跟你的儿子？”

离风无奈道：“不愿意又有怎样？蓝姑娘又不肯退婚，要是姑娘肯退婚，我们便算了。”

这“蓝姑娘”大叫：“你休想赖，你以为你儿子丢了，你便能赖婚不成？我告诉你，你儿子就是死了，我也得嫁与你们离家。我也是你儿子的媳妇儿，我那时便算是一个小寡妇了，你没了儿子，我便跟你，你看好不好？”

离风气得脸苍白，他说道：“蓝姑娘，你有一点儿分寸！”

这蓝姑娘笑道：“分寸总是有的，只是你得有儿子，你要是没了儿子，我只好嫁与你了。你没了老婆子，一个人也有一点儿孤苦零丁的，不大好受，不如我嫁与你，我们好好说说话。要是你儿子回来了，我便跟你儿子，要是你儿子不回来，我便跟你。你看好不好？”

曲十六等人听得她跟离风胡搅蛮缠，心里暗暗称奇，她是什么人，竟然敢对离身剑

这般大不敬？她怎么一心要跟那个离身剑离明？

她坐在桌上，吹气热乎乎的，离风有些受不住，离开她远一些。她哎哟哟乱叫，说道：“哎哟哟，你是我公爹，你儿子没找到前，我不会跟你作爱的，那样岂不是乱伦了？我找到了你儿子，你便没份了。我跟他和和美美，过一辈子算了。要是他不能找回来，我就跟你，我跟你也能过半辈子，只是我再生一个儿子，让他做一个离身剑就是了。”

离身剑离风看着她，不吱声。

她从怀里掏，再掏，竟掏出一只虫子来，放在桌上。

远远看去，那是一只很大很大的蜘蛛。那一只蜘蛛慢慢爬在桌上。

离风很厌恶那一只毒物，他说道：“你又弄这些毒玩艺儿了。”

她嘻嘻笑着，说道：“你们父子都不是好人，明明是生在两广，却惧怕毒物，岂不是好笑么？”她指着那一只毒蜘蛛，对离风说道：“我告诉过你，要是你不能找回你的儿子，我使用这一只毒物来咬你。我说的话你是不是记得？”

离风凄笑一笑，他不管她，就是死在她手里，又能奈何？

她笑着，用一只胖胖的手指拨着那一只毒蜘蛛，说道：“乖乖，你认得不认得人？你说说，要是我能嫁与他呢，你就别咬他。要是我不能嫁与他呢，你就咬他一口。那样我就嫁与他的儿子了。”

曲十六看她用如此神奇的手法来玩弄那一只蜘蛛，看那离身剑却是真个惧怕她的毒物，眼里闪出恐惧来。他盯着那一只毒蜘蛛，看着它向自己爬。

胖女人滚到了地上，对他说道：“离风，我不知道与你是不是有缘，如果我与你有缘，我便嫁与你好了，省得还得等你儿子。如果我与你无缘，我便只好等了。”

她的两眼也盯着那一只蜘蛛，看那蜘蛛爬向离风。

她笑说：“离风，我小时真的看好了你，我看你那时好威风，不像现在这么差劲儿，我以为你是天下无敌的大英雄，我喜欢你。可后来我看你不行了。”

她嘟哝着，看着那一只毒物爬向离风。离风脸色苍白，他心道：我命休矣，看来这毒丫头真的要想要我的命……

曲十六等人正想跳下去救那离风，忽听得有人叫道：“别胡闹，我杀死你！”

就从外面冲进来了一个人。

看这人，真是生得好：面红齿白，人如玉树，站在那里，脸色苍白，看来是心有余悸。

那胖女人看着他，大笑道：“我就知道你不曾死，我就知道你不会死，你怎么能死？你要死了，我岂不是得作寡妇？”

她忽地大笑，又忽地咧开嘴大哭。

一时剧变，弄得曲十六她们无所措手足。

那个胖女人忽地走上去，搂住了这年轻人的肩，说道：“你没死，那很好，我要嫁与你。这一回你走不了啦。”

她扯住了男人，像怕他要飞。

那男人像是极怕她，一见了她，顿时嗒然若丧，他低声道：“我再不走了，行吧？”

胖女人看着他，笑道：“好了，你不走了，那就好。那就好。”

她一连说了几个那就好，便过来给这年轻人拂拂椅子，让他坐下。年轻人面对着他的老爹。离风说道：“我就知道你没死。”

离明低声道：“让爹惦念了。”

曲十六忽地跃下，对那离明说道：“你让许多的人惦念了。”

离风看着离明，对他说道：“这是无心婆婆的人，她们来打探你的消息。”

那胖女人忽地哼了一声，说道：“他好好的，要你们打探什么消息？你们走好了。”

离明看着方十八，忽地脸红了，他也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何以脸红，只是觉得方十八像是他看到最美的女孩子，像是梦中曾相识。

方十八从来不曾被男人如此钉住，她也低下了头，心道：看他如此英俊，只是他有了那一个胖女人，是美中不足了。他这等英俊的人儿，得有一个好女人来喜欢他才是。

两人对面，只是惊鸿一瞥，便心儿跳，脸儿红，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那胖女人对曲十六说道：“你们回去好了，他回家来了，也没什么大事，你们不必再管了。”

她也是聪明人，看方十八、曲十六十个姐妹，人人好容貌，生怕那年轻人再看好了她们中间的那一个，那时岂不是还得一跑？

曲十六说道：“我们自有事儿要办，只是有一件事儿，还得问一问离公子。”

离风点点头，他知道曲十六的意思。

胖女人不依不饶，但离风叫住了她。

离明与曲十六等人在一处了。

曲十六问道：“离公子，依我想来，你是看到了那一群女人，一时心里有了主意，便说去与她们嬉玩，从此一去失踪，是不是？”

离明低下了头，说是。

曲十六说道：“公子看到的那群女人，确实是一群怪人么？”

离明抬起了头，他的眼睛在闪亮，他说：“我不能说。”

看来他确有难言之隐，他说道：“我答应过人，我不能对任何人说出我见到的事儿。”

曲十六说道：“就是有人要杀你，你也不会说么？”

离明看着曲十六，他再看看方十八，看着方十八的那一张笑靥，他心道：就是这位好姑娘问我，我也不会说，既是答应了人家，总不能失信，说出来了，那叫什么人？

曲十六说道：“公子失踪时，江湖上发生了几件大事……”

离明说道：“我听说了。”

他听谁说的，是听他一起的那些女人说的，还是听他的亲人说的。按说他与他的父

亲刚刚相见，他还来不及与他的父亲说起此事，一定是听得那些女人说的了？

离明只是笑笑，不答。

曲十六说道：“公子失踪，也是大事。但比起那几位的死来，公子的事儿便算是小了。”

曲十六慢慢说道：“那些人都是江湖上的名人，他们一死，江湖自是震动不小。他们是洛阳的罗金刀、汾水的杂十八，还有铁炭、北方十三罗锅、京都许风衣，还有少林的无望大师……他们都死了。”

离明的嘴闭得严严的。

曲十六说道：“你知道她们是谁，说出来，或许是她们杀死了这些人的。”

离明不语。

忽地闯进来了那个胖女人，她叫道：“离明，我告诉你，别理她们，好看的女人没好心，你知道不知道？”

离明应声而起，他说道：“我再不走，她该来烦你们了。我走了……”

离明走了，他走时再回头，深深地看了方十八一眼。

那是深情不已的一眼。

这一眼已经把一个方十八印入他的脑里，直印在他的心中。

曲十六她们走开了，她们知道，再问也问不出所以然来。

迎面碰上了离风。

老人的眼里有光彩，他笑着说：“如果你要知道他的事，我会慢慢问出来，再告诉你。”

曲十六对老人很有好感，她笑道：“老伯，我们走了。”

离风送她们走出庄来，一一告别。

方十八忽地说道：“不对，不对。”

有什么不对？

方十八说道：“我看那个女人不像是南人。”

为什么不像？她说话很像。

方十八说道：“她的……她的皮肤很白，她的牙很白，她正在嚼槟榔。她嚼槟榔的样儿不对。”

方十八是南人，她才知道那女人咬槟榔的样儿不对劲。

曲十六叫道：“快，快回去！”

十个人如飞一般，赶回到了庄院外。

看院内，平平静静，没有一丝动静。

有人说：“是不是别下去了，惊动了人家，须知面子上不好看。”

本来已经告辞了出来，再回来的客人，谁见了都会尴尬。

曲十六说道：“不对，我们下去看看，十八妹说得对，我不看不放心。”

十个人慢慢下了坡，她们悄悄到了庄内。

看那庄子，仍是刚才那模样，只是没了离风，没了离明，也没了那一个胖胖的姓蓝的姑娘。

他们都到了哪里去了？几个人在找，蓦地，那方十八叫道：“看啊，看！”

几个人忙去看，在床下，看到了一个人。

一个死人。

他的脸上爬着一只蜘蛛，一只大大的蜘蛛。

他正是那个对曲十六笑着，送她们出庄的离风。曲十六叫道：“小心，别动那蜘蛛，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人？”

离风仍在笑着，只不过他的笑里有一种很无奈的神情，他是为离明，还是为他自己？他是被那个胖丫头害死的，还是另有其人？曲十六喝道：“小心，三十妹与十九妹你们

两人看着尸体，我们再搜搜看，看还有没有人！”

所有的人都拔剑搜查，看遍了庄子。

奇的是，庄子里没有什么人，连一只活物也没有。

方十八说道：“看看那个……离公子是不是也遭了那胖女人的毒手……”

曲十六看看她，说道：“多半不会，我看说不定是他与那个胖女人把他的老爹给毒死了。”

方十八失声道：“那怎么会……他看来……不像一个坏人……”这话一说完，她的脸蓦地红了。

第十五章 女大侠

北方的凤凰城是一个重镇，从古及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城上有一个阁楼，飞檐雕梁，十分气派。阁楼叫“兵楼”，大概是取从这里时常只能看到来兵犯疆的意思。这“兵楼”平时不开，平素也少有人能上得去。但今日忽地阁楼下有人打扫，楼上也有人在那里来回走动。到了午时，竟有缕缕行行的江湖客来了，一个个大马金刀、背刀携剑，上了阁楼。

阁楼上忽地热闹起来了。

在阁楼上，竟摆了一场大宴。

主人是一个风姿绰约的女人。

她坐在正中，笑道：“请得诸位来，是有大事要商量。”

一个虬须汉子陪笑道：“许夫人有事，我等自当尽力。”

这女人一叹，说道：“有什么事，我的丈夫不愿意理世事，便弄得我很烦了，天天

都是江湖事。你们都知道，我不懂得武功，对于江湖上的事儿甚少明理。但你不理不行啊，一个江湖，总是乱糟糟的，怎么行？所以我便来顾一顾了。”

众人都称赞她管得好，如果这一个大江湖，没有一个好的好人来管，岂不是要乱套了？

有一个用大背金刀的猛士大声道：“江湖总得有人管，你不管，我不管，谁来管它？总不成叫它没了规矩？”

有人轻轻一笑，这人是一个文弱书生模样，他笑道：“不是你不管我不管，是你管也管不了，我管也管不了。只有许夫人这样大智大勇的人才管得了。”

一个小老头装模作样，叹道：“从前武林有少林，有武当，有七大门派，他们出手管事，江湖总不至于乱。可如今他们哪里去了？七大门派式微，让人扼腕。”

那个书生笑道：“依我明如镜看来，这江湖的事儿，早就没有少林、武当的份儿了，自从大侠米离出山，几件大事，哪一件不是大侠米离摆平的。人有眼，众目所视，众望所归，自是大侠米离来理这江湖事最好。”

许茹仙轻柔柔地叹了一口气，她说道：“他不愿意理世事，他说他在世上没有朋友，没有亲人，也没有他要挂念的东西。”

她说起米离来，像是说一件她的心爱之物。

那猛汉一拍桌子，说道：“那也难怪，米大侠自己也伤透了心，他做了那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他自己得了什么好？”

一个站在许茹仙身后的年轻人未语先脸红，他说道：“我要是米大侠，我就知足。”

他那一双眼看着许茹仙，他的眼里都是赞赏，都是爱慕。他叫道：“许夫人要我怎么做，我便怎么做，即便是死，我也不在乎。”

竟有许多的人跟着他叫喊，那声音里满是爱慕。

许茹仙笑笑，她一脸甜笑，竟是快意十分，她说道：“我就是米离，我也能替代得了他。”

这许多的年轻人看着许茹仙，许茹仙打扮得十分出众。看去她的那领口开得实在低了一点儿。那领口处的肌肤如雪如霜，竟是雪一般白。惹得那些年轻人不停地偷看。

许茹仙说道：“众案中，我看京都许风衣一案最是稀奇，我想派几个人去看看此案，不知道哪一位英雄肯去？”

美人派下令来，谁不愿去？一连有几个男人喊道：“我去，我去！”

当下派了五个人，都是江湖上新近出道的高手，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她的身后总是跟着一个人，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站在她的身后，像影子一般随着她。

他的眼睛总是钉着她，像蚊子钉着血，像苍蝇钉着肉。

他的眼光里是一种肉欲，一种疯狂的肉欲。

但他不敢与她的眼光相碰，他怕，怕碰出火来。

她对他说：“生子，你是不是不愿意我做这些事儿？”

她说话时，竟轻轻地玩笑一般碰他的脸颊。

他的身子戛戛，直抖。

“不是。”

她咯咯笑：“我看也不是，你喜欢我做一个强人，对不对？”

她吹气时，他像一张白纸般地苍白，他不敢喘气，不敢看她，只是闭着眼。

她轻轻说：“你是生子，你从前只是一个生人，一个不懂得女人的男人，你不是一个男人，你从来不是一个男人，你说对不对？”

那个叫做生子的男人低下了头，他不敢再抬起头来。

他怕这女人，还是另有缘故？

风吹皱一湖春水。

但那男人的眼睛再不敢看她。

她说：“我要你去，你去看看他们，看他们都去京都，会不会好好做事，你知道该怎么办，是不是？”

她轻轻摘去了他的帽子。

奇的是，他只是一个光头，一个光头和尚。

她叹气说道：“如果我不是米离的人，我会和你在一起，和你在一起，我会很快乐的。”

她的手落在他的头上，像有一点儿迟疑，想着她该不该摸和尚的头。

和尚卟一声跪在地上，他说：“你……别担心，我会去办，我能办好。”

他像冲一般出去了。

女人仍坐着，但她的脸上没了笑意。

她在想，在想着她的担心是不是还有必要。

他们到了京都，能找得到那许风衣的死因么？如果他们找不到，她还怎么办？她大声对她自己说：“只要米离能办到的，我一定也能办到。”

她走到了一间地洞，这是一间很潮湿的地洞。

地洞里关的是什么人？她慢慢走，她不愿意扶着那地墙，因为墙壁是湿的，她不愿意碰那墙壁。

她弯弯曲曲，一直走到了尽头。

在这里有一间很小的石室，里面躺着一个人。

如果你不看他的身材，只看他的脸，你一定会吓一跳。

他的脸上有很长很长的胡子。他的脸色很苍白，显是他已经很久不曾走出这间地牢了。

女人坐在他的对面，她虽是皱着眉，但仍是坐下了。

她说：“你愿意不愿意知道我最近遇到了什么事儿？”

他不语，明亮的眼睛只是钉着墙壁。

她说：“江湖上又出大事儿了……”

但他不感兴趣，他只是钉着墙壁，像墙上有字。

墙上果然有字。

这字不算是字，只是一个人字，外面画了一个圆圈圈儿。

人在圆内。只有他一个人。

她说：“你的朋友方方来了，他到了无心婆婆那里，他答应无心婆婆，帮她去找那杀死七个名人的凶手。”

男人说：“我没有朋友，我平生无友。”

他的声音很沉，像是很伤心的人，一种绝望，一种深深的绝望。

她笑笑，说道：“还有一个人，你必是对他很熟，他叫一个很怪的名字，他叫做……”

他无动于衷。

他对谁也不感兴趣？

她慢慢说道：“他叫做‘伞’。”

他身子不动。

她说：“我知道，你与他有很深的过节，他曾杀死过你的朋友……”

他再说一句：“我没有朋友……”

他一听说朋友这一个字眼，为什么总是那么憎恨？他是不是曾受过伤害？

她再说：“她请的是你，我去了，她也不曾心看我，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你知道我明白了什么？”

他不语。

她大声道：“我明白了，我就是米离，你就是不出去，你一辈子不出这间破屋子，我也能活得好好的，你不知道我就是米离，我就是米离！”

那男人道：“米离死了，他再也不会出去了。”

女人尖声而笑，那笑声里满是绝望、愤懑，她说道：“我是米离，我身旁有一些男人，他们知道我是米离米大侠的夫人，对我奉承还来不及，他们怎么会对我不好？我叫他们做什么，他们便会做什么，你看好笑不好笑？”

他不笑，他对于世事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了。

她慢慢说：“我一开始得叫米离的夫人，再以后他们会忘了米离，他们一忘了米离，再也不会叫我米夫人了，他们会叫我……”

她故意顿了一顿。她再说：“他们叫我许夫人。你说这名字好不好？”

米离索性闭上了眼睛。

她跪在米离的对面，她与他的鼻尖碰到一起了。

她恨恨地说：“没有你，我照样能活得很好，你不愿意管我，对不对？你说你不愿意出去，做什么大侠，你不愿意在世上做人，你就在这里做狗吧，你为什么不学狗叫？你叫一声，我便服你，我便再也不来扰你，好不好？”

米离忽地眼开了眼，他看着许茹仙，摇了摇头。

许茹仙忽地扯住了他的衣领，哗地一声扯破了他的领子。

他的领子太朽了，一扯便破。

她说：“你学一声狗叫，我便不来扰你。”

米离咬住了他的唇，他是不是不肯学狗叫，他是不是不肯做一条狗？她嘶声叫道：“你是一条狗，你不是狗，怎么会在这里天天躺着，一动不动？只有一条狗才会这么做。你不来与我睡在床上，你只是躺在这里，我怎么能把你当成一个人？”

他睁开了眼，他说：“我是一条狗……”

为了不让她再扰他，他宁可说他是一条狗？她恨声道：“好啊，你既是一条狗，为什么你不学一声狗叫，你学一声狗叫，我便放过你。”

米离从前是一个名震天下的大侠，他怎么能学狗叫？她是不是疯了？

米离看她，慢慢起来，他对着许茹仙，突地张开了嘴。

她很恐怖，大声叫道：“别学，你别学，你不是狗，你是大侠米离，你是大侠米离！”

晚了，她的手刚刚扑过去，人便像是钉了一般钉在那里。

她听到了一声狗叫，一声很好听的狗叫。

她再说什么？为了不叫她来扰他，他宁可学狗叫。

她像被人打在了脸上，她颤声道：“果然好，果然是我的好丈夫……”

她声音颤颤，再也支撑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冲出门外。她跪倒在地，她哭着，哭得很伤心。

再过了一会儿，她慢慢爬起来，她呻吟着，走着，走出那曲曲弯弯的通道。

她站在那里，深深地吸气，她的脸再有了一种笑容，一种很自信的笑意。她的胸又挺得高高的了。

她一步步走出去。

门外，有几个年轻的男人在守着，他们看到了满面笑意的许茹仙。

他们很高兴看到她。

一个年青英俊的后生过来，对她一膝跪地，说道：“许夫人大好，米大侠好么？”

许茹仙的脸上有一种羞涩，一种少女般的羞涩，她说道：“他很好，他很好。”

那些年轻人看着她，看着她脸上的神采，心里艳慕极了：能得她这种女人，一辈子也不枉了，亏他是大侠米离，也只有那大侠米离能得她这种妻子。

一个女人，她一定有缺陷，上天造她的时候，一定给她许多的缺陷。

上天也妒，不然他怎么不造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可许夫人没缺陷，她是一个很美的完人。

她有一个令天下人瞩目的丈夫，有一身本事，她有天妒红颜。

她什么都有，她是天下最完美的女人。

许茹仙笑着，看着他们，像是知晓他们的心事，她说：“你们一定会有一个很知心的女人，像我……”

他们心跳。

她说：“……像我与我的丈夫……米离……”

第十六章 男儿渴血女渴欲

离明懒懒地躺在一个女人的怀里。

女人的手像是蛇，轻轻地绕，一直绕过他的头丝，绕过他的眼，绕过他的下颏。离明的喘息便有些粗。

她笑，笑得咯咯响，悄声说道：“你刚刚要过，再来过，怕你的身子吃不消。”

她放声笑起来。她一笑时，手仍在急急游动，在那离明的身上，五只手指像是蛇首，滑来滑去。

离明硬撑着，像是与她较劲儿。但他终是吃不住劲儿了，他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再也撑不住。

他偎在女人的怀里。

她说：“你喜欢那个胖子么？”

他急急摇头。

但他的眼里有怅意，他是不是仍在想着那个胖胖的蓝姑娘？他说：“她不如你，你会疼人……”

女人笑了，她笑得很得意。

男人说着，竟有眼里流下了泪。

他轻轻说：“你杀死了他，你杀死了他.....”

女人仍在笑：“不是我，而是你.....”

男人的身子一抖，他拚命叫道：“不是我，我不会杀死他，他是我老爹.....”

女人笑得狠了，她说道：“正因为是你老爹，你才杀死了他。如果你不杀他，你便会娶那个胖得像猪一般的女人做媳妇儿，是不是？”

他沮丧极了，低下了头。

女人叫了一声，走进了三个女孩子。

她们正在发育，像是才摘下的草莓，很清香。

女人让她们脱下衣服，笑道：“你看，这样子的女人才是女人，你知道不知道，像她那副样子，只是一只水桶！”

男人也苦笑了笑。

他与那胖姑娘在一起时，从不把她当做一个能令他心跳的女人，她只是一个胖丫头。

眼前的女人却是真正的女人。

他的眼睛盯着那三个丫头。

他的心跳得快了。

女人笑眯眯，说道：“你知道，好女人像马，真正的好马.....”

他很喜欢马，喜欢真正的好马，他的眼神不够用了，紧紧盯着那三个丫头。

丫头们慢慢移到他眼前。

一个浓语似酒：“公子，你喜欢不喜欢女孩儿，真正从未开封儿的女孩儿？”

离明的眼睛盯着那个女人，因为她是他的人，他才不敢当着她的面对这三个女孩儿放肆。

女人浓笑了：“你愿意做她们的入幕之宾，那是最好。让她们也知道知道公子的本事。”

她回头对那三个女孩儿笑，说道：“别让离公子弄得你们不知天南地北.....”

帐幕放下了，离明沉溺入肉欲里。

他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他是在做什么，只是任由那三个人抚弄他。深深的梦。

“你是什么人？”

“离身剑。”

“你是天下武林的高手么？”

“有人说他是高手，那他就离死不远了。”

那是女人的叹声：“好，你还知道你是谁，你也很清醒。”

但他真的很清醒么？他真的不曾沉迷？

女人说：“你从这里走出去，在街上有一个叫化子，他是一个拿着三节乞丐棍儿的人，你听清了么？”

他听清了。

女人抚摸着他的，喃喃说道：“你走出去，到了街上，便看到了一条布幌子，那叫‘爆肚冯’。在那下面，你会看到一个乞丐，一个唯一坐在那里吃爆肚的乞丐。你杀死他，再回来。”

他的声音很遥远：“就做这一点儿事？”她们吃吃笑了，一个丫头摸着他的肚皮，说道：“你做了这件事，我们姐妹便陪你几天几夜也行。”

他的脑袋有些不够用了，他说：“为什么.....要杀死他？”

那小丫头愁眉紧锁，她说：“他奸污了我们的一个姐妹.....”

三个人都唏嘘有声。

他想了想，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像是有血在他的身内急急涌流，他一定得走出去，去街上找那个手里拿着三节乞丐棍儿的人。

一个丫头抓起了他的衣服，另一个给他佩上了剑。

还有一个用她那很香很香的吻送出了他。

他知道，女人的香吻是很珍贵的，尤其是这三个女人，她们的吻有一种处子的清香，她们还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子。

他到了大街上。

看到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在想：我出来做什么呢？想了一会儿，他看到了他手里的剑，他知道他得找人去，他答应了别人，他得去杀死一个人，那个人是乞丐，他的手里有一条棍子，是一条有几节的棍子呢？他记不清了。

天光很亮，是一个很清静的好天。

他慢慢走着，到了一条街上。

他恍惚不记得他出来是做什么的了。

他看到了一个乞丐，他看着那个乞丐，那个乞丐是一个很平常的小丐，他低头对着所有的过路人，对着他们讨乞。

他恍然：他得杀死一个人，那个人是一个乞丐。

但他在哪里，他去哪里找他，记不清了。

他再走，眼前忽地出现了一个小乞丐，那小乞丐像是一个女人，他对着离明笑，问道：“公子做什么？”

“杀人。”

那小乞丐并不惊奇，像他说的话丝毫也不能引人惊奇一般。他说：“你要杀谁，我带你去。”

那小乞丐带他到了一条巷子里，他看到了一条布幌子，看到了大大的“冯”字。

他恍然大悟：原来在这里。

看着那小小摊子，竟是十二分的红火，眼前的那摊上，有十几个人在吃东西。那个肚皮鼓鼓的人正在吆喝：“爆肚，爆肚！”人都在吃，爆肚的香气冲鼻子。

掷铜钱的动静很好听，克克的响声，一直掷到了那竹筒子里去了。

他一掷一个准。

忽地从街筒里走出了一个小乞丐，这是一个委实很怪的乞丐，他手里拿着一条棍儿，棍儿上有三个节疤儿。离明看着他，心道：不对啊，不对啊，他明明该拿着三个节的乞丐棍儿的，他怎么棍儿上有三个节疤儿？

忽地，他眼前一亮，他看到了袅袅婷婷走来的三个女孩子。

她们哪里像是与离明亲热过的那样子，她们只像是未经世事，令男人艳羡不已的那种未来的女人。

她们嘻嘻哈哈，到了爆肚冯的摊子前。

三个女孩子已经在吃爆肚了，她们的眼睛盯着离明。

离明的剑还在他的身上。

剑不离身，离身必会见血！

那乞丐看看离明，显是对他的那一柄剑很在意，他盯着离明的剑，自言自语道：“离身剑死了，天下也还有他背剑的姿势，怪怪……”

他坐下了，叫道：“大胖子，给我上一碗爆肚！”

果然爆肚冯拿出了一只新的碗，放在案上，再陪笑道：“大爷看这一只碗如何？”

这一只碗比起别的碗来，竟是大上三倍还有余。

原来爆肚冯有一个臭规矩，他的爆肚来人只卖一碗，不卖再多。

可这乞丐不买帐，他硬是多吃，爆肚冯只好用这一只大碗了。

那乞丐看看大碗，笑道：“这还差不许多。”

他大模大样坐下，端起那一只碗来，再不来理会离明。

在他眼里，分明不曾把他当成离身剑的离氏子弟。

离明已死，离风又是一个老人，这个人定不是离家子弟，只可能是一个冒充的人，或许是一个离身剑的弟子。

他何必在意离家子弟？只要他不是离风或是离明，便不需怕他。

大碗冒出热气，爆肚冯的手艺果然不同寻常。

三个女孩子向离明挤眉弄眼，那乞丐看在眼里，嘀咕道：“世风不古！”

他再不来看那三个女孩子，以为这是年轻人的把戏，当不得真的。

一个女孩子挤挤离明，说道：“公子，你看看，看看！”乞丐的那一条棍子正在他的眼前。

有三个疤的棍子。

离明站起来了，他看着那乞丐，问道：“你为什么用这三个疤的棍子？”

一语未竟，他的身子飘飞起来，在空中旋飞了三次。

一怒拔剑！

剑在空中飞，那乞丐看到了剑光！

他从未看到像离明这般拔剑的，像是剑从他的身子上脱出，一怒而泻。

那三个女孩子乐得拍手而笑：“有人打架了！”

看到了剑光。

那乞丐的身子一斜，人便脱出去。他去抓他的棍子。

棍子没抓到。

他的棍子实在是个宝物，那是千年的铁树枝儿，硬逾过铁。他如能抓得到，便可来搏离明的离身剑。

他已经看出，这离身剑是真的，不是离氏子弟了，但他太晚了，只看到了空中的一道剑光！

扑——，一只手臂落下来。

“啊——”，一声痛彻心肺的叫喊。

老乞丐跳纵，一掌击去。

离明的手不转，但迎向他的是剑，一柄离身剑。

老乞丐知道他剑快，不敢再来，他的手缩回去。堪堪只躲过这一击。

离身剑再一削，只见那乞丐大声一吼，他的头便跳跳而落。

一腔子血直扑出去，哇地落在那爆肚冯的桌案上。

所有的人都逃光了，只有那三个女孩子在看。

她们笑着，叫着，像看一出好戏。

离明对着“爆肚冯”说道：“你看到了什么？”

那“爆肚冯”战战兢兢，说道：“我没……看……没看到……什么。”

离明昂然道：“人问你，你就说是离身剑。”

唰——，一剑，那一只大碗劈成了两半。

一丝一毫也不差的两半。

“爆肚冯”心道：乖乖，这一剑劈在我头上，岂不是把我也劈成了一丝不差的两半？

唰唰唰唰一连几剑，再看那一只碗，只是一片片一模一样的碗片儿了。

离明喝道：“有人问你，你就这么说！”

爆肚冯道：“是，是，公子，是离生剑……是离生剑……”

他吓得把那离身剑说成了离生剑。

离明说道：“如今，你们该与我回去了？”

三个女孩子扯着他的手，一个为他提着剑。

四个人像是喝醉了酒，唱：“剑是血，情是血，浓血不如依血浓！情是亲，依是亲，人亲不如剑器亲！”他们摇摇晃晃，像是一群疯子，渐渐去远了。

第十七章 方方奇遇

方方再醒来时，竟是仍在那一间石室里。

他叫一声：“有人么？”

没人答应。

他想起来了，他看到了那个肃杀，那个原本死在米离手里的肃杀，他怎么又活转过来了？他说他有两颗心，是不是真的？如果肃杀真的活转过来，他方方要倒大霉，连米离也要倒大霉。

江湖便会再乱。

“他根本就不是肃杀！”

他大声叫着，他自己也不相信那个人便是肃杀。

可他明明是肃杀。

肃杀又活了，天下该再乱了。

他摸着，又触到了冰冰凉的尸骨。

他叫道：“对不住，对不住！”

他不怕活人，只怕死人。

再坐了一会儿，忽听得有人叫道：“过来，过来！”

他循声望去，看不见，黑忽忽的，他慢慢摸过去，看到在那洞口竟有一丝光亮，看到了那光亮中有人，原来是一个女人，一个一身皆是素色的女人。

那女人说道：“你是方方么？”

方方点头，一出了洞，他又很神气了。

那女人看着他，她的脸色在一片纱中，她轻轻问：“你什么时候都是这么神气么？”

她像是揶揄，又像是讥讽他。

方方回头一顾他自己。他掉入洞里，竟是衣衫也破，人也十二分的狼狈，他看看好笑，大笑道：“我怎么会总是这样，一个人娶了三个老婆，他的本事总不至于太差。”

那女人看他，竟忍不住笑，轻声咯咯地笑起来。

她一笑，竟把一个方方笑呆了。

他痴痴地望着那女人。

那女人一双明眸望他，有些羞意，低语道：“你看我做什么？”

方方说道：“你这人的眼睛，比起那刺刺来，更叫人心疼。”

她低语呸了一声：“呸，我又不是你的老婆，说什么刺刺！”但她再也不出声。她说道：“我奉命来带你出去，放你一条生路。”

方方大笑，说道：“我明白你的主人，他是知道我自己早早晚晚会走出去，所以特地派你来，给他一个人情。好啊，出去就出去，我记着他这个人情就是了。”

方方随着她向外走，但洞内漆黑，竟是没有一点儿光亮。那女人说道：“你扯着我。”

方方心内一喜，心道：听她说话，那声音也是无限柔婉，一句话“你扯着我”说得有情有义。

他这里正在胡思乱想，那女人低声道：“又在胡思乱想了？”

方方忙道：“没有，没有。”

他轻轻扯住了那女人的衣带，心道：只是扯着这里，却不是好地方了。他闻到了那女人的香气，说道：“美人如玉兮，如麝如兰。”

那女人装作不懂他的话，让他自言自语。

出了洞，到了外面，方方忙看那女人，只见她身穿着一件黑色衣服，却把一张脸紧紧地包着，让他看不到她的俊目。

她说道：“我家主人说，他请你去赴宴。”

“你家主人是谁？”

女人冷笑道：“你一定认得他，何必装佯不认得？”

方方说道：“那说得也是，大江南北的武林中人，我很少有不认得的，就是我不认得他，他也认得我。”

女人一笑，说道：“他请你，自是你的老相识。”

方方一拍胸，说道：“好，好，既是我的老相识，你带我去好了。”那女人带着方方走，在曲径里走。

方方是识家，一看这幽幽曲径，便知道这园子不是平凡去处，心道：这是一个名园，但洛阳是好地方，像这般的名贵园子总该不少，不知道它是哪一处？心里正想着，便到了一处亭子。

这亭子在幽径间，正临水面山。山是假山，水是小湖。

那女人把一个方方带到了这亭子里，便说道：“主人有请方公子赴宴。”说罢，请他坐下，说道：“方公子请坐，请宴好了。”

方方大模大样儿坐下。

怪的是，说是赴宴，却是不见菜肴，只见从后面进来一个女人，她低头站在方方身后。

方方心道：对了，她是来侍候宴会的，一会儿便会出来许多的送菜人，她们如穿梭一般，来来去去。她站在我身后，一会儿便会莺声燕语地劝我多多喝酒。但一会儿，也不见来人。

方方忍不住，对着那身后的女人说道：“你该让她们早早送菜来，就是请我一个人

赴宴，你们主人不出来陪客，总得有菜啊。”

那女人笑笑，说道：“好，请公子品菜！”

真的出来了一个女人，她袅袅婷婷，慢慢来到了方方面前。

她手里什么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儿？那身后女人说道：“方方公子是见识过世面的人，一定懂得这是怎么回事。”

方方大声道：“我不懂……”

但他蓦地住口了。

他看着眼前的这个美人儿，她长得十分纤巧，像是一个纤细美人儿，她樱桃小口，一双秀目，直瞅着方方。

方方心道：“这人怎么这么熟悉，像是在哪里见到过的？”可她是谁，方方想不起来了。

“你是什么人？”

“未亡人。”

方方心道：是了，她说她是未亡人，看来她的男人是死了，她活得百无聊赖，才这么说的。“你是我的一个熟人，我这人过目不忘，何况你这么一个人？”

“我是公子的熟人，只是公子忘了我……”

方方一拍手，叫道：“是么，原来你是我的熟人，只是你是谁，我有些眼拙了，说不出你的名字。”

她嫣然一笑，说道：“我叫满珍儿。”

“满珍儿，满珍儿？”

满珍儿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她是谁？什么时候见过她的？

她嫣然而笑，说道：“公子真的忘了？”

忽地，方方的脊骨凉了：她是满珍儿，她是满珍儿，她是那个肃杀的女人，是那个

肃杀天天装在棺材里，带着到处走的死女人。

她们早就死了，当场死在那许顺手下。

可是，既是他见到过肃杀，他也可能见到满珍儿。

她一口洁净如银的玉齿，对着他笑：“你一定记起了我是谁了，你的脸上有一种怕意.....”

满珍儿是一个死人，方方亲眼看到许顺的手挑起了一具尸体，那就是满珍儿。

她怎么又活了。

大白天，人有影，衣有缝。方方吓得脸白了，他叫道：“你是鬼，你是鬼！”

满珍儿的身影有些形形绰绰的了，方方不敢再看她。

满珍儿竟有一身香气，她凑近了方方，说道：“我要杀死那些害我家肃杀公子的人，你也是一个。”

方方大声道：“不，不！”

满珍儿笑笑：“你怎么不吃菜？”

方方以为她是说鬼话，桌上没有菜，他吃什么菜？莫非鬼能使出障眼法儿，无菜也说是菜？桌上真的无菜。

满珍儿吐一口白牙：“你知道不知道古话有一句，叫做秀色可餐？你看我的美色，能不能好好吃上一顿？”

身后有人再吐声了，说道：“公子也许不喜欢你那道菜，但他要是喜欢别的菜，也可。”

方方一回头，便看到了说话的人。

她是一个绝色美女，她那媚媚的样儿，像西子捧心，像昭君出塞。

她走到了方方眼前，说道：“公子面前，是不是有我的座位？”

方方说道：“坐，坐。”

看到了她，方方更惊。

她是肃杀最宠的美人儿，她叫媚娘。

她也是一个死人。

她也死于那一次城垣之战中。莫非那一战所有的人都又活了过来？莫非她们都再变成世人不识的鬼？

眼前的人都变得影影绰绰的了。

媚娘说道：“你知道，那一战，我们所有的女人真的都变成了鬼。”

方方胆战心惊。

媚娘说：“我们跟着公子，在阴世间不能得进血食，便无奈再来阳世。”

方方大声叫道：“你知道，那一战不是我杀死你们家公子的，你找我也是白找！”

他跳起来，向外就跑。但他跑不动，他的腿像有线扯着，一直跑不出去。

满珍儿叹一口气，说道：“方方公子，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既是敢找人杀死我家公子，你怎么不敢担承？”

方方大叫道：“我没杀他，我不愿杀他，我怕污了我的手。”

那身后的女人轻声一叹，说道：“你不敢承认，也不算是大丈夫。”

方方一转身，跳到了桌上，大声道：“我是找到了米离，我带他到了城垣，他愿意杀肃杀，我也没劝他。肃杀有什么好。他就是该死！”“你说什么？”

方方再回头。

他的脑袋更大了。

他又看到了肃杀。

那个一身病骨、一脸傲色的肃杀。

他昂立在方方眼前。

他说道：“你说我该死？”

方方心一横，俗人说，人不与鬼斗，我与他们这一窝鬼遇上了，真个是“秀才遇上了鬼，说也说不清”了，我得咬牙挺着。

他忽地大叫道：“我不怕你们，我真的不怕你们，肃杀是什么好东西？他杀死了那么多的人，作恶江湖，他害了那么多的女人，害得人家破人亡，他有什么好？”

他逼近了肃杀，说道：“我当时不杀死你，是因为我没有功力，如果我有功力，不用米离出手，我自己就杀了你！”

“是吗？”肃杀的脸有笑意，他是笑他自己，还是在嘲谑方方，笑他在死时还嘴硬？

方方心道：反正是死了，说破了也没有什么。他叫道：“肃杀做别的恶事还可，可他奸人家的妻女，这事儿太缺德了……”

他说不出来了。

他的脖子被人掐住了，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

他得死了，他有一点儿缺憾，他说：“你要是一个……女人……”

掐他的那一只手忽地松了，他看到了肃杀那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

“我不是女人……”

他想说的是“你要是一个女人，你也……”

但他再也说不出来了。

他张大了眼睛，他看到了，在大白天，亭子里闪出了一道迷雾，那迷雾鬼鬼障障的，一绕而没，再瞪眼看时，眼前没了人，没了那肃杀，没了那媚娘，没了那个满珍珠。

第十八章 肃杀的魅力

梦一般的身影，站在公子慕容怀眼前。

他本来是风流潇洒的样儿，一脸的得意，但一见了这个人，便见他的身子也弯下来了，人也脸上陪笑，对肃杀道：“肃……”

那肃杀不高兴了，哼了一声，说道：“我已经提醒了你千百遍，你不要叫我肃……”

慕容怀大声道：“我知道，我知道，我不会忘的，我只是叫你肃公子。”

那肃杀不吐声了，显是他对于肃公子这称呼还满意。

慕容怀盯着肃杀看，他那眼神不十分正常，看他的那样子，像钉着一个绝世美人，不断眼地看。

肃杀哼一声，不高兴了，说道：“你记着，再看我时，不能像看佛那般直盯盯地看。”

慕容怀说道：“是，是。”

他是怕这肃杀，还是另有心意。看他依依不舍地看着肃杀的样子，就像那肃杀是一个绝世的美人，他眼也不眨地看着。

肃杀说道：“慕容怀，你办的事儿办好了么？”

那慕容怀说道：“办好了，我看到了那些人的影子，也知道如何弄好她们，公子放心好了。”

肃杀哼了一声，再不理他。

肃杀缓步向屋子里走去。

慕容怀跟着他。

肃杀说道：“慕容公子，你该回你的客房去歇息了。”

慕容怀忽地有了一脸的愁容，他对肃杀道：“肃……公子，我对你不是有什么恶意，我只是看你是当今天下第一人，我才看得呆呆怔怔的，我怎么琢磨公子的身材、脸相、神气，都是千里挑一，天下难寻的。我多看看公子，也算是我的福份呀。”

那肃杀恨声道：“我告诉过你，我不能与你很近的，你也知道，我与你总算……有别。”

那慕容怀看他急了，匆匆说道：“公子领会错了，我要与公子在一处，也不是对公子有什么不利，我只是看着公子，一笑一颦，一悲一喜，都是天下情致，我不看公子，哪里领会得来这神态？我是一个雕尽天下极致的人，我不能不看公子。”

他情真意切。

肃杀看他哀哀而说，心里沉吟，后来轻轻一笑，说道：“好吧，反正我已经是一个半死的人了，哪在乎你看我？”

他两人相跟着，进了一间很幽的房间。

这屋里挂着一幅幅画，画很火爆，是用大红大绿的颜色画出的。看得出那画的人很性急，画得便惊心动魄。

一张张画，如果看得明白的人，便看得出，都是肃杀与许顺、与米离的城垣之战的画图。

肃杀看着那挂图，坐在床上，他沉默了半晌，说道：“肃杀，肃杀，你忘了城垣之耻了么？”

那慕容怀在一旁，像是知他心意，他大声叫道：“不能忘，不能忘，人羞我耻我，是我不耻于人，不能忘！”

他声音很大。

肃杀低下了头，他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从前的肃杀，到了开封府，有许多的人来踏青看他，那时的肃公子是名满天下，所有的女人都用一双媚眼看他，看他时想恨不能嫁与这样一个如意郎。但那美时辰转瞬即逝，换来的竟是天天不夜，夜夜不眠，只想着一个字：仇！

他低头道：“肃杀，在城垣一战里，你死在谁手？”

慕容怀说道：“你死在米离的手里！”

“肃杀问他自己：“米离是什么人？”

“他是你最大的仇人，是你的心上仇敌！”

慕容怀再问：“还有谁是你的敌人？”

“许茹仙，米离的妻子！”

慕容怀说道：“对，对，没有那个女人，你一定仍在世上好好活着，你仍是一个很得意的肃杀公子，是一个宝马轻裘、傲睨天下的肃杀！”

肃杀的泪水没了。

慕容怀再问：“还有谁是你的敌人？”

肃杀恍惚说道：“还有一个，叫做方方，还有的，就是他的三个老婆，她们叫做刺刺、佛佛，还有磨磨。”

从前有一个越王，他受辱于吴国，他立志不忘，天天卧薪尝胆，终于报了大仇。

这个肃杀像是那个越王，他的羞辱比那个越王更深更大。

慕容怀看着这肃杀，他心内赞他：好一个人儿，看他像是男人，但又像是一个女人。世上的男人都失之太刚，如果一个男人太刚了，他便不是一个男人了，他只是一个汉子。如果世上的女人太弱了，她便不是一个女人，她只是一个婆娘。如果男人太弱了，他只是一个男娘们儿。一个女人太刚了，她便是一个女爷们儿。那有什么好？

他不是男人，他也不是一个女人。他是一个好好的人儿，他既是男人，又是女人。他才是一个完美的人。慕容怀看着肃杀，他的神色像看神祇一般恭敬。

肃杀也不脱衣，看来他虽是一个男人，但对于慕容怀颇是忌讳。他平平躺在床上，对慕容怀说道：“慕容怀，你看着我，你要是动一动，我便宰了你！”

慕容怀哪里敢动，只呆呆看着他，看他渐渐入睡。

肃杀的梦里，还是有些魔物，他突地叫道：“方方，你个大脑袋，我……我……”

他渐渐低语，再也无声了。

他睡熟了。慕容怀的手在动，他在一点点儿琢磨那个肃杀，他要雕出肃杀这睡态，

他死也无憾。

他轻轻说道：“他要是让我雕出他的像就好了，他要是让我雕就好了。”

他话语里有无限的惋惜。

方方再看那庄子，仍是飘飘渺渺的。

他听得那个女人对他说道：“主人请公子回去。”

方方说道：“请我赴宴，我没吃什么，为什么要走？”

那女人说道：“公子饱餐了人间鬼域里的秀色，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她的手很纤细，扯起了方方，说道：“你如果再留在这里，恐怕你再也不能回到人间了。”

她扯着方方的手分明有暖意，她扯着方方，急急而走，一会儿便走出了那园子。

她对方方说道：“我家主人对公子并无恶意，但愿异日公子与我家主人成了仇敌时，公子会格外开恩。”

方方心诧异，心道：她家的主人与我有什么过节，要我对他开恩？他是肃杀，他是天下有名的恶人，他活过来了，天下武林又要起轩然大波了。他要杀人便杀人，他要兴风便兴风，谁能制得了他？

正思忖间，那女人一揖而别。

方方昏昏迷迷，走出了谷。他看到了一家酒楼，便上了楼。

看到正有五个人坐在那里，都是年轻人。他们正在嘀嘀咕咕说些话，一见到方方上来，便不再说了。

五个人都看着方方，一个上来作揖道：“这位公子，想必是方公子了？”

方方心道：不用你说，凡是知道世上有方方的人，看了我，都会知道我是方方公子，何必多问？

那人说道：“我们是许夫人的人。”

方方说道：“什么许夫人？”一个年轻人的火气大，拍桌子叫道：“你不认得许夫人么？我看你是明知故问！”

方方大声道：“对了，对了，你们是不是说的许茹仙？”

一个年轻人说道：“你敢对许夫人不敬？”

他上来便打。

方方招架了两拳，说道：“我是许夫人的好友，你们与我动手，她能愿意么？”

那年轻人住了手，说道：“谁说你是许夫人的好友？我怎么不知道？”

他迟疑了，担心许夫人会怪罪他。

方方大笑道：“她明明是米夫人，怎么叫个许夫人了？怪事，怪事！”

另一个年轻人阴沉着脸，说道：“你胆敢再说，我杀了你！”

他一剑刺去。方方纵跳开去，叫道：“她是许夫人，我是大男人，我就不能说她几个字么？”

两个年轻人一脸虔敬，说道：“不行！谁对许夫人不敬，我们护花使者便杀了他！”

方方不解，说道：“护什么花？”

那年轻人喝道“许夫人是人中凤，自是花王，我们都是她的护花使者。”

方方喷出一笑，乐道：“这我就不明白了，她就是一朵花，也是残花，她从前曾经……”

那年轻人全都眼中喷出怒火来，他们齐把剑、刀杀向方方。一个年轻人怒喝道：“你说许夫人坏话，罪该万死！”

方方也怒，喝道：“她许夫人有什么了不得？她是许夫人也好，是米夫人也罢，她只是一个平凡女子，怎么能作大浪？”

五个人齐掀却了桌子，逼住了方方。

店主人见势不妙，生怕出了人命，哀恳道：“几位要是有事，出去办好不好？小店地方太小，生意也淡，还望几位大侠成全！”

方方嘻嘻笑道：“我不是大侠，我只是一个无赖。”

那年轻人喝道：“他就是北方的无赖方方，我杀了他，替民除害！”

店主人再叩头作揖，好言相劝，要他们出去一斗。

方方说道：“无赖出门，也是有道，你们出来，我与你们好好斗一斗。”

方方昂然出门，站立住，叫道：“来啊！”

五人一齐出门，抢出门来，一个叫道：“别管是谁，只要得罪了许夫人，便是我们的敌人！”

方方哂笑道：“她是一介女人，怎么也算得上大人物了？”

那年轻人厉声喝道：“该死，我宰了你！”

一个上来，剑法竟有些绵密，对方方说道：“出招吧！”他一剑刺来，方方慌忙出袖中神抓抵对。两下打了起来。

方方本来不把这五人看在眼里，一待得交手，方才心内叫苦：错了错了，他看来是江南哪一个世家的弟子，一手摆柳剑竟是有七八分的功力，与方方动手，没一点儿漏处。另一个年轻人叫道：“华兄，我等一齐出手杀了他！管他什么方方圆圆？”

那姓华的叫道：“休叫人家小看了我们护花使者！”

那人叫道：“他必死无疑！怎么敢小看我们？”

他们五人齐出，一齐来杀方方。

方方顿时手忙脚乱，他叫道：“许茹仙，你个王八蛋，嫁人便嫁人，叫做什么许夫人，许夫人便许夫人罢了，还有什么护花使者，叫我大脑袋怎么受得了？”

唰——，一剑刺出，竟在他的腹上划出一道血痕。

血涌时，方方大叫：“不好了，杀了我啦，杀了我啦！”

五人更是看不起他，看他行径分明是无赖模样，那姓华的叫道：“杀了他，了账好了。”

五人痛下杀手。

有人笑了，说道：“方方，你是一个笨蛋，与这五个蠢驴在一起，你都不能赢，你还叫什么大脑袋方方？”

听得有人叫，那五人却也心齐，一齐纵跳出去。华实叫道：“你是谁？管什么闲事，不想要命了么？”

那个人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伞’？”

那华实说道：“原来先生是‘伞’？”

那人慢吞吞道：“我不是‘伞’，我只是‘伞柄’。”

原来世上还有“伞柄”？

那人说道：“你们只知道世上有‘伞’，全不想一想，如果没有‘伞柄’，怎么会有‘伞’？”

方方大笑，说道：“我看到了‘伞’，只是没看到你这个‘伞柄’，你说说，你与‘伞’是怎么一回事儿？”

那人说道：“我是他的兄弟。”

方方大乐道：“我怎么没想到，原来伞柄与伞是兄弟？”

他哈哈大笑。

华实道：“我没看出有什么好笑的。”

方方说道：“我认得‘伞’，却不知道他有一个兄弟叫‘伞柄’，我觉得这很好笑。”

“伞柄”有很好的脾气，他说道：“你们放了方方，我来与你们一斗，如何？”

那华实看他，正在沉吟，一个年轻人叫道：“他污辱许夫人，罪该万死！”

“伞柄”说道：“什么许夫人，就是那个被肃杀玩弄过的女人么？”

华实的脸变了，他恨道：“混蛋，你敢污辱许夫人？”

那“伞柄”大喊道：“我只是不知道米离何必拣她这么一个破货！”

一语未竟，五个人疯了般地扑向“伞柄”！

第十九章 洛阳花后

方方看着那“伞柄”说道：“既是你愿意与他们动手，便请与他们动手好了，我可是得走了。”

说罢，竟是不容那“伞柄”说出一句话，人便一溜而去了。

方方也没看到他们动手的那一场好戏，他心道：这几个毛伢子，竟把那一个许茹仙当成了绝世的神仙，你说上她一句坏话也不行。许茹仙有什么了不起？她比起我方方的三个媳妇儿，也不强到哪里去。

但他心里知道，许茹仙毕竟是比他的三个媳妇儿强的，他大声道：“强，也只是强上那么一点点儿！”

他很满意了，他再大声道：“她没刺刺心眼儿多。”

但他心里知道，许茹仙决不比刺刺心眼儿少。他再大声道：“她没佛佛能心疼人。”

但他也知道，许茹仙比佛佛更心疼男人，她不管不顾地去爱米离，成为江湖一时佳话。

他再恨恨地说道：“她没磨磨鬼怪。”

他心里更是叹气，这个许茹仙，说起鬼怪来，竟是天下第一，她曾亲自去找那些与米离相近的女人，劝说她们嫁与米离，看她做出的这一件事，便知道她是鬼怪万分了。

有人搭腔了：“你说的她是谁，该不会是我吧？”

原来他正当街，原来他站在街口，原来他挡了人家一个女孩儿的轿子。

那女孩儿在轿里说道：“你想着的一定是个女人。”

方方大声道：“是女人又怎么样？”

那女孩子柔声道：“你如果正想着一个女人，我就不怪你了，古人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这模样，是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呢。”

说罢，竟是吃吃地笑。

方方忽地咬牙，他大声道：“我不认得你，你怎么能随便说我。再说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能随便说什么君子淑女的，那多不好意思？”

那女孩子吃吃笑道：“不知道是方方公子不好意思，还是我不好意思？”

方方说道：“你怎么认得我？”

那女孩子说道：“你这模样，天下所有的人都认得你。”

方方想着，世上的人唯有女人你与她说不清。他转身欲走。

那女孩子说了一句：“不知道洛阳的花儿，是不是还得落，只是贪花的人必是得殒命了。”

她喝一声：“起轿！”

方方忽地大叫道：“等一等，等一等！”

那女孩子的轿子已经去了几步，她叫道：“停一停！”

轿子停在空中，那轿夫也不落轿，听得那女孩子莺声燕语，问道：“方公子有什么吩咐？”

方方涎脸笑道：“有些事儿，想请教姑娘。”

那女孩子说道：“是一句，还是两句？”

方方说道：“十句八句也说不定。”

那女孩子乐道：“既是说那么多的话，方公子何不上轿来，我们回去再说？”

方方的心扑咚地一跳：原来运气在这里？！他说道：“那好，只是委屈了你的轿夫了。”

他掀帘一进轿内。就有一双柔荑来扯他，扯他在那姑娘的身旁坐下。他心道：“我只以为轿子里窄小，只能让我坐在她的腿上，或者是她坐在我的腿上。那滋味儿便不同了。谁知道她的轿子还这么宽大？”

他说道：“姑娘的轿子，像是时常有男人来坐？”

话语里便有一丝讥讽意味儿了。

那女孩子不以为忤，说道：“是，我的轿子里时常有男人来坐。到了你，也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后一个。”

她是谁，她怎么这么说话？轿子忽悠悠到了一座门楼前，听得有人叫道：“姑娘回来了，开门！”

轿子便抬到了后院，到了后院，那姑娘放开了扯着方方的手。方方心憾道：“她必是怕羞，怕见到她的家人，便不能与我那么亲热。”

他心内乐滋滋，想一个良家女儿，对他竟是这般痴情，不由得心里美极。心道：要是我的三个老婆见了，岂不是如秋日挂霜，一脸苦相？那轿子到了门庭前，落了轿。姑娘说道：“还是公子先下。”

方方心道：“自然是我先下，我下了轿子后，你的父母对你会怎么说？”

他下了轿子，再回头看着那轿里的姑娘，心想看看她是什么模样，他一看便笑了。

这姑娘他认得。

她是那个红衣姑娘，那个洛阳牡丹花后，她名叫秀蕾儿。

秀蕾儿笑道：“我知道是公子，公子却未必记得我。”

方方心道：“妈呀，我怎么不记得你，我看你强过了我的三个老婆，我才记得你，要是你不强过我的三个老婆，我可就真的未必记得你了。”

他笑道：“姑娘叫做秀蕾儿，是不是？姑娘是洛阳的牡丹花后，我只是一个凡人俗子，刚才对姑娘多有冒犯了。”

秀蕾儿一见他彬彬有礼，笑道：“人都说方方公子是人中龙凤，果然。”

方方哼了一声，心道：人中龙凤不敢说，只是人中色鬼这却是真的。

既是秀蕾儿，方方当下便熟络了不少。

他执着秀蕾儿的手，此时也不怕她的什么妈妈爸爸了，一直到了厅中。

待茶。

秀蕾儿问道：“方方公子来洛阳，是不是仍为铁大哥……”说时，她的眼竟一红。

方方心道：你要是真的惦记着铁炭，你也算是有良心的。但恐怕你只是假模假样地掉泪，那我方方就不值了。

他说道：“姑娘不必难过，我看姑娘与他，也算是不错了，不知道姑娘能不能再告诉我一些详细情节？”

秀蕾儿看看方方，突然低声道：“我这里不便，以后再说。”

方方心道：她有什么不便处，是怕有什么人，还是怕我知道，用这一番话来敷衍我？

秀蕾儿说道：“这里不是讲话处，公子请随我来。”

方方心喜，以为她是想告诉自己那件事，便随着她曲曲弯弯到了一间密室。

看来，这里正是女孩儿家的闺室。

红绫帐、鸳鸯枕、青葱被、象牙床。果然好是奢华。

两下坐定，秀蕾儿对方方说道：“我想告诉你，那铁大哥不是惊吓而死的。”

方方心跳不止，问道：“是么？”

秀蕾儿匆匆看看四周，说道：“我看过了他的头，他的头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针孔，那是像针一般的小小细孔，如果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方方心道：“果然是了，原来是在这里。”

他问：“你怎么看到的？”

秀蕾儿泪流下来了，她说道：“洛阳的人，只有铁大哥对我最好。他时常来我房里，

与我亲热，我后来只是与他好了。他那一天躺在我的床上，说他想众姐妹来，我以为他说笑，便找来了众家姐妹，谁知道他竟是要死了.....”

她再嚶嚶细细地哭。

哭过了，她抹去了泪水，说道：“他死了，众家姐妹都怕，没有人敢靠前，我为他洗殓，竟在他的后脑看到了血.....”

“有多少血？”

“没有多少，只是有一点点血迹。”

方方心想：那一点点儿血迹，便不知道是什么了。我看要知道他的毛病，非得去看看他的尸体不可，只是他已经死了几个月了，人也烂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出毛病。

秀蕾儿说道：“方公子，你能找得出那个凶手来，替铁大哥报仇么？”

方方伸手出去，摸着她的头发，她的头发有一点儿硬，不像女儿家的柔发。方方说道：“我去找找看。”

秀蕾儿大惊，扯住了他的手，人还在抖：“你别去动铁大哥的尸体，好不好？”

方方大笑，说道：“我不动他，我不动他，我怎么敢去动他。我生性怕鬼。”

秀蕾儿与方方坐在一处，气息也隐隐可闻，方方笑道：“秀姑娘真是可人儿，连你身上的气味儿也那么好闻。”

秀蕾儿笑笑，不语。

到了夜晚，方方走出巷子，到了一座破庙，看到躺在地上的都是乞丐，他慢慢蹑到一个老乞丐的身旁，挤他。

那老丐叫道：“别挤，房不大，地还不大么？你有本事去一旁躺，别挤我！”

方方说道：“借一步说话。”

那老丐看看他，此时月下看他，才明白他并不是一个乞丐，他冷冷道：“你是旁处的虫，怎么也装模作样儿躺在这里？”

方方的后背冷了，他看到所有的乞丐都慢慢坐起来了，他们的眼光像蛇，盯着他。

他说：“我是北方的方方。”

一个乞丐冷笑：“我只知道猪肉块子是方的。”

另一个乞丐说道：“冷食盘子是方的，你一个好好的公子哥儿，来这里躺什么，莫非想来打趣我们兄弟？”

所有的乞丐都挤他，身体又脏又臭，挤得他透不出气来。

方方叫道：“有没有人认得铁炭？”

乞丐们都不语了。

老丐说道：“铁炭死了，你提他做什么？”

方方不知道他们与铁炭是有仇还是有情，但事至此时，只好豁出去了。他叫道：“我与铁炭是好朋友，我要为他申冤！”

没有声息了，乞丐们都看着他。

老乞丐说道：“你是他的朋友，他有什么朋友？他要有朋友，一定不会死！”

那个愣头青乞丐叫道：“杀死他，既是你是铁炭的朋友，你就死吧，去地狱里找他好了。”

几双手掐住了他的脖子！

方方要死了，眼前一黑，昏死过去。

他再醒来时，看到了几双眼睛，都在对着他笑的几双眼睛。

仍是那些乞丐。

老乞丐说道：“铁大哥是我们的兄弟，你想找出铁大哥的死因，我们帮你。就是一死，也会帮你。”

方方跳起来，大骂道：“你们这些狗乞丐，连我也要掐死，你要掐死了我，我做鬼也不会饶过你们！”

他跳脚一顿大骂，那些乞丐只是笑着看他。

乞丐们看着一个坟墓，说道：“铁大哥就埋在这里。”

众乞丐七手八脚地把那个坟挖开，看到了一具棺材。

棺材是上好的楠木做的，竟连烂也不曾烂掉。

撬开它，就看到了一个汉子，躺在棺材内。

方方一看那汉子，竟是好好的，他嘟哝道：“铁炭，铁炭，你是一个好汉，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儿，告诉我，你是谁杀死的！”

乞丐们看他低头在铁大哥的身体旁，只是嘟哝，并不动手，不由得有一点儿好奇。

但见方方说完，人便到了棺材旁，看着那棺材，细看那铁炭的身体。他抓起那铁炭的手，看了看，再看看他的头旁。

他叫道：“劳驾，兄弟们，把他的头抱起来。”

那乞丐也不怕死人，抱住了铁炭的头，让他看铁炭的脑后，他看到了那真的是有一个针孔。

看来那秀蕾儿说的真是事实。

方方笑了，他抓起了铁炭的手，在铁炭的手里，有一些头发。

这是一缕很乱的乱发。很硬的头发，很长的头发。

方方叹一口气，说道：“好了，不看了，不看了，看不出什么来。”

那些乞丐看他，心恨道：原来他也是一个笨蛋，让他这么一折腾，闹了大半夜，竟连什么也没看出来，岂不是白白折腾？但他们不愿再对方方说什么，只是慢慢再把铁炭埋起来，与方方作别，一径走了。只剩下了方方，他的手里仍是握着那一缕头发。

静夜里，只有一个方方跪在那坟前，喃喃说着鬼话，他念念叨叨说道：“铁炭啊铁炭，你真的是死得太冤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死在何人手里，我知道了，一定会替你报仇！”

蓦地，像是有人在嚤嚤哭泣，那声音很细，像是女人在哭。

方方抬起了头，他看到了一群人慢慢打着灯笼上了岗，那是一群女人。她们的身上穿着孝服，手里提着风灯，挑着灵幡，飞着纸钱，慢慢向岗上走来。

死了什么人，要在夜里下葬？

第二十章 美人夜哭坟

那些美人逶迤迤上了岗，来到了坟间。

方方看她们，竟是旁若无人，对于在夜间坟场里有一个方方这么个大男人竟是不管不顾。她们毫不以为奇，看着坟前，慢慢向方方眼前踱来。

到了铁炭的坟前。看得出当先的女人，正是秀蕾儿。

她们皆是一身素孝，齐刷刷跪倒，对着铁炭的坟。

先烧纸钱，再慢慢哭坟。

一片素孝，当先的秀蕾儿哭道：“铁大哥，你真个是冤，你死在这里，不知道受了哪一个人的害？如果你地下有灵，能告诉我，我当带众姐妹替你报仇！”

所有的女人都跪在地上，她们哭得很哀切，嚤嚤细声的，哭天抹泪的，悲悲切切的，全都是痛苦万分。

一旁的方方此时竟成了路人。

夜风凄凄地吹，这坟边吹得恐怖已极。

秀蕾儿说道：“铁大哥，你英灵不远，能看着我众姐妹，我们都是你的红颜知己，如果你能替我们指出来那个恶人，我姐妹要杀了他！”

众女人齐声叫道：“杀了他，杀了他！”

说此誓时，竟还有人来看看方方，像是方方就是她们的仇人。

方方突然大声笑起来，他的笑声在众女人的悲声里显得诡异。

秀蕾儿的脸上有怒意：“你笑什么？”

方方大笑，说道：“我看你们这些人来祭坟，显得有一些滑稽。”

秀蕾儿与她的姐妹们脸色都是大变，有人敢对她们不敬，敢对她们花王铁炭的情意不敬，他岂不是要找死？

方方看她们都从地上爬起，再过来对着他。一个个怒目所视，怒戟所指，都是恶狠狠。

秀蕾儿说道：“我们找不到那个杀死铁大哥的恶人，但如今有一个对铁大哥不敬的人了，我们就拿他开刀，祭铁大哥的灵！”

所有的女人都听秀蕾儿的，她们的身影在方方身旁飘，她们眼神里都是杀气。

谁杀死铁大哥，必死！谁污辱铁大哥，必死！

秀蕾儿说道：“铁大哥死后，我们姐妹足足有二十天不接客人，二十天后，再接客人，一定得先在她的静室里坐一夜，与铁大哥的阴灵交谈，让铁大哥允许她。铁大哥如果不入她的梦，她就不能再接客人了。”

方方吓唬一笑，说道：“我想必是你们都与铁大哥交谈过，他一定允许你们都去接客人了？”

秀蕾儿奇道：“你怎么知道？”

方方忍不住大笑，说道：“有时第一夜梦不到，偏偏第二夜便梦到了。第二夜梦不到，第三夜便梦到了。但你们同一天梦到铁炭的人不会太多，太多了你们自己就不好意思了。”

秀蕾儿的脸红了，如果不是在夜里，她们的脸一定会很好看。

方方大声笑起来。

他笑得太过放肆了，他笑得太过不顾一切了。

让所有的女人都生怒气。

秀蕾儿喝道：“方方，你太过放肆了，你要死在这里！”

秀蕾儿拿出一支簪来，直刺方方！

这是一支小簪，刺向方方的脸！

方方一躲，叫道：“哎哟哟，夜半三更，杀人夺命，真是放肆！”方方在那坟前坟后躲闪，让秀蕾儿刺不中。

秀蕾儿喝道：“姐妹们，杀了他！”

几个女人飘忽来去，竟直扑方方。

方方大惊，看她们身影，有几个竟使出了高妙的轻身功夫“飘萍横渡”。他叫道：“好身手！”

那秀蕾儿说道：“你以为铁大哥的姐妹们都是白痴不成？”

方方急急疾闪，但他的脚下一滑，滑在地上。

那两个女人一个直扑他，簪子一刺，平刺在他的腿上！

这一刺颇深。方方嗷嗷叫着，吼道：“杀死我了！”

秀蕾儿喝道：“拿过他来！”

那两个女人点了他的穴道。

秀蕾儿的脸面很是苍白，她盯着方方，说道：“你对我姐妹不敬，看坟前的样子，你明显是挖过了我铁大哥的坟，你说，你来挖坟做什么？”

方方说道：“我看看你们给你们的铁大哥用什么棺材。”

秀蕾儿喝道：“胡说！”

方方涎脸笑道：“胡说就是胡说，胡说又能怎么样？”

秀蕾儿说道：“我久听得北方有一个方方，是个只靠老婆保护的无赖。没有了你的

老婆，你一定会死在我们手里。”

方方翻翻白眼，看着那秀蕾儿，不再说话了。

秀蕾儿扯过了方方，让他跪在铁炭的坟头，说道：“方方，你唯有对铁大哥告罪，我们听你说得有理，或许会饶过了你，不然你就是一死。”

方方说道：“真个叫我对他告罪？”

秀蕾儿说道：“方方，就算你是北方的一个豪杰，你也不能对我铁大哥不敬，你要是得罪了我铁大哥，我们姐妹一定会置你于死地。”

方方被迫跪于坟头，他心道：不知道这些洛阳名妓对于铁炭的情意是真是假，我何不试上一试？他跪在坟头，说道：“好，我便对你的铁大哥告罪。”

方方嘟哝道：“铁炭啊铁炭，人都说红颜祸水，你偏偏与红颜为伴。人都说女人是灾，你却天天乐意君临灾难。你是一个好人，却死在了女人中间……”

那秀蕾儿叫道：“你别胡说！铁大哥不是死在我们中间。”

方方叫道：“咦，你怎么不承认，你明明在那无心婆婆那里，当众承认他是在你们中间死的。”

秀蕾儿说道：“铁大哥死在我们眼前，却不是我们害的。”

方方说道：“你害不害他，他自己知道。”

方方再哭拜道：“人都说你得了红颜知己，只有你自己知道那是一场虚幻梦境。人都说你是花王，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粉骷髅里的死灵。”

秀蕾儿喝道：“你莫胡说！”

方方不理她，索性越说越快：“你在那些女人中间，不知道她们要算计你的性命。你以为能快快乐乐过一生，岂知她们要用一支簪子要你命？你以为她们都是你的禁脔，哪里料得她们都是杀你害你性命的元凶……”

女人们齐声喝道：“方方，你胡说什么？！”

方方说道：“我知道那个凶手是谁，铁炭，你愿意不愿意我说出来！？”

铁炭躺在地下，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他怎么能说出来他愿意不愿意？

秀蕾儿瞅着方方，她冷冷一笑，说道：“怨不得人都说北方的方方是一个聪明鬼怪的人物，难得，难得。只是你怎么就认定我们姐妹就是杀死铁大哥的凶手？”

方方说道：“我不光知道你们姐妹是杀死铁炭的凶手，还知道一定是在你，或许是你亲手杀死的铁炭，或许是你指挥这些女人杀死了铁炭，我知道那情景是这样的……”

这就是方方描述的情景——铁炭坐在床上，他想起了一个新鲜的主意。

从前他总是君临所有的洛阳名妓，他从来不曾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

他对秀蕾儿说他的主意。

名妓也不愿意聚齐，但她不得不听铁炭的，因为她怕失宠。

铁炭是花王，他说的话一定要听，如果在他那里失了宠，她还怎么做那花后？

所有的女人来了，铁炭在她们中间，自得其乐。

他对秀蕾儿说道：“秀蕾儿，我从前以为一个好女人，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但我看你在她们中间，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那秀蕾儿咬着牙，看着铁炭。

铁炭道：“你是花后，我看花后与平常的花儿也没什么不同。”秀蕾儿仍是咬着牙，她不愿意再说话。

铁炭大笑，他摸着那几个女人，说道：“如果你是花后，你一定会与众不同，我摸到了你，我一定会试出来。”

他摸着，说道：“我试不出来。”

秀蕾儿说道：“我也是平常的女人。”

铁炭大笑，说道：“杨贵妃一定不是平常的女人，唐皇有三千宠姬，竟是只宠她一个人。能夜夜专夜，看得出她一定与平常的女人有不同，不然那个皇上怎么会迷她迷得

忘了他有三千妃子？要是你是皇后，我是皇上，我得天天惦念着这些名花.....”

他当着秀蕾儿的面儿抚摸那些女孩子。

铁炭是花王，他自是知道如何讨好那些女孩子。

他抚摸得她们都忘情了。

她们的呻吟像是野兽。

铁炭笑道：“她们的呻吟也与你没什么不同。”

铁炭昂头大笑。

他还未笑过，他的后脑忽地一凉。他的头一阵子刺疼。

他叫道：“贱货，你怎么敢.....害.....我？！”

铁炭的脑后有一根簪，一根簪刺入了他的后脑。

方方抬起头来，在那昏昏暗暗的灯下，看那些洛阳名妓的脸孔，她们的脸孔在灯下一明一暗，看不出有什么表情。

所有的人都是静静的。

方方说道：“我说得对不对？”

秀蕾儿说道：“人都说你方大脑袋聪明，我看你真是聪明，但你聪明得过头了，你怎么能肯定我是凶手？”

方方抬起了他的手，把他的手抬到了秀蕾儿的眼前：“是铁炭告诉我的。”

方方的手里有一缕头发，是一缕很硬的秀发。

方方的脸上仍有那种迷人的笑意，他说道：“这是你的头发.....”

秀蕾儿说道：“方方，你迷我，便直对我说。何必偷偷扯去我的头发？”

方方手脸上很是肃然，他说道：“这头发不是我扯下的，是你的铁大哥扯下的，他至死也不肯丢下他手里的这一缕头发，他想告诉我的话，岂不是就是那一句话？”

秀蕾儿仍在笑，她笑得很妩媚：“那是一句什么话？”

方方说道：“你是凶手，你是杀死铁炭的凶手！”

方方笑了，他是大脑袋方方，他一定比别的人聪明。

女人们仪态万方，她们丢下了手里的那些纸钱，丢下了手里的灵幡，丢下了手里的丝帕，因为那丝帕上还有她们的泪水。

她们一瞬间竟是再也无泪了。

她们的泪是哭给方方看的？

秀蕾儿说道：“那是我的头发，是我的头发不假。”

方方看她，女人十八变，越变越难看。

难看，不是说她长相难看，是难于看出她的心思。

秀蕾儿说道：“方方，我告诉你一句真话。”

方方说：“你是该讲出真话来了。”

秀蕾儿说道：“我杀死了他，是我最后杀死了他。”

“你为什么杀死他？”

“像你说的一样。”

方方大笑，笑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说道：“我是骗你，我才说出那些话来，你是骗谁？你这么说？”

秀蕾儿幽幽地一叹，说道：“你真的以为我是骗你？我不骗你，我真的是为情杀他。”

那女人中有一个说道：“秀姐姐，何必对他多说，他懂得什么是情？”

秀蕾苦笑，说道：“名闻天下的方方要是不懂得情，天下哪里还有懂得情的男人？”

方方说道：“我知道，从前我小的时候，大人说一句话，我便认承一句。因为我知道，有一件大事，我不敢认承，所以所有的小事我都认承下来，包括那些不是我做下的事我也认。你说这是为什么？”

他看着秀蕾儿与她的姐妹们，他轻声说：“因为你们有秘密，有比杀死铁炭更要紧

的秘密。”

方方瞅定了秀蕾儿，他看出了她的心内有一丝慌乱，他说道：“我知道，你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比杀死铁炭更让你心内不安。你们杀死铁炭决不是情杀，是另有原因的。”

第二十一章 色是刮骨刀

方方站在那里，凛立有威，那些妓娃儿们看他，竟是虎虎有威，心道：原来人有威仪，却也不是有功有势。像他方方这般的智者，也会有那么多的威风。

秀蕾儿说道：“你说得对，我杀死了铁大哥，是因为他不再亲近我们了。”

方方笑笑，显是不信。

一个姑娘说道：“方方，你是聪明人，何必逼人太甚？”

方方笑道：“我只想知道什么是真相。”

另一个姑娘阴沉沉搭言：“如果你知道了真相，会不会后悔？”

方方大笑，说道：“我从前也不曾后悔，就是与肃杀那一战里，我也不会后悔。”

他很自傲，就是在对肃杀的那一战里，如果没有方方，米离不会获胜，肃杀也不会死。

但他对于这些女人，有什么吹嘘处？莫非他真的不识趣，要对她们讲一讲他的功绩不成？

秀蕾儿说道：“方方，我也知道你是一个智人，但你得死在你的智上，说不定你今天便会后悔，后悔你有智慧。”

她拿出一支簪来，对着方方的心窝。

方方说道：“对了，我知道了。”

秀蕾儿像是他的情人，情意依依地依在他的怀里，说道：“你知道了什么？”

方方说道：“我知道了什么是凶器。我知道了你用什么杀死铁炭了。你是用这一支簪刺死了他。在你对他微微笑着的时候，仍然用一支簪在他的后脑上一刺。说不定你那时也摸不准他的后脑什么地方刺上一簪最好。你先在他的后脑上摸，摸了半天。对不对？”

秀蕾儿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

她看着方方的眼睛里有一丝恐惧。

她怕方方，方方像鬼，像是在场，看到了她行刺铁炭。

秀蕾儿说道：“怪不得，他说……”

方方问道：“他是谁？”

秀蕾儿吓得吐了一口气，说道：“你不觉得你知道得太多了么？你得死了，你死后到了地狱里，你一定会遇上铁大哥，那时你会知道我与铁大哥真的很有情意……”

方方的穴道被点，看到那些女人扯出了一口浮棺，把那里的尸体倒出来。

秀蕾儿对方方说道：“方公子，如果你下世托生，一定记得不要找女人，一辈子都在寺里庙里过。”

一会儿，女人们便把那地挖了一个大坑，把那一口棺材放入坑里。

方方咧嘴笑道：“莫非就真的把我丢下坑里。把一世聪明，一世能猜人心事的方方丢下这破棺材里？最不济也得像你的铁大哥一般，把我放下一个楠木的好棺材里，让我的妻子们来了，也看得出那一个大脑袋的家伙是我。”

但无论他如何油嘴滑舌，那些女人也不管，她们只是把他丢下那棺材里。

再向下丢土。

方方叫道：“完了完了，佛佛佛、刺刺佛、磨磨佛，你们快来救救我，晚了来不及

了!”

没人应声，谁知道此时的刺刺、磨磨、佛佛在哪里？

扑——。扑——。所有的土都丢下来了，一会儿便把一个方方埋得无影无踪。

坟前没人了。

方方在坟里，心道：完了，完了，我一生青春，不曾得意，竟是春风不得意，马蹄早早疾。一疾一急失了蹄，把我方方丢地狱。他心道：如果我的老婆们不能如火急来救我，我就完了账了。

他找到了铁炭的死因。但他再也无法去对那个无心婆婆说了。

因为他得死了，他就是再知道了那洛阳名妓们的秘密，他还有什么用？

方方想起了他的神抓。

一摸，他赖以成名的那一把神抓也没了。

如果有神抓，他还可以忙一气儿。

他热，热得喘不上气来。

他大叫一声：“完了，佛佛佛、刺刺佛、磨磨佛，我的命休矣！”轿子很轻盈，轻轻快快地上了路。只是一会儿，便进了城，进城后，一径进了那个曲曲弯弯，外人难知的院落里。

秀蕾儿对着众姐妹说道：“都去歇息吧，明日好顺气。”

顺气，对于妓娃来说，比什么都重要。

所有的姐妹们都应了一声，退下去了。

秀蕾儿去打扮，她打扮得花枝招展，慢慢向屋里去。她看着眼前的屏风，说道：“我得去见他，我得去见他，我一定要去见他，我一定要去！”

她慢慢走过去。

很奇怪，那一面屏风像是云雾，渐渐迷蒙了，她渐渐走进了那雾中。

是不是梦里，还是在鬼域？她如今站在那个她既爱又怕的男人面前。

她是肃杀，是活过来的肃杀。

她从前很久的时候，就爱上了这个肃杀了，但她只是听说过他的名字，一直到听说他死了，死在离的手里。后来他又来了，来她的屋子里时，只是一夜。一夜间，他从来不抱着她一次，也不对她狎昵，他只是喝酒。

他喝酒的姿势很怪，像是在刻意学什么，他喝得快，像是作戏，一下子那杯里的酒都没了。

她问：“你是谁？”

他说：“你听没听说过肃杀？”

他真的是肃杀？她说：“肃公子是我最钦佩的人，他死了，他再也不活了，我也没有最佩服的人了。”

他听说她喜欢肃杀，不禁奇异地看她，说道：“天下英雄都不齿肃杀的为人，你为什么喜欢他？”

秀蕾儿说道：“我从小便是喜欢强壮的男人，我喜欢他。但我一生没看到过令我心颤的男人。”

这男人笑了，他站起来，说道：“我告诉你，我就是肃杀。”

直至今日，肃杀还不曾把她搂在怀里，真正同她交媾，但她已经是肃杀的禁脔了。

她为了肃杀，杀死了那个铁炭。因为铁炭竟要说娶她。

她嫁了铁炭，怎么再去侍候肃杀肃公子？

她站在肃杀的面前。

“我杀了他。”

肃杀漫不经心：“谁？”

秀蕾儿一笑，女人的笑有时是恶毒的：“那个大脑袋方方，我杀死了他。”

肃杀霍地站起，他说道：“方方不是我们的敌人。”

秀蕾儿说道：“禀主人得知，他太过聪明了，他知道了我们杀死铁炭的秘密。他说得像在当场，一点儿也不差。”

肃杀说道：“好，我知道了。”

秀蕾儿发现，肃公子今晚有一点儿心不在焉。

他在想什么，他是不是不喜欢秀蕾儿杀死方方？那个大脑袋的人有什么好？

肃杀问道：“你怎么杀死了他？”

她依去，依在他的怀里，他仍像往常一般，不为她所动。她心里着恼，莫非她真的不好看，他为什么对她那么不在意？真的在意那个慕容怀公子么？他莫非对于飞之乐有所好？她情意浓浓地说道：“肃公子，我愿意为你死。”

他像仍在想着那个大脑袋方方，他问：“你怎么杀死了他？”

秀蕾儿吃吃笑：“我把他活埋了，把他埋在那一具棺材里。”

“有多久了？”

如果她心细，她会听出那声音是颤抖的。

她吃吃笑：“有一刻钟了。”

肃杀伸出手来，说道：“你对我很有意，是不是？”

她看到了肃杀的眼睛，那一双眼睛竟很朦胧，他对于秀蕾儿的心思怎么才知道？是不是他才愿意说出来？他说：“我要带你去一个极乐世界，你不要动，只要好好听我的就行了。”他摸着秀蕾儿的脑后，只是轻轻一捏，她便睡熟了。

风吹着，夜里的风很凉，有许多人在熟睡，他们在梦里什么也不想，便睡得分外香甜。

夜里有一阵风吹出来，在院子里巡更的人看到了一个黑影。但那黑影太快了，一瞬间便从他们眼前吹过去，再也无踪。

真的有过那黑影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有还是没有。黑影吹到了山岗上。到那坟前。

他对着那一个个坟包看，看得心慌。他说道：“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有两个坟包是挖开过的。一个是铁炭的坟。那是一具楠木的棺材。

还有一个是从前的破棺材。她们会把他放入那一具好棺材里么？“不会，她们不会。不管怎么说，她们都曾做过铁炭的女人。”她是女人，她猜对了。

她疯了一般地挖，终于把那一具棺材挖开了。

他看到了那个死去的方方。他的身子颤抖，把那一个方方放在地上，说道：“我来晚了，我来晚了……”他抱着方方的尸体，飞一般去了。

夜仍在黑暗中。

秀蕾儿的眼睛是亮的，她盯着肃杀的身影看，她看着肃杀在挖坟。他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大脑袋方方？他是一个男人，男人为什么对这个死去的男人那么在意？他为什么要点昏自己，才去挖那方方的坟？

她百思不解。

不管怎么说，肃杀是为了这个方方，才再也不理自己的。

她不能容许别人不理自己，就是她最喜欢的肃杀也不行。她要给肃杀一个难堪。

如果方方死了，她就能饶过肃杀。如果肃杀真的救活了方方呢？

她恶狠狠说道：“我要他死，我要他死在我手里！我一定要他死在我手里……”

她的眼睛很亮，她是洛阳的名妓，她要的男人，一定要得到。有一次，她宁可要了三个臭男人，才把那一个她喜欢的男人捞到了手。她可以利用那些男人，所有的男人都会喜欢她，她不喜欢那些男人，但她可以利用那些男人，她一生活着的乐趣，就是要利用男人。

肃杀把那个方方抱在怀里，他如飞一般去了，他不入那间密室，只是向着山崖飞奔。看看到了天亮，他手里那个方方仍是不动。他心道：完了，他是死定了，我来晚了，我

救得他晚了，他才死了。他的泪水潸潸落在方方的脸上。

他把方方放在那大石上。

他说：“方方，我喜欢你.....”

突地，那死去的方方坐了起来，他放声大笑，说道：“怪事啊，怪事，你是一个男人，我也是个男人，你怎么能喜欢我？你喜欢我，岂不是一件怪事？”

肃杀看他活转过来，脸面一变，又是一副冰冰冷的面孔了，他说道：“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一个开心解闷的玩艺儿，什么男人女人，跟男人女人有什么相干？”

方方抱着腿，说道：“我刚刚到了地狱，和那个阎王把酒言欢。他说我是一个怪家伙，我说他是大脑袋，你知道不知道，阎王的头比我还大。我对他说比头大，他说我比不上他，因为地狱里的事儿太多，他的头变得越来越大了.....”

肃杀冷冷道：“你说完了没有？”

方方噤声了，他看得出，肃杀不喜欢他的油嘴滑舌。他心道：怪啊，他又不是一个女人，我的老婆都不喜欢我油嘴滑舌，尤其是刺刺，一看到我说笑话，就像是挖她家里的祖坟一般。他是一个男人，怎么也这么小肚鸡肠？他低声问道：“肃杀，你不愿意我说笑话？”

肃杀说道：“我被人也杀过一回.....”

方方心里一热：原来他是死过一回，才知道死的滋味儿并不好受，他才这么来救我。

方方说道：“谢谢你，你救了我.....”

没人应声。

方方再一抬头，没人，没了那个傲气满面的肃杀。

第二十二章 女人的武器

音乐轻轻飘起，像是梦。人在梦里，便有无限的情意。

两只手扯在一处。一只手是女人的柔荑，另一只手也像是女人的手。但它决不是女人的手，是一只比女人手更巧更妙的手。

它决不比那个艳丽可人的俏美人的手更差。谁敢不说它是一只巧手？这只手摸着美人的手，它摸得很细心，一丁点一丁点儿地摸，曲尽其妙地摸。

女人说道：“别动手了……”其实她说话的时候，她的手也在动，也在呼应着那一只男人的手。

她知道，如果只是用手说话，世上的男人再也没有一个会像他这么会说。她说：“我求你一件事。”

男人笑道：“万死不辞。”

她嘟着嘴道：“别只说笑，我说的是真的。”

男人也笑，但笑声也像女人一般纤细：“我说的也是真的。”

她扶起了男人，男人与女人躺着说话，话儿多半不会认真。

男人看她，很惊讶地看。

她说：“我要你杀一个人。”

他说：“咦，你怎么来求我？我知道你，杀起人来，你的本事不比我差。”

她笑笑，说道：“你干不干？”

男人笑了，他说道：“你求我，我当然干。”

女人说道：“杀的人是一个男人。”

他哼了一声，显是对于男人更有些不耐烦。她说道：“是一个你认得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方方。”

他睁大了眼睛。他说：“你想杀死他，你也杀过他，可惜，你没杀成。”

她低下了头，再抬起头来，她的眼里便满是泪水了，她说道：“肃杀公子他……”

那男人的眼睛亮了一亮，显是对于这个糊涂女人有些同情，他说道：“他不愿意你杀死那个方方？”他的声音也满是惊讶。他知道那个肃杀公子，只有他才会在那个肃杀公子睡时，一看便是半夜。

他知道那是一个天下最好看的人。他不是男人，不是女人，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他怎么能相信那个肃杀公子会喜欢那个方方，那个大方脑袋的呆瓜？他说道：“他喜欢他？不可能，不可能！”

秀蕾儿一撇嘴，说道：“他喜欢那个方方，是我亲眼看到的，那一夜，我看到了他……”她说出了那一夜。她没发觉那个慕容怀的眼里更多了阴沉，她只是恨，恨那个肃杀不理她，只对那一个臭男人更多情。他是一个男人，他对于一个臭男人那么多情干什么？她说得很难：“他救活了那个方方……”

她说道：“我要杀死他，他是一个我要杀死的人，他干么不理我，那一天还头一回……”她突地发觉她说得太多了，她不愿意说得太多。

他冷笑了，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有心思，人有一点儿心思才能活。你有心思，有什么奇怪？”

秀蕾儿很感动，她说：“我求你杀死那个方方，我恨他。”

男人笑了，他说道：“你知道不知道要杀死一只虫子时，怎么最好？”

她不知道。

男人说道：“我从小便杀过。你可以先把它的所有腿都弄断，让他没一条腿了，然后再扯去他的胡子，扯去他的四肢。然后再……”

她明白了。她说：“那好，你替我杀死那三个女人，她们是方方的老婆，是佛佛、磨磨，还有一个刺刺。她们三个里，那个刺刺最不好惹，她是生浮子的徒弟。”

他笑笑，说道：“无论她是谁，只要落入我的手里，她一定会死。”找遍了洛阳城，也找不到她们的男人，那个大脑袋的方方。

磨磨叫道：“这个死男人，他又哪里去了，叫我们好找！”

刺刺忽地喝道：“胡说，你再咒他，我宰了你！”

头一回见到刺刺发这么大的脾气，她们更是害怕了。

刺刺是她们的主心骨，就是有方方在，也大半是刺刺拿主意。如今连刺刺也没了主意，岂不是要完了么？佛佛哭了起来。她嚤嚤哭道：“完了完了，方方大脑袋，你在哪里，我再也不气你了，你出来好了。你是一个好男人，你比那些王八蛋都强，你是一个好男人，一个伟岸的男人。”

一听她如此说，竟说得那刺刺噗哧一声笑起来了。

两人看着刺刺，磨磨道：“好刺刺，我平时都让着你，不是我怕你，是你讨老公喜欢，我也喜欢你，我才让着你的。你到了紧急关头，可不能说你没主意。”

刺刺说道：“我怎么会没了主意，只是老公此时凶多吉少就是了。”

两人听了，心内更是七上八下地打鼓。要是没了方方，她们三个还有什么意思？刺刺说道：“我带你们去，找一个人。”

三个到了一间古玩店，看到了一个瞎子老板正坐在那店里。他听得脚步声，很是惊奇，站起来道：“怪了，这人是刺刺，是刺刺。刺刺，你怎么来了？”

他斜着头，再说道：“还来了两位姑娘。你们是刺刺的朋友，请坐，请坐。”

刺刺也不说话，她一屁股坐下。

那老板说道：“刺刺，你平时不是这样子的，一定是出了大事儿。”

刺刺流出了泪。

他看不见，但突地脸色也不好了，他说道：“刺刺，你有什么事儿，说给我听好了，别哭，别哭。”

他没听到刺刺说话，不由得焦躁起来，对佛佛两人道：“我家刺刺平时便好强，是谁欺负了你们，说出来听听。”

佛佛便说，直把那方方没了的事儿说了。

那瞎子老板笑笑，说道：“好刺刺，我没料到，你竟与那个大方脑袋在一起了，好，好！”

刺刺只好出声儿：“有什么好？”

瞎子老板笑笑，说道：“天下多的是那种一横一竖的大侠，有什么意思，只有这方脑袋的小子还有一点儿意思。我要是你，我也看看他怎么样。”

刺刺急说道：“他丢了，你不帮我，还说。”

瞎老板说道：“好，我帮你，我帮你。”

只是说帮，但他不站起来。佛佛急道：“你是出去啊，去问一问哪里有那个大脑袋的人儿，我们好去找他啊？”

瞎老板傲然道：“我已经找人去了。”

他找什么人去了？他只是坐在这里，他怎么会找人去了呢？

刺刺竟是面露喜色，她看来对于这瞎子的本事很是放心。

过了一会儿，有人在前台吵吵了，吵的声音很大，像是说一块玉的成色如何。

到了他们吵上几句，瞎子老板突然说话了：“他在那曲庄院里。”

曲庄院是什么地方？他说：“那里从前是一个退隐的官员住的地方，最近听说让与了一个人，他叫做肃公子。”

肃杀？

真的是肃杀？

刺刺说道：“我看到了他，你猜他是谁？他是肃杀，是那个死在城垣一战的肃杀。”

瞎子的脸色阴下来：“你没看错？”

“没错。我们三人都看到了他，他真的是肃杀，是那个傲气十足的肃杀。”

他怎么没死？刺刺说道：“他说，他有两颗心脏。”

如果人真的有两颗心脏，他就不该死。

佛佛说道：“我看，发出武林帖，告示天下武林的人，肃杀又活了，再杀死他。”

瞎老板道：“人无两重罪。从前有一个人，在行刑时，他的亲人给那刽子手送贿赂，说要他刺死罪人。依大宋刑律，他是死于绞、杀、砍均可的，可亲属愿意他死于刺刑。那便是一种针刺，一刺钻心，他死于非命。也算是一种快死法。那刽子手便刺了他一刀。顿时血流如注，怪事也出来了，他一刀在胸，竟是不死。大叫：‘我不该死，刺心不死，阎王不收我！’他再踊跃而起。刽子手要再刺他一刀。不料得那亲人都是冲上来，扑在他身上，护住了他，叫道：‘大宋刑律，只得一死！’后来这人便得放释了，他的心便是偏了一点儿，得免一死。”

真的有这种事儿？肃杀如是真的有两颗心，他也该是免了一死？

佛佛说道：“方方在他手里。”

瞎老人说道：“我去问问看。”他蹒跚出去了，好久才归，他说道：“方方不在他手里。”

刺刺问，老人说：“他走了，但有人要杀他，也有人要杀死你们。”

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要杀死她们？

瞎老板说道：“因为你们是方方的老婆。”

他也知道她们是方方的老婆？一定是他真的听说了方方的事儿。他说：“刺刺，你别走了，我老了，你在这里，不会被人杀死。”

刺刺站起来，说道：“二师叔，我一定得走，就是他们杀死了我，我也得走。”

瞎老板说道：“走？走就走好了，只是我老了，不能帮你们，你们记着，小心男人，尤其要小心那些对你们很好的男人……”

她们走出来了，刺刺的身子晃了，她的师门不能帮她，她是不是也没了信心？

她们走在风里。

迎面过来了一个男人，一个很好看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素衣，只是他的衣服很怪，没有一条袖子，只是一件光光的衫子。但他要是只穿着衫子，他应是有袖子的，他为何穿着没有袖子的衣衫在街上走？他看到了刺刺。他站住了，说道：“美哉，美人如玉！”

刺刺还记着师叔的话，不肯理那个公子，那人道：“冷若婊己，艳若飞燕，只是命若昭君，便不那么好了。”说罢摇头。

佛佛怒道：“你嚼什么舌头？你怎么知道我们命不好？”

那公子笑笑，说道：“我说的是那个姑娘，至于你嘛，那是更……”

佛佛怒道：“更怎么？”

这公子笑道：“我说是更糟，你得死于非命，而且不过三日，受刀光之灾。”

佛佛大怒，她一冲而上，直扑向那人！她用一手小擒拿手，要知道这佛佛平时与人相拚，很是勇武，一拚时便命也不顾，她直扑向那男人，恨道：“我看你先得有刀光之灾！”

她拿那人的臂，心道：我叫你光光的臂在外面晾风，我折了你的臂，看你还有什么闹头！？她一折，折空了，再一折，仍是空了。回头看那个男人，他的臂竟是比平常的人更快，弯绕的角度也与常人不同。佛佛要对他再使出劲儿来，那刺刺忽地叫道：“慢，慕容公子，我们与你无怨无仇，你怎么寻我们开心？”

那公子大笑，说道：“果然是浮生子门下，刺刺姑娘，见礼了！”

他对着刺刺行一个大礼。

这公子先兵后礼，弄得街上有许多人看相，闹得刺刺三个女人很是狼狈，她们不知道对这慕容怀是礼是兵，站在当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十三章 吃人宴

慕容怀对着满街的人忽地叫道：“你们见没见过女人，见没见过漂亮的女人？没看到过，是不是？这三个女人都是漂亮女人，像你们的洛阳牡丹，你们好好看看。看啊，看啊，别不看，扯直了眼睛看！”

他扯着一个男人，让那男人看刺刺三人。忽地他叭叭打了那男人两个耳光，笑道：“看也别白看，你看了也得受一点儿苦！”

人都哄叫道：“这人是一个疯子，他是疯子！”

所有的人都逃光了。逃得远远的，站在那里看他。

慕容怀笑道：“姑娘们，是不是得走了，我带你们去找你们的男人，那个满是福气的大脑袋方方。”

当场唤住了一辆马车。那赶车的老头儿是一个很老的老人了，他听不清慕容怀的话。慕容怀对他说许多的话，他也吱唔不清。但慕容怀拿出了银子，他的眼睛就睁得大了，赶着车飞跑。

看看到了一条街上，这条街很怪，只有一栋房子。他们进了那一栋房子。房子从外面看，不算大，但一进了屋，不知里面有多大多深，一直走进去，好久也走不到头。

一直走到了一个很幽静的房间。

佛佛道：“方方在哪里？”

慕容怀大笑：“你们还不知道，他早就死了，死在了那个洛阳花后秀蕾儿的手里。”

三个女人呆怔住了，她们不知道是不是要信慕容怀的话。

磨磨先流出泪来，她叫道：“方方死了，我得去杀死那个女人，她杀死了方方，我要杀死她！”

刺刺扯住了她。刺刺问：“你看到方方死了？”

慕容怀说道：“当然。”

刺刺忍不住也流泪，她说道：“他.....是怎么死的？”

慕容怀说道：“我请你们来，可不是为了谈一个死人，你们要是好好与我快乐便罢，不然你们也得受苦了。”

刺刺冷冷道：“是么？”她的手里有剑，既是方方死了，她们绝不独活。

慕容怀说道：“你们好好吃过我的菜，我便带你们去看他。”看谁？当然是看方方，不管是死是活，他会带她们三个去看方方。

三个女人心内不安，但她们不能走，不能对慕容怀发火，只得坐下来，吃慕容怀的大菜。

上来了四双筷子。这筷子太讲究了，是镶玉的像牙净筷，慢慢放在桌上。再上来了四只酒杯。杯子也是玉的，雕得龙凤栩栩，似活的一般。

慕容怀说道：“我平日吃东西，也很讲究，何况这一回是请你们三个贵客？请！”

没有菜，吃什么？

便见从后面走出一个女人，她袅袅而来，端一只大盅，放在桌上。

掀开盖子。

三个女人吓得不禁要吐。

原来那盖盅里是一只人手。一只雪白的人手。

慕容怀说道：“天下百味，最美的是人，你要是知道，便会忍不住要吃。从前的周文王囚居在朝歌，吃了他儿子伯邑考的肉，那美味太让他难回味儿了。因为那是他的亲儿子，所以他才吐了。不然怎么会吐？”

三个女人看着那只手。这是一只女人的手，很漂亮的一只手。连手上的血管脉纹都看得见。三个人怎么能出筷？

慕容怀大笑，说道：“你们三人可是想好了，你们不吃，便见不到你们的郎君。人

都说，男女情意，甚者能有填山移海之志，我看不尽然。就是吃下一口人肉，你们也不能，怎么替你们的夫君报仇？”

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如此美肴，过时便酸。如果你们不吃，我便叫她们拿下去丢了。”

那佛佛忽地拍案而起，叫道：“慕容怀，你好歹也算是一个世家子弟，怎么能拿出这人肉来让客，这岂不是有违天和么？”

慕容怀说道：“我请你们吃，是请你们吃天下最好吃的宴，你们不知好歹，我便不请了。”

他一喝道：“拿下去！”便有使女来端那菜。

刺刺看那只手，心里在作呕，但她忽地抬手，说道：“好，你能告诉我方方在哪里，我便吃！”

磨磨叫道：“刺刺！”

刺刺倏地起身，说道：“你忘了我是生浮子的徒弟？”

她突地伸筷去挟。

她心惊肉跳，几乎要闭上眼睛。

但“扑”地一声，她的筷子一挟到了那只手，忽地那手爆裂了，那手里滚出许多的菜来。有夹心菜、有肉珠、有水晶虾球。原来是一只假手。

慕容怀大笑，说道：“你以为慕容世家的子弟会出江湖害人么？”

刺刺大是宽慰，心道：原来是虚惊一场……再上来了一个大大的瓦罐。三个人心道：别再是什么人手了。

不料得这一回更是吓人，原来是一颗人头。虽是她们知道那该是假的，但看那一颗人头眉眼俱全，也不由得战战兢兢。佛佛说道：“慕容怀，你别吓坏了我们……”

这颗人头坐在那瓦罐里，有头发，有眼睛，有眉毛，还有鼻嘴，五官俱全。不是人

头是什么？

磨磨道：“别是刚才那一个是假的，如今这一个是真的了。”

慕容怀说道：“请！”

他不伸筷，只是笑让她们三人。

三人还是不敢出筷。

刺刺道：“慕容怀，从来也没有人敢用人作宴的，你怎么敢这么做？”

慕容怀大笑，说道：“你不知道，便作没有。从前有高瓚与石崇，都是以人肉作宴的。高瓚斗不过石崇，因为石崇把刚刚在侍酒的美妾煮熟了，拿上来，伸手去掐她乳房，一口口吃肉，还请高瓚品尝。高瓚才认输，他不如石崇狠。人肉之宴，古已有之，你知道什么？”

可恨的是，他说完此话，竟用一双明亮的双眼来看刺刺三人。看得她三人发毛，心道：他看我，像是看人肉……浑身竟是大不自在。

那刺刺突地叫道：“慕容怀，你快撤下这东西，我们不愿吃！”

慕容怀说道：“我准备了好久，才请到了你们三位贵宾，我怎么能让你们轻易走开？你们不吃就看着我吃好了。”

他伸筷去挟那人头。说道：“人的眼珠子最好吃，你们没吃过，自不知那美味儿。”他说着竟去掐那眼睛。

三个女人都闭紧了双眼。

只听得慕容怀大笑。

刺刺三人忍不住看。

他手里的筷子上挟的，可不就是人的眼？血淋淋的，竟直滴血。那连眼珠处还有一条线，是人眼珠后的那筋。

佛佛先是哇地吐了，吐得一声连一声。

刺刺与磨磨也忍不住吐了。

慕容怀更是得意，他大声笑道：“好，好，我连你们三个都骗了，看来我要设天下人肉大宴，必能成功！”他挟着那一只眼珠子，对三人道：“这是一只鱼眼，我拿下它来，你们知道，鱼眼有三个圈儿，那是眼皮。我得轻轻剥，从前几次，我都剥得不好，把那鱼眼剥得坏了，不能再用。后来我再用它时，便拿到了一个诀窍，我直接从活鱼上剥眼。”

他说着笑着，说得若无其事。但她们三个听得心惊肉跳，像是他剥的是自己的眼睛，也觉那眼睛在隐隐作痛。刺刺叫道：“慕容怀，你再休折磨我们了，你说，你带不带我们去找方方？”

慕容怀看看刺刺，说道：“你这人没什么情趣，不知道那个大脑袋怎么看中你的？”

他愀然不乐，看定三人，心里在转着主意。

刺刺对他强笑道：“慕容公子，我知你是江南慕容世家的子弟，江南慕容氏，也是好响亮的名头。你怎么能用这人肉大宴坏了你家的名声？只是说说罢了，我看你还是带我们去找方方，好不好？”

她是强笑，便笑得很是勉强，那慕容怀看着她，像是在梦里，他说道：“你说的江南慕容氏，是我家么？我家从前是门前车马喧，庭院人不辍。可现在的江南慕容氏，你去看过了么？那儿没人，没人……”

刺刺心道：糟了，我得找他快意的事儿说，怎地说起慕容氏的过去来了？

佛佛说道：“慕容公子，我们是方方的妻子，我们很惦念着他，你带我们去找他，无论找到什么，我们……都谢谢你。”

慕容怀大声道：“找到什么？只能找到一具发臭的尸体，只能找到一具骨架，你们找他干什么？他哪里有我这菜好看，也没这菜好吃。”

刺刺道：“慕容公子，你就带我们去找吧！”

慕容怀没了心绪，他叹息道：“好，我带你们去。”

慕容怀站起来，他带着三个女人走出了院子，坐上了马车。

车摇摇晃晃，直走出城门，看看到了城外。佛佛刚要张口问他，忽地刺刺扯住了她的手。

佛佛也感到了刺刺的手很湿，她也怕，怕方方死了，怕见到方方的尸体。

车走得慢，终于到了城外的乱尸岗子。

慕容怀下了车，一言也不发，只是向前走。一直走到了那坟前。

这里有两丘新坟。一个埋得匆匆，还看得出被人刚刚挖过。另一个便惨了，棺材在外面乱丢着，尸体也不知在哪里了。

慕容怀大声道：“你们要找的人，便在这里，你们自己看吧。”

刺刺三人此时也不顾得怕了，一齐去掀开那棺材看。

棺里无人。

刺刺问：“慕容公子，是这一具棺材么？”

慕容怀说道：“不错，她们埋的人，我亲眼看到的。”

刺刺三人坐在地上。

夜风冷凄，她们是不是从今再也没了那个大脑袋方方了？她们是不是再也不会那个百事不愁的方方了。

佛佛大哭起来。

磨磨也掉了眼泪。

刺刺咬着牙，她也是泪水潸潸，但她忍着，她看着那棺材，说道：“洛阳花后，洛阳花后……”

她要杀了那个女人，替方方报仇。

慕容怀说道：“我不说你们也该知道，那方方也不是什么稳当人，他看到了那个女

人，便去了她的花帐.....”

刺刺冷冷道：“我不要听.....”

三个女人更是悲声。

佛佛道：“都怪你.....”她指的是刺刺，平时刺刺对方方不假辞色，他自是在家不自在，非得出去寻欢了。他这一次死在女人手里。凡是贪色的男人都会死在女人的手里。

刺刺忽地叫起来：“等一等！”她对着慕容怀说道：“我知道，他没死。”

慕容怀笑笑，说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死？”

刺刺一叹，说道：“我只是觉得，他不能死。”

慕容怀笑笑，他在月下看刺刺，冷凄凄地美，心道：原来方方这大脑袋真个不傻，他娶了这三个妻子，个个都是很美。只是我怎么能说得她信我才是？

刺刺说道：“我要挖一下那坟，看看那里面的人是谁。”

听她说方方没死，佛佛两个也顾不上哭了，她们瞪大着眼，看着刺刺，但愿聪明的刺刺这一回说得准。

慕容怀叹一声，说道：“你的心情我明白，但人死不能复生，你挖也是白挖，那是别人的坟，怎么能给你挖出一个方方？”

刺刺不听，她回头说道：“先别哭，挖！”

两个女人挖坟，刺刺在一旁看着。她要盯着慕容怀。

第二十四章 防不胜防

“伞”坐在座位上。这是他的座位，即使他很少来，在这间大厅里，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坐在那座位上。平时那座位是空着的。他在等消息。如果等来了两处的消息，他会

动手。他先动那个无心婆婆。谁叫她无心，竟敢去使“伞”？他等祁山，如果去祁山山麓的那快马回来，他就可以放心了。再一个是通知他的十三处巢穴，要他们都避开，再也不惹那无心婆婆。如果他们都动了，“伞”也会动。他一动，便会去击那无心婆婆，把她的命拿走。

他已经输了一回。那一回去劫狱，他与那无心婆婆动过了手，他输了。他决不能再输。等了两天两夜。他不能给无心婆婆一个机会，要知道，天下没有人能支使“伞”，无心婆婆想支使他，她也错了。

手下人说道：“老五回来了！”

滚进来了那个年轻人，他的手里有那一只鼠抓。

他的喘息很弱，身上有许多的血。

他说：“大哥，他们被抓走了……没有下落……我追了一程，去京都了。”

他低下了头，祁山山麓的亲人落在了无心婆婆的手里。

他又输了一步。他咬牙再等。那年轻人的血在滴，一滴滴听得清爽。他不说让他下去，那年轻人便挺着。

“大哥，大哥……”滚进来的是那个老四，那个在牢里被救出来的虬须大汉。他叫道：“大哥，那十三处都有人看着，洛水那里，有唐门的三个恶鹰在看着，走出门来的兄弟都死了，不知不觉中中了毒，倒地上死了……”

说话时，那老四突地叫起来，他叫得两眼血红，吼道：“大哥，跟她拚了吧，她一个臭娘们儿，难道我们就服了她么？”

“伞”突地吼了一声：“别乱叫！”

静寂无声。

老五说道：“四哥，他们去了祁山……”

“伞”看着阶下的兄弟们，如果他发出一句话，所有的兄弟都会拚命，他们会与那

无心婆婆一场死战。

但老娘在无心婆婆的手里，那十三处巢穴是他苦心经营十几年的结果，难道就都不要了么？

老四说道：“大哥，大哥，我们认了吧，就算她狠，行不行？”

老五说道：“大哥，就是十三处都没了，也不打紧，但老人家不能没。”

“伞”的眼里流出了泪。他从前也知道，万一他的事儿发了，老娘一定会受累。他把老娘搬到了祁山，可那个无心婆婆竟也知道。他怎么办？

老五说道：“大哥，我们就听她一回，帮她一回。我去京都，看无心婆婆，看看老人家……”

“伞”呻吟了一声，说道：“我们有三处人马，都是要杀无心婆婆的，他们都在动……”

老五说道：“大哥，快撤回来。”

怕来不及了。

老五挺着，叫道：“是谁去了？”

他看着台阶下，失声道：“二哥？”

“伞”点点头。

如果是别人还可，性如烈火的老二去了，能不动手么？“二哥去了哪里？”

“他去杀那许茹仙的人。”

杀了许茹仙的人，便可以牵累无心婆婆，也可以让那许茹仙受挫。

这是一石二鸟之计。

但如果他真的杀死了许茹仙的人，无心婆婆也不会放过他，说不定真的会对他动手。

老五叫道：“放信鸽！”

放出了一只信鸽。

还有谁出去了？

老三？她在哪里？“她去了洛阳……”“但愿她还未动手。”“老三一般不愿意对人动手，除非她认定有了十二分的把握。”

再放一只信鸽。

老三去对付谁？

“一个叫做方方的大脑袋。”

老四与老五哑然。

他们也知道那个方方，他也是无心婆婆的座上客，如果他也死了，无心婆婆便没了几个强援。

老四说道：“三妹不傻，她不会轻易出手的。”

人都哑然。

他们在等，在等着“伞”出主意。

“伞”突然变得很苍老，他说：“我们没法儿了，只好听那个无心婆婆的……”

老五说道：“她会叫我们做什么？”

“伞”静了一会儿，说道：“我不知道。我头一回不知道我还要做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信鸽在空中飞。它飞得快。一直向城里飞，过了一个城池，再飞过一个城池。它看到了一片空地，那空地上立着一个人。他屹立在那里不动。他的手里只有一个棍子，一个长三尺的棍子。

他是“伞柄”，是“伞”的二弟。

那旁边的五个人是许茹仙的护花使者。

五个人都是遍体鳞伤了。

华实叫道：“你是什么狗屁‘伞柄’，我恨不能生吞了你的肉！”

“伞柄”笑笑，说道：“你们五个人都是一死！”

他看着五人，说道：“像你们这般的狗才，竟也想当护花使者，岂不是大大笑话？你们死到临头了！”

他叭地一棍，打在那个华实的脸上。

他的脸颊碎了。那里面的骨头支出来了，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伞柄”说道：“我不喜欢人家骂我！”

他再一棍，叭地打折了那个年轻人的腿，说道：“你说一句许茹仙是一个娼妓，我便饶过了你！”

那年轻人笑地呸了他一口，说道：“许夫人是大侠米离的妻子，她是天下敬仰的人，像你这样的狗屁人物怎么能配谈她？”

叭——，再一下，竟再打折了另一条腿。

“伞柄”笑笑，说道：“如果你们说出一句她的坏话，我便饶过你们！”

无一人应声。

“伞柄”笑笑：“都是花痴，像你们这般的身手，也要护什么人，岂不是笑话？我看你们都死了算了！”他扬起了棍子！

只要他一劈下，那五个人都是一死！五人情知必死，他们齐声叫道：“你早晚得死在许夫人的手里！许夫人会替我们报仇！”

更有一人叫道：“许夫人，生不能侍候你，死后保你，我仍做你的护花使者！”

棍子要砸下。

忽地听到了一声鸽子的咕咕声。一只鸽子落在了他的身上。

“伞柄”有一些惊奇。他拿下了那只鸽子。看到了那一张纸条。他笑笑，转身走了，丢下了那五个躺地上的倒霉鬼，起身走了。

五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一个突地笑了，他挣着一条伤腿，说道：“他怕了，他怕许夫人对付他，他怕许夫人，他怕米离米大侠！”

更有一个说道：“是许夫人保佑了我们，我们只要忠心许夫人，便没错儿。”

他们扶着搀着，慢慢走了。

洛阳城里，花街上，那个秀蕾儿正在倚栏笑看街上景致，忽地飞来了一只鸽子。

她身后的女人吵着嚷着，叫着要赶走那一只鸽子。

她笑道：“别赶，别赶，只要它落在谁的怀里，叫她今夜做花后。”

做花后，便是今夜里无论哪一个俊俏郎君来了，都得做她的床上娇客。只要她愿意，别的妓娃不得不愿。

女人们哄地笑了，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看看那一只鸽子真的愿意飞落她们女人丛中。它在飞绕来去，不愿走开。

女人吵着，小声吵着：“快落，快落，搏个彩头！”

“落我身上，给我一个俏男人！”

“你呀，捞不上一个俏郎君，只能捞一个眇目的瞎子！”

女人轻轻打着、吵着，眼见得那一只鸽子轻轻旋飞，慢慢落在秀蕾儿身上。

秀蕾儿大笑，说道：“看来我要有好运了，不知道是什么人来做我的床上客？”她起身便走，说道：“姐妹们，我去去便来。”

秀蕾儿看到了那一张字条。

她不能再杀死方方了。那个可恨的大脑袋方方，他不死怎么行？

她爱那个肃杀，肃杀是一个真男人，她真的很喜欢他。但肃杀喜欢那个大脑袋方方。莫非他真的不喜欢女人，连她这样的洛阳花后也不喜欢，只喜欢男人？他是一个男人，如果他也喜欢男人的话，秀蕾儿便不能得到那个肃杀了。

她轻轻说：“我已经杀死过那个大脑袋一回了。”她还叫那个慕容怀去杀大脑袋方方

的妻子，他的三个妻子。

她恨恨道：“要是他也如此好色就好了……”

就算是肃杀真的喜欢三个女人，秀蕾儿也愿意嫁与他。她能让肃杀最喜欢她，能专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她还算什么洛阳花后？

她对一个使女说道：“你去，告诉那个慕容怀公子，就说我愿意让他雕我的画像，你说只在此时我愿意，再过一会儿我就会改主意了。”

那个使女如飞而去。

慕容怀看着刺刺三个挖坟，她们三个哭哭啼啼，挖得也不快，直到了天也亮了，人也在岗下走动，她们还没挖完。慕容怀说道：“刺刺，他不是方方，方方躺在这里，不知被什么人弄走了。”

刺刺眼也哭得通红，叫道：“你休说话，我待一会儿便去对付你那个洛阳花后，我要剥了她的皮！”

磨磨叫道：“我叫她吃下我的变胖的药，我叫她做洛阳花屎！”

慕容怀看她三人像是疯子，一会儿哭，一会儿挖，只好看着。终于挖出来了。

原来不是方方。

佛佛失声道：“不是方方，不是方方……”

刺刺吼她：“不是方方才对，要是方方，岂不是真的是一个死方方了么？”

三个人不哭了，看着那一个人发愣。

他是谁？

“他是铁炭，是洛阳死的那个铁炭。”

他怎么死的？

“死在秀蕾儿那些女人的怀里。”

刺刺也知道这事儿，她冷冷道：“要她偿命。”

她们决意去找那个秀蕾儿。

慕容怀陪笑道：“我得走了，你们要杀她去，我不能去。”

忽地，刺刺叫道：“慕容怀，你不能走……”

刺刺先倒下了。再倒下了佛佛。

磨磨叫道：“好你个慕容怀，竟敢对我们姐妹使坏！”她扑向慕容怀。不料得只是扑到了他的眼前，忽地软软地倒在他怀里。

慕容怀笑道：“你们三个，我最看中的是刺刺，不是你，但你先倒在我怀里，我也愿意。”他对磨磨狎昵，说道：“我得拿你们三个在我屋里，好好玩一玩。再看看要不要雕一个像。”他很得意，没了那十个如花似玉的苑九的女人，来了三个方方的老婆，也算是好的。

他扶着三个，把她们放在袋子里，说道：“先委屈了。”他带着下人，把三个放在袋子里，下了山，上了车。忽地看到了远处来了那个使女。

使女说：“你快去，我们姑娘叫你去。”

慕容怀笑道：“你们姑娘叫我办的事儿，还没打理停当，待一会儿，我便给你们姑娘一个好消息。”

使女抿嘴笑笑，她知道这个慕容怀有一些古怪，她说道：“慕容公子，我们姑娘今天早晨乐了，她叫我来，说愿意让公子画她的像，雕她的玉容。过了这会儿，她改了主意，你可就来不及了。”

慕容怀睁大了眼睛，说道：“你说的是真？”

使女笑笑：“怎么不真？她在那里刚刚沐浴停当，告诉我只等你一会儿，如果你不去，她要与那个王公子去玩了。”

慕容怀心道：她说得也是，这些娼家姑娘，一个个都是心如流水，一会儿一变。我要雕一具她的像。她总不肯。如今她肯了，真是一个好时机，我得去。我一定得去。

他对那下人道：“把这三个女人拉去家里，把她们捆好，我回来时再发落！”

下人答应，赶着车去了。

慕容怀急急忙忙，与那个使女去找秀蕾儿。今天有好事儿，他能雕出一具天下难寻的好玉人儿了。

第二十五章 方方的神抓

离明醒过来了，他玩得很慵懒，一直到昨天的深夜，他还同那三个女孩子玩乐。三个女孩子缠住了他，让他不得歇息。

天亮了，他又醒来了。

三个女孩子，一共有六只眼睛盯着他。她们又要缠他了。

有一个声音很柔和，却不可抗拒，对他慢慢说道：“离明，你得去杀一个人……” 又是那个女孩子，她的名字叫秀儿。她的眼睛很大，离明知道她很柔顺，但她说的话他不能不听。

他说：“你总是叫我去杀人。”

她嘟着嘴，说道：“你愿意不愿意去？”

看到那秀儿生气了，他不愿意惹秀儿生气，秀儿是一个好人，她在床上的功夫让离明又是吃惊，又是欣喜。他说：“杀谁？”

她笑了，吊一只手臂在他的脖子上。他们是一群笨蛋……”

“一群，你要我去杀一群人？”

她的脸愀然不乐：“你不愿意，我可以让任何一个别的男人去，他一定乐意为我去。你愿意不愿意？”

他看着她，修长的双腿、细细的眉毛、一双会说话的眼睛，他说道：“我去，我去。”

她再笑了，在他的头上轻轻地拍了一下。

他闭上了眼睛。她拍他一下时，让他想起了小时候，他小时母亲总是这么拍拍他的头的。只不过他的母亲早就死了，他很小时母亲便死了。

离明上路了。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回来。但那个女人突地冲过来，她紧紧抱住了他，用一双乳逼住了他，挤在他的胸前，把他挤得透不出气来。

她说：“你早一点儿回来，我等你。”

他笑了笑，他想他一定得回来，有她在，他一定得回来。他走出了屋子。

外面的街上阒无一人。他能找得到那五个人么？

他能默念出那五个人的名字：华实，使一口剑，学艺华山，是华山派的第十七代弟子，他家道殷实，是富家子弟；风灵，江湖混混儿，但他是一个华族弟子，据说他的祖先曾出过一个将军；石屏，鞑靼人，一个使双轮的猛汉；恶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说是少林的叛徒；于去恶，山东跑解的后代，会使邪术。

他看着那天空，天空灰蒙蒙的，他不知道他能不能杀死那五个人，而不受一点儿伤。或许他会死在那五个人的手里。他该回家了，他的家在两广，他的父亲死在那个蓝姑娘的手里，他不想见到那个胖胖的蓝姑娘。

他只好做这秀儿的杀手。

五个人在那破庙里，他们是许夫人的人。

不管他们是谁的人，只要离明出门了，他的离身剑一出，他们注定必死。

当他出门时，秀儿扯住了他。

她笑道：“你不能再用剑了，你的剑太惹人注意了。你用这个……”

她递与离明一把神抓。

离明笑笑，又皱眉了，谁会用这种东西，只有顽童才用这种东西对敌。

他说道：“我不用它。”

秀儿扯下了他的剑，说道：“你一定用它。你用它杀人，不易被人发觉。”

他便听了，既是听命杀人，用什么都行啊。他慢慢走进了那破庙。

正当离明走进破庙的时候，那五个人正在讲他们的许夫人。

点着篝火，讲来便觉得温馨。

那风灵说道：“我不知怎么，上一次在院子里看到了许夫人，看她总是郁郁不乐的样儿，我便想对她说几句话。要是能让许夫人笑上一笑，我死也情愿。”

那于去恶道：“我看着夫人时，夜里想着那些对她说的话都没了，只是傻傻地对她笑。夫人看到了我，也对我笑上一笑。但像你说的，夫人那笑，也有十二分的心事，她不开心，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石屏说道：“要是能知道夫人为什么不开心就好了。”

恶生说道：“我躺在街上，没有人关心我，我那一天说，我今天必死。但我没死，是夫人来了，她蹲下身子，对我说话，她说时笑一笑。我知道她关心我，我便不能死了……”

恶生说时，眼里有泪，他一辈子不死，定会记着许夫人的恩。

华实不讲话，但四个人都知道，他对许夫人的情意，比他们四人都深。

五个人看着篝火，华实说道：“我们要是办好了事，许夫人一定会笑。”

他们的心内一热，如果许夫人笑了，他们都会很开心。

他们只顾说自己的话，全不防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的身后。

那人冷冷说道：“许夫人是谁？”

他们全都跳了开去。看到了眼前的这个人。

华实道：“你是谁？”

那人说道：“不知道。”

他记得秀儿要他不说出名字。本来他不愿意，但秀儿哀求他，他便答应了。他答应秀儿的事儿，一定会照办。

离明笑笑，说道：“许夫人是谁？你们跟她睡在一起么？”

五个人顿时觉得受了大污辱。

他污辱他们还行，可他污辱了许夫人，他们岂能饶过他？

华实喝道：“混蛋，你敢亵渎许夫人？”

恶生说道：“我得杀了他！”

恶生不多说话，但他做事，一向很快。他双手便来抓离明。他的手很快，一直伸出去，眼看就要抓在离明的身上，倏地他停住了。

他的两眼通红，叫道：“小子，你快认错！不然你定是一死！”

离明心道：看来他们对那个许夫人还很忠心，也许那个许夫人长得像是天仙一般，他问道：“她长得好看么，她是不是长得像秀儿一般？”

华实说道：“秀儿是谁？”

离明说道：“她是洛阳城的名妓。”

他也不知道秀儿是谁，只知道她是洛阳城的名妓。

那五个人顿时大怒，他们吼道：“这小子不是东西，他敢把许夫人比成那洛阳城的名妓，杀了他！”

一把剑、一双掌、一条恶绳、一双钩子，直来挑离明！

离明的身子一闪。他要闪出离身剑。但他的后背没剑。他的臂嘶地一声，被人划开了一道血口。

鲜血涌流。

离明叫道：“别惹我！”

五个人谁肯听他？他们恨声道：“小子，你得罪了我们，那不要紧，但你对许夫人

出语不逊，你死定了！”

钩子挑在了他的后背，挑出了他一声虎吼。

血再涌出。

他想到了他没有带剑，他的离身剑没了。这一瞬间他有些惊慌。

秀儿是不是要他死？如果她要他死，他宁可死算了。他的心里一阵子灰心。但他忽地想起，他走时，秀儿那一双眼睛是依依的，有十二分的情意，她不会愿意让他死，她怎么会愿意让他死？秀儿不是说过么，天下的男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男人么？她说过，她有过许多的男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男人。她是抚着他的背说的，那一天她还哭了。

秀儿不会叫他去死。

他一定得回去看秀儿。

“啊——”

他怒吼了。他拔出那神抓。神抓是一种五龙爪一般的兵器，那抓抓向恶生！

扑——，一声抓去，抓去了恶生的臂肉。

恶生也大吼一声，叫道：“痛死我了！”

他跌向一旁。

四个人都知道他手下快。但他们不怕，他们是许夫人的护花使者，如果他们见了像离明这种敢出语污辱许夫人的，他们不管，还算什么护花使者？

慕容怀慢慢走进了院子。

他看到了那个秀蕾儿，她正在笑咪咪地看着一把剑。

那是一把好剑。

慕容怀好情致，他说道：“姑娘一早便有了好心思，能让我来雕姑娘的像。真的么？”

秀蕾儿乐了，她抿嘴一笑，嘴旁有两个小小的酒涡。

慕容怀笑道：“人说酒少不醉人，不识秀儿两浅盅。”

秀蕾儿说道：“我要你猜一猜我手里的剑，如果你猜对了，我便教你来雕我的像，如果你猜得不对，你便没机会了。”

慕容怀大声道：“秀姑娘教我好生委屈，我大老远的，一听说你教我雕像，便跑来了。你怎么能改了主意？”

秀蕾儿笑道：“你是一个世家子弟，又是武林高手，你说出它是什么剑，岂不是易如反掌？你要说不出，你的名声地位都是虚的了，你雕人像的本事，想必也是假的，我怎么能放手让你雕我？”

慕容怀说道：“好，我便来猜。”他拿过了那一把剑。只见那剑青光闪闪，确是一把好剑。

慕容怀拿起了那一把剑，心道：确是一把好剑，看来今天要真想让她服我，还真得拿出一点儿本事了。他弹了一弹那剑，只听得“琮”一声响。他说道：“天下剑，分轻、灵、重、拙，这种剑是轻且灵的那一种。天下的剑，拿在人手的，轻且灵之剑只有六把，武当的小师叔有风华剑，北方的刺刺有越女剑，南方的江门长女江采衣有蛇剑，两广的离家有离身剑，更有双剑在苑九老爷子的两名侍妾那里，那是电剑与雷剑。”

秀蕾儿拍手叫道：“果然不差，原来你真的是一个世家子弟。”

看她浅颦低笑的模样，慕容怀也心里美滋滋的，他心道：我的本事，你知道得不多呢。他说道：“要知道这一柄剑是哪一种，得用水。”

秀蕾儿惊讶，睁大了眼睛，看着他，说道：“用水做什么？”

慕容怀用水洒在剑上。他一挥出去，只见那剑上的水划出一道圈儿。他说道：“它不是电剑，也不是雷剑，那两柄剑不丢水。”他再看看，在手指上划了一划，划一道血痕在它上面。

秀蕾儿大惊小怪，叫道：“慕容公子，你划伤了自己！”

慕容怀笑道：“正要划伤自己，名剑在手，品它不祥。出了血，它会放过你。”

只见那血在剑上，成一点点，不分开，也不分散。

慕容怀说道：“我知道它是什么剑了，它是离身剑，是两广离家的剑。”

秀蕾儿瞪圆了眼睛，看着慕容怀，说道：“真的是好眼光，我服了你了。看来你这个世家公子真的不是白做的。你怎么能知道那么许多的事儿，我真服了你了。”

她抚着慕容怀的手，扯着他进了屋内。

她轻声说：“我从前不愿意让你雕我的像，我如今愿意了。”

她一声愿意，说得委委婉婉，听得慕容怀心跳。他心道：看来这秀蕾儿看上了我，我要是真的雕好了她的像，她的一生说不定便死心塌地跟了我。他说道：“好，姑娘坐好，我看着姑娘，我要给姑娘雕一具好像，让姑娘看着它，忘了自己才是活人。”

秀蕾儿笑道：“真的有那么灵验么？”她慢慢坐下了。

神抓在空中飞，华实站在他对面。

离明说道：“只有你，还勉强算是一个武林人。”

华实吐出了一口血，说道：“你也杀死了我.....”

他慢慢倒下了，他说道：“许夫人不会放过你.....她一定会杀死你！”

他一句句重复那诅咒，慢慢倒下。

离明看着手里的那神抓，他心道：什么破东西？亏是我遇上了这几个笨蛋，要是遇上了一个大行家，我用这破玩艺儿，一定会死在别人的手.....

他心里一阵子快乐，他杀了人了，他能横行在江湖，能在洛阳杀死许多的武林中人，他不再用那破玩艺儿，他丢了那神抓，走了，回洛阳去。

洛阳城里有一个秀儿，她正眼巴巴地等着他。

第二十六章 夫妻之道

许茹仙站在米离身前。她看着米离，她轻声说道：“你很久不曾理你的头发了。我来替你理一理，好不好？”

米离不理她。

她说：“人家都是夫妻一同出去散步，我知道你不愿意去。但我是你的妻子，人家都知道你还活着，你应该出去走一走。让人家知道你还在世，那时那些一心为非作歹的恶徒再也不敢作恶。”

米离看也不看她，索性闭上了眼。

她说道：“我是你的妻子，我从前也为了你出生入死，你不能到了此时，便丢下我不管，人家说我时，仍是说我是米离的妻子……”

他的身子动了一动。

她知道，他听进了一句话。

自从上一次他杀死了肃杀，他便再也不出世了，他说他在这世上再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他只是独自一人。

她很恨他，难道她不是他的亲人么？难道他的妻子不算是他的亲人？一个虽是活着，但已经算是死了的米离。

她恨他。

她说：“我告诉你一句话。在江湖上的人看到了那个肃杀……”

一提到了肃杀，米离的身体不觉挺了一挺。他亲手杀死肃杀，看到肃杀死了，就是许茹仙再说，他也不会信。

许茹仙说道：“有许多人看到了他，看到他的有我的人，也有方方……”

米离睁开了眼。

方方也看到了肃杀，那么说肃杀真的活过来了？是不是天不该杀他，他才又活过来？

许茹仙说道：“你是一个当世神仙，我当初嫁与你的时候，你何等英雄？你那时是天下人瞩目的大侠，人人看到了你都是十分敬仰。我那时看见你就心跳不止……”

她像疯子一般追求米离，她终是做了米离的妻子。

她此时还有什么话要说？可她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她不能天天躺在床上，只是她一个人，她得有一个男人，一个壮伟的男人来安慰她，来浇灭她心里的欲火。

她是一个有很多欲望的人。

米离没了男人的欲望，可她还有。

她慢慢蹲在米离的身旁，她说：“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能让我一个人在外面出头露面，你不能让他们一个个男人来欺负我……”

他说：“你可以不出去……”因为久不说话，他的声音都是喑哑的。

她说：“我不能天天躺在床上，一天无事可干。你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男人么？”

米离想起了那一次争吵，他笑笑，苦笑道：“我只是一条狗，我叫得像不像狗？我其实真的是一条狗，你知道么？”

许茹仙抢过去，抱住了他，她的手抱得很紧，像在水里捞到了一根草，她说话很快：“你是大侠，你是一个很英俊的大侠，你从前很好看，我一看到了你，我的心都化了。我一辈子跟了你。你不能让我受太多的苦啊。我是你的人，你不能让我做一个尼姑，我不是尼姑，我是许茹仙，是一个美人，是一个世人皆是瞩目的美人。世上的小男孩儿都愿意跟着我，他们看我的眼神，像看天上的神仙。你知道不知道？”

米离说道：“我不是小男孩儿了。”

许茹仙看他，像是看一个陌生人。

她冷笑了，她说：“你就让我做你的假妻子么？你就天天坐在这里，天天想你那个

死去了一千年一百年的鱼漂儿么？你真是一个畜牲！”

不管她怎么骂，米离只是看着她，无动于衷。

她恨声道：“我是一个女人，你知道不知道？我是你的女人，别的人不敢碰我，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知道我是大侠米离的妻子，我才是一个守活寡的女人！”

她恨声道：“米离，你休了我，你休了我！我再嫁一个别的人，我嫁一个拐子，一个瘸子，我也不再嫁你这样的活死人！”

米离看她，说道：“你能做一个女人，你可以嫁人，你说米离死了，不然你就说我……”

她扯住了米离，叭叭给他打了几个耳光。

这几下打得很响。

她恨声道：“你死了，你真的死啊，你怎么不死啊。你要是死了，我就是大侠米离的未亡人，便会有许多的年轻男人来找我，我便可以和他们在了一起了。你说对不对？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怕，他们怕我，也怕你。他们不敢动大侠米离的老婆，他们不知道大侠的老婆也爱与男人熬。你说怪不怪？”

她哈哈笑起来。

米离闭上了眼睛。他心如死灰。就是肃杀再活过来，他也不再出山了。他不再杀人了。他杀死过许多的人，但杀人不曾给他带来一点儿快乐，只给他带来无限的痛苦。

许茹仙的身子在他面前，离他只有一丁点儿远。

她慢慢脱她的衣服。她要决心再试一次。她曾经试过无数次，但米离不肯与她亲近。

她熬不住，她只好再来。她是高山，那些年轻的男人不敢来够她，生怕跌死。她脱光了，她的身体仍是少女般的身体，她的脸面仍是那么光滑，她的乳仍是那么坚挺，她的眼睛仍是那么亮。

她叫道：“米离，米离，我知道是那个张稳婆挑了你的脚筋，但你能动，你要想动，你与平常人一样能动。你甚至比那些平常人更能行。你来啊，你来啊！”她伸出手去，

像是在扯他，远远地够着扯他。

他不动。

许茹仙说道：“就是那一夜，我被那一个畜牲奸污了，你来了，我那时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你来亲近我，你把我又变成了一个少女。我又是一个美貌无比的少女了。米离，你再一次生下了我，我的血都是你给我的，我的今天也是你给我的……”

她身子笔直，腰身很纤细。

她站在米离身前。

她像是一块未凿的玉。

如果不是米离，换了任何一个男人，也决不会看了这如玉的身体不动心，也不会寂然不动。

她恨声道：“米离，你是一块木头么？你是一个死人么？你能不能动一动，你来摸一摸我的身子，我的肌肤如玉一般软，像缎子一般光滑。你来摸摸看！”

米离不动，但许茹仙扯着他的手，让他的手在她的身上游动。她慢慢说道：“这就好多了，这就好多了……”

她的喘息声渐渐粗了，她的眼光渐渐变得狂热了，她的身体也变得像蛇一般地扭动着。

米离仍不动。

她怒吼道：“米离，你是不是一个男人？”

米离的眼光很迷离，他说：“我不愿做一个人……”

因为他看到的人都叫他很失望，他甚至不愿意做一个人了。

许茹仙说道：“米离，做一个人很快乐，我就很快乐。那是从前，我在你的身下时，心在激激地跳，我的心里很快乐，你知道不知道？”

米离不知道，他不愿意知道这些。他的心里，只记着那些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只记

得肃杀给他的打击，只记得鱼漂儿死后的孤独，只记得那些恨他的人，只记得那些人做下的恶事儿。

他不愿意做人。

许茹仙今天决心要把米离再弄回来，他的灵魂没了，如果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她就能唤回米离的灵魂。

她轻轻抱起了米离。她把那一个骨瘦如柴的米离抱在了床上。她慢慢给米离脱下衣服。她说道：“你是一个孩子，一个未经世事的孩子，人太坏了，把你给吓坏了，是不是？你不愿意再出去了，但你总得出门，你不能再也不出门了吧？”

她放米离在床上，很柔和地对他说：“你是我的丈夫，我要你做一回丈夫，这不算很过份吧？”

她依在他怀里，尽管他只像个孩子，而她像一个母亲。

她摸着他的脸，说道：“你久不与我亲热，一定忘了如何亲热了吧，我看你得再学学。那一个跟我老太婆亲热时的米离哪里去了？那时的你还不愿意跟我呢。你那时并不喜欢我，只是为了不让我做一个老太婆，我那时丑极了，对不对？”

她把一个米离摆弄得服服贴贴，他躺在床上，看着她动。

她再脸红了，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小丫头。她说：“米离，你好好待我……”

她再依在他身上，想用她的吮吸让他回味起那快乐。但她失败了，米离的身体没一点儿反应。

她哭了，她流泪时，那神色让人很是悲哀。

她说：“米离，你不是人，你得死，我要杀死你，我要你死，我要你死，我再找一个男人，一个疯子，一个街头上的疯子，我也不再找你这样的狗！”

她掐住了米离的脖子。

如果米离不想死，他一定会喘得出气来。任何人也别想掐死米离。

但许茹仙看得出，他的脸胀红了，他的气喘得粗了，他的眼睛有一些血丝，他想死，想死在许茹仙的手里，他想一死了之。

许茹仙放开了他。

她抚摸着她自己的身体，她说道：“米离，我是你的妻子，我得为你留着这身子。你知道不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再来爱我的，我要你知道。”

她慢慢穿衣服，她的眼里流着泪。她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许茹仙再穿上衣服，站在米离身前时，米离忽地说话了：“你做不了大侠。”

她看着米离。

米离说：“做大侠的人都很累，也很傻。”

她既不累，也不傻，她怎么做得了大侠？她冷笑道：“我总不能天天躺在床上，看星星，数日子吧？我得做一点儿事。你不愿意做什么，我替你做。你放心好了，我早晚有一天，得让你戴上一顶绿帽子。你那时看着我与一个男人亲热，你会不会很后悔。你会不会也无动于衷？”

她笑起来，笑得很愤懑，笑得眼泪齐出。

她说：“我要走了，我得做大侠去，我是大侠米离的妻子，我也是一个大侠，你知道不知道？”

米离看着她，看她流着泪，在那里细细地梳妆打扮，她的样子又是一个笑咪咪，很和气的许夫人了。

她说：“如果有了好消息，我一定会来告诉你，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她袅袅走出去了。

米离看着黑暗，他的眼睛能在暗中看见一切。他突然对着他自己说：“我是不是一条狗？”他笑了，笑得很有一点儿悲切，他的笑里有一丝无奈。

许茹仙走出了那屋子。她装出很满意的样子，她的神态很慵懒，像是刚刚厌足了情

欲，刚刚从那个满身是劲儿的米离那里得了快乐，她走在路上，眼睛里闪着光。

看到她的人都知道，大侠米离对她很重要，有了大侠米离，她一生什么也不缺了。

她走进了她自己的屋子，失神地看着她的床。她夜里总在这里躺着，有时一夜直到天明，只想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米离。可米离不想她。她如果能恨一个人，最恨的那个人就应该是米离。可她恨不恨米离？

有人站在了她身后。

那是一个最崇拜她的男人，一个年轻人。

她哦了一声，那是他可以说话了。他说：“他们五个人死了，死在一件兵器下。”

那个年轻人拿出了兵器。

她说：“这是什么？”

那年轻人笑笑，说道：“禀夫人得知，这件兵器人不常用的，它叫神抓。”

许茹仙说道：“既是不常用，那使这兵器的人一定会很快知道了？”

那年轻人很恭敬地说：“属下知道，那个人叫方方，只有他使这种兵器。”

许茹仙说道：“他们是怎么死的？”

那年轻人说道：“他们死得很惨，神抓抓得他们的身体没有一处好地方。”

许茹仙说道：“他们五人会得罪那个方方么？”

“按说不会，因为夫人要他们去查那一件事，他们去了，但他们死在一座破庙里。”

许茹仙笑笑，说道：“我要你去杀死那个方方，你能不能做到？”

那年轻人也不说话，转身就走。

“站住！”

年轻人站住了，但他不回身来。

许茹仙说道：“你努力，他们五个……叫我失望。”

年轻人感到许夫人的手在他的肩头上停了一下，他的肩抖了一抖。

她说：“杀了他的妻子，他不是有妻子么？那妻子是他的真妻子么？”

年轻人说道：“方方有三个妻子……”

许茹仙突地暴出了怒火，她叫道：“杀死她们，让他一个妻子也没有！我最恨的就是用情不专，他凭什么有三个老婆，他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那年轻人睁大了眼睛，他头一回看到和气的许夫人这么动怒，他怕极了。

第二十七章 阴杀

使女把三个人带到了院子里，她笑咪咪，说道：“你们都是那个大脑袋方方的媳妇儿？”

刺刺不理她，像她这种人，怎么配与刺刺说话？

佛佛说道：“我就是方方的媳妇儿。”

使女笑道：“那个方方像是一个鬼精灵，你怎么……”她说漏了嘴，再改口，也来不及了。

刺刺忽地抬手揪住了她，说道：“你说，方方没死，方方没死？”

那使女笑咪咪，说道：“他那么好玩的人，怎么会死？”

刺刺看着她，呆了。

佛佛喜极而泣，说道：“好，方方没死，方方没死。”

磨磨只是呆看着那使女，不动。

刺刺说道：“你放了我们，我们很感谢你。”

那使女说道：“那怎么行，我家公子回来，他会打死我的。”三人正要与那使女再说，忽听得有人叫道：“有人在么？”

那使女叫道：“等一等！”她便去开门。

门一开，从门外进来了一群人。四个人。他们都是年轻人，三个佩剑，一个带刀。

拿刀的那个人像是头儿，他叫道：“这里便是慕容怀的住处么？”

使女说道：“慕容公子是住在这里，你们有什么事，说好了。”

那使刀的拿刀逼着使女，说道：“叫慕容怀出来！”

使女娇声道：“哎哟哟，我可没看到他，公子他出去了。”

那四人一听说慕容怀出去了，更是来了本事，叫道：“好，我进去搜搜看！看他是不是不敢出来！”他们冲进了屋。

刺刺看他们冲进了屋，心道：莫要是坏人才好。但她们的穴道被点，无法再解开，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冲进来。

那拿刀的說道：“你们是谁？”

佛佛说：“你们是谁？”

那拿刀的笑道：“我们是许夫人的人，你们知道不知道大侠米离？许夫人就是大侠米离的夫人。”

刺刺心道：对于你们这位许夫人，我们知道得可是太多了。她笑道：“既是许夫人的人，就帮我们一回好了。”

那拿刀的人叫道：“你们是谁？”

那使女说道：“不能放她们，她们是方方的妻子，三个都是啊。慕容公子要她们在这里的，你们不能带走她们。”

那拿刀的狞笑道：“我们要的就是方方的妻子，你管什么闲事儿，滚开！”他扯着刺刺，叫道：“带她们走！”

他们带着刺刺三人，出了慕容怀的家，便奔那荒林处走。

刺刺说：“小心！”

佛佛与那磨磨也知道事儿不妙，但她们此时穴道被点，无法解开，只好任人摆布。

到了荒林，那拿刀的說道：“好了，就是这里了。”

四人都住脚了，他们看着刺刺三人，恶狠狠狞笑。

拿刀的說道：“你只记着我们是许夫人的护花使者就是了。

我们奉命来杀你们。”

一个使剑的說道：“你们死吧！”说罢便要仗剑来刺。

佛佛与磨磨都是惊呆了。

只有刺刺喝道：“住手！”

那使刀的摇头，說道：“你有什么话，说也是白说。”

刺刺冷笑道：“我记得许茹仙是装作大侠模样的，她怎么要滥杀无辜了？”

那使刀的一听得她说许夫人的坏话，不禁气愤填膺，叫道：“你休说许夫人的坏话，让你死而无怨！”

他咣当扔下了一把兵器。

三个女人都是心动。

这是方方的神抓。

方方的那一点儿本事，也是很有限，他拿那神抓与人动手，往往也是败的多胜的少。此时见了那一把神抓，佛佛不禁又流出泪来。

刺刺硬着心肠，說道：“你们杀死了方方？”

那使刀的說道：“我要是看到了他，我一定会杀死他。他杀死了我们的五个兄弟，我不会饶过他！”

刺刺說道：“你看到他杀人了？”

那使刀的气哼哼：“我要是看到了他，我不会放过他，我要把他碎尸八段！”

刺刺說道：“我们的这位夫君，他的本事，我们可是知道，他怎么能杀得了你们的

五个兄弟，我看其中定是有诈。”

那使刀的叫道：“你休再说，说也是白说，我得杀了你们，先给我们的兄弟祭灵，然后我再去找那个方方，宰了他！”

那使刀的吼三人把刺刺三个捆在树上。他说道：“记得明年是你们的周年！”

刺刺大叫道：“你休胡扯，方方不会杀人的。”

佛佛也叫道：“你休杀我们，方方来了，你们会后悔，你们是米离大侠的人，怎么能胡乱杀人？”

那大汉不管她们怎么叫，说道：“杀！一个个地杀！”

佛佛与磨磨看着刺刺，刺刺忽地很平静了，她说道：“好，既是你们要杀，让你们杀好了。你先来杀死我吧。”

佛佛叫道：“别杀她，我是方方不喜欢的人，你们先杀死我，饶过她，好不好？”

磨磨说道：“佛佛，你尽胡扯，你是方方喜欢的人，方方最不愿意看的人就是我。我有一件事很后悔。”

此时，她还说什么事后悔？

佛佛泪眼婆娑地看她。

磨磨说道：“如果我活着，我该把那变胖的药怎么制教与你就好了。”

那使刀的叫道：“快动手，快动手！”

拿剑的那三人显然并不愿意杀这三个女人，但拿刀的叫，他们也是无奈，一个慢吞吞对着佛佛叫道：“姑娘，你看开些！”

佛佛叫道：“看开你个狗屎，你杀了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哧——一剑穿心。

磨磨大叫道：“佛佛！”

刺刺也叫道：“佛佛，啊佛佛！”

三个女人共事一夫，她们的血肉也算是相连。

刺刺闭上了眼睛。

她自份必死，既是死在许茹仙的手里，再说什么又有什么用？

磨磨说道：“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也得找那个许茹仙算账。”

她们曾与许茹仙有过那么一段情，但许茹仙忘了，她是大侠米离的妻子，她不需要情意。

下一个便轮到了磨磨。

磨磨叫道：“刺刺，你要是活着，别忘了替我们报仇！”

哧——，又是一剑，另一个剑客刺穿了磨磨的心脏。

她的头也软软地耷下去了。

只剩下了一个刺刺。

那使刀的忽然说道：“等一等！”

三个人看着他。

使刀的说道：“方方的三个老婆，顶数这一个好看……”

他咽了一下唾沫。

那三个人从他的眼里看出了他的欲火。

一个说道：“那怎么行？”

另一个忽道：“没有人。”

他是说，没人看到，他们自是可以胡做非为。

另一个说道：“做下了恶事，如果夫人知道了，可是不得了。”

使刀的吼道：“胡说，你能叫她知道么？他能叫夫人知道么？”

三个人点头如鸡啄米，他们定不会叫许茹仙知道。

眼前的刺刺流泪满面，让人看了又爱又怜，真个是好朵花儿。

他们要摧残刺刺。他们要玩够了，再杀死刺刺。

那使刀的狞笑道：“知道了这件事，不如我们先干那两个。”使剑的说道：“有这一个便行了，我看我们不如先打昏她……”

刺刺心道：完了，我活该有此劫数。佛佛与磨磨死了，我也得死。我更不幸，临死前竟还得受他们一顿摧残。我怎么能死才好。此时的她，恨不能一死了之。

那使刀的大汉说道：“你们三个先看着点儿，别来了人。”

那使剑的嗫嚅道：“要是来了人，怎么办？”

使刀的恶狠狠道：“有什么怎么办？杀了他！”

他伏在刺刺身上。他一边要做事，一边叫道：“你们都看着旁处，别看我！”

那三个人便看别处。

刺刺忽地心酸了，她心道：我一生要强，怎么临死竟死得这般窝囊？她正恨不能立时就死，忽地闻到那大汉的恶臭口味儿，她恨道：“我不能杀死你，我不能杀死你……天哪……”

忽地她的手动了一下。手里忽地有了一支簪。那是一支很平常的簪。她心里亮了。

大汉手里拿着刀，很不得劲儿，丢刀在一旁，反正有人，也不怕她会逃走。

忽地刺刺对他一笑，说道：“你要是愿意，我随你好了。”

大汉狞笑道：“你反正没什么希望了，不如你好好听大爷的，我让你死得痛快一点儿就是了。”他看着刺刺，刺刺忽地回头向旁一看。

他也向一旁一看。

哧——，那簪子插在他的脖颈上。

刺刺不动。

那大汉的尸体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一旁的那使剑的也来了淫兴，他叫道：“庞大哥，你好了没有？”

没有声响。

他便凑上前来，对那大汉道：“我只是看看，只是看看。”

忽地刺刺起身，抱住了他。那一支簪插在了他的咽喉上！

旁边的那两人大惊，不知刺刺如何解开了她的穴道，他二人忙递剑向刺刺便刺。

刺刺正要对他们出簪，那两人忽地站住了。

他们不能动了。

刺刺看着他们，拿下他们的剑，恨恨地把他们的头刺成窟窿。树林仍是一片静谧。

刺刺跪下了，她说道：“你出来吧。”

从树林里走出来一个老人，这是她的那个瞎子二师叔。

刺刺仍跪着哭。

二师叔说道：“刺刺，刺刺，我来晚了。”

刺刺不语，她只是跪着哭。从前她恨方方有三个老婆，如今她不用恨了，只有她一个人了。但方方也没了，只剩下她一个，在这天地间空空旷旷，没什么意思。

二师叔说道：“方方那小子命大，他不会死……”

刺刺不哭了，她问：“方方会在哪里？”

瞎子的眼里看不出喜怒哀乐，他慢慢说：“他会在一家妓馆里，抱着一个妓娃，在那里享乐。”

刺刺知道她二师叔是一个明眼人，他眼虽是看不见，但他说的定会不假。

她说道：“拜托你了，二叔，你葬了她们吧。”

她如飞而去。她要找到方方，她一定要找到方方。

他为什么要杀人？他杀人后的代价是什么？死了佛佛，死了磨磨，他怎么说？

刺刺此时最恨的人再也不是许茹仙了，她最恨的是那个大脑袋方方，那个一心享乐的大脑袋方方。

她哭着，叫着方方的名字，像一个疯子一般冲向洛阳城，她一路冲去，旁若无人。

第二十八章 狎妓神仙乐

洛阳是好地方，洛阳的花儿美，洛阳的女儿秀。

方方从来不曾听得像洛阳女儿那样的浓浓情语，她绕你膝前，轻轻地对你说情话，那情话的情意浓得化也化不开。方方很喜欢。他决意在这里再呆上几天，如果找到了刺刺几个人，他的日子便没那么自由了，他得天天听那三个女人的，他还怎么风流快活？

洛阳名妓，有一个叫做蜂姑娘的，她最骚最浪。她的乳很大，大得让男人看一眼就心跳。方方如今不是看了，他是在揉，他用劲儿地揉，揉得他自己的心火也起来了。

他对那蜂姑娘说：“我有三个老婆，但没有一个老婆有你这么浪，像吱吱叫的蜜蜂。”

那蜂姑娘笑道：“是么，我是蜜蜂，你公子就来舔一舔，看甜是不甜？”

她摁着方方的头，把他的头埋在她的两乳间。方方竟是透不出气来了。

他笑道：“好啊，要谋杀老公么？”

女人咯咯笑，她捉着方方的手，说道：“我接了那么多的客人，我头一个喜欢你。”

方方斜头问：“为什么？”

那蜂姑娘笑道：“我一见你上来了，我便对自己说，这小子是一个尤物，你可别放过了他。”

方方大笑，她竟也知道自己是一个尤物？他得意洋洋。

蜂姑娘突地问他：“公子，不知道你怎么那个模样来这里？”

原来，他是夜里被人送来了这里，用的是一只袋子，把他装在袋中，院子里的龟公看那袋子有些奇怪，便解开了。他从那袋子里钻出来，一看这里是妓院，不由大喜，叫

道：“原来阴间是这里！这里比阳世好！”

他再也不提在坟场的九死一生。他不知道是谁把他送到这里来的，他也不知道他怎么来了这里，只听得那龟公对他说：“公子，院子里有的是姑娘，你玩不玩？”

方方苦着脸，说道：“玩是愿意玩，只是囊中羞涩，无法玩啊。”

那龟公笑笑道：“有一个公子告诉院里，只要公子不走，愿意玩到什么时候便玩到什么时候，银子自有那一位公子付。”

方方大声道：“有那样的好人，我怎么没遇上？”

那龟公笑道：“公子别说笑了，那一位公子让好生侍候公子呢。”方方心道：原来我死了，埋在那坟场里，还有人愿意把我挖出来，拿银子来给我玩。这人不是傻子，便是我的八辈子亲戚。我得看看他是什么人。

他愿意泡在这妓院里，他要等待那位不知名的公子。他为什么要给方方拿银子，让他狎妓？他为什么救方方？

方方在这里已经呆了两天了。

从前他也是时常自己跑，跑得远了，刺刺与佛佛、磨磨就会找得到他。要知道，他的老婆里有一个是生浮子的徒弟，她怎么能找不到方方？

方方说道：“我头一回看你的乳那么大的，我想那一定很碍事儿，不如我来给你挤一挤，让它小一点儿，好不好？”

那蜂姑娘知他是说笑，便笑道：“好啊，只要公子乐意，便挤一挤也行啊。”

方方说道：“本公子有绝招，能使女人乳变小，你的乳太大，招摇过市，惹人物议，实在不妥。不如本公子给你弄得小一点儿，看去更像一个诚实姑娘。”说罢，他叫那蜂姑娘：“你过来，躺下，躺下！”那蜂姑娘也不知他弄什么鬼怪，便听他的，躺下了。

方方晃着大脑袋，说道：“我来压一压，你的乳便会变小。”

他坐下去，坐在那蜂姑娘的身上，挤她压她。

这一挤一压，竟压出了那蜂姑娘的浪笑来。她笑道：“方公子，我不行了，我有些痒，你快走开！”

方方大夫声道：“对啊，有些痒，就是你的乳在变小。你挺着那大乳出门，多有不便，你一出门，觉不觉得乳有些痛？”

她不解，问道：“为什么痛啊？”

方方得意，笑道：“人家男人的眼睛像是针，盯着你看，你的乳怎么会不痛？”

那蜂姑娘媚笑道：“你坏，你坏！”

蜂姑娘来打他，说是打，也是轻轻地拍拍而已。

忽地，她的房里多了一个女人。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但她的样子太狼狈了，她的衣服破了，衣服上还有血，她的头发乱了，脸上还有泪痕。

蜂姑娘问道：“你是谁？你来做什么？出去，出去！”

那女人不说话，只是盯着方方看。

方方正在说笑，那笑意一下子僵在脸上了。正是：船到江心翻了；房间里饮宴，房子起火了；正在乐，忽地一根鱼刺卡在嗓子眼里.....那滋味儿，难说。

刺刺看他的眼光里，有鄙视，有仇恨。

方方笑道：“我要死了，被人埋在坟里，起来了，便来到了这里.....”

刺刺不看他。

方方说道：“我知道你们急着找我，可是.....”

刺刺的声音很冷漠：“我为什么要急着找你？”

方方大笑道：“你是我的老婆，你们没了老公，怎么不急着找？对了，佛佛与磨磨呢？”

刺刺颓然坐下，说道：“她们死了。”

方方仍在笑：“你别咒她们好不好？”

刺刺说道：“不光是她们两个死了，我也再不会找你了，你从今起自由了，你再也没有老婆了。”

刺刺走了。她走得很快，她的眼里有泪水。

方方急道：“大事儿不妙，大事儿不妙，老婆急了，佛佛与磨磨怎么没来，要是她们两个来了，说不定不会像刺刺这么绝情，我看她们两个一定是躲起来了。我得去找她们。”

方方急忙出去，却看不到那刺刺了，他找刺刺难找，却在门口看到了一个年轻人。那人说道：“方公子是不是要找你的老婆？”

方方急忙道：“是啊，是啊，烦忙帮帮。”

那年轻人说道：“何不去城外坟场去找？”

方方呆了，他看着那年轻人，说道：“你开什么玩笑？”

年轻人道：“我从不开玩笑，你的两个老婆是死了，死在别人的手里，她们正埋在那城外坟场里，你不信，可以自去看看。”

一时如五雷轰顶，方方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慢慢向城外走，说道：“好磨磨，好佛佛，别吓着我，你们没死，你们没死……”

城外坟场，有无限的凄凉，没有一个人。他找来找去，在那坟边看到了两丘新坟，坟土还不曾干。他看着那坟上的字，写得是：姐姐磨磨之墓。另一个是：姐姐佛佛之墓。

方方呆了，他的舌头不能动了，他的眼泪哗哗而流。他嘟哝道：“怎么会死，怎么会死？你们是我的好老婆，老公不死，你们不能死的，你们怎么会死？”他跳起来，他要找到刺刺，他一定要找到刺刺，他找到刺刺，问她，是谁杀死了他的两个老婆的，他要报仇！

方方冲到了那一家古玩店。他叫道：“师叔，刺刺在哪里？”

那瞎子理也不理他，只顾坐在那里，一个字也不吐。

方方哀声道：“你老人家开开恩，说说刺刺她在哪里，我要找她。”

那瞎子的眼睛一睁，竟是黑黑洞洞。他说：“你要找刺刺？”

方方点头，尽管点头瞎子也瞧不见。

瞎子说道：“你再也不要去找她了，她去了一个你不愿意见她的地方。”

方方的脑袋疾闪，他不愿意见她的地方？那地方是什么地方？

再三追问，瞎子只是不说。方方垂头丧气，慢慢走出了店门。刺刺在哪里？是谁杀死了佛佛与磨磨她们，为什么要杀死她们，因为仇？他与谁有仇呢？他方方在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一个正经仇人，就是寻仇，也不会杀死他的老婆啊，他们可以光明正大地来找他方方，一刀一枪地斗，何必去找他的老婆？方方哭了，他哭得很伤心。

夜来了，他坐在那里，一口口地饮酒。他无处可去。囊中无一文银子，他去哪里过夜？

方方忽地大声道：“我去过夜，我去过夜。我不去过夜，我怎么找我的仇人？”他决心明天去找刺刺，再找出他的仇人来，他要报仇。方方又来到了妓馆。

那蜂姑娘笑了，笑得很浪：“哎哟哟，我以为方公子被老婆吓坏了呢，怎么又来了？这一回恐怕你老婆不会来了吧？”

方方颓然坐下，说道：“不要扰我，我得睡了。”

蜂姑娘自是不会饶他，说道：“我来陪你睡。”

方方突地坐起来，大叫道：“谁叫你陪，你去陪狗睡好了！”他倒头便睡。

睡不着，忽听得隔壁欢声笑语，他跳起来，说道：“蜂姑娘，蜂姑娘！”

那蜂姑娘正在没趣，听得他叫，以为他回心转意，陪笑道：“方公子有什么事儿？”

他说道：“那公子是不是说我可以多花银子？”

蜂姑娘一呆，说道：“对啊。”

他叫道：“你多给他们银子，要多少便给多少，让隔壁的那些家伙滚蛋！”

蜂姑娘去了，一会儿便苦着脸回来了，她说道：“隔壁来了一位新姑娘，那位新姑娘的生意可红了，有许多人愿意陪她，正在乐呢。我说过公子的话，她说她愿意，公子要是缺银子，她也可以给公子。”

方方苦脸问：“新姑娘是谁？”那蜂姑娘说道：“不认得，只是看她长得俊俏，看来她能做我们院里的头牌姑娘了。”

蜂姑娘说时，颇有醋意。

方方大怒，心道：我怎么做什么事儿都这么倒霉？我就是一个倒霉蛋，也会有几分顺心的时候吧？我看她有什么得意处，我去找她！

他冲出了门。听得那门里有人说道：“像姑娘这般才貌，在这风尘处落脚，实是可惜了。”

听得那姑娘说道：“我有伤心事，是大伤心处，也不必对你们说，只是我来这里，须得大家费心了。”

方方听得那人的声音耳熟，她是谁？她的声音怎么这么熟？他叫道：“我告诉你，你不能再吵，吵得你家少爷我睡不着觉……我就……”

他冲了进去，一眼看到了那位新姑娘，顿时他像是被雷殛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

第二十九章 自家老婆做娃娃

有几个男人在那里陪笑，一个个都是衣着绵缎。那几个男人像看着肉一般地看着对面的女人。他们的眼光像刀，恨不能一下子便把那女人的衣服剥尽，得窥她全貌。

那个女人正满面春风地对着那些狗男人笑，她的衣着也很华美，人很俊秀，简直就是这院里的花后。她笑着看着那些男人，像她很喜欢那些男人。

她是刺刺！

方方忽地傻了。

他明白了瞎子老板的那句话，他知道了刺刺应该在这里。他结巴了：“刺刺……”

一个男人笑道：“看他这模样，定是一个雏儿，他也知道吃吃……”

众男人大笑。

笑得他们心里直乐，笑得方方心里直酸。

他叫道：“别笑了！”

就没人再笑。

他说：“刺刺，你……来这里做什么？”

刺刺笑笑，说道：“你认错了人，我不叫什么刺刺，我叫忘人。”

为什么叫忘人？她把什么都忘了，她再也不记得她与方方的情意了，她再也不记得她有过那两个出生入死的姐妹了。

刺刺陪笑道：“几位公子，你们还是说那个笑话与我听，我愿意听。”

那胖子陪笑道：“好，好，既是姑娘愿意听，我就再说。”

不待那个胖子说话，方方忽地跳上去，扯住了他的耳朵，叫道：“你们给我滚！滚！”

那男人大怒，叫道：“狗东西，原来是一个不晓事的玩艺儿！打他！”那些男人也会些拳脚，他们冲过来，七手八脚地痛打了方方一顿。

方方本来要还手，但他心里正苦，心道：就被你们打死吧，反正也没了佛佛与磨磨了，这个刺刺从来对我就不那么好，她对我总是厉声厉色的，我怕她最甚。如果有佛佛在，有磨磨在，她们会帮我的。他心一酸，便流泪，任由他们打他。

只是一顿拳脚交加。

刺刺忽地说道：“放过了他，还是我们来说笑，好不好？”

几个男人也是听话，再说你打一个人，他只是不动，任由你打，这有什么意思？他们放了手，有人还喝道：“你再来扰事儿，小心我打烂你的狗头！”

方方抬头，已经是满面血渍了。他看着刺刺，说道：“刺刺，你还要怎么样？我死了也行，你告诉我，佛佛磨磨两个怎么死的，是谁杀死了她们？”

那几个男人听说是死了人，也不由得怕起来，看着刺刺，看她怎么说。

刺刺笑一笑：“我不认得什么佛佛磨磨，你说的是谁，是院子里的姐妹么？”

方方看她，镇定极了，竟再也不是那来院子时模样，他心道：是了，她恨我，已经恨入骨髓，我怎么能得她宽恕？我看这一辈子她都不会再理我了。他心灰意冷，说道：“好，好啊，既是你不愿意告诉我，我自己去找人问好了。我要替她们两个报仇……”

他正要走，忽地再回过头来。

他对那些坐在屋里，看着他摇头、幸灾乐祸的男人们道：“你们听着，你们不许再找刺刺，要是你们不听，我一个个都宰了你们！”

他的眼里闪着怒火。

这怒火把那几个男人都吓住了。他们听着他与刺刺的对话，显是两人熟识，但刺刺怎么也不肯认他，不知是怎么回事儿。

他们心道：“莫非这两人间真的有什么瓜葛？”

一个胖男人笑道：“这位老兄，你与这忘人姑娘有什么相知，你怎么这样说话？”

方方大声道：“她是我老婆！”

一语顿惊四座。不知是不是真的？看刺刺，她正稳稳地坐在那里，在笑。

她不像是怕这个男人的，她不像是他的老婆。

但看这个男人，可就不妙了：他的脸气得青青的，人也哆嗦。不是她给男人戴了绿帽子，他怎么会气成这样？如果真的是他的老婆，他的话可信。

方方叫道：“刺刺，你生气，我是王八蛋，你也不能来这种地方！”

刺刺说道：“这地方怎么样，难道不是人来的么？我来了，你不是也来了么？”

方方说道：“男人来，是行。女人来，不行！”

刺刺笑了，她说道：“你说男人来，是行。女人来就不行了么？可是我就不明白了，男人来，没有女人，他们来做什么？他们得来找女人啊，找到了女人，就可以说笑了，就可以玩乐了。我看这地方很好，不用担心吃喝，不用担心花费。我可是很喜欢这地方啊！”

方方火冒三丈，叫道：“你是我老婆，你不能喜欢这儿！”

刺刺笑了：“谁是你老婆？”

这时，院子里的人已经聚了许多，看到他们别开生面的吵架，人人都是稀奇。

这么多年了，看到了院子里来了女人，吵着把男人揪回家去的有；看到来男人要找亲戚的也有，只是没看到过一个男人来院子里吵，是找女人的。一时站满了院子，看笑话。

方方虽是倜傥风流，可也没经过这个，他心内暗暗叫苦：刺刺啊，你怎么治我都行，只是这么玩，叫我一个大男人的脸往哪里放？

刺刺说道：“我愿意做这儿的姑娘，你管不到我。”

旁边来了一个壮汉，他问道：“老兄，你说她是你老婆，你有婚书么？”

方方说道：“什么？你开什么玩笑？我与她们成亲，只是你愿意，我也愿意，两个便在一起睡。有什么婚书？”

那壮汉怒道：“没婚书，她怎么会是你老婆，分明是你想拐卖女人！”

方方不理他，对刺刺道：“刺刺，你要不要我说我与你的私事儿？”

众人哄笑。

方方气沮了，他看着刺刺，心道：我就是说了，早晚我与她再有合好的一天，她一

定会不高兴，我不能说。

众人嚷道：“说啊，说啊！”

方方叹一口气，说道：“我不能说。”

就见刺刺对着方方一揖，说道：“这位公子，我与你萍水相逢……”（她自己的老公，身子上下，里里外外，没一处不熟悉，她竟说是萍水相逢？）“你何必说我是你的老婆，莫非你的老婆长得像我么？她要是长得像我，嫁与你这样一个人，她可就是……”她不说话了，竟长长地叹一口气。（唉，她装模作样，她嫁与大脑袋方方，不是也乐得很么？此时竟装不认得他，可恨可恨！）

刺刺说：“这位公子也怪可怜，我们便不理他好了。”

几个人都入屋去，她仍对那几个男人谈笑风生。

方方叫道：“刺刺，你是生浮子的徒弟，我怕了你行不行？我只问你，你说，她们两个死在谁的手里？”

刺刺不理他，自顾与那几个男人说话。

方方出了院子，他急着走，他不愿意被那些人指指点点。他到了坟场，他要找到佛佛，他要陪着佛佛、磨磨两人，让她们冤魂不再孤独。

他点着了篝火。

他念叨着：“佛佛、磨磨，人不能做错事儿，人一做错了事儿，连狗都不愿意理你，我做错了，刺刺不理我，她也不告诉我是谁杀死了你们。我今夜里就睡在这里，你们有灵，就托一个梦，告诉我，是谁杀死了你们……”

他正在嘟嘟囔囔，蓦地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不用别人告诉你，我告诉你，好不好？”

方方猛回头，他看到了一个人，那是肃杀，是那个阴气味儿很重的肃杀。

他练过“阴气一煞”，他像一个女人。

肃杀说道：“你想知道是谁杀死了你的两个老婆，为什么不问问我？”

方方急道：“原来是你，我就该想到会是你！你恨我，便对我来好了，何必去杀她们两个？她们两个与你无怨无仇，你杀了我，她们自会死，要你杀么？”

肃杀忽地大笑。他说道：“你以为你死了，你的老婆们便会死么？”

方方心道：不妙，我死了，她们三个也没死。那个刺刺竟是去了那好地方，我再说什么？

肃杀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说道：“男人不用靠女人，除非很好很好的女人……”
(他为什么说出那个“很好很好的女人”，莫非他又想起了满珍儿、媚娘？)

方方冷冷道：“你说，是不是你杀死了她们？”

“不是我。”

“那是谁？”

肃杀长吁了一口气：“是许茹仙。”

方方尖声叫道：“你胡说！”许茹仙能与米离聚在一处，他与三个老婆还有功劳，是他们推着米离，让米离再与肃杀决战，那时许茹仙才会有时机再与米离做夫妻。许茹仙怎么会杀死他的老婆？

方方冷笑道：“是你杀了人，你用的是借刀杀人计，你用的是嫁祸与人计，可惜你遇到了我方方，我太过聪明了，我看破了你的计，你白费心思了。”

肃杀一叹，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神抓在哪里？”

神抓？

他的神抓，像是他的随身衣服，他用不着它的时候多，他决不会在那神抓上写下“人在抓在，人亡抓亡”的。神抓哪里去了？

“丢了。”

肃杀说道：“它到了一个人手里，他用了这个神抓。”

“那人是谁？”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便就是你干的。”

肃杀笑一笑，他不怕方方，但他看着方方可怜。他说道：“我告诉你，那个人是离明，两广的离身剑离明。”

“他拿那神抓做什么？”

“他用你的神抓，抓死了五个人。他们是华山派的华实、江湖混混儿风灵、鞑靼人石屏、少林叛逆恶生、山东解人于去恶。”

“他们都是什么人？”

“他们是许茹仙的人，他们都围在许茹仙的身旁，自称他们是护花使者。他们来洛阳是查那件铁炭的案子的。”

方方总算有一点儿明白了。

是离明用他的神抓杀死了那五个人，许茹仙派人杀死了他的妻子。

她是女人，自是知道如何打击男人。她做得好极了。

肃杀说道：“我看你不能报仇了，莫不如我替你报仇……”

方方冷笑了，他说道：“你不觉得你对我有些热心得过份了么？”

肃杀不语。他对方方的热心有些过份么？方方此时恨所有的人，因为刺刺不理他，因为他的两个妻子死了，他恨这世上所有的人。

肃杀说道：“你恨所有的人，但你不该恨我。”

他说话时有些凄伤。

方方说道：“我正奇怪，你与我有仇，按说这世上与我有仇的人，只是你一个，你不杀我的妻子，却让我的妻子死在许茹仙的手里，我不明白。”

肃杀说道：“我救了你。”

方方不语。

他知道，他被人埋下了，那个秀蕾儿埋了他。但救他的人是谁，他一直不知。

是肃杀，是肃杀把他送到了妓院？

肃杀说道：“我不知你有那么多的事儿，如果我知道了，我不会让你去那里。我知道你的妻子死了，我不会让你在那里快乐，我对不起你.....”

他说得很诚挚。但说得诚挚没有用，只是他说得对不对？

大脑袋方方有些糊涂了，他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肃杀。

肃杀说道：“你小心些，那些人不会放过你，你要珍重！”

肃杀走了，他走得悄悄，走得像一个女人。

他怎么办？他得找人去，先找那个离明，找那个离身剑离明，看是不是他用了他的神抓，看他为什么要用他的神抓，为什么要嫁祸与他，是不是他杀死了许茹仙的那五个人。如果是他，他的用心是什么？

方方大声道：“要是你就是我的仇人，我一定要杀死你！”

第三十章 步步陷阱

离明的眼睛很亮，因为他的对面站着一个很清秀的女人。

她叫秀儿。妓楼里的人也叫她秀蕾儿。她是洛阳的花后。据说从前她与那个铁炭很要好。但铁炭不是死了么？如今她就该与离明很要好了。

她对离明不错，她对离明说话时，连大声一点儿都不愿意，她会轻轻地说，对着他笑。那笑很明媚，很灿烂。所以离明很喜欢她，他发誓，他不离开这个女人。

秀儿对他说：“你应该把那只神抓拿回来。”

他说：“为什么要拿回来？”

他不想说那一只神抓对他是碍手碍脚，他不喜欢那一只神抓。他说：“我把它丢了，丢在路上了。”

忽地窗上坐了一个人，一个男人。那男人对他说道：“你是离明？”

离明说道：“不错。”

那男人说：“听说你死了，死在一群女人的帐里，怎么又活了？”

离明说道：“我只能死在一个女人的怀里。”他对着秀儿笑。

这男人笑了，是冷笑。“是你杀死了许茹仙的五个人？”

“不错。”

方方问道：“你用我的神抓？”

离明大笑，说道：“对极了，我用的就是你那只破爪子。我用了它，嫌它费事儿，把它扔了。”

方方看着秀儿，说道：“你一会儿叫秀蕾儿，一会儿叫秀儿，你到底叫什么？”

秀儿笑笑，说道：“从前我是叫秀蕾儿，但那是铁大哥在世时叫的，你们这些人，就不能叫我秀蕾儿了。”

方方说道：“你一会儿要活埋我，一会儿又要杀我，再一会儿要嫁祸与我，你是什么心思？”

秀儿笑笑，说道：“我本来要杀了你，可是有人不愿意，我便放了你。至于你的那把神抓么，是离公子的事儿了。你与他说好了。”方方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要杀了你，你杀死我的妻子了。”

离明冷笑，说道：“你是一个无赖，你的妻子怎么死的，干我什么事儿？”

方方问道：“是不是你杀死了那五个人？”

离明昂然道：“不错。”

“你是不是用我的神抓？”

“不错。”

方方怒吼一声，扑向那离明。他要杀了离明，他一定要杀死离明，他要杀死离明，是为了给佛佛、磨磨报仇！但他的功夫太差了。他一冲过去，不待他动手，面孔上叭地挨了一拳。这一拳打得他眼花撩乱。

他叫道：“刺刺……”忽地他噤声了。他想起了他没了老婆，他赖以与人打架的三个老婆没了。

他怒吼道：“王八蛋，你泡上了一个臭女人，就能对付得了我么？”

他再冲上去，叭地一声，又给那离明打了一拳。这一拳打得更重。

方方叫道：“王八蛋，真打啊？”

离明叹道：“久听得人说，中原有一个方方，是北方的一条汉子，他算什么汉子？他就是那个方方，是不是弄错了？”

秀儿笑笑，说道：“他就是那个方方，他的头是方的，他的耳朵也是方的，你看他时候长了，他的眼珠子也是方的了。”

秀蕾儿突地咯咯笑起来。她不在乎方方，因为方方根本就不是离明的对手。

方方吃人家打了两拳，心道：原来我报不了我老婆的仇，看样子如果我再与他动手，多半连我的命也得搭上。但大丈夫是男人，得报仇必报仇，就是报不了仇，死在这里算得了什么？我得与他动手，就是他最后打死了我，也累得他半死。

方方叫道：“王八蛋，你杀死了那五个人，害得我死了两个老婆，我要跟你拚了！”他直冲过去。

这一次，方方准备挨更厉害的一击。他如果胜不了那个离明，他只能挨人家的打。他冲到了那人的面前。

忽地离明的脸上有一种很奇怪的表情，他的脸呆怔了，像是看到了最可怕的事情，

他呆看着秀儿，说道：“你杀我，你真的要杀死我.....”他踉踉跄跄，一直冲到了方方面前，他止不住脚步，便抱住了方方。

方方看他，他的眼珠子向外流血，他慢慢说道：“我不如娶了蓝姑娘.....”

他再扑了两下，倒地上死了。

方方看着他，不知道秀儿何苦要杀死了那个离明。他问道：“你为什么要杀死他？”

秀儿看着他，眼圈儿是红的，说道：“你看不出我的心思，我喜欢你，我愿意帮你。”

方方心道：“你是愿意帮我，可你把我埋在那坟里，如果不是那个肃杀，我现在只是一具尸骨.....”

秀儿轻声说道：“你不知道女人的心.....”方方再是聪明，也不明白她何以要杀死那个离明。

离明是她的人，那是不假的，他用那一把神抓杀死了许茹仙的人，害得他的老婆也死了，她为什么还要杀他？

忽听得有人叫道：“好，好，杀得好！”

门已经洞开，从门外走来了十几个人。

两人一排，像是仪仗，慢慢进来了。

站在两旁的，都是江湖高手。他们都是近年来在江湖上数得出名字来的年轻高手。最后出来了一个人，她坐在一乘软轿上。她看着秀蕾儿，说道：“你就是洛阳花后？”

秀蕾儿一看到了这个人，面上就带满了笑，她说道：“稟许夫人，那是洛阳的男人们这么说，只是见了夫人.....”

许茹仙笑笑，说道：“你见了我，有什么话说？”

秀蕾儿说道：“我见了夫人，才知道洛阳城没什么花后了，夫人才是天下的花后。”

许茹仙笑笑，她很受用。

如果有人说她好看，说她美貌无比，她的心里一定很受用。她看着方方，说道：“你

就是方方？”

方方一见她，顿时心里来气了：装什么三孙子？！我与你许茹仙也不是不认得，早就在你还是那个肃杀的鬼老婆的时候，我便认得你。你装三孙子给谁看？

他说道：“原来是许茹仙许姑娘，只是多时不见，怎么混上了许夫人？”

那身后的年轻人忽地喝道：“大胆！你敢叫许夫人的名讳，你不怕死么？”

方方心道：看来是真的了，我原来以为她是米离的夫人，做事会有些分寸，看来不对了。她身后围着这么些男人，一个个狗舔屁股似的，怎么能哄出个好来。她一得意，随便草菅人命也是有的。

方方说道：“是你杀死了我的佛佛、磨磨？”

许茹仙笑了，她说道：“像你这种人，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一个好东西，但早先碍着我夫君的面儿，我不会动你，但如今你杀了我的人，我不会饶过你！”

许茹仙回头，对着那秀儿说道：“你本来也不免一死，但我看在你杀死了这个离明的份儿上，我不难为你。”

那秀儿只是看着她，一句话也不说。

方方心道：原来这个许茹仙要想管天下事儿，看她神气，分明是不把我方方放在眼里。他对着许茹仙说道：“你想怎么样？”

许茹仙说道：“像你这种人，最是刚愎自用，谁的话也不肯听，你像足了他……”

他是谁？她怎么一说起他来，便恨得咬牙？

许茹仙看方方要说话，立时狠狠说道：“住口！我什么也不要听！你死定了！只是我告诉你，你还有一个老婆，我得先宰了她，再去杀你！你杀死了我的五个人，我要宰你五个人，你只有四个人，只好将就了。”

方方气得咬牙，他没想到许茹仙会这么不讲理，他心道：你想杀我，那还可能，你要杀死我刺刺，那就是作梦了。

许茹仙看着秀蕾儿，说道：“我来问你，你怎么杀了他？”

秀儿的脸红了，她低头道：“我从前的男人是铁炭，铁大哥对我百般好，他来欺负我.....”

许茹仙说道：“是么？”她忽地一抬手，两个男人的剑直刺出去，直刺那秀蕾儿！秀蕾儿像是惊惶失措，她不知如何是好，身子颤动着，不敢出声。

许茹仙厉声道：“是你叫他杀人，你当我不知道么？你说，你为什么叫他杀人？”

秀蕾儿叫道：“许夫人，许夫人饶命！”

许茹仙不管她，急问道：“你为什么叫他杀死那个拿三节疤棍的人？”

“他是铁大哥的仇人。”

“你还叫他杀过谁？”

当着方方的面儿，她怎么会说她叫离明杀死过许茹仙的人？

方方悠然道：“她还叫那个离明杀死过你的五个人.....”

许茹仙笑笑，看着方方，说道：“方方，你尽管聪明，可你骗不了我。”

她回头对那秀蕾儿说道：“我知道你与铁炭的情感很好.....”

秀蕾儿竟流出泪来。

谁知道那泪水是真是假？

许茹仙看着方方，说道：“你离间不了任何人。只要遇上了我，你那一点儿聪明都没用了，你只好一死。”

许茹仙走了，只剩下了方方与那个秀儿。

方方坐下来了，他说道：“你何必撒谎？你杀死了离明，是想灭口，对不对？”

秀蕾儿说道：“我近来发现，他已经离不开我了。”

方方心一颤，如果一个男人离不开女人了，那个女人便要杀死他，那女人岂不是太过于毒辣了？

秀蕾儿再也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女人了，她对着方方说道：“方方，她要去杀你的老婆了，你只剩下了一个老婆，如果她杀了你老婆，你心疼不心疼？”

方方顿脚大叫道：“心疼，怎么不心疼？你个混蛋，你杀死了那五个人，还用我的神抓，害死了我。”

秀蕾儿说道：“对不起，我有不得已的苦衷。”

方方失神了一会儿，她有不得已的苦衷，她有苦衷，我就没有苦衷了么？她一句话，我的老婆就没了。他跳起来，直扑向那个秀蕾儿。奇的是，她没反抗。她只是看着方方的手，再看看方方的眼睛。她的眼睛渐渐模糊了，她的手也不动。

方方再用一点儿劲儿，就能掐死她了。掐死了她，方方就报了他的仇。但她为什么不反抗？她怎么不吭一声？

方方心道：掐死她，掐死她，我一定得掐死她！可他竟是松开了手。

她大喘，一直大声喘气。

方方觉得有一点儿怪，他问：“你为什么不动手？”

她笑笑：“我要一动手，你便是一死，你打不过我。”

方方哑然。难道这便是一个最好的理由？

方方问：“你为什么要埋我？”

她苦笑笑：“因为我喜欢。”她说得很含糊，是她喜欢方方，还是她喜欢埋人？

方方说道：“你找人杀许茹仙的人，就为的是害我？”

秀蕾儿抬起了头，她说道：“我不知道。我喜欢一个男人，偏偏他不喜欢我……”

方方心道：是了，我看她是陷入了情网了，她莫不是真的喜欢上了我？听说女人厉害的，有的为了喜欢一个男人，竟能把他喜欢的女人都杀了，她可别这么干……

方方道：“我得去救我老婆，我得去救刺刺……”

他刚想要走，忽听得那秀蕾儿说道：“她不会理你，你说什么，她也不会信。”是啊，

那他怎么办？

秀蕾儿说道：“你相信不相信我？”

方方心喝他自己：你信她什么，她是你的仇人，你个大傻瓜！但他嘴里却说：“你要说什么，直说好了。”

秀蕾儿咬着唇，说道：“我与你交换一个条件，你要是愿意，我就帮你。”

什么条件？

她咬牙道：“你从此再不见肃杀肃公子，我便救你的妻子。”

方方恍然，原来她喜欢的那个男人不是他自己，是那个一身女里女气的肃杀。

她怎么会喜欢那个肃杀呢？真是怪事。

第三十一章 谋杀

十个女人到了少林。

少林寺从来不让女人入寺，监寺看着她们十人，说道：“阿弥陀佛，十位女施主如果进了寺去，恐怕菩萨也会从莲台上下来了。”

曲十六说道：“请监寺禀方丈一声，说苑老爷子的十个侍妾求见。”

那监寺也知道苑老爷子名头，说道：“既是如此，我便去禀报，说不定方丈会在这少林寺前的空地接见十位女施主。”

监寺进去了好一会儿，便见他再出来时，他身后健步如飞的，正是那个身穿大红僧衣的方丈。

这是少林的第二十七任方丈悟风。

悟风说道：“不知道几位女施主有什么事儿，请对我说明。”

曲十六说道：“我们是苑老爷子的人，要去少林后山的思过崖。”那悟风一怔，说道：“不行，凡是去少林的后山的思过崖的，都是本寺的犯了戒条的僧人，再不就是外来的有重大过失的人，你们去不得。”

曲十六说道：“我等只是去看看那里的画，据说少林方丈无望大师就圆寂在那里。”

那悟风一听得这么说，更是头摇得像拨浪鼓，说道：“不行，不行，那里是少林重地，不得轻易让人进的，你们是女流，更不能随便入去了。”

曲十六说道：“方丈，我有一句话，请方丈答我。”

悟风说道：“请讲。”

曲十六说道：“我们是去看看少林的方丈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圆寂在那里的。你不让我们去，分明这件事儿少林是有诈了。”

悟风虽是方丈，但言语木讷，很难说得过曲十六，他耳红脖子粗，说道：“不管女施主怎么说，思过崖是不能随便去的。”

曲十六说道：“要是我等犯了你少林的过失，不知道方丈是不是要我们去那思过崖？”

那悟风说道：“那得看监寺戒条了。”他回头叫道：“悟法师弟，你说说看！”

那悟法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和尚，他站出来，说道：“凡有外来的人，犯了本寺的戒条，都得在思过崖思过，如是能痛改前非，则可放他归去。”

曲十六笑笑，说道：“好，好！”

少林寺的夜里很清静，十个女人在少林寺前的林子里坐地。她们看着天空。柔十九忽地说道：“今天是公子的第九日。”她们想着那苑公子，如今的苑老爷子只是苑九公子，他才只有二十多岁。苑公子已经死过了九日了，不知他是否安恙，不知道那些姐妹们是不是还健在？

曲十六说道：“我们得抓紧办事，如果公子出来了，他问起我们，我们只是一问三

不知，岂不是让公子失望？”

看看月上枝头，那曲十六说道：“我们夜闯少林，只是要去那思过崖，你们千万小心，不要多生事端。”

九姐妹都唯唯称是。

只见一个个身影飘飘忽忽，进了少林寺。

少林寺的大雄宝殿，一向都是森严静寂，曲十六想着，她要冲去那大雄宝殿，在那殿前敲响少林的大钟，让那满寺的和尚都醒来，那样子她坐在少林大雄宝殿里，看少林方丈是不是要发落她们去后山思过崖？

她与五个姐妹闯前殿，另五个姐妹闯入后殿。

曲十六等一入了前殿，忽听得有人叫道：“有人！”

她几个也不想逃，只是要看到少林的方丈来了，再与他理论去后山思过崖事，便不动，静静地站在大殿上，等人前来。

不料得是后殿有人，那和尚叫道：“不要走！”像是有人在后殿行走。

曲十六心道：原来是她们五姐妹被人发觉……但也不惧，她们来闯少林，就是为了要人发觉她们的。

她们站在大殿里，忽听得有人叫道：“他们闯入大殿里去了！”

便哗啦啦闯来了一群和尚。

当先的是少林达摩堂首座悟人。他怒喝道：“你们杀了人，还想逃？！”

曲十六陪笑道：“我们白天便对你们方丈说过，我们一定要闯少林，你们只是要议我们的罪便罢了。”

忽地再冲入了一伙人，那一伙也是拿刀持杖的和尚，中间簇拥着柔十九等五姐妹。

曲十六与她们聚在一块。

悟人叫道：“休走了她们十人！”

和尚们围住了她们。

曲十六说道：“我们闯少林，虽说是犯了你们的戒律，但至多也只不过拿我们问问罪，把我们打发去那思过崖去思过而已。”

达摩堂首座悟人叫道：“哪里有那么便宜？你们杀了人，岂能随便干休？”

曲十六诧异道：“大师言过了，我们十姐妹只是闯了一次少林，并不曾杀人。我们与少林无仇无怨，怎么能妄动杀机？”

众和尚正要对她们吵说，忽听得有人叫道：“方丈来了！”

果然是方丈悟风。他看着曲十六，说道：“阿弥陀佛！我看女施主面带煞气，便知道你有难了。果然，果然！”

后面的和尚叫起来：“方丈，她们杀了人！”

方丈惊异道：“是么，女施主怎么妄动无名？”

曲十六说道：“我们姐妹只是要闯寺，决没有杀人。”

柔十九也道：“我们不曾杀人，说我们杀人，就是栽赃害人！”

监寺忽叫道：“抬上来！”

抬上来三个和尚，都是平躺在门板上。都是无一点儿气息了。

方丈叹道：“阿弥陀佛，女施主动这杀机，罪过，罪过！”

曲十六大声道：“我们不曾动手……”

监寺忽道：“不是你们是谁？你看！”

监寺去摸那死去的和尚，但见他嘴角有血，那血还是一丝丝的。监寺道：“看他死相，分明是你等用那荒拳打死的，还敢妄说？！”

曲十六忽地心一颤：她是用荒拳的。但她不曾打死过人。

曲十六说道：“荒拳在下是用的，但……”

众僧都是哗然。要知道那荒拳是久已失传的一种拳法，女人用来，也是十分霸道，

能增她功力不少。既是失传已久的拳法，不是她用的，还会是谁？

在曲十六的身后的方十八忽地叫道：“十六姐并没用过荒拳……”

曲十六忽地说道：“十八妹！”她不许方十八说话。

曲十六看着地上的那三个死和尚，心道：惭愧，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有心机，他乘我们进来时杀人，嫁祸与我。我们就是再怎么说明，也是枉然。她跟着苑九公子，自是大气，心道：“就算是我杀了人，他们会把我怎么样？难不成他们会杀我？”

曲十六说道：“方丈，实在对不住，这三位师父是我失手打死的，方丈有什么处罚，直接对我来好了。”

众姐妹都要再争，看到曲十六一声喝斥，遂不敢再说。

悟风说道：“好，既是这位曲施主说出来她是杀人的凶手，就得处罚她了。监寺，如何议罪？”

监寺忙说道：“方丈，依罪当在寺内监禁十年。”

方丈一叹，说道：“好，便带她去那思过崖好了。”

曲十六看着众姐妹，心内一喜，她终是可以去那思过崖了。

可那方十八忽地叫道：“佛前说话，此判不公！”

方丈问道：“你有什么话说？”

方十八说道：“你看！”她飘飘打出一拳。那一拳十分飘忽，但拳风到了一个和尚面前，竟把他打了一个趔趄。

方十八说道：“我也杀了一个和尚，终不能让她一个人领罪。”

曲十六心道：“十八妹是想着我一个人太孤独，她也要来，好，就让她也来好了。”

那柔十九说道：“杀人有罪，终不能你二人偿命，我在一旁躲过。”她叭地一拳，看看无力，却把那台前的一盏灯打得灭了。

好一招荒拳！

监寺说道：“方丈，你看！”

方丈看着曲十六，说道：“果然是苑九的侍妾，不一般！”他对那监寺说道：“带她们去思过崖！”

三个便对那七个姐妹使眼色，七个人也是会意，她们不会走远，如果思过崖有事，她们便会来援。

曲十六说道：“姐妹们，来日再会！”她与方十八、柔十九三人一齐昂然而入。

三人随着那监寺走，曲曲折折，便来到了后山。监寺带着她们，走过了许多空地。看来那里也不像是有什么巧妙机关。到了后山，便看到了一块大大的石块。

那监寺道：“这便是我少林的思过崖了。我前方丈便是在那洞里圆寂的。”

监寺对她三人施了一礼，转身便走。

三个到了后山，想不到这么容易，她们走到了那思过崖。传说中，达摩祖师就在那里面壁，他面壁十年，才悟出了上乘武功，悟出了至高佛理。

洞很黑，曲十六道：“能不能直入洞里去，还不知道。”

她们三人刚刚走入，忽听得那方十八啊地叫了一声，吓得她两人不敢再迈步。

在面前，竟有一面大大石壁。石壁上有一幅画。看那画，竟是一个女人。看她模样，像是她们见到的过的人。

她像谁？像她曲十六，还是像她方十八？还是像柔十九，又像，又不像。她像她们几人，是因为她像她们一般美。但细细看，她比她们几个更美。

曲十六去摸一摸，那是用手指刻在壁上的。用少林的大力金刚指刻上的。

只有几个人有这功力。

少林的无字辈，只有硕果仅存的那么几个人了。其中功力最深的当然是无望大师。无望大师刻它做什么？是他到了老年，人坠入了魔道？还是他有什么心事不曾了却，在这里刻下了一个哑谜，供人后来猜详？

曲十六说道：“不管它，从前大师既是在这里思过，我等也在这里思过，好不好？”

方十八大声笑道：“我没有过，我思什么过？”

柔十九悄声道：“要说有过，你最有过。”

方十八笑道：“你再说，我打你了。”

柔十九说道：“魔由心生，你心里一直想着男人，盼着异遇，便是有过了。”

方十八默然，她低下了头，说道：“我对得起公子。”

没人说话。

看看太阳竟升起来了，在那洞前影影绰绰。

曲十六说道：“我想少林方丈死前，一定对这个女人很是耿耿，他才在这里刻下这个女人的画像，但不知她是谁？她怎么与方丈有交情的，这事儿却是一个谜。”

三个人在沉思。

少林方丈在禅室里，他正在喝茶。达摩堂首座悟人几次想问他，但都忍住。

方丈一叹，说道：“勿嗔勿躁，是为静，是为空。悟人师弟，你修不到。”

悟人大声道：“我就是修不到，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把她们关到那思过崖去，你不怕她们参得师伯那秘密？”

方丈沉声道：“你参过了多少天？”

悟人顿时无精打彩，说道：“我在那里待了七七四十九天。”“一个小周天，竟也不能得参那秘密，你在那里待得不短了。”

悟人也知道，师兄悟风在那里也呆了三十天。他是方丈，他不能在那里呆得再久了。

悟风说道：“师父从前从不近女色，他对于女人看也不看，他怎么会死在那崖下，他怎么会死时脸带笑容？”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想过了，既是你我不能得参，说不定是缘法不在，如果有人能得参，最好是她们，因为她们与世无争，她们是苑九的人。”

是啊，有一个苑九，但他从不过问世事。他是高高在上的神仙。

第三十二章 告诉你一个秘密

看看日出日落，也在那思过崖上呆了几天。方十八有些焦急，她说道：“再呆下去，公子该出来了，我们也得去会公子了。”不知道公子是安是危，不知道她们那些情同手足的姐妹是安是危，她们心里急得不行。但她们得看懂那思过崖的图画。

方十八说道：“我看他是在画着一个他从前久已经想着的人。”

曲十六道：“不会，如果是他从前很久就想着的一个人，他决不会在死前画在这洞壁上。他是少林方丈，他一定知道少林寺的规矩大。”

柔十八说道：“会不会是他遇上有哪一个人，或许是他死前看到过的一个女人？”

曲十六说道：“这还差不多，只是这个女人长得太美了，简直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三人猜来猜去，也不得其理。

有人扑扑走来，她们以为那是往常送饭的和尚，不予理会。

忽地有人哈哈笑起来，那人说道：“三位姑娘好！”

他是什么人？看他模样，像是一个瞎子。他的眼睛是黑洞洞的，他的神色很委琐。他像是一个疯子，一个乞丐，更像一个落魄的怪物。

方十八说道：“老怪物，你是谁？”

那人笑笑，阴沉说道：“我是你们找的人。”

曲十六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她们不知道他这话是何意。她们要找的人是那个在壁上画着的女人，决不是他这个怪物。

这人笑罢，说道：“你们看我不像？”

三个不语。

那怪物说道：“我是一个瞎子，人说是瞽者。有眼无珠者叫瞽。你知道不知道？”

方十八见他形像可怜，说道：“你走吧，你来这里做什么？”

那怪物也说道：“是啊，荒山野岭的来做什么？”他嘿嘿怪笑，坐下来，正坐在方十八的对面。

他说道：“我问你们几个问题。”

曲十六心道：看他模样怪怪的，说不定他真的知道什么。

就听得那怪物问道：“无心婆婆设了一个宴，是不是？”

曲十六心里诧异，说道：“是。”他怎么知道这个宴？

怪物从怀里掏啊掏，竟掏出一个皱巴巴的请帖来。他说道：“天下要请的人有五个，一个是名重天下的苑九苑老爷子，一个是无所不知的方方，另一个是黑道的巨擎‘伞’，还有一个是那个有名无实的大侠米离，你们听没听说还有一个人？”

曲十六心跳不止，她问道：“那个人是谁？”

“瞎子。”

哪一个瞎子？他像是猜得了曲十六的心思，他说道：“天下的瞎子虽多，但能值得请的只有一个，他叫风瞎子。”

曲十六忽地失声道：“风夏之！？ ”

那瞎子笑了，他笑时扬着头，对着曲十六，让人看他那黑黑洞洞的眼睛，很是可怕。他自言自语道：“天下有宴，要办天下事儿，但你少了别的人行，少一个苑九，那行。他装模作样，不管天下闲事。但他真个要管，却未必管得了。少了一个米离行，他如今是什么，只是老婆的应声虫就是了。你知道有他老婆，不知道有米离。这也行。这种男人还活着有什么用？少一个方方更好了，这个人有什么用？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用，我只

知道他是一个大笨蛋，连他自己的老婆都看不住，死的死，进妓院的进妓院。他这种人上吊也没好绳子的。那个‘伞’是一个值得请的人，我看他还算是一个人……但他也不行。”

方十八看他说来说去，世上竟没有一个人能行，不由得心里好笑，世上的人竟敢有人说苑老爷子不行的，他也太是大胆了。他不是狂妄，就是一个疯子。

方十八笑问：“你老人家的名字，我还是头一回听说。”

那瞎子说道：“那也不怪，因为老苑头子死时，一定对他的儿子说，天下有一龙一凤。他说过这话的，他儿子该记着的。”

一龙一凤是谁？

瞎子说道：“一龙是那个苑老九，他能在空中交接女人。我不能。一凤便是我，我叫凤夏之，自是一凤了。”

方十八心里好笑，但她不敢笑出来。

曲十六忽地心一沉，苑九公子那担心的眼神忽地在眼前闪过，是不是她们会受苦，或许是她们会再不能回去侍候公子了？

那个凤夏之坐下来，说道：“你们三个女孩子，一个个长得天人之表，在这里苦苦猜想。我看着不忍，就出来了。你们有什么事儿不能参详，说给我听听，我告诉你们。”

曲十六心动了，莫非他真的知道那些秘密？

她问：“请问凤老爷，这少林方丈看到了什么，才画下了一幅画？”

那瞎子也不禁肃然，他说道：“他看到了一个女人。”

什么样的女人？

瞎子说道：“少林方丈本来是要来这思过崖来完他的心愿，创一套剑法的。但他到了这里，忽然看到了一个人，这是一个女人。他看到了这个女人，再也不能完成他的剑法了。”

曲十六小心翼翼，再问：“他看到的女人是什么人？？”

“江湖人。”

“她叫什么名字？”

“她无名，她根本没有名字。”

方十八忽地说道：“世上根本就没有无名的人。”

那瞎子说道：“她的名字叫别人的名字盖住了，人只记着别人的名字，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这话对别人说，他可能不解，但方十八三人明白，她们的名字也没了，她们在江湖上，人只说她们是苑老爷子的人，她们的名字有什么用？

“她在哪里？”

“在江湖。”

“她.....来了后，方丈怎么不能创他的剑法了？”

“那是一个夜晚，方丈看到了她，她飘飘来到了方丈的面前，她与方丈说话，说来说去，她的笑靥竟印在方丈脑子里了，挥之不去。她再来时，方丈再与她说话。怪的是，方丈与她说话，竟是不知倦，不知昼夜。后来，方丈到了时辰，他不知道自己没参得剑法，再怎么出洞去。没有剑法，只有肉欲，他就刻下了这幅画，自尽而死。”

原来是这样？

方十八说道：“他为什么而死？”

瞎子说道：“为情所困。”

曲十六看着那凤夏之，心道：看他诡诡异异的，却是不像个好人。她忽地问：“不知道前辈怎么知道这件事？”

那凤夏之忽地大笑，说道：“你说，天下的事，有哪一件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出来，我都知道。”

柔十九忽地说道：“你知道我们公子……”

那曲十六叫道：“十九妹……”

柔十九也知道她问得冒失了。

凤夏之忽地笑了，他说道：“你们知道我来做什么？”

她们不知。

他说：“我知道你们公子的情形。他先还有一些侥幸，他能死过一回，过几天便活过来了。他活过来，自是增了功力，但他还不是天下无敌的高手。十天后他就得死了……”

方十八忽地叫起来：“你胡说！”

凤夏之慢慢站起来，他说道：“我没胡说，我知道他必死。因为我得了你们三个的功力，十天后去找他，他不是必死么？”

他扑向三人！三姐妹从来不知有这种恶战。她们三个冲上去，也不是他的对手。他的拳法怪异，一会儿一变，竟是直打在她的胸前。那曲十六叫道：“卑鄙！”

瞎子乐道：“你不知道，我这只凤是淫凤，从来对女人不容情的！”

打了十几个回合，看看三个不支，那曲十六叫道：“十八妹，十九妹，我们不行了！”

她这意思，是说如果她们不行了，她们就得一个个先死，决不能让那个瞎子吸去她们的功力。

那方十八心里一酸，心道：原来我得死在这里。她叫道：“不行，我得杀死他！”

突地她的手腕被那瞎子扯住，他叫道：“我得了一个，我已经得了一个了！”他疾点那方十八的穴道，再弯臂来斗那曲十六，曲十六喝道：“自尽！”她与那柔十九去杀方十八。这也是没法儿的事儿，如果她们能杀得了方十八，便能使苑九公子不受害，如果她们不能杀得了方十八，一个方十八的功力便被这瞎子吸去了。

瞎子大叫道：“你们两个莫要伤我的宝贝！”

他再冲过来，对着那曲十六下手，曲十六心里满是悲愤，心道：我们三个就是死了，

也不会让你去害公子！她叫声连连，竟是不护不收，直去刺杀方十八！她眼看得手了，一拳打去，方十八便会一死。忽听得方十八叫一声：“十六姐！”她的手一软，便拳下无力，只是打得方十八一个趔趄，嘴角出血了。

这时，那瞎子竟制住了柔十九。柔十九叫道：“快，快走，莫要再受他制！”

曲十六心道：“我真是走，还是要斗？”她知道她决不是这个瞎子的对手，但她要走，两个姐妹便得一死了。

她叫道：“瞎子，我站在这里，难道你真的好意思去行乐？”

瞎子说道：“我不会像那个傻瓜，放着好好的的人儿不享用，却要雕什么像，弄得个鸡飞蛋打。我得乐须乐，怕什么？”

曲十六眼见得他把那柔十九放倒，她心里害怕，知道只要他一与她交接，柔十九便会一死。她叫道：“瞎子，你是一个混蛋，你是一个畜牲！”

那瞎子说道：“好，你骂，越是有人骂，我越是来劲儿！”

他急急把那柔十九摁倒，说道：“乖乖，你待一会儿，我再来对付你。你比她长得还好看，我慢慢享用你好了。”

曲十六恨不能立时杀了他，但她在一旁扰他，他用一只手也能对付得了她。他一只手来对付她，一只手去剥那柔十九的衣服，一会儿便把一个柔十九剥光。

他说道：“瞎子也得春光，这滋味儿你们就知道了。”

他如狼似虎，扑倒了柔十九。

天地无光。

曲十六不敢看了，她知道十九妹是完了。

但她待了一会儿，忽听得那柔十九叫道：“你完蛋了，你完蛋了！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你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人，你来做什么恶？！”再看那个瞎子，曲十六不禁哑然，破涕为笑了。她看着那个瞎子，说道：“谢天谢地，原来是一个假男人……”

原来那瞎子不能人道，自是只白忙。

方十八说道：“你是一个男人么？你只是一个畜牲，你要是一个男人，做下了恶事还可，你也算是一个恶男人，可你连一个男人也不是，你只是一个畜牲！”

那瞎子站起来，像是想起了他的缺陷，他说道：“我不能把她们霸占了么？我不能么？我是凤夏之，我什么事儿不能做。我得做，我得做，我得做！”

他再忙乎了一会儿，只忙得他的头上汗也出了，身上也弄得乱极。

他站起来了，他看着那柔十九，柔十九仍是像一只驯服的小鹿，趴在那里。

他不能再去了，看着他，那三个女人的眼光像是箭，直射在他心窝里。

他站着，披头散发，刚才他还像是一只狂暴的狮子，如今他只是一头可怜的绵羊了。

他忽地叭叭地打他自己，把他的头打得血流满面，看去十分怕人，他大吼道：“我做什么不行？我只要做，天下都是我的，我只要干，没有人敢不听我的！我怎么不行？！”

他跳着蹦着，一蹦一跃地走了。

方十八看着曲十六，说道：“十六姐，我们是两世为人了。”

三个抱头痛哭。

曲十六说道：“他说得对，说不定他说的是真话。”

柔十九闭着眼睛，两个女人轻轻柔柔地为她擦身子，她仍是一个圣洁的苑九公子的侍妾。

她们要走了，她们得出山去，与她们的那几个姐妹在一起，再去找她们的公子苑九。

第三十三章 刺刺的聪明

刺刺站在了那个店前。她慢慢进了店。

如今的刺刺已经是洛阳城里有名的名妓了，只在那么几夜间，便在洛阳走红。

她走进了店，看着那店伙计，说道：“他在哪里？”

店伙计惊讶已极：原来的刺刺是那么朴素，脸无铅黛，此时的刺刺浓妆艳抹，竟是一个娼家打扮，莫非她真的遇上了什么不幸？

她沦落风尘了么？刺刺真个像是那娼家女，悠悠一坐，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店伙计哪里听她这个，他冷冷道：“姑娘是干什么的，我都不怕。”

他淫笑道：“就是姑娘是那娼寮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刺刺也不说话，她突地抓起了那店伙计，扯他到了桌旁，扯住了他的耳朵，喂他一包药。

她说道：“你好好品品味儿吧！”那店伙计本来不想吃，但药到了喉，咕咙一下子便进去了。

他叫道：“你给我吃下了什么药？”

刺刺说道：“你不叫你们老板出来，你的命便没了。”

那店伙计却是嘴硬，说道：“你杀死了我，我们老板也会杀你！”

她笑笑，说道：“好啊，那就试试看。”

忽地那店伙计大叫。原来他吃下了那药，像是他的身子被气吹着，竟一瞬间胀大了许多。眼看着他的胳膊像是风吹一般胀大，他吓得惊叫起来。

刺刺悠然道：“你先是胀大，再就是胀破，先在哪儿胀破就不一定了。也许是你的头先破，像泡儿一般胀破。”

那店伙计大叫：“老板，你快出来好了，快啊！”

冲出来许多的店伙计，一看也是无策。

忽听得有人喝道：“刺刺，休得无礼！”

原来真的是那个瞎老板来了，他站在刺刺面前。

刺刺说：“你得帮我！”

店老板的模样很是沮丧，不知道在哪里受了什么挫，他说道：“去去去，我正烦着，你有什么事儿，你自己去办好了。生浮子的徒弟就是武功不如人，也不怕别人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刺刺说道：“她杀死了我的两个姐妹，你亲眼看到的。”

瞎子大笑：“她们死了，你自己占一个老公了，这事儿划算。”

刺刺说道：“我与那个老公分手了。”

瞎子惊问道：“怎么，他不行了？”

他脸红了一红，刺刺装作不见，她说：“他是坏人，我不理他。”

瞎老板忽地叫道：“好刺刺，他怎么坏，也是你的老公，你终不能像我的那个女人，她跟我分手……”

忽地，他变得咬牙切齿。他深深恨那个女人。如果他能杀得了那个女人，他一定杀死她，让她再也不能在世上称狂。

但他杀不了她，一见到那个女人，他的心便泄了，便没了一点儿劲头儿，像是老鼠见了猫。

他怕那个女人。他说道：“那人是谁？”

刺刺说道：“是个女人。”

瞎子的头摇得像是拨浪鼓，他说道：“不行，不行，我从来不愿意与女人打交道。”

刺刺求他道：“你帮我，我求求你。”

那瞎子脸若冰霜，他哼道：“我为什么要帮你？就是你师父活着，她也不能求我帮你。”

刺刺笑笑，说道：“你真个不帮？”

瞎子气哼哼道：“不帮。”

刺刺说道：“那好。”她拿出了一包药，给了那个店伙计，说道：“你吃下了它，马上就好。”

店伙计拿着药，不敢吃，只是看着瞎子。

瞎子傲道：“你吃，如果她给你吃下的是毒药，我便叫她给你偿命。”

那店伙计很是信服他们的主人，他过来给店老板跪着，说道：“求老爷子给我作主！”他战兢着吞下了那粒药。过了一会儿，他的胳膊便不肿了，他的身子又像是原来那般了，他乐得叫道：“我好了，我好了！”

这店伙计乐得冲出去，再也不回来了。

刺刺说道：“我得走了。”

瞎子忽地有一点儿忐忑，他问道：“刺刺，你真的再也不说什么了？”

刺刺懒懒地说道：“我去求别人。”

瞎子一愣，他不情愿，他冷笑道：“生浮子的徒弟，遇到了难处求人，也算丢人。”

刺刺说道：“我想想，也就算了，我只是去对人说说你不愿意帮我的原因。”

那瞎子仍是冷冷的，他说道：“那好，你说就去说好了，你说我凤瞎子不愿意帮你，我怕那个女人，人家肯不肯信？”

刺刺说道：“不说你不肯帮我，我只说你与那个女人有染……”

凤瞎子突地脸红了，他冷道：“你说那个，人家就肯信你么？”

刺刺笑道：“我说你与她在一起，结果呢……”

凤夏之看着她，脸突地变得难看了，他说道：“混蛋，你能胡乱嚼舌头，我杀了你！”

刺刺说道：“我来之前，已经告诉了十几个人，他们帮我去贴这个东西。”她拿出来，给那凤夏之看看。他的脸冷着，说道：“我看不见。”

刺刺说道：“你让你的那些下人都走开，我就告诉你。”

凤夏之忽地说道：“你以为他们都是好人，你没看他们一个个呆呆怔怔的？他们都是聋子。”

刺刺再看那些男人，他们的脸上带着笑。他们听不到凤瞎子与她的谈话。

她有些愕然。

凤瞎子笑道：“我是瞎子，他们不是聋子，这事儿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么？”

刺刺心道：原来师叔是把他们都刺成了聋子，他才能相信他们，不然他们也无法在师叔手下做事。她说道：“师叔，你听我念念。”

她冲着瞎子的耳朵念了几句。那瞎子忽地变得神色十分难看，他喝道：“丫头，你敢说老子……”

他忙去看他那些弟子。弟子知他不愿意让他看到他与那刺刺的谈话，全都转过脸去不看他。

他说道：“狗丫头，你说老子不行，你说我不行？”

刺刺说道：“你要是行，师父不会一个人含恨，你要是行，师父她不会早死。她喜欢你，你却不行，我早就知道了的。”

瞎子的眼里有泪水，那泪水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流出来的。他说道：“是，我不行，我不行，我害了她一生，我看见了女人，心就疼。我怕见女人，我见了女人就不行。”

刺刺忽地说道：“我是师父的唯一徒弟，你知道不知道？我有急难，你不帮我，你还算师父的什么弟兄？”

瞎子冷道：“我不去，你能怎么样我？”

刺刺转身就走，她说道：“那你就不要怪我了，我要回不去时，等到明天，人都在洛阳的大街小巷里看到一张帖子，说你不能人事。”

凤瞎子恨声道：“丫头，你休逼我！”

刺刺说道：“我受人欺负，你也不管，你还算什么人物？你只在这里呆着，像只狗

一般.....”

她看到了，那凤瞎子的气正在鼓，他恨声咻咻，只要再过一会儿，他便会暴跳如雷。刺刺忽地起身要走。

那凤瞎子叫道：“你别走，你.....我跟你去。”

风和日丽，凤夏之与刺刺走在路上。他们要去找那些许茹仙的人。

刺刺说道：“找到一个人，便杀死一个，决不留下一个，让他们再活着，世界太吵。”

凤瞎子大笑道：“好，好，好一个世界太吵。”

他乐意去了，他想他再也不能在那个小店呆着，消磨他的一生，他得做一点儿事，他得对付那个许茹仙，谁叫她敢害刺刺？

到了街上，看到了一间茶寮里，正有三个人在喝茶，那三个人一个是使大背金刀的；一个是明如镜，穷穷酸酸的人；再一个是一个年轻人。

那使大背金刀的說道：“我们来，许夫人怎么说？”

那年轻人说道：“许夫人说.....”

他说起许夫人来，竟还脸一红，看来他也是一个许茹仙的倾慕者。

他说道：“许夫人说，你们来，是要你们去杀一个人。”

那大背金刀狂笑，一笑笑得茶寮里喝茶的人都看他。他说道：“许夫人的话，就是圣旨，我们怎么敢不听？再说她是匡扶武林正义，我就听许夫人的。”他摇了一摇他的大背金刀，很是自傲，像他的大背金刀一出，那个人必死无疑。那个明如镜斟了一盅茶，说道：“依我看来，怕不那么简单，许夫人调你我来，怕更有大事。”

那年轻人道：“是，是，还是明大哥明鉴。”

那使大背金刀的叫道：“明大哥明见，我就是暗见了？我.....”

他恨恨地看着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很有一点儿看不起他，以为他是一介武夫，不堪大用。他悄声说道：“有人。”

那使大背金刀的看看四周，看到在茶寮里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瞎子，他说道：“他们不是人。”

那明如镜说道：“他们能听得到我们的话。”

使大背金刀的过来，一把扯住了刺刺，叫道：“你是什么人？”

刺刺看着凤瞎子。她忙说道：“唱曲儿的。”

那使大背金刀的扔下了她，正要回去，忽听得那个明如镜拍拍手，叫道：“好兴头，好兴头！既是唱曲儿的，就过来给我们唱一唱。”

凤夏之不动声色。他站起身来，走到了那三位的旁边，拣了一副座位坐了。他说道：“好吧，三位要听什么曲儿？”

那明如镜在刺刺脸上看来看去，他看不出这姑娘像是什么人。他心道：看她打扮，像是娼家，说不定是那种暗门子。但事儿不可疏忽，我听听她唱就知。

他说道：“这里是一点碎银子，就烦姑娘给我们三个唱一曲儿。”

刺刺笑了。

那明如镜看着凤瞎子，说道：“尊驾也不曾带着乐器，怎么给姑娘助兴？”

凤瞎子笑笑，说道：“我自有乐帮她。”

他去桌上，拿起了茶壶，一斟再斟，竟斟出了半杯满杯几杯。他拿起了两根竹筷，轻声说道：“好了。”

只听得他竟把那几只茶杯敲出了金石之声。

那三个显是不识，如是他们有极高的内力，便知道这瞎子的功夫确是深不可测。但他们都是江湖高手，如何知道凤瞎子能在敲击中用上了最高的功力？只听得那刺刺唱道：“人逢愁事愁更愁，劝君莫上楼上楼，风吹草动多伤感，不知君行妾担忧。”

那使大背金刀的叫一声好，他涎脸说道：“果然是好，只是我的儿，你不用担忧，有我呢。你愁时便来找我，我保你千愁皆去，万虑尽消。”

刺刺不理他，却唱道：“时有愁绪在心头，抽刀断水水更流，看他卿卿我我情，悔教夫婿觅封侯。”

那使大背金刀的说道：“果然是好洛阳，我看来对了，如果许夫人不教我等做事，我便好好玩一回。”

那年轻的笑说：“当有玩时，以后怕不得好好玩上一回，能畅快尽兴就是了。”

三人大笑，俨然十二分的得意。明如镜对他二人也放心了，他笑道：“好，果然好本事，尤其是你这老儿用茶杯敲曲儿，很是别致。给你们一点儿银子，你们走吧。”

他扔下了一点儿碎银子。

刺刺去拿，那瞎子忽地一出手，那一点儿银子没了。

两人走了。

使大背金刀的说道：“是江湖上的平常卖唱的人。”

忽地，他看到了明如镜的脸色，他的脸色像是死人一般地难看。

他不敢大声，只是问他：“你怎么了，明兄，你怎么了？”

明如镜不答，他顺着明如镜的眼光看去，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第三十四章 血溅洛阳

那明如镜的眼睛忽地变得迷蒙了，他轻轻说道：“我们要是遇上了他，只会一死！”

那年轻人不知道他说的是谁，他大声道：“怎么回事儿？”他看到了明如镜的眼光，看到了那个使大背金刀的猛士的眼光，他才怕起来。他从来不知道人如何怕死，但他看着这两人的眼光，才知道了怕。那眼里有一种死光！他想问，但他盯着两人的眼光，看到了桌上。

刚才那老瞎子在桌上抹了一下，把那一点儿银子都抹走了。但此时这桌上怎么有银光？

明如镜说道：“他只一抹，便把那银子全抹成了银粉，全都逼入了桌里。他一点儿银子也没拿。”

三人哑然。

他们只听说过这等功力，但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像大侠米离、苑老爷子这等人才会有如许功力。

三个人哑了，他们再不谈洛阳城好，再不讲江湖纵横了。

明如镜说道：“依我看，我们还是去找许夫人，此次如不请得米大侠出山，怕不敌这瞎子。”

那年轻人说道：“他有这等功力，可他是瞎子……”

明如镜说道：“我想起来了他是谁……”

那使金背大刀的和年轻人都看着他，只听得他轻声说道：“凤夏之！”

谁都听说过凤夏之，他是生浮子的师弟，他是宇内最有名的奇人。有人说，他的功力已经足以与大侠米离、苑老爷子相比。他曾与苑老爷子比过高低，他武功极强，但苑老爷子的空中交接术令他形秽，他便自己认输了。

年轻人说道：“既然他就是凤夏之，我去告诉夫人。”他也不再说什么，只是匆匆而去。

两个互相看了看。

江湖人很是悲哀，如果你是一个高手，是一个人莫能敌的高手，你在江湖上就可横行无忌，但你要是抵不得人，你还能做什么？

那年轻人匆匆出去，他要找许茹仙。

他出了城，迎面看到了道正中有人，坐在道正中的是那个笑盈盈的姑娘。

他嗫嚅道：“姑娘，我不该让姑娘唱曲儿……”

那姑娘笑笑，说道：“你想去哪儿？”

年轻人也不敢说谎，他说道：“我去报许夫人。”

他看到了那个瞎子，他正把一根细如小手指的棍子立在路上，他人像一只细竹，立在那棍子上。他看着年轻人说道：“你想去告诉那个女人，我来了，是不是？”

那年轻人吓得不敢吐声，他说道：“不是，不是。”

瞎子叹了一口气，说道：“那可坏了，如果你是去报告她，说我来了，我还可放你一条命，如果你不是，你只有一死！”

这年轻人哪里还敢称什么护花使者？他叫道：“是，是，我是去报说凤大侠来了！”

那瞎子正色道：“你叫我凤瞎子！”

年轻人说道：“不敢不敢。”

那凤瞎子叫道：“你叫我凤瞎子，你再叫我大侠，我就宰了你！”

年轻人点头如啄米，连连说是。

凤夏之说道：“好了，我要你去报说我来了，就不能太难为你。你说你是要一条腿折，还是要一条胳膊没了？”

那年轻人心魂俱丧，他叫道：“凤大侠饶命！”

他一声饶命还未叫出，便听得那凤夏之怒道：“我叫你不叫我大侠，你偏不听我，我岂能饶你？！”

他忽地跳起来，人在那年轻人的头上踏。只见他一顿，那年轻人的头没被他顿断，但他大叫一声。他的一条臂竟生生断掉，落在地上。那血如泉涌。

刺刺叫道：“还不快走，如果你走得慢了，就是一死！”

那年轻人疼痛难忍，蹒跚而去。

他们坐在路上等，在等着那两个人。一个是那个明如镜，一个是那个使金背大刀的人。

那两个人坐在茶寮里。此时的两人，如果能再重新活过，一定再也不拿刀使枪。金背大刀在他手边，但它也黯然无光。明如镜说道：“只要出去，就是一死。”

那使金背大刀的人叫道：“既是一死，我们便不出去，他能怎么样？”

明如镜说道：“他不是侠义道中的人。”

如果他是侠义道中的人，他会再不来理你，你怕了他，他会放过你一马。但那凤夏之不是侠义道中的人，他会更残忍。

明如镜说道：“好，我们便去好了。”

两人如丧考妣，喝干了最尽一口茶，走出了茶寮。看看出了城，他们到了那瞎子眼前。

瞎子说道：“你们还是来了，好，好，只是我等得太久了一点儿。”明如镜说道：“要等着人死，等得久一点儿也没关系。”

那凤瞎子突地暴躁道：“什么久一点儿也没关系，你说我要杀死你，偏偏在你咽气的最后一会儿，让你不死，你等得很久很久，那很妙么？”

明如镜打了一个寒噤。他怕，他怕死前那恐怖。

那使金背大刀的突然说道：“凤夏之，你有本事，为什么不去找米离米大侠，不去找苑老爷子，来找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凤瞎子冷笑，说道：“你们害了我的人，我便杀你们，杀你们所有的人，杀死你们所有的人，再杀了米离的老婆，看他出来不出来？”人都知道，米离已经两年不出门了，他只是在那暗室里。

他甚至不出来见阳光。

凤瞎子大声笑道：“我生不能杀死苑九，再杀一个苑九伢子，已没什么大威风了，我要杀死米离，你看好不好？”

那使大背金刀的人说道：“你只能杀我们，你杀不死米离，米离是不败的大侠。”

凤瞎子大笑，说道：“是么，我是要看一看。”

他突地喝道：“来吧，你两个狗奴！”

那明如镜看着那凤瞎子，他说道：“凤夏之，你是宇内高手，要对付我们两个，自是不难。你想怎么办，说来好了。”

凤瞎子说道：“我不愿与你们动手，你们自尽好了。”

明如镜心道：我有三十六路笔法，莫非我师父教与我的，就是要我用它来自尽的么？我能不能胜你，那时再说。但我与你得拚一拚，那是没错的。

他看了那大背金刀一眼，两人虎吼着，冲向那瞎子。

如果他是一个瞎子，你尽可以对付他。但他不是一个很平常的瞎子，他是一个宇内高手。

知道他是一个宇内高手，你尽可以逃走。他是生浮子的师弟，你更不妙了。生浮子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她的师弟一定能找得到你。

看来，你没有希望了，只有求死，而且是快地死。

大背金刀砍在那瞎子的头上，咣地一声响。那明如镜的双笔直刺在他的身上，滋滋地一连刺了他十三道大穴！再看那瞎子，他不动，一直不动。冷意传遍了他两人全身。如果你能刺伤他，你就有信心，你就能与他搏斗，拚上三十五十回。

可惜你不能，你只能看着他杀死你。

瞎子一抓抓过了那把金背大刀。

他手一拗，那把刀便咯咯裂了。

金背大刀呻吟了，他像也被凤瞎子抓裂了。

凤瞎子冷道：“你是不是也得死？！”

那大背金刀抓起那碎刀，声音哽咽：“刀……刀……”

他抓起那碎刀，怒吼着冲向瞎子！唰唰——，刀片儿舞动，向瞎子扎来！

扑——，扑——。

凤瞎子说道：“我接你这两下！”

那两片刀片儿扎在他身上，看得出他身上在流血。他说道：“我要杀人，总给他一个公平，我让他刺伤我……”

他的脸上升出一种残忍来。他抓住了那使金背大刀的，一阵阵骨骼的裂声，那使金背大刀的吼声连连，叫声极是吓人。他变瘫了，他的身子只是一堆肉，一堆软骨肉。看去只是软巴巴的一堆，甚至没有一人的膝盖骨高。

那明如镜低下头，他支撑不住了，哇哇大吐起来。

瞎子看着他，说话的声音很是温和，他说：“像你这种人，只能在书房里读书，怎么也来杀人？”

那明如镜说道：“我有两支笔，我有笔……”

那瞎子说道：“是么，你要是能胜得了我，我便放了你。”

明如镜大声道：“你要杀便杀，我不要你可怜我……”

他心有余悸，看着那一堆肉的大汉，心道：像他那样子，生不如死……

瞎子说道：“像你这种人，也不算什么小年轻的了，何必也去捧那女人的臭脚？”

明如镜叫道：“人各有志，你知道什么？”

瞎子说道：“我知道，人说，人要坏，三十开外。像你这种三十多岁的人，决不会像那些小伙子，喜欢一个女人。你说，你要做什么？”

明如镜咬牙，无论怎么样，也不肯说。

瞎子说道：“好了，好了，你不说，我也不愿听。莫如我与你比比书法，你要是比得上我，我便放了你。”

那明如镜狠道：“像你这种人，只知道杀人，你懂什么书法？”

瞎子一听，跳了起来，叫道：“好，好，我便与你比，比得你心服口服才行。”

那刺刺看看明如镜，心道：看他模样，分明是一个奸巧之人，我师叔也未必能胜得了他，不如杀了他算了，省得节外生枝。她刚想说话，忽听得那明如镜说道：“你愿意，你那位女人不见得愿意，她怕你输了与我，便杀不得我了。”

瞎子大怒叫道：“她是女人，她怎么管得了我？世上只有一个女人能管得了我，但她死了，她死了……来吧！”

他莫名其妙地又焦躁起来。

两人一人一支笔。

瞎子说：“我出题，你写，你出题，我写。无论写在什么地方，写得好的，算赢。写不好的，算输。”

听他一说，刺刺放心了，写得好与不好，拿什么做准？只见两人要动手了。

刺刺喊道：“好！”两人便飞开了。原来他两人都看中了附近一块石碑。

石碑上写着几个字。

明如镜是明眼人，他站在那石碑的背面，听着那瞎子说道：“长安城北有古冢，高十数丈，传云周穆王陵也。唐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人夜行至陵下，闻人语于林间，意其盗也，因匿于草莽中伺焉。俄有人自空中来，朱衣执版，宣曰：‘冢尉何在？’……”

那明如镜也大声道：“唐河间邢文宗，家接幽燕，秉性粗险。贞观年中，忽遇恶风疾。旬日之间，眉发落尽，于后就寺归忏。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将绢十余匹，迥泽无人，因即劫杀。此人云：‘将向房州，欲买经纸。’终不得免。注间，属一老僧复欲南去，遇文宗，惧事发觉……”

两人各据碑一侧，书写如飞。看到了时候，竟是那明如镜先行写完，叫道：“完了。”

那瞎子看着还缺两字。他跳起来，看着那刺刺，说道：“他写完了么？”

刺刺说是。他黯然道：“好，我看看。”

他摸着那石碑，说道：“好，好。”遂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过去。

他摸着念，一看果然明如镜比他手快。他心道：我念得也快，他竟是不漏一个字，一字不差地写下。这人的听力、功力都是过人。

明如镜心道：他是念这一部《太平广记》，我是很熟，但他若是念别的书，我便不行了。

瞎子说道：“好，你走，我不杀你，只是你以后再别遇上我。”

明如镜看着他，竟是一揖而别。

瞎子说道：“看来我不是天下第一人，有人写字比我强些，他写字比我更强些。”

他说道：“好，我们走吧。”

他再看也不看那一堆肉似的金刀大汉，扬长而去了。

第三十五章 无心婆婆

洛阳城的夜晚，很是平静。但忽地在城外来了一群人。那一群人到城下时，城门已经关闭。守城的人听得外面叫喊，漫不经心，喊道：“你要进城，明天再来吧！”

那城外的人叫道：“有皇上的令牌！”

那守城的以为是开玩笑，心道：你胡吹什么，就是有玉皇大帝的令牌，我今天也不给你开门。他笑道：“你拿皇上来吹我，你以为我怕皇上，这城门上，我就是皇上！”他再命令那些小卒，吼道：“谁给他开门，他就是婊子养的！”

不待他说完，便听得那城下的人说道：“真的不开城门，那你就死定了！”

这看城门的叫道：“你死去吧！”他起身要走，忽地看到了鬼影。他看到了一个人在那城墙上走，一路一步步走上来。他叫道：“鬼，鬼，鬼！”他就看到了那个走上来的人。

那人上来，说道：“你看！”

他真的看到了一张皇上的令牌，这是一张他从来不曾看到过的龙牌。他吓得跪地叫饶。

那人不理他，只是下去，喝令那守城的士卒把那城门打开。从城外走进了一群人，带头的是一个女人。她对着这守城的人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守城的战兢道：“我不知道真的会有皇上的令牌，我该死，我该死！”

那女人说道：“我说你也是该死，只是你的亲人能得一点儿恤银就是了。”她一摆手，后面的一个女人一扬手，那人的头便跌落地上。

这女人杀死守城人，扬长而去，那守城的怕她，便悄悄跟着，看她一行人真的进了府内，才知道是真的皇上的人。

在府内，那知府说道：“不知道皇妃驾到，有失迎迓，望皇妃恕罪。”

“那女人笑笑：“不开城门，不让我进城，罪是不小，但我姑且饶你一回，站起来说话。”

那府官心内也胆颤，听得她下令道：“去，把那个人找来。”

府官不动，那女人喝道：“你与你的家人搬去下房，再休来烦我，这也不知么？”

那府官屁滚尿流，忙搬出去了。

面前来了那个人。他是“伞”。他说道：“我知道你会来。”

她说：“我要你去杀一个人。”

“谁？”

“许茹仙。”

“伞”看着她，说道：“这个人并不容易杀。”

女人冷笑，说道：“容易杀，我不会叫你去。”

那“伞”突然说道：“我不愿意见米离。”

无心婆婆冷笑道：“你不愿意见他，我就愿意见他？只是他太有名了。你知道不知

道，皇上在他的书斋里写下了三个人名，他反反复复写这三个人名，你看看。”

她丢下了一张纸。

果然是一张黄绢，上面写着三个名字：凤夏之、米离、苑九。反反复复都是写着这三个名字。

“伞”沉默。

无心婆婆突然笑了，她对“伞”很委婉地说：“你的亲人，她很好……”

“伞”在咬牙。

她说道：“据我所知，足有几十个人在想法儿对付你。你的老人在皇宫里，她很好，你明白我的意思么？”

“伞”咬牙，他说道：“我上次派了人，看望了她老人家。”

女人说：“她和我住在一起。”

“伞”的心咯噔一下，她是杀人的魔头。

“伞”在沉思，他杀许茹仙，定会与米离交手。如果天下还有一、两个他不愿意与之相遇的人，那就是凤瞎子、米离。苑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米离与凤瞎子。他说道：“我为什么要杀死她，她只是一个不会武功的人。”

无心婆婆笑了，说道：“她不甘寂寞。”

不甘寂寞，是有野心人的作为，但那后果往往很不妙，她得一死，因为她不甘寂寞，她就得死！

“伞”说：“我要让他看出是谁杀死了她么？”

无心婆婆笑了，她说：“为什么要他看出来，我只是要他走出来，让江湖再热闹一点儿，你说好不好？”

“伞”说：“我明白了。”他心稍安，如果让他直接去杀许茹仙，他定会得罪米离，如今他可以嫁祸与人。

“伞”走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无心婆婆坐在府内，她低下了头，像要入睡。身后的丫头轻轻说道：“娘娘，你是不是去歇息？”她说：“不，我在等一个人，他一定会来。”

她在等谁？她怎么知道那个人一定会来？到了夜深了，守在她身后的丫头都困极了，她们闭上了眼睛，站着假寐。

忽地，有人大声说道：“你还我媳妇儿来！”

来了一个男人，他坐在桌子上。是那大方脑袋方方。他眼里有泪，叫道：“你真是混蛋，叫那个什么许茹仙来胡搅，她杀了我媳妇儿，你知道不知道？”

无心婆婆看到了他，脸上忽地没了倦意，她笑道：“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媳妇儿会被她杀了？你受苦了……”

方方说着，禁不住哗哗流泪，他说道：“我有三个媳妇儿，转眼间她们都没了，你赔我的媳妇儿，你赔我好了！”

无心婆婆的脸总是红红的，是不是这个方方在她的眼前总像是个无赖，总像是一个孩子，哭天抹泪的，让她无法儿？她身后的丫头喝道：“休胡扯，你想让娘娘杀你么？！”

那方方竟是不惧，他说道：“那太好了，我要是死了，刺刺总得为我流泪吧？”他大声叫道：“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那丫头说道：“我不杀了你……”她仗剑来刺，忽地那无心婆婆叫道：“休得胡为，你退下去吧！”

丫头心内纳闷，平时娘娘对男人总是声色俱厉，此时对这一个大脑袋的家伙怎么这么心软？她慢慢退下去了。

只有他与她两个人。

她说：“我杀了你，你就去找你那两个媳妇儿么？”

他哭咧咧道：“不去找她们，我找你么？”

无心婆婆看着他，看好半天，说道：“好，你算是一个有良心的男人。”

方方说道：“那个许茹仙不分青红皂白，便杀人，真叫我恨！”无心婆婆说道：“你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她秋波斜瞥，竟是深深看了他一眼。

方方心跳，心道：不对啊，她是皇上的人啦，可她是不是看好了我方大脑袋。她是不是成心想给那个皇上戴一顶绿帽子啊。如果是那样，就戴好了。他一时便忘了刺刺，忘了佛佛与磨磨。

无心婆婆说道：“方方，我从未看到过像你这样的男人……”

方方叫道：“我傻啊，我没了老婆，还来帮你找那什么七处谋杀案的人，我知道了那谋杀案的人是谁了，你知道不知道？”

无心婆婆显得很轻松，她哦了一声，说道：“你说说看。”

“肃杀。”

无心婆婆笑笑，说道：“我知道这一个人，我从知道了你时就知道了他。”

方方心里得意，看来她知道了我的那事绩，她也不会小看我方方。他说道：“是他指使了几个人杀人的。那几个人是洛阳的名妓秀蕾儿，还有那个阴阳怪气的慕容公子慕容怀，更有一些人是她们手下，大都掩身在妓馆。”

无心婆婆笑了，她说道：“我也得知了一些消息，但得知一丝半点儿蛛丝马迹，算不得数。”

方方说道：“你知道不知道离身剑离明？”他讲了离明，讲了他被埋坟里的事儿，他说了半天，无心婆婆只是笑。“你不信？”

无心婆婆很大度，她笑道：“我信你，但算不得准。”

方方很沮丧，他说道：“那好，我只是去了，我得去为我的老婆们报仇。”

无心婆婆说道：“我有一个计策，能替你报仇，你愿意不愿意？”

方方当然愿意。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是好计。方方想他能做什么？他的武功很差，他什么也不能做。

无心婆婆说道：“我替你做，只是你得认承是你杀了人。”

方方大声道：“好，我便认承，能怎么样？只要你杀死她，我便去对米离说。”

无心婆婆说道：“她是一个好管闲事儿的人，其实女人不该管太多的事儿，事儿该由男人去管。是不是？”

她过来抚摸着方方的头。

方方要流泪了，他心道：她是一个皇上的人，但她也是一个好女人。她是好女人，她是女人……他的心渐渐平静了，他的心软在女人的抚摸中。

“伞”走出了街头，他看到了一个年轻人。那个人随着他走进了一家小店。

两人坐定。

那年轻人是“伞”的兄弟，他是老六，那个曾在救狱时受伤的老六。

“她们在禅林院里住，那里的老僧是米离的故旧。”

“有多少人？”

“几十个，都是哄哄嚷嚷着，跟着她的。”

“伞”在冷笑。

大侠米离有这样一个夫人，也够他受的了。不甘寂寞女人心。“伞”说道：“我要戏弄她一下。”

那老六说道：“大哥……”

他的眼光颇厉，看着那年轻人。

年轻人说道：“大哥，我看她不像是坏人……”

“伞”好久无声，他看着地面，说道：“我看去却像是一个坏人……”

老六咬牙道：“大哥，你下令，我去做了她……”

“伞”说道：“不用了，你看着点儿，有什么闪失，去告诉你二哥。”

许茹仙很快乐。如果她不是在那间米离的囚室里，她就会很快乐。有许多的人对她很敬仰，她活在那敬仰里，会很高兴的。这些人对她说着恭敬的话语，他们对米离的恭敬，就是对她的恭敬。他们会说无数的好话。她在把玩着酒杯，听着那些好话。

忽地跌跌撞撞冲进来了一个人。这人正是那个与明如镜、大背金刀一起喝茶的年轻人。他说道：“来了，来了……”

许茹仙说道：“你慢慢说，好不好？”她身后总是站着那一个阴沉眼光的人，他看着许茹仙的时候，那眼里都是狂热。他的头上总是戴着斗笠。

这年轻人说道：“瞎子，一个瞎子，他来了……”

许茹仙说道：“他是谁，你说好了。”她笑着，递与那个年轻人一杯酒。

年轻人心魂稍定，他说道：“我与大金刀、明如镜先生三人正在喝茶，要喝过了茶，来听夫人调遣时，那个凤瞎子就来了……他……”那年轻人的脸上有一种恐怖，他又想起了那一桌的银粉。

“哪一个凤瞎子？”她觉出不妙来了，她看到了许多人的眼神变了，她知道那个凤瞎子定非寻常之辈。

响起了一阵响亮的笑声，有人笑道：“她在江湖上混，居然不认得我瞎子，你说她是不是白混了？”

另一个人的声音甜滋滋：“她只认得一个米离，她以为那个米离能胜得所有的江湖人，所以她就拿着鸡毛当令牌了。”

许茹仙居然挺得住，她笑笑，说道：“不知道是哪一位，站出来说话，别那么躲躲闪闪的，不是更好么？”

眼前突地闪出了两个人，他们两个的身影极快，一眨眼便站在她的眼前。

许茹仙心内暗暗称奇，她不是那个刺刺么？那个曾在她与米离相亲相爱时就认得

的刺刺么？可那一个人是谁？她眼前站着两人：一个身体伛偻着的瞎子，一个明光艳丽的少妇。

第三十六章 醋海风波

许茹仙冷笑道：“刺刺，你没死，真是大造化，只是你以后未见得总也不死。”

刺刺恨声道：“好，许茹仙，我当初就该在你认得米离的时候把你一剑刺死，省得让你这么一个怪物在世上乱搅！”

许茹仙此时听得她叫自己怪物，心道：她对我这般不敬，就该她死了。我当初叫人杀死她们三个，那就对了。只是斩草不除根，剩下她一个，还得费事儿。她笑道：“你也只剩下了半口气，为什么不死去？”

刺刺说道：“你去死吧，你死了，米离还会流眼泪。”

许茹仙笑笑说道：“那就奇怪了，难道你死，那个大脑袋方方不会流泪么？”

刺刺心一酸，不再说了。

忽听得有人叫道：“无心婆婆到！”

无心婆婆的威风真是不小，她的身前身后跟了许多的人，有男有女，都是高手。她看着许茹仙，说道：“许夫人，真个难为你了。”

许茹仙看到了她，心内蓦地想到：原来我对她还有一忌，我怕她的威风超过了我，我不愿意她比我更威风。

无心婆婆看她不吐声，笑道：“我请你去赴宴，是请你查案的，不是叫你滥杀无辜，你杀死方公子的两位夫人，总不会有理吧？”无心婆婆的身后，闪出了大脑袋方方。

他不敢看刺刺。

因为刺刺不理他，因为刺刺恨他。

在佛佛与磨磨死时，他在做什么？他竟在狎妓。死在地下的两个媳妇儿也会恨他。

刺刺看着方方，心内凄苦道：原来他是这种人，我从前怎么看不清他？他没什么能为，就是死了自己的老婆，也只能去找一个女人来替他打架。躲在那个女人身后，他算什么？她冷冷说道：“师叔，我们走！”

那瞎子冷然道：“你说要杀这个人，怎么不杀了？”

刺刺叫道：“不杀了，就是不杀了，你还管怎么不杀。”她扯住了瞎子，刚刚要走。

无心婆婆叫住了她。无心婆婆说道：“我找方方和许夫人，要你们找那几起案子的凶手，可不是要你们互相残杀的。你是刺刺，也总不能自相残杀吧？”

刺刺看着她，心内恨恨，因为她与方方在一起。方大脑袋做事，总是涎着脸跟着女人。她说道：“我做什么，要你管么？我愿意杀谁就杀谁。”她看着许茹仙，恨声道：“她早晚得死在我手里！”

许茹仙笑咪咪：“有人说，没了男人的女人没事儿做，你的寂寞我明白，只是你休伤了你的身子，伤身子对你自己不好。”

刺刺突地怒极，她叫道：“许茹仙，你个狐狸精，你以为你迷住了米离，天下的武林人就都会听你的么？你休想！”

许茹仙慢慢说道：“天下武林人听谁的，我是不知道，只是你的丈夫从今可是再也不听你的了。”

刺刺心伤：这个方方离开我，还有人这般恶语伤我，我与他在一起，有过什么好了？还要受这般苦楚？

方方正要说话，忽地那个无心婆婆扯住了他的手。他的心里一阵子迷乱。他心知那无心婆婆不欲他说话，怕他一说话，更惹风波。但他是刺刺的丈夫，怎么能不说话？他叫道：“刺刺！”

那刺刺看也不看他，说道：“别叫我，我不认得你！”

方方强笑道：“我们是夫妻，怎么能说不认得我？”

刺刺说道：“我不认得你，你再休在人前人后叫我的名字，我不会理你。”

方方心乱，心道：原来我是一朝便没了老婆，本来好好的，一个人有三个老婆，何等富裕，何等快乐？可一下子便三个老婆都没了，岂不是太倒霉了？他刚要说话，忽见那刺刺的眼里流出泪来。

原来刺刺看着那无心婆婆竟在大庭广众面前扯着方方的手，心里十分酸楚。她心道：是了，他本来就是水性杨花之人，没了佛佛与磨磨，此时更没了我，又忙着去找了一个新欢。她是皇帝的人，看着也长得整齐，也算是俊人。这个方大脑袋本来就是一个馋猫猫，怎么会不吃腥？

她再不理方方，从此再不理他。

方方说道：“刺刺，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水深……”

刺刺冷笑，一笑笑得他心透凉。她说道：“是么？你又有了一日夫妻了么？”

方方想挣开无心婆婆的手，但她扯住了他，让他挣不脱。他胀得脸红，别人看他，以为他是强颜欢笑呢。

无心婆婆说道：“我原来以为你方方有三个红颜知己，原来也不那么圆满。”

刺刺大声说道：“你完美，你完美，方方，我今日发誓，我要再理你，我两世为人！”她唰地剪下一绺头发，掷在地上。对着瞎子说道：“师叔，你走不走？你要再不走，我也不认得你这个师叔了。”

瞎子听得严重，嘟哝道：“走就走，莫非你还能再生出一个师叔不成？”他两个扯着手，在那禅林院内走出。

方方嗒然若丧。

无心婆婆看着他，轻声俏笑道：“大丈夫何患无妻？你这颓丧样子，让女人看了，

怎么会喜欢你？”

两个女人对峙。此时的无心婆婆才知道她对面的许茹仙是一个野心极大的女人。她说道：“如果一个女人野心太大，她会摔死的。”

许茹仙说道：“你是不是也管得太多了，你能在皇上的枕头吹吹风，也算是本事了，何必出来管江湖事儿，像你这种金枝玉叶，要是有一点儿闪失，岂不是太划不来？”

无心婆婆一叹，说道：“我做女人，管太多的事儿是无奈，你做一个好好的女人，何必多管闲事儿？如果我猜得不错，米离也不愿意你管江湖事儿，不然他怎么不出来？”

许茹仙大笑，她说道：“你的皇帝怎么不出来？如果你的皇帝出来了，我的米离也会出来。”

无心婆婆有一点儿诧异，她不料得那许茹仙竟能支使那么多的人。她对着那些人说道：“皇上的事儿，自有官家去管，你们不可插手此事。”

许茹仙说道：“是么？”她回头一盼，那一盼有十二分的风姿，她慢慢说道：“你们愿意不愿意我来管江湖事儿？！”

众人都是年轻人，都是许夫人的倾慕者，齐声答道：“愿听许夫人吩咐！”

无心婆婆不语，她对许茹仙说道：“我告诉你，方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再休来缠他。”

许茹仙回头看看她身后的那个人，他一直沉默不语，此时他挺直了胸，对着她走前两步。这两步走出了许茹仙的信心，她慢慢说道：“我一定要杀死他，尽管你天天护着他，他总不免一死！”

两人较上了劲儿。

方方心里也不知道哪里不对，总是他觉得他像一个傻瓜。他从前不是傻瓜，他只是调弄着一个个傻瓜。如今他是傻瓜了。

许茹仙对方方说道：“你想活命，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得在米离的身旁，如果

你在米离的身旁，我会不杀你。因为我会看在他的面子上，饶你一死！”她要回去了，她在转身回屋时，回头看了方方一眼，她看方方的那一眼，像是看着一个死人。

无心婆婆扯着方方的手，她的手很柔软。

方方在苦笑，说道：“你能不能放开我的手？”

她笑笑，说道：“我要是放开了你，你再跑了，要找到你，说不定你会没气了，那时再叫我哪里找一个大方脑袋的人？”她回头，对她的手下说道：“回府衙去！”

夜很深了，她看着方方，听方方讲他的妻子。不知不觉时，已经至夜深。她看着方方，目光很亲切。她说：“如果你有痛苦，对人说一说，一定会轻松许多。”

果然方方觉得他轻松了许多。

无心婆婆看着他，说道：“刺刺不会再理你了，你会很寂寞，你再也没了妻子。”

他不知说什么好。

无心婆婆说道：“你去过皇宫没有？”

他没去过。在他想来，皇宫里必是很好玩。

她说：“那里面很阴冷，我在夜里时常睡不着，只听风声，再听那梆声，我盼着那梆声，又怕那梆声。”她是一个夜不能寐的人。她说：“皇上有许多的妃子，我只是一个。他来时，只是呆了那么一会儿，他得回去，因为他怕皇后生气。皇后是一个大家望族的人。”她简单说出了皇宫里的秘密。后来皇上派她出宫来了，她的心透亮了。但她在江湖上闯了许久，她也没有一个知心人。她只是闯出了名头，江湖人都知道了她是无心婆婆。她的名字也说出了她的苦境。她扯住了方方的手，说道：“你能不能叫我再生出人心来？”生出狼心来，容易。再生出人心来，难，真是难。

但她扯住了方方，她的手很柔，摸着他的耳朵，说道：“我很奇怪，你生得与人一点儿也不一样。”她渐渐摸到了他的不该摸处。

他身子哆嗦了一下。

她悄声问：“你好一点儿了没有？”

他点头。他有一点儿忘了刺刺。刺刺不如她高贵。男人也喜欢不同的女人，像喜欢从未尝过的好菜，他喜欢从未尝过的女人。他说：“我不愿意.....”

她悄声道：“你愿意，只是你怕她，她再也不是你的妻子了，我从今便是你的妻子，你看好不好？”

方方突地心里升起了一般怪念头，心道：是啊，既来之，则安之吧，我与她好，让皇上也戴上一顶大大的绿帽子。真个不错啊。皇上算什么，他也是一个乌龟。哈哈！想到了得意处，方方竟脸露笑容了。能叫一叫皇上也做乌龟，他怎么能不高兴？

无心婆婆说道：“看到了你，我也该改我的名字了，我不再叫无心了.....”她轻轻抱起了他。她抱着方方时，心里有一点儿犹豫，她轻声说：“你从前与她们.....她们对你.....是狂暴，还是温柔.....”

她怎么问这个？她看出了他的迟疑。她说：“我只想让你高兴，我不愿意同她们一样，不愿意。”

他听懂了，轻声说：“怎么都行，只是和她们在一起，我是皇上.....”

她明白了。她抱着方方，扯着他的耳朵，笑说道：“你错了，你再也不是皇上了，我是皇上，你只是我的人，你是我的皇后，行不行？”方方流泪了，他的泪水不知是怎么流出来的，也不知是为谁流的。

刺刺正在破庙里，她默默地在悲伤。她很难受。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难道他就不知道么？天下本来没有好男人，这个方方就算是不好的男人里的好人了，可是连这个不好的男人也没了，让她怎么能不绝望？她说：“我恨死了你，你再休想碰我！你再碰我，我就一死，我对神明发誓！”

从今天起，那个许茹仙、还有这个无心婆婆都是她的仇敌了。她看着那鼾声如雷的瞎子，心道：我有师叔，我是生浮子的徒弟。你以为你能得罪生浮子的徒弟么？我让你

们先快活吧，早早晚晚，我叫你们都哭，一直哭到死！到了那时，你个方大脑袋叫我刺刺佛，叫我佛爷爷佛奶奶也不行了。我要叫你死，叫你死在我手里，叫你哭也哭不成……她睡着了，她的脸相在睡梦里也是歪斜的。

第三十七章 不动心的人

仍是那一间密室，但里面的气氛变了，有许多的鲜花，屋内所有能放的地方都放满了鲜花。米离的脸是苍白的，埋在那些艳丽的鲜花之中。

许茹仙笑着，对米离说：“米离，我与你已经成亲了三年，我们已经做了三年夫妻了。”

米离不语。

她笑笑，把一只雪也似的臂拿去绕在米离的脖颈上，悄声说道：“我们做了三年夫妻，你与那个鱼漂儿也不过是几个月，我们还得做下去，一生一世都是夫妻……”

米离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许茹仙说道：“米离，我做了你的妻子，我的人生改了许多。我变了，更爱管天下的不平事儿了，我愿意做像你一样的人……”

米离的话说得一字一句：“你不像我……”

许茹仙笑笑，她抚摸着米离的痒处，只有成过亲的女人才知道抚摸男人的什么地方，让他不能无动于衷。

米离忍着，他的脸上没有一丝兴奋，只很冷淡。

许茹仙笑道：“我有五百多人，他们都是很崇敬你的江湖人物。他们愿意见你，你愿意不愿意意见他们？”

米离说得很快：“不！”

许茹仙说道：“他们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儿，只要听说是大侠米离的事儿，他们甘愿肝脑涂地，也不后悔。”

米离的脸仍是冷冷的。

许茹仙挑逗他，说道：“你不觉得我很能干么？”她仍在抚摸着他。

米离看也不看她，他说：“我累了。”

她脸上突地升起了一种残忍来，她说道：“是么，你累了？你真的很累了么？你干什么了，你只是一个废人，你坐享其成，你天天仍声名赫赫，如日在中天。你是大侠米离，你三年不出门，可名声仍在。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妻子在替你做事，你是一个男人，你羞不羞？”

米离看看她，像看一个陌生人。

她突地垂泣了，说道：“我也有做不了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我只是一个女人，一个不会武功的女人，早晚有一天，你的老婆也会被人杀死，那时你也能无动于衷么？”

米离看看她，他说道：“你不会死，因为你是一个有名的人。”许茹仙哭了，她伏在米离的腿边痛哭。她许久没有这般哭过了。她哭得肝肠寸断。

刚开始哭时，米离并不理她，但久了，他的手慢慢伸出来了。他的手是迟疑的。

许茹仙能感受到他的手，她心急道：快呀，快呀，你只要对我再好一点儿，再好一点儿，再真正地好上一一点儿，就行了……

米离看着她，她的脸面仍是那么细嫩，她嫁与米离做什么，莫不如嫁一个平平凡凡的人，她生下儿子，一家人快快乐乐过日子，哪里会有这许多的烦恼？米离说：“你是一个不愿意平淡的女人，你的日子……”他长长地一声叹息。

许茹仙的手很快，她再一次把米离抱起来，她说道：“米离，你不能让我做寡妇，你不能让我做你的妻子，一次也没有男人。我受不了，你知道我受不了！”她把米离脱

成一个赤条条的婴儿。她说：“我哆嗦，我不能自己，我不行……”她伏在他的身上，嚤嚤哭泣。她很快乐，因为她看到的米离不再是一个软乎乎的人了，他的身子变得像男人了。她仍在哭，说道：“所有的女人都有丈夫，他们和和美美地在一处，他们手扯着手，快乐极了。他们一起做事，一起做饭，就是耕田，也是同进同出，你知道么？”

米离长叹，他的身子躺在许茹仙的下面，但他知道他又是一个男人了。

许茹仙说道：“米离，你能对我这么好，我真的很乐意和你在一起，我要天天也不出去，我天天和你在一起……”

米离像是发现了他又成一个很刚强的男人了，他背着一柄寂寞剑，骑着一匹“狗东西”，走南闯北，他是名动天下的大侠。

许茹仙很快乐，她像骑着一匹马。像米离这种“马”，只有像她这样的好女人才能“骑”得住。

两人都是大汗淋漓。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米离的脑子里都是江湖风云了。他的心很热。“江湖上……有些什么事儿？”

她伏在他宽阔的胸上。“有一个‘伞’，他已经杀了许多的江湖人了。看他杀人，没有一定的路数，像是什么人都杀，死在他手的都是名重江湖的人。”“还有一个无心婆婆……”

“无心婆婆？”米离显是对这名字很生疏。

“她是皇宫里的人，是皇上的爱妃，就像我是你的爱妃一样……”

米离很惊讶，江湖很热闹。

许茹仙给米离描述江湖，于是江湖在米离的眼里便是许茹仙说的江湖模样了。

慕容怀在喝酒，他一杯替一杯地喝。像幽灵一般，进来了一个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身上穿得不能再少的女人。慕容怀说道：“你知道，我不是那种见了母狗就爬的人……”

那女人笑笑，说道：“有人看见了我，便像看到了神。他永远不能爬我。有人看到了我像是看到了狗，他如果爬我，我就咬死他。只有看到我，知道是看到了漂亮女人的人，他才能爬我。”

慕容怀说道：“像你这种人，人尽可夫，有什么乐趣儿？我不愿意看你。”

秀蕾儿笑了，她说道：“你以为花后是什么？是人都可以看，可以摘的花儿。人都可以尽情弄，你知道么？”

慕容怀走上去，啪啪地打了她两个耳光，打得她的嘴角出血了。

她嘻嘻笑着，说道：“这像男人了，这才像是一个男人……”

慕容怀把她搂过来，他摸着秀蕾儿，说道：“都说是重色便倾国，我怎不知道？”

秀蕾儿说道：“你只知道一件事儿……”

慕容怀知道她了解自己的心事儿，他的脸红一红，说道：“我不知怎么回事，只是一看到他……”

秀蕾儿也眼睛迷蒙，她说道：“我从来没看到像他那样的男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据说从前的大侠米离便是那样子的，人看了他，都消瘦了……”

她盯住了慕容怀，说道：“他是我的，你再休去缠他……”

慕容怀大声道：“你说什么，他是天下最美的人，他不是你的！”

秀蕾儿说道：“我会让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去帮他，你要再扯着他，我会对你不客气！”秀蕾儿的眼里是疯狂。

慕容怀说道：“你要他，是想做他的女人，我知道你最近天天也不去找男人了。你只是惦念着他，可他不是男人……”

“胡说，他是男人，他是肃杀，他是肃公子！”

慕容怀笑道：“你的眼睛看错了，你再去看一看，你再看一看，你就知道了，你白担心了，你爱上的，是一个女人。”

秀蕾儿的眼里有泪，她不能等，她一会儿也不能等，她得去看看肃杀，如果那个肃杀是一个女人，岂不是把她的满腔心思都化成乌有了么？她冲进了那曲曲折折的地下。

那里正坐着一个男人，一个她一心系之的男人。他风流漂亮，他看女人时，那眼波让女人心动，让女人忘了她是什么，只是呆呆看他，想不起来她自己。他仍是那么面上带笑，对着她说：“秀蕾儿，你来做什么？”

秀蕾儿怎么能说她想看一看肃公子是不是男人？她说道：“我想.....看看公子。”

两个呆坐，最后仍是那个秀蕾真耐不过了，她说道：“肃公子，我就是死了，也得问你一句话。”

他笑笑，说道：“你问我，你问我好了。”

秀蕾儿的声音像是低语：“你是.....男人，还是女人？”

肃杀看着她，像是看一尊佛像。肃杀仍是那个肃杀，是那个一脸病色、一身病骨的肃杀。但他的脸上有了一丝愁苦，他说道：“我是肃杀。”

他的话意是什么？他是肃杀，就说他是男人么？秀蕾儿心一松，但她随即又心一紧：他没说明白，她问的是，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秀蕾儿说道：“肃公子，如果你愿意杀死我，你便动手，但我在死前，一定要知道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如果是男人的话，我一生一世都跟着你。如果你是女人.....”她怨尤地看肃杀几眼。如果她是女人，秀蕾儿怎么会服她，她再也不是那个她一心爱着的肃杀公子了，她只是一个女人。秀蕾儿就是一个艳绝天下的女人，还有什么女人比她更好？

她在等，在等着肃杀的一句话。

肃杀看着她，站起身，走到窗前，好久方才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是一个女人。”

还说什么？秀蕾儿看到了一个女人，一个病态十分的女人。她的脸是苍白的，像纸一般白。她的脸上有笑意，那笑迷倒了多少少女。如今她再一笑，又该迷死许多的男人

了。

秀蕾儿突地叫起来，她的声音尖尖细细的：“我不知道你是女人，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骗我？”

肃杀说道：“我为什么要骗你？我要骗你，你仍不会知道我是男人是女人。我告诉你，我只是要报仇，报一个血仇……”

她是肃杀的妹妹。

谁知道，在那一次血的生产中，鱼漂儿生下了两个孩子？他们是一男一女。说不准鱼漂儿的心思，或许是她后悔她不曾给米离生下一男半女，或许是她看破了世情，想着不让她的儿女再惹江湖血腥，不再去担惊受怕地过日子，她把她一双儿女都分开了。她与她的哥哥肃杀分手了，从此再也没看到他。后来肃杀死了，她也成了这世上的孤独人，她没了唯一的亲人。她恨米离，她在这世上活着，就是要杀死米离。杀米离必得杀死那个许茹仙，在江湖人的眼里，许茹仙就是米离，米离就是那个许茹仙。

“你叫什么名字？”

“肃秋。”

肃杀的秋天，生下了两个不幸的人，他们一生都紧跟着不幸。肃杀死了，只剩下了肃秋。

她说：“我说得也不错，我与我的哥哥是一个人，有两颗心脏，米离杀死了我的另一个心脏，但他杀不死我，我就是肃杀。”

秀蕾儿哭了，她很失望。她把她的希望放在肃杀身上，她却不是肃杀，甚至不是男人。

肃秋过来，轻轻扯开了她的披纱，扯下了她的衣服，她说道：“你看，像你这么好看的女人，本来就不是给男人准备的，男人都是须眉俗物，他们怎么配得到你？”

肃秋的手像是有火，抚摸着她，让她忘情了。肃秋慢慢说：“你喜欢我，对不对？”

我就是肃杀，你为什么不还喜欢肃杀。你就是肃杀公子的心上人了，好不好？你可以天天陪我，你可以替我做事，你可以帮我。”她面对着秀蕾儿，说道：“你看我……”她也脱尽了衣服。

她说：“你身体受尽了屈辱，我的心受尽了凌辱，我们才一样。”

她抱住了秀蕾儿，拥她在床上，她说道：“你好好歇一歇，我们好好歇一歇。”

慕容怀的心狂跳不已，他知道他是闯下了大祸。他的眼睛是看着那些世间最美的东西长大的，他看得出，那是一具世上最美的胴体，她不是一个男人，男人没有那么美。但他不敢说出来，如果他说出来，肃杀会不会杀死他？他不敢说，但他要说，因为他有一个大心思，他要给肃杀雕像。

他决不能把她雕成不男不女的形像。

她是女人，还是男人？这一会儿，秀蕾儿一定会知道肃杀是女人还是男人了。

慕容怀相信他自己，像相信菩萨一样。

第三十八章 雕出一计

慕容怀在等待着秀蕾儿，他在耐心地等。如果秀蕾儿出来了，他便知道那肃杀真的是不是女人。他其实看得很明白，在肃杀允许他坐在那里看她的睡态时，他已经断定肃杀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未经过男人的姑娘。

她是他慕容怀所见到的最美的人。她的样子既像是男人，又像是女人。她如果被雕出来，一定是一具天下唯一的美雕像。

他等得太久了。

如果秀蕾走进门去，便很快出来，那肃杀一定是一个女人。她在那屋内呆得时候越

长，他就越可能是个男人。

“她决不可能是一个臭男人！”他对他自己吼道。

“你在自言自语说什么？”

他看到了秀蕾儿。

此时的他简直有一点儿绝望了。你看秀蕾儿的面目，便知道她正经过了一场风暴，男人的风暴。她的脸很红润，她的脸上有一种痴痴的笑意，她笑得很开心，因为她刚刚经过了男人的风暴，她便开心极了。

慕容怀说道：“他到底是什么人？”

秀蕾儿笑道：“她是肃杀公子啊。”

慕容怀忽地大叫道：“不对，不对我，看得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

秀蕾儿说道：“她不是女人，女人没有她这等的本事，没有她这么迷人……”

她蹒跚走了，把一个慕容怀留在梦里。

他决意再去看那个肃杀，他知道他的眼睛在看人时，比所有的人都毒。他能从你的衣服里看进去，看得出你的骨骼，看得出你的身材，看得出你的肌肉，看得出你身上的隐疾，甚到看得出你是一个处女，还是一个成熟的女人。

他绝不会看错。他再也不等待了，他得去看。

冲进了肃杀的屋子，他正看到了肃杀。

他仍是那个一脸傲气，一身傲骨的肃杀。

肃杀看着他，说道：“我想你让秀蕾儿来看我，你自己也该来了。”他心一紧，如果肃杀能知道他的心思，他一定会杀他。

肃杀只是一笑，说道：“慕容怀，你看错了。你说是不是？”

慕容怀心一横，说道：“我从来不会错，在这件事上我相信我自己。”

肃杀讥笑地看他，说道：“是么？你相信不相信我？我告诉你，我是一个男人，你

不相信么？”

慕容怀闭上了眼睛，他的性命正在交关的关口。他知道他不是肃杀的对手，她的功夫很深，他绝对付不了肃杀。

但他再也不愿意撒谎。他慢吞吞说道：“我再说一遍时，我还是说你是一个女人。”

肃杀的脸冷冰冰，他说道：“慕容公子，你是天下奇才，可不要因一言之失，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慕容怀冷笑道：“我雕了几十具像，我相信你将是我要雕的最好的一具。我也相信你是一具女像，是天下最完美的女像。”

肃杀忽地杀气腾腾，他说道：“你污辱我！”

慕容怀大笑，虽是他心里十分紧张，但他仍是大笑。他笑毕说道：“如果你真是一个美女，你比肃杀更伟大。”

肃杀冷冷道：“你不相信我是肃杀？”

慕容怀笑了，他说道：“我不相信。”

肃杀忽地抿嘴笑了，她轻轻说道：“我确是一个女人。只是你知道了我是女人，你会拿我怎么办？”她慢慢脱下了她的衣服。

看她的身上，慕容怀的身子起了一阵寒栗。她很瘦，但她确实是一个很好看的美人。她的乳很小巧，但是那么浑圆。她的股那么秀美，柔柔地贴上去，像是玉贴在她的身上。

“你是谁？”

“我是肃杀公子的人。”

慕容怀在沉思，他说道：“你别骗我，肃杀公子的人都死了，她们都是良玉美质，但她们都被肃杀用过。你却没有。”

她轻轻俏笑，说道：“你也知道，肃杀也有他没用过的女人。”

他要不要相信她，如果她说的是假话，对他有什么关系？他笑了，说道：“我喜欢

你.....”他看到了假肃杀眼里的冷光。他再说道：“我叫你什么名字？”

她说道：“我是公子的人，我叫肃秋。”

肃杀的秋天。那么说她是秋天，然而她这个秋天是肃杀的秋天。

她对着慕容怀说道：“慕容公子，你看得出，我用的那些公子的人都是假的，但别人未必看得出。我想你帮我，你愿意不愿意？”

慕容怀大声道：“我一定帮你.....”

她笑了，说道：“那好。”

他却再说：“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得让我雕你一具玉像。”

他急急说道：“我有一块美质的玉，我拿它来雕你，那时的人，就是天下最美的一具玉像，你说好不好？”

肃秋冷冷说道：“不好，我活着，就是要杀死米离，杀死那个什么许夫人，杀死那些与我的肃公子作对的人。我不想让你雕什么玉像.....”

慕容怀看着她，看着她的身姿，心道：她很美，她很美，看她的臀，看她的肩，再看她的腹，便知道男人的脏手不曾碰过她。他大声道：“好，我来摸摸你！”他这是情急了，原来慕容怀对于女人男人，只要他喜欢的，他都要摸。在他看来，只有摸，才是最高的享受。他一去摸肃秋，叭地一声，他的脸颊便鼓起来了。他呆呆看着肃秋。

肃秋说道：“我是一个女人，也是肃杀的女人，不是你的。”

慕容怀大叫道：“我也不曾说你是我的，我只是说摸一摸你，有什么要紧？”

肃秋冷哼道：“慕容怀，你再图谋不轨，我便叫你死！”

慕容怀大声自语道：“不对，不对，我怎么能放弃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好的人，从来没有。我一定要她，我一定要！”

他冲过去，对那肃秋出剑。慕容怀的剑快，哧哧哧一连递出了七剑。

叭叭叭，那肃秋一连出了三式，便把他那七剑封得严严实实。

她冷笑道：“慕容怀，你要对付我，还差那么一点儿。”

她叭地击在慕容怀的胸前。

他趑趄了几步，叫道：“我打不过你，但我决不放过你。我要拿你做我的玉雕像。我要是雕完了你的玉像，我就是天下的完人了！哈哈哈哈！”

他冲着，手舞足蹈，一直冲了出去。

肃秋气得嚤嚤哭起来，她慢慢地哭了一会儿，就再坐下来，看着她的脚。她看着她自己，也对自己很满意。一双脚，便能叫她看个不停。她的脚太美了，那足弓很秀气，像是玩具，她玩弄着她自己的脚，再也不哭了。她决心自己好好放纵一下。她披散了她的头发，一头秀发在飘荡，美美地在飘。她的胸很挺，像是一双玉盅在挺。柔柔地颤。她对她自己很满意。

慕容怀冲出去了，他看到了那个秀蕾儿，他扯住了她，叫道：“你怎么不告诉我？你怎么不告诉我？她是一个美人儿，她是一个美人儿……”

秀蕾儿看着他，看他的双目已是呆怔，知道他犯了疯症，心道：完了，看他模样，一定是看到了肃秋的真面目，一时失心疯了，这可怎么是好？

秀蕾儿柔声说道：“慕容公子，你看到了肃公子了？”

慕容怀大笑，说道：“她是什么肃杀公子？她只是一个叫做肃秋的女人，她叫肃秋，肃秋，肃杀的秋天。你是什么名字？你叫做什么名字？”

“秀蕾儿。”

秀蕾儿。是不是秀秀的春天的雷？”

秀蕾儿看他竟有些呆怔，心道：原来他受了刺激，变成了失心疯了。他这模样，如何是好？她这里正呆怔着，忽地听到那个慕容怀说道：“小小巧纤腰，蛮蛮细柳枝，不知迟暮女，昨昏浪几时？”

他呆呆看着秀蕾儿，说道：“你的脸好看，玉颊生香。你的腿好看，秀丽修长。你

的手好看，尖尖玉笋。你的眼睛好看，明瞳秋水。只是可惜可惜，上天造物时，只差了一点点儿，你就不能成为天下至善至美的美人了。你知道你差在哪里？”

秀蕾儿知他只有在痴狂时才会说出这个来，她忙问道：“差在哪里，你说好了。”

他悄声道：“说来你别伤心，你的耳朵，差在你的耳朵上……”

秀蕾儿不禁去摸她的耳朵。她不知道她的耳朵差在哪里？她看镜中自己的耳朵，那耳朵很秀，很好看。

慕容怀说道：“女人有秀耳，尖尖如玉笋。对面难得见，美发一秀伦。说的就是人的耳朵，你知道不知道？”他悄声说：“可她的耳朵就比你的好，她的腰也比你的好，你的比她略长那么一点儿。”

慕容怀低下了头，他把他的头发都披散，说道：“你看我要是做一个女人，是不是也可以像她那么好看？”

他的头发披散了，他的眼睛很亮，他有些疯疯癫癫，叫道：“天生灵秀女，当垆卖水酒，不知酒滋味，但见乌发青。”

他疯疯地撞出去，叫道：“你别走，别走，我看你不是肃杀，你只是肃杀的秋天！”

有人站在肃秋的眼前，此时的她，再又是一个男人模样。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瘦子，像竹杆一般的瘦子，还有一个矮子，像圆圆的桶。

“杀了他！”

那瘦子点头。

矮子说道：“你可能用得上他……”

肃秋笑了：“天下的人我都能用得上，只是他们不为我用时，你说我怎么办？”

她说道：“他知道我不是肃杀，他天天在街上叫我是肃杀的秋天，如果他叫破了我的身份，我再怎么去杀那些仇人？”

两个人出去了。

她喘了一口气，如果他们两个要杀谁，那个人应该是死定了的。

洛阳城的人都来看疯子了，疯子手里提着七把刀，在街上闯。后面跟着一群人。有的是衙门的公人，但他们也得了慕容家的银子，不敢来拿他。只见他破头散发，叫道：

“天下有的是好女人，只是一无瑕疵的却没有几个了！上天不公，上天不公！”后面跟着的孩子也叫：“疯子，疯子！”

他站住了，吓得那些跟着的孩子退后，他大声拍手叫道：“看你一个人，也是个孩子，长大也是一个须眉浊物，有什么好处？不如你死了算了！”

他便要去抓那些孩子，吓得孩子吱哇乱叫，四散逃走。

再当街忽地看到了一个老板娘，那女人长得有几分姿色，他摇头道：“好个女子，只是误嫁匪人，不得好处了！我与你雕一个玉像，你再嫁与一个好人，好不好？”

那老板娘正要斥他，忽地看到了那身后的仆人，他忙递与老板娘一块银子，说道：“是我家公子，我家公子，他要雕你，你就让他雕好了。”

慕容怀说道：“别的雕像我不舍得送人，你的我就送与你好了。”

他当街竟是拿出了一把刀，唰唰地雕起了那个老板娘的像来。人看着他雕，刚刚开始时看不出什么好处来，但渐渐地眉眼俱肖，看得那些围观的人叫出一声声好来。

慕容怀吟道：“人当我有绝技艺，不当拿来换酒钱，但得有人识卿面，方知崔护是天才。”他几刀再下去，那个妇人的面便看得出了，她看着那慕容怀真个能雕得出她的像来，不禁大喜，笑咪咪看着他。

慕容怀大笑，说道：“小妇人倒比那些人像模样，我雕出了你，你看好不好？”

他举起了那个雕像。

有人叫道：“好，我出五两银子买它！”

慕容怀大怒，睁着眼睛说道：“谁要买它啊？”他看准了，那个要买他雕像的，是一个瘦得像竹子一般的男人。

那个老板娘看着慕容怀雕下的像，心里喜欢，便叫道：“这位公子是给我雕的像，你凭什么要拿走啊？”

那瘦子说道：“他卖给我了。”

慕容怀大怒，叫道：“我何尝卖与你了？你说我什么时候卖了它与你？”

那矮子笑咪咪说道：“这是十五两银子，我出十五两，你卖不卖？”

慕容怀看他，像看一个怪物。

那老板娘大怒，回头叫她的伙计，拿出银子来，喝道：“我出二十两，你出十五两银子就买了我么？”

那瘦子看着慕容怀，说道：“慕容公子技艺，天下有名，我们便多出几两银子如何？”

他竟当街在众人围观下，和那个矮子两人掏出所有的银子，全放在地上。

矮子得意道：“这你该满意了吧？”

老板娘无话说了，她真的掏不出这许多的银子。

第三十九章 动如脱兔

慕容怀却睁大了眼，看着一地的银子，怒道：“我说过我卖我雕的画像了么？”

那两个人看他。

慕容怀大声道：“你的鼻子有一点儿毛病，你的脸有一点不圆。你的手有一点儿黑，你的脖子有一点儿粗。你脸这么多的毛病，我不能存着你的雕像。”他把那个雕像给了那个老板娘，大声唱道：“人说世上无好人，慕容刀下偏英魂，见识此山真面目，美妙佳人生绝伦。”他扬长而去。

那两人跟着他。看那仆人紧紧跟着慕容怀，像怕他走得丢了。这两人冷笑，跟在那

仆人身后，盯着慕容怀进了酒店。

只见那慕容怀正端着一只大大的酒杯，对那店内的客人叫道：“客官，人生得意须尽欢，你不尽欢我尽欢，今日你不尽欢去，明天要想尽欢难。”他咕咕咚咚地喝酒，像喝水一般。

他的仆人扯住了他，叫道：“公子，酒不能喝多了，我们还是走吧？”

他说道：“酒为什么不能喝多？李白尚说人生得意，要喝醉。你说我此时得意，要不要喝醉？”

那两个人看他此时已经醉得站也站不住了，要杀他何难？他们便叫了一桌酒菜，一边浅斟细酌，一边看他耍疯。

那店内的人看着来了一个疯汉，再后面进来了那两个满面杀气的人，都知道不妙，有的便悄悄溜走，大胆些的，便逗在那里，等着看他们的热闹。

忽地，那瘦子站起来，他走到了慕容怀的面前，说道：“慕容公子，久违了？”

慕容怀看他，醉眼惺忪：“我不认得你，你怎么说与我久违？”

那瘦子说道：“我在地狱里认得你，只是那一天地狱里的鬼怪跑了风，让你逃出地狱了。你回去不回去？”

慕容怀大声笑道：“原来你是地狱里的人？”他拿着那把小小的刀子削那米饭吃，只见他一扬手，那米粒便在空中一飞，他的刀在空中疾闪，竟把那米粒削至口中。他叫道：“好，好！”

连一旁的那矮子也看出，他这是一种十分不寻常的功夫。他心道：如果这慕容怀是装疯卖傻，故意作醉，他们两人可能对付不了他。他说道：“慕容公子，能不能出去说话？”

慕容怀指着他们笑，说道：“为什么说话要出去，找一个无人处慢慢说么？我看你还是小心些，小心些！”

瘦子看不惯，心道：看我出手，用大度佛母功给他一招，他未必能抵得住。他想着，便手指忽地化得骨节累累，那样子像是一节烧得焦了的木棍。他喝道：“看指！”他一点向那慕容怀。慕容怀竟不知死，眼睛半睁半闭，哼一声道：“看刀！”他手一迎，那刀正对着那骨节。

瘦子知道他的刀厉害，但他再厉害，未必厉害得过他的指法。他想他的大度佛母功足能制得慕容怀了，他使用足了气力，大喝一声：“开！”

他的心意，是一指弹开那把小刀。但他忘了，慕容怀在这刀上也浸淫了十几年，他的刀忽地变得游移了，在他们的眼前闪动。刀直移、斜走，竟是再也不动了。

唰唰两下，只听得咯咯两声，那瘦子的手指竟没了一截。瘦子大吼一声，痛彻心肺。大度佛母功不及得慕容怀的天天练刀，他的刀功天下绝无。

慕容怀看着他，诧异道：“我说他没动，怎么削了手指？”

他对着那瘦子说道：“尊驾的手指怎么流血了？是不是要包上？”

看他样子，似乎是很关切那人，他的眼神里也显出关切来。

那矮子心道：只不知他这傻样儿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他还可制，如果是假，可莫要上了他的当。矮子说道：“慕容怀，我要宰了你。你再找什么人来，你也难逃一死。莫不如你就服了我，我好好埋了你，好不好？”

慕容怀睁大眼睛，看着他，好久才道：“你要埋我，埋不埋我那些雕像？”

那矮子气极，叫道：“埋什么雕像，我不埋它！我只埋了你！”

慕容怀大声道：“不行，我活一世，只有那么几具雕像，你不埋它，只埋我怎么行？”

瘦子大喝道：“我连你一齐也埋了！”他挥杖便打。

原来他的手指被慕容怀用刀削了，也破了他的气，他大是气恨，想一杖击死慕容怀。他喝叫那矮子：“跟他罗嗦什么？还不打死他！”矮子见他如此，只得上去与他齐战慕容怀。

卟——，一叉子砸在桌上。桌子哗哗啦啦倒了，再看那叉子，仍握在那矮子手里。慕容怀恰差几分，还不曾被击中。

慕容怀吟道：“时常闲睡作襄王，起身梦里无娇娘。寻常时分看不见，更有醉乡是他乡。”

矮子看他舞刀，竟是一把小小刀儿，舞成漫天雪花，透也透不入去，心知他刀功深湛，他喝道：“小心！”

那瘦子本来是大家，但他先失了一指，便心内忿忿，想把慕容怀一击杀死。但他欲速则不达，动了几次杀机，都不曾得手。此时更是眼红，叫道：“不是你，便是我！”

他挥杖一击，恰击在那慕容怀的刀上。只听得劈哗哗一阵响，原来那刀像是迎面的风，一劈便劈开了那杖，拿在那瘦子手里的那一支青藤杖便哗地变成两爿。

瘦子再不识货，此时也知道慕容怀的武功过人了，他喝道：“杀！”这一声喝是提醒那矮子，两人夹击慕容怀。但慕容怀先识他机窍，一刀劈向那矮子，逼退了他。再一刀变成三式，来劈瘦子。

瘦子很生气，但他破不了慕容怀的手中刀。远远看的人都喝了一声彩，看来慕容怀比起那两个人来，真是更有本事，他手里握刀，很小很薄，竟是看也看不清。远远看去，像是他徒手与两人争斗，竟把两个人都逼退几步。

看的人便大声喝彩。

瘦子看看斗不过，呼哨一声，两人便跳窗而去。

慕容怀等得他们走了，便再跌倒在地，说道：“我愿常醉不愿醒。”他竟在那地上呼呼睡去。

“伞”坐在女人的对面，他知道这女人的心机很深。

他觉得他斗不过这个女人。

女人笑笑，说道：“知道十二凌烟阁的故事么？”

从前的唐太宗，在夺得天下后，立了一个有名的阁楼，在那楼上画了十二功臣的画像，时常上去看它。女人提这故事做什么？

她慢慢悠悠说道：“皇上对我说，如果‘伞’先生能帮皇上安定天下，‘伞’先生要什么，只管则声就是。”

“伞”的眼里有一点亮光。

他说道：“如果我想得不错，无心婆婆一定是要我做什么了。”

女人一笑，说道：“不错。”

“不知道这一回是做什么？”

“杀人。”

他想也是，除了杀人，他还会什么？

杀谁？

“有一个人，他是江南的名公子，他擅丹青，能雕人像，是天下少有的奇才……”

“伞”的身子一震，说道：“他是你的人……”

无心婆婆看他，那眼神很厉，她说道：“你最好别说他是我的人，因为我不喜欢有人说他。”

“伞”不语，他对这个女人时，总有一种屈辱感，她时常提醒他是这女人的手下败将。

他再不出声。

女人很满意，她说道：“你能出手，便把他杀了，那时我会对‘伞’先生很感激。”

“伞”走出去了，他走到了街上，进了那小小店里。围坐着的有他的几个兄弟。

他们是老六、老四、老二，还有那个老五。

“伞”慢慢坐下来。

老六急急问：“大哥，她要你做什么？”

“伞”说道：“杀人。”

老五说道：“知道是杀人，但愿能拣一个好杀的来杀。”但话说出了，也知道是白说。如果是好杀的，无心婆婆岂不是要自己杀，怎么会要“伞”去做？

老二说道：“大哥，你说的是谁，我去。”

老五说道：“不必二哥动，我去就是了。”

“伞”说道：“这一回不必争，我去。”

他们都吃惊地看着老大。因为老大很少说他自己亲自去的。他说他去，必定那个人很是棘手。

老二说道：“不行！”他很少说话，如果说出一句，众兄弟肯定在意。

老五老六看着他。

老二说道：“老大得主全局，你们都不能去，我去。”

众兄弟看着老大，等他说出一个人来，如果他说得出那人的名字，他到了明日，便会是一具死尸。

老大说道：“慕容怀。”

全都无声。

今天至少有两个人看到了慕容怀与那瘦矮两人一斗，他们知道，慕容怀的武功深不可测。

老二说道：“这一高一矮两人可能也是无心婆婆的人。”

“伞”突然说道：“别乱猜测。”

不是事实，何必再说？老六与老五站起来，说道：“我们去！”

“坐下！”一声吼，使他们一惊，只听得老大叫道：“杀慕容怀不是我们的最后结局，你知道什么是最后结局？”

众兄弟不语。

“伞”说道：“今天无心婆婆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提起了唐太宗的那一个‘凌烟阁’，她说皇上会让我们成为凌烟阁上的英雄。”

老五老六看他，不知他说此事何意。

老二的眼睛睁得圆了，他说：“‘凌烟阁’上的功臣有几个能善终的？”

几个都是打了一个寒噤。

“伞”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去找那个慕容怀，让他知道一点儿什么？”

老二说道：“我去，我去。”

众兄弟看他。他说：“我去合适。”

夜风仍在吹，在静静夜里，有人在低声呓语。这是睡梦人的低语，梦中人肯定在作着好梦。

慕容怀在他的静室。他对自己自言自语：“你何苦做这种傻事儿？你是一个贵家公子，你看中的是那些窈窕淑女，她们哪一个看你时不是脉脉含情？她们看你时，个个对你说，慕容公子，慕容公子，她们叫你时，那话声都甜极腻极了，你怎么不知晓？”

他抱着那个木雕的美人，对他自己道：“慕容怀，你有美女在怀，你有什么不快？人生最大乐事，莫过于此。你难道不知道么？”

他突地哧哧几刀，把那美女的身上衣服尽是削落，说道：“我与你是一对鸳鸯，你何苦作弄我？”他搂着那木美人，对她极尽丑态，尽情戏弄。

忽地有人说道：“老六，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疯子？”

那老六也笑，说道：“是，我看大哥二哥也太看重他了，像他这种疯子，能做得什么大事儿？”

两人竟悄然出现在慕容怀的静室内。

慕容怀呆了一呆，他像是刚刚想起来什么，说道：“你们怎么……进来了？”

两人说道：“找你。”

慕容怀仍是痴痴的，他说道：“我想想看，我认不认得你们。他很认真地想，想了好一会儿，方才说道：“我不认得你，我也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们。”

那老六笑笑，说道：“你不认得我们，你好好想一想，你或许是忘了，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你知道不知道？”

他越是说，慕容怀就越是糊涂，他念叨道：“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记得了，我的朋友都是害我的人，我把他们都忘了，从前我与他们都很好，但到了现在，他们都害我，我便没有朋友了，你说是我的好朋友，我怎么不记得你？”

两人笑着，对慕容怀说着一些胡话，渐渐到了慕容怀的眼前。他们想发出致命一击！

第四十章 无心杀人

慕容怀看着那两人对他出手，急急地从怀里掏出刀来。他怀里的是小刀，对着那两人疾刺。

忽地那老六叫道：“慕容怀，我宰了你！”他一鼠抓直奔慕容怀。

扑——地一声，他的肩头竟喷血了。原来慕容怀轻轻巧巧一刀，正刺在他的肩头上。看去恰如他直把自己的肩头送去与慕容怀直刺一般。

老五大叫道：“六弟！”他的缅刀砍在慕容怀的头上！

忽忽风声响，慕容怀叫道：“别对我出手！”

那老六看看正在抓慕容怀，知道两人对付不了他，大声道：“五哥小心！”

那老五正在砍他，忽地那手一阵子刺疼，原来不知何时，手腕已经着了慕容怀一刀。

慕容怀痴痴说道：“你们没看到我正与美人谈心，你们进来做什么？快出去，不然我就杀了你们。”

那老五叫道：“慕容怀，有人叫你死！”

慕容怀顿了一顿，他扬头说道：“谁要我死，我死了他有什么好处？”

那老五一想斗不过他，就不如与他哄说几句，或可有机会喘息，他说道：“你得罪了一个人，你想杀她，对不对？她是一个女人……”

慕容怀陷入深深的苦恼中，他愁眉不展，说道：“我想杀人？我想杀谁了？我不想杀死谁，我只是想要雕她的像！”

那老五看他，灵机一动，心道：看来他深有苦恼，他想必是对于那个女人有情，但那女人却一心杀他。老五说道：“她不愿意让你画她，她愿意杀死你。”

慕容怀是深深的苦恼，他说道：“她不愿意就不愿意，她怎么能派人来杀我？”

老六说道：“她为什么不派人杀你，像你这种人，活着让她生气……”

慕容怀忽地大声道：“胡说，她看见我并不生气，她从前还允许我在她卧室里，看她在那里睡，只是我不曾碰她，她不让我碰她……”看到他沉入深思，两人心下暗喜，心道：原来症结在这里，惭愧！两人不再说话，忽地一齐出手。

一声狂吼，那慕容怀正在沉思，当然不曾设防，一刀正砍在他的肩骨上。他狂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他再被那鼠抓抓在后背，他怒吼连连，跌将出去。

老六叫道：“不用大哥出手，我们兄弟两个便可把他料理了！”

那老五说道：“小心！”

慕容怀怒极，他嘶叫声声，双拳振振，叫道：“混蛋，你误我大事，你不让她来，你让她来，我便能雕出天下最美的雕像来了！”他怒目圆睁，叫道：“你叫不叫她来？！”

老六恶声道：“她不会来了，她要是来，就是来给你收尸！”

慕容怀站起，他说道：“那好，我知道你们是想杀我，我不能容你们！”他一步步逼向两人。忽地他不痴了，清醒了许多。他对两人说道：“你们是谁的人？是许茹仙的人，还是那个‘伞’的人？你说！”

慕容怀拿出一把小刀来。这一把刀更小，小到了只能看到一条线，那是一条光亮的线。如果他一挥刀，空中便有一条线交过。那是死亡的线！

慕容怀大吼道：“你们都去死吧，你们早早晚晚都是一死！”

哗——，一刀挥出，血迸！

再一刀挥出，吼出！

老六的手臂被慕容怀划断了筋脉。他叫道：“五哥，快走！”

老五慢慢说道：“走得了么？叫他先走！”他再一抓，那慕容怀忽地一刀切在他的腕脉上。他的手全废了，他怒吼一声，跌倒在地。

慕容怀看着他两人都倒在地上，他忽地痴痴地说道：“我说过，你们叫她来，我便叫你们走，我不伤害你们，好不好？”

老六叫道：“你已经伤了我们……”

那老五捂住了他的嘴，他说道：“慕容怀，我们不是你的对手，但你决不是我们老大的对手。”

慕容怀一叹，说道：“你们真是江湖中的浊人，我与你们争什么锋？我只是要雕我的像，你们老大是谁？她是美貌无比的女人么？只要她是，我便来会会她。如果他也是一个须眉浊物，我见他做什么？”

老五说道：“他是……”

那老六是一个硬汉子，他叫道：“我们老大是江湖上最有名的人物，他就是‘伞’。”

可惜的是，慕容怀似乎想不起来那个“伞”。他说道：“是什么‘伞’，下雨天用的雨伞么？”

那老六恶声道：“你装什么糊涂，你早早晚晚会死在我们老大的手里！”

慕容怀想了一想，说道：“死在谁手里，并不重要，我看你们还是去对你们的那个人说一说，只要她能让我雕她的像，我绝不为难你们。”

两人此时再无力与慕容怀一战，老五说道：“那好，我们便去与她说，只是她愿意不愿意，我们可就说不上。”

慕容怀想一想，说道：“也对，说不说在你们，愿意不愿意在她。我与她在一起那么久了，也没看到她愿意。奇怪，奇怪，世上的女人，大多愿意留下她的情影，留下她那最好看的容貌给人看。她怎么不愿意？莫不是我对她没说明白？”

老六刚要骂他，忽地那老五扯了扯他，老五说道：“我看你是没说明白……”

慕容怀说道：“我对她说明白了，她那一天在我的屋子里，我让她看我的那些雕像，自从那一天后，她像很厌恶我了，不知是什么原因。你说是什么原因？”

两人正在流血，刀也血糊糊的，人也血淋淋。但全都不敢动，怕一动慕容怀便会宰了他们。

老五与老六在偷偷裹伤。

慕容怀看到了，他急急地说：“真是对不住，我想起来了，你们刚才不小心受了伤。我来替你们包包伤。”

两人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伤了两人，又说要替他们包伤，岂不是玩耍他们么？但看慕容怀的神气，却又不像是开玩笑。

慕容怀过来，拿出一些金创药来，替他们两人包伤。

两人一递眼色，看来他该死了。只要他一走近两人，必死无疑。

但慕容怀左手拿着金创药，右手出手，疾快如风，把他们两人的穴道点了，让他们两人再也动不得。

两人心下长叹，完了，如今只好受人家的摆布了。

看他两人失色，慕容怀笑道：“我是一个好美的痴人，但决不是一个小人，你们放心好了，我为你们用完药，便会放开你们。”

看慕容怀此时哪里像是一个江湖高手，他像是一个细心的女人，拿药的手也轻轻，

药用得也巧极。那一双手简直就是神手，一点儿也不见疼痛，便为他们两人敷了药。

慕容怀放手大笑道：“好了，好了，这一点儿小事，在我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他对自己很得意。他再看两人时，就有些眼光迷离了，他说道：“我拿你们怎么办？你们看看我的雕像，好不好？”

不管他两人愿意不愿意，他先扯住了那老六的手，再扯住老五的手，扯定了两人。

两人暗暗叫苦，原来他们两人手在慕容怀手里，像是在一把钢勾勾住，闪也闪不得，疼也疼难忍。但他二人不敢出声。

在那长廊里，慕容怀一看到那些雕像，他的脸便发出一种很柔和的光彩，他说道：“这就是我的所有宝贝，你们看看，一睹为快。”

两人被他强拉着，要他们看像。

一具很好看的村姑雕像。

慕容怀对他们说道：“这是我的女人，她先前还活得好好的，有一天忽地像一枝花，枯萎了。我救了她几天，也没救过来。我给她雕了一具像。你们两人得对着她拜上两拜，以示真诚。”他说着，便扯定两人，也不由分说，便三个跪下，真个对着那村姑拜上两拜。

那老六心里苦道：“惭愧，看来今天就算栽在这个疯子手里了，竟连他的这些破木头也得一拜，真气死我了。”

再看那个老五，竟是脸上带着笑，他说道：“慕容公子真个好兴致，我看公子的这些雕像，也是天下绝无仅有的了。”

慕容怀拍拍他的肩，大声道：“你说什么，岂止是天下绝无仅有？简直是空前绝后的。你以为后世便会出现像我这般的人么？”

再看一具玉像，这女人姿色极美，却是宫妆打扮。

慕容怀说道：“这女人是本朝的李师师，她艳丽万分，以至于君王也得修一条地道，

天天去她家里私会。”

两人看那李师师，就是那老五老六这等的人，也看得出为什么君王愿意去会她。原来这李师师丽姿里有一种凝静，有一种很端庄的气质，皇上对她才十二分的倾心。看了十来具雕像，慕容怀一说起雕像来，顿时判若两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直对他两人说出他的所有的雕像来。

一直看完了。他说道：“完了，只差那最好的一具，就是雕完了那一具，我死了也情愿。”

老五说道：“你为什么不动手雕她？”

慕容怀低声说道：“她不愿意让我摸她。”

老五大声道：“你不摸她，只是看着她，就雕出了她的像，岂不是更好？”

慕容怀低声道：“她让我看她，可不愿意让我雕她。”

老六大声道：“你这个人真是傻，她不愿意让你雕，你为什么不自己去雕？你在这里雕她，雕不出来了，就去看一眼她。她总不能不让你看她。”

慕容怀大笑，他笑得十二分的开心，他看着那老五老六，说道：“我错看你们了，原来你们这么聪明？我错看你们了。”

他对着两人说道：“我放了你们，你们告诉了我一个最好的办法，我得放了你们。”

他去放那老五老六，忽地他止住了手，他说道：“不行，不行。”

老六怕他改了主意，大声道：“有什么不行？你去雕她，你记着她的模样，自己一边想一边雕就是了，有什么难的？”

慕容怀说道：“你们两个想出了这么好的主意，我让你们走，你们再给她出主意，她岂不是不会让我再看她？不行，不行……”

两人脸现恐惧，看来慕容怀不是总糊涂，只是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明白。

老六说道：“你放了我们，我们走得远远的，不对她说。”

慕容怀说道：“不行，她会找得到你们，那样不好。”他对着两人，手里仍是拿着那一柄随时都可以杀死他们两人的小刀，他说道：“我好生为难，是放了你们呢，还是杀死你们？”

“当然是杀死他们。”

慕容怀大声喝道：“谁？你是谁？怎么敢到我这里，出来！”

随着他的叫声，走出来了那个刺刺，那个与方方分手了的刺刺。

慕容怀大声道：“我告诉过你们，我这里是禁地，你们不能随便进，你们怎敢不听？”

刺刺说道：“是啊，我也说过，这里是慕容怀公子的宝地，人不能随便进的，但他不听，你说有什么办法？”她一指身后，原来她的身后跟着那个瞎子，瞎子凤夏之。

凤瞎子冷冷道：“丫头，你说，他这里是什么宝地，不让人进，莫非他这狗洞里装满了金银珠宝不成？”

刺刺说道：“没有什么金银珠宝，只是他有一些雕像，他雕下了很美的美人雕像在这里。”

凤瞎子笑笑，说道：“是这样。他雕得好么？”

刺刺一叹，说道：“我害怕，因为她们像活人一样。”

第四十一章 捉个伥鬼好热闹

凤瞎子不能看见，说道：“那好，我摸摸看。”

刺刺失声道：“摸不得。”

凤瞎子说道：“为什么摸不得。”

刺刺说道：“因为她们.....她们都是女人。”

凤瞎子乐道：“你以为你师叔从小就是吃素长大的，我就没见过女人？我摸摸看。”他摸来摸去，那姿势甚是粗鲁。

慕容怀大声道：“小心，小心！你个狗东西！”

凤瞎子说道：“你叫我什么？”

那老六忽地说道：“他叫你是狗东西！”

老五说道：“是他骂你老人家！”

凤瞎子一翻白眼，说道：“我只是瞎，我不聋，你知道不知道？”

那老五与老六正想要他与慕容怀一斗，便说道：“你老人家不聋，我们知道。”

忽地那老六与老五的脸上挨了叭叭叭三个耳光。凤瞎子说道：“既是知道我老人家不聋，你就该老老实实听着。”

慕容怀看他摸得手重，便大声道：“你别那么摸好不好？就是真正的美人，你也该对她温柔一点儿。你对她那么粗暴，她怎么会喜欢你？”

凤瞎子说道：“她愿意喜欢就喜欢，愿意不喜欢就不喜欢，我可是喜欢这么摸。”他摸了好一会儿，摸得那刺刺都转过脸去，不再看他。

慕容怀气得发抖，他不敢再说，他也看出那个瞎子不好惹。但他的眼里有凶光，像要吞了凤瞎子一般。

凤瞎子像是有眼，他瞪着那慕容怀说道：“你不愿意让我摸她？”

慕容怀一叹，说道：“像你这种粗鲁男人，摸了她，也对她是污辱。从前凡是有人来摸过她，我都给她好好洗浴过，让她不受世俗污染。”

凤瞎子大笑，说道：“好一个世俗！”他摸着那一个村姑，说道：“这是一个村姑娘，但她是一个很清秀的人，你对她很有情，他喜欢她，你雕她的时，必是流着泪水的。”

慕容怀大惊，他问道：“你怎么知道？”

凤瞎子说道：“摸出来的。”

慕容怀大声道：“你来摸一摸这一个人看。”

凤瞎子就再去摸那一具李师师的像。他摸了半天。慕容怀在等。

凤瞎子说道：“她是本朝的人物，你在雕她的时候，对她仍有肉欲。可她不是活在现时的人，你对她不那么狂热。她的衣服和笑容都有些怪。对了，她是一个娼家，是一个娼女。但她面现华贵，人也风流，她会是谁？对了，本朝有一个李师师，她一定是李师师了。”

慕容怀看着凤瞎子，说道：“人都说凤老板真个是识货的人，原来不仅是识古董。”

凤瞎子冷笑，说道：“我就不识你这雕像么？”

两人再来到了一具雕像前。那慕容怀看着这具雕像，说道：“你要能摸得出来这具雕像来，我便知道你是有本事了。”

这是一具很小巧的雕像。是一具新雕出来的雕像。她的笑意微微，竟还有些凄伤，她的脸有些斜，但她的神思有些不属，她是在想什么？她为什么有些不快？凤瞎子这一回摸得有些时间久了，他慢慢坐下，说道：“慕容怀，你见到过这个女人。”

慕容怀看他，知道他会猜出这一点来。

还有什么？

“你见到过她，刚不久前……”

慕容怀睁大了眼睛，他看着那密室，他像是看到了从那里边袅袅走出了一个人来。

“她是一个你要完全占有的人，你的心思在刀上，而且你对她有杀机……”

瞎子说道：“很奇怪，你对女人有一种迷恋，但你从来不对女人动杀机。这一回却是例外了。”

慕容怀的身子轻轻抖了一下。

瞎子的脸上有一种沉思，他也像是想起了一种不快的往事来。他说道：“她是一个

很神奇的女人，像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你对她有肉欲，但她完全没有一点儿反应。说是没有反应也不对，她对你很冷淡……”

慕容怀低下了头，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凤瞎子是他的肚里虫，他完全知道慕容怀的心事。这岂不是很可怕？他的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

凤瞎子仿佛能看得见慕容怀的心事，他说道：“她是一个神女，她不愿意与你交接，那是一定的。但你对她有肉欲，你曾占有过她。不对，你试图对她有过……但没行……”

瞎子的声音突地焦躁起来，他说道：“她走了，你的心也被她带走了。”

慕容怀忽地蹲下，他呜呜地哭起来。哭了好久。他明白了，他的心思完全在凤瞎子的手里，在凤瞎子的心里，不知道怎么做的事儿，他也得问凤瞎子。他对着凤瞎子跪下来了。

凤瞎子很得意，他看着刺刺，大笑。他说道：“谁说我看不见，我看见的事儿，比你更清爽。”

慕容怀此时像是有了好脾气，他说道：“凤老前辈，你有什么法儿，能救得我，你救我一救！”

那两个人看着慕容怀竟对凤瞎子跪下来了，不由得大是吃惊，心道：看来这瞎子更是厉害，比那慕容怀厉害。慕容怀把他们两个打成残废，他几句话便把一个慕容怀说服了。他们不禁不寒而栗。

凤瞎子看看刺刺。

刺刺说道：“师叔，你愿意帮就帮他。”刺刺心道：有一个帮手，就叫他去为难那个许茹仙，叫他去为难那个无心婆婆，叫她们顾不得自己的事儿，好为佛佛、磨磨报仇。

慕容怀说道：“我喜欢她啊，我愿意给她雕一具像，可她不愿意，她不愿意让我看，她不愿意让我摸。她不愿意，我怎么办？”

凤瞎子说道：“她不愿意，你强去摸她，强去看她，看她能怎么样你？”

慕容怀跳起来，他自言自语道：“我强去看她，我强要摸她？那一定比我想着雕她，雕得更来神韵。只是我怎么敢？我不敢，我不敢啊！”

凤瞎子大声道：“她是什么人，你怎么不敢？”

慕容怀看看四周，说道：“她叫肃秋，人家都说她原来就是肃杀。其实她不是，她只是一个女人……”

刺刺的心紧了一下。

“慕容怀再说：“我看得出来，她原来就是那个无心婆婆，她一心要江湖人的好看，她一心要灭江湖人。她的人很多，她的本事也不小，我的武功不敌她……”

原来无心婆婆就是肃杀，肃杀就是那个肃秋。

凤瞎子冷冷问：“肃秋是肃杀的什么人？”

“她与肃杀一定有亲，我看到过，她在睡梦里就流过几次泪。”

刺刺心道：原来她在睡梦时也让慕容怀在一旁了，看来她对慕容怀有一定的好感，只是后来怎么不行了？

老六老五两人也听得惊心动魄。如果肃秋就是无心婆婆，他们就是做了无心婆婆的打手。一定要回去告诉老大。他们得洗手，不再为她杀人。两人的神情看在刺刺眼里。

她问：“是谁叫你们来杀慕容公子的？”

“无心婆婆。”

刺刺笑一笑，说道：“果然是她。”

慕容怀失神道：“她为什么要杀我？她为什么要杀我？”

刺刺说道：“因为你知道她知道得太多了，你知道得太多，对她没有好处。”

慕容怀拍手叫道：“我对她知道得太多了么？我真的对她知道得多么？”他有一点儿疯了，只是痴痴看着那凤瞎子。

刺刺看着那两人，说道：“你们想杀人灭口……”

老六看出她不怀好意，大声道：“你放我们回去，我们告诉老大，让他再不听无心婆婆的话……”

刺刺笑了，她说道：“如果你们死了，无心婆婆会不会怪你们老大？”

老六叫道：“老大会为我们报仇的！”

凤瞎子冷哼一声，说道：“他有什么本事？”

凤瞎子可不服天下第一的黑道人物“伞”。

刺刺说道：“我杀你们，无心婆婆一定会让你们的老大难堪。你们老大很少难堪，他一难堪起来，一定很好玩。”刺刺笑出声来。

“杀死他们两个！”

慕容怀看着刺刺，说道：“你要我杀人？我不杀，要杀你自己杀！”

刺刺柔声对他说道：“你要杀死他们，我便叫师叔带你去看那个肃秋，叫你雕她的像。我好去劝她，让你雕她，好不好？”

老六大声道：“慕容公子，你别听她巧语，她是在骗你！”

刺刺踢了他一脚，踢得他再也吐不出声来。

老五说道：“刺刺，我们与你无仇，你害我们做什么？”

刺刺眉毛一挑，说道：“谁叫你们听女人的，我一见了女人就恨，见了女人就烦。偏偏你们都去听女人的……”

老五说道：“刺刺姑娘，你不也是女人么？听说你也叫老公听你的。”

刺刺呆怔住了，她忽地大声道：“胡说，我听我老公的，我老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从来不曾违背他的意愿。”

她说道：“对不住！”

刺刺拿起桌上的雕刀，对着那老六的胸前就划上了一刀。

老六疼痛难忍，哇哇大叫。

刺刺说道：“你遇上了生浮子的徒弟，就算倒霉了。”

她再划了几刀，划得那个老六鲜血淋漓。

老六大声骂道：“刺刺，你个狗养的！我宰了你！”

老五笑道：“宰她做什么？不如拿来做你我兄弟的玩物，你玩一会儿她，我玩一会儿她，那有多好？！”

两人情知在刺刺手里，活着不如死了的好，他们便放声谩骂刺刺。

刺刺冷笑道：“好啊，骂啊，骂啊！”她一刀一刀割那老六的肉。一片儿肉放在桌上，说道：“你再骂，你要不骂，就是我孙子！”唰——，又是一刀。又是一片肉割下来。

老六叫道：“刺刺你个王八蛋，怪不得那个大脑袋的龟也不要你了，原来你是一个骚女人，没人要的骚货！”

刺刺最听不得有人说方方不要她了，她大声怒吼着，一刀刺入了老六的心脏。

老六挣了几下，人就死了。

老五笑骂道：“你个臭娘们儿，没人干你了，对不对？你没了老公了，来啊，爬我身上，我给你快乐！”

刺刺说道：“我不愿意再弄血了。”

老五叫道：“你个吸血鬼，你愿意不愿意，也得来摆布你大爷我！你不摆布你大爷我，我怎么能舒服？”

刺刺说道：“是么？这一下你舒服不舒服？”唰——，一刀飞去，正巧那老五的舌头在外，一刀削去了他的舌尖。他仍是呜呜地骂刺刺，那骂声更是恶毒。

刺刺心道：我老公方方从前带着我，在江湖上净装大侠了，总是十分气闷。不如我与师叔出来，时时快意恩仇，能报仇的就报仇，不能报仇的就拿他消遣，岂不是更好？刺刺摸一摸老五，说道：“我会告诉你的主子，告诉你那个无心婆婆骚货，让她时常带

一点儿火纸来看你的。”她说完，唰——地一刀，便把那老五的额头击穿。

慕容怀看着她杀人，看得呆了。他心道：原来女人也这么杀人，真是可怕。他说道：“你怎么在我这里杀人了，我得擦，我得擦她们，只要有血腥味儿，她们便不那么灵秀了。你知道不知道？！”他几乎是对着刺刺吵起来。

第四十二章 男人的毛病

两具尸体放在面前。坐着的有四个人。他们是“伞”的兄弟。

老二黑着脸看着地上的死尸，他恨不能放声大叫。

老三是秀蕾儿，她正在流泪。

老四是火暴脾气，他低着头，不出声。

只有老大在看他们的尸体。

死人是被人一刀刀割的。割他的人像是在玩，他很残忍，杀死了他们还不算，居然对他们的尸体玩了半天。他决不会放过那个人。

老二说道：“我去！”他走出门，刚刚到了门外，忽听得一句：“站住！”他回来了。

老大说道：“如果你们再走，我便自尽！”

三个人看着他。

“伞”说道：“自从那个无心婆婆找到了我，我们便倒了霉……”一切都从无心婆婆开始。他说：“我宁可天下十三处巢穴不要了，宁可不要……我的老娘，我也得与她斗一斗。”他要走出去。

秀蕾儿大声道：“大哥……”

“伞”说道：“如果我死了，三个时辰不回来，你们便走……”

走到哪里去？逃亡，他们从未尝到过的滋味儿：逃亡！

“伞”走出去了。

今晚的天气很好，满天都是星星，看来明天不会用到“伞”。“伞”是他的名字，也是他这六兄弟的代号。他从二十岁出道，一连大大小小几百次征战，都未大输过。如今，他会大输么？他找到了无心婆婆的住处。很幽静的地方。他走进去了。

无心婆婆正在洗浴，她对着一个男人，让那个男人看着茶，不许他盯着她看。那男人倒也听话，正盯着那茶。无心婆婆说道：“我在洗浴，你可是切莫偷看啊？”那个男人是一个大方脑袋的男人，他笑笑，明白女人的心意，是叫他偷看。他果然看了那女人。飘逸的头发，一身洁净的她落入了玉盆。她的脸带着笑。她的身体是成熟的，但奇的是，方方能看得出，从未有男人侵犯过那成熟。他走到了浴盆旁。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身子很美？”

她笑笑，不答。

他看到她，再也不会想别的女人。第一次，是在那一间地下室里，她喜欢上了这个大方脑袋的人，她吻了他。只不过那时他吓昏了。她吻起他来，索然无味儿。

她笑笑，说道：“从来没有男人看过我洗浴。”

方方大笑：“你以为男人都能看一个女人洗浴？有时一个女人洗浴，只是给一个男人看的。你懂不懂？”

她慢慢说道：“我像是什么都懂，但又像是什么都不懂。”说她什么都懂，因为她自称她是皇上的女人，她自是最谙风情的了。但说她什么都不懂，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什么皇上的女人，她只是肃杀的妹妹，是一个肃杀的秋天。

她说：“你有过三个老婆，你一定知道什么是女人……”她竟坐在那浴盆里与他闲扯。

方方大声叹息：“我有过三个老婆，但她们都没了，两个死了，一个再也不理我了，

我没老婆了。”

她伏在那浴水里，轻声对他说：“你还想不想再娶老婆？”

方方想不看，但糟糕的是，那水很清，他能看得出那女人的成熟的小蕾似的乳头。那成熟的乳头让他心神不安。

她扯着他的耳朵，说道：“我知道你，我过去就知道你。那时我问我自己，谁的脑袋能长成方的？”

他笑笑。

她说道：“我吻了你，我那时吻过了你.....”

他知道，在那地牢里。他突地跳入了那浴水里。她一声尖叫。这一声尖叫是专门给他听的。两人搂在一起。

方方再也想不起他的三个老婆了。

有时，人会疯。疯了的人再也不是人了。他们只是知道，水很好，正不冷不热，人也很好，很滑，像是鱼，但真的不是鱼。鱼不会像他们这么享受。

方方搂着她，他说：“真的是你.....杀死了那七伙人？”他说的是那洛阳罗金刀、两广离明、汾水杂十八、铁炭、北方十三罗锅、京都许风衣，还有无望大师那七桩天下知晓的案子。

她慢慢推开了方方。她哭了。她说：“你不喜欢我，你在与我亲热时，却不一心一意，你仍在想着问明白那一件案子.....”她哭得很伤心。

忽地，她不哭了，她的眼睛瞪得很大。她与方方都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是“伞”。“伞”怎么会进了她的浴室？她厉声道：“你出去！”

“伞”大喊道：“我没看到你的身子，我只是看到了一具死尸.....”他的眼光很厉，看人时，人的肌肤如冰砭骨。

她笑了，竟是不慌不忙，她说道：“我知道你不会杀我，你有老娘在我手里。”

“伞”说：“你错了，我杀死了你，就替老娘报了仇。”

她心惊，再说道：“你还有十三处巢穴.....”

他扬头大笑，说道：“我不会受制于你，那十三处的兄弟们会与你们血战.....”他十三处巢穴也不要了。他的手里忽地有了一柄“伞”。

方方嘻笑道：“你就是再有本事，也得人家穿了衣服，才能与人动手吧？”

“伞”叹了一口气，说道：“你错了.....”一句话只说了半句，“伞”便冲天而起！一伞罩向方方！

要是他对着那肃秋出手，肃秋反是不慌，只是他出手便冲着方方，让她大是吃惊。她叫道：“躲开！”

方方哗哗带水，一闪闪出去。

“伞”的手刚刚要落，忽听得脑后风生，只见那肃秋出手，向他的腕脉划来！“伞”回手一击，来一势“风从叶生”！“伞”击退了肃秋的一攻，叫道：“别扰我！”

肃秋本来不比“伞”差，只是她赤身裸体，怎么也是羞，她叫道：“你快出去，要有本事，我与你在外面战上一天也行！”

“伞”只是冷笑。他仍是一伞击向方方。

方方这一躲躲得慢，便划出一道血光！

肃秋害怕了，她叫道：“方方，你不要紧吧？”

“伞”再作雷霆一击时，他的伞便打在那肃秋的身上。

哧——，一声轻响，浴盆里满是血水。

一溅血光，肃秋便哭了，她叫道：“我要杀了你！”她的身子像是鱼，在水里飞出。

在空中只转了三次，出手了！伞张开了，像是大网，一撒便开。忽听得哧哧轻响，那“伞”向外一跳，肃秋看着他呆站在那里，说道：“你受伤了，你快死了.....”

“伞”冷冷道：“你以为我会死？”他的嘴角有血，但他仍是站得笔直。

肃秋说道：“你会死在门外，门外有我的人……” “那个和尚……” 他也知道，门外的和尚是无生禅师，是少林无字辈的唯一存人。

“伞” 说道：“我来找你，是与你同归于尽的。”

她笑了，坐在那浴盆旁，索性让他看个仔细。玲珑玉体，斜斜而陈，他竟是无动于衷。她笑嘻嘻说道：“你真的想好了？”

他沉声道：“你不该逼我……”

她再笑，说道：“我没逼你。”

他怒道：“你把我的母亲……”

肃秋笑了，她撩一下长发，说道：“你母亲仍在你家里。”

他一怔，叫道：“胡说！”

肃秋笑道：“为什么不问问你的丫头？” “伞” 真的看到了他家的丫头凤彩。

凤彩说：“老夫人真的在家，只是你不知道。”

老夫人在家里，她不曾受到肃秋的威胁？

她笑嘻嘻道：“她愿意你做一点儿正事儿。我说什么，老夫人都愿意。”

“伞” 沉默了。他知道母亲的心思，母亲真的不愿意他做强盗，他做强盗，母亲天天提心吊胆。“伞” 再不说话，他走出去了。走在风中。

方方一直是呆着的，他此时再看，那凤彩丫头竟是不知何时出去了，浴室里只有他与肃秋两人。看来她还不至于那么坏，只是她杀死那么多的人做什么？方方说道：“你为什么要杀人？”

她的眼里有火：“他们杀死了我的哥哥……” 她的哥哥是肃杀。

方方大声叫道：“他是坏人。”

“谁是好人？你是好人么？你是好人，你欺负我？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人。” 她长长地吁了一声，很是寂寞的一叹。

方方看她的胸，正在流血，那雪白的酥胸有一道血痕。他说道：“你受伤了，我替你包一包。”

她忽地哭了，叫道：“我不用你，我不用你，男人是什么狗东西？他们都有毛病啊，女人对他们好，他们怎么不知道？”她哇哇哭出来。她用衣服掩住她的身子，冲出去了。

只剩下了方方一人，还坐在那有血渍的浴水里。水慢慢凉了。他怎么办？他不愿意走出去，如果这一浴盆水能淹死他，他就死掉算了，省得惹出这许多的烦恼。

但他死不了。先是走进了一个丫头，一个眉眼很俊秀的丫头，她笑着对方方说道：“我家姑娘哭了，是不是你气她了？”

方方无奈地点点头。

忽地冲进来了十来个丫头，人人都是穿着整齐，她们齐出手抓住了方方，一个个揪扯他的头发，撕得他疼痛难忍。方方流下泪来。他大叫道：“别扯我，有什么话直说，扯我做什么？！”

丫头们叫道：“你欺负我家姑娘，我们不杀你便是便宜了！”几个丫头也不顾羞，扯起了光赤赤的方方，扯跌在那地上。

他很狼狈。

那肃秋只是流泪，莫非她真的不再顾方方了么？她终于说了一句：“放开他！”她说：“我杀过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我杀的。”她流下泪来，说：“他是我哥哥，我从来没见过他，可他毕竟是我的哥哥……”

所有的丫头都出去了，只剩下了他与肃秋。

她慢慢站起来，说道：“我喜欢你，不管你是否喜欢我……”

方方能说什么？他只是呆呆看着肃秋，肃秋说道：“如果你真心喜欢我，我便嫁与你，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看了我的身子，你只有一死！”

方方选择什么，他只有死，或是跟这肃秋成亲。他愿意跟这肃秋成亲么？他还想着

他的妻子刺刺么？如果刺刺见到了他与这肃秋在一起，她会不会恨方方？

肃秋到了他面前，她的身子仍是赤裸的，她跪在方方面前，说道：“如果你娶了我，我岂不是会很少再作恶？我要是再不杀你，你会不会很喜欢我？”她的嘴唇是冰冷的，她亲吻方方，亲吻一个呆若木鸡的方方。她的胸前有血，这血流在方方的胸前，流在他们的身上，再也分不出是谁的血了，他们的身子都是热的。

第四十三章 暗杀

五月十六是许茹仙的生日。头一天，整个洛阳城都是喜气洋洋，来为许茹仙做寿的人成百上千，他们有江湖白道的英雄，有黑道的枭雄，有那些在江湖上立志扬万的少年郎，也有成了名的豪客。人都奔洛阳城来，因为寿星许茹仙如今在洛阳。

天要傍晚，从城外驰来一辆车，那车夫是一个浓眉汉子，他急急喝马，马儿疾驰，他还是嫌慢，把一对马儿赶得疲惫，竟是浑身汗湿。他扬头看着那城楼，说道：“大哥，快到了！”

车内有人应声道：“到了就好，这会儿怕是来不及了，许夫人的寿诞怕早就开了。”

那赶车的说道：“大哥，不管怎么样，只要赶得上就行。我见过许夫人一次，那一回，她亲手端茶来给我喝呢。”他说时很是激动。能得许夫人亲自端茶与他，在他看来，只怕是天大的殊荣。

那车内的汉子说道：“二弟，你我虽是在江湖上也混得几年，叫个凤凰双刀，但我有几分能为，我们岂能不知？上一次幸亏许夫人看到了你我，从重围里救出我们来。要不是有许夫人救，你我早就死了。这一次许夫人见召，一定是有大事要我们兄弟去办。我俩一定全力以赴。”

赶车的老二笑道：“大哥所见极是。”车更快了，眼见得洛阳城在望。如果进了城，赶到了许夫人的宴会上，他们会对许夫人说出他们的心意。

浓眉大汉说道：“大哥，洛阳城到了。”

两人的车到了城外，忽地听到一声阴恻恻的冷笑。那浓眉汉子喝道：“什么人？敢来笑我凤凰双刀？！”

那人笑道：“凤凰双刀是什么刀？莫非是用来杀鸡的么？”说着，竟从暗地里走出一个人来。这人一身黑衣，暗影里，阴气森森。他说道：“你们去做什么？莫非真个是去给那个女人捧臭脚的么？”

浓眉大汉喝道：“胡说，你是什么东西，敢污辱许夫人！？”那人一阵怪笑，说道：“许夫人，什么许夫人？她不是米离的女人么？女人都是一样，你看她好，她只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宠物罢了。什么许夫人，好笑啊好笑！”

那人一心寻衅，叫道：“你两个杀鸡刀要不要来与我见过几招？”

车内的大汉说道：“二弟，这人口气不小。”

要知道凤凰双刀在洛阳中原地带也不是无名之辈，他如此小看两人，使他两人顿生敌忾之心。

浓眉汉子说道：“他自想寻死，怪不得我们。”两人下了车。

看到了那个人，他的手里有一条棍子，一条很短的棍子。

浓眉汉子问道：“你是谁？”

那人笑笑：“许夫人的床上客。”

要知道他两人是受过许茹仙的恩惠的，对于许茹仙的尊敬，更比对米离还甚，听得他如此说话，不由大怒，他两人互看一眼，心道：你是找死了，你敢如此污辱许夫人，死有余辜。

凤凰双刀一齐声吼，他两人出手了！刀如雪花在飘，漫漫刀影。刀如柳絮在飞，一

飘无尘。两人一齐，把那个人的身影笼在刀下，要把他一片片儿搅成碎片儿！看得出那人再无生路。但在空中，怎么竟有一声哧哧轻响，那人的棍子只是拨了一拨，那刀便斜了斜。人影飘出。浓眉汉子的头飞了，被一条棍子像是割草一般，飞了出去。那头在空中怒飞，竟是一飞几丈，待得落下，扑通一声，像沉石坠地。

那老大看着，叫道：“老二，你莫要……”他一看，以为老二飞出去，想对那人动手，再看看，知道不对了。那头早飞出去，却是没有身子随着，他知道坏了，刚想叫一声，便觉胸一闷，哇一声吐出了鲜血。那人的棍子捅在了他胸里。他觉得那棍子捅入了他的心，直插在他的心上。他的刀递在那人的身前。只差一寸。他说道：“你好……好……”扑通倒地。

那人看了看两人的尸体，扬长而去。

洛阳城的城门早早便关了，如果有夜来的远客，便到了洛阳城外的小店里住下，待得明早再起来，扑奔城里去。今天的小店里很热闹，有许多的人，而且大都是江湖人。他们有的大吵大嚷，推杯弄盏。有的一声不语，坐在店内。

店老板知道，他们都是为许夫人寿诞而来的。店老板不是江湖人，他不知道许夫人是什么人，但他知道，她一定是一个很好看很美的女人，。她也很有本事，能叫这些大吵大嚷的江湖客听她的，她本事必是不小。在店内的人都是等着天明，再进城去给许夫人作寿的。

有一个老管家模样的人说道：“许夫人给我们万花山庄许多关照。我们庄主说，如果没有许夫人，便没了万花山庄。”他拿出一颗明如玉球的大大明珠，说道：“这便是我们送与许夫人的寿礼。我们庄主说，怕这件礼也慢了许夫人。”

所有的人都是嗟讶，明珠好找，但寻得这一珠子，便不大容易了。

还有一个人说道：“我这里有一件宝物，也足以与你那一珠子相比了，你们看看，也算是开眼。”他拿出一只小小的活物来。

众人看时，但见那小小活物尤自瞪着双眼，看着众人。

那人说道：“这是名传天下的绿玉蟾，它能解得百毒。许夫人得这尤物，自是没大用，但它也算得上是江湖奇宝了。”

众人再是嗟讶。许多人聚在一处，彼此比富。要知道，江湖客一向是各有心嫉的，他们怕自己的宝贝被人拿去，平时哪里有这等胸怀？这一回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来这洛阳的人，都是拿着宝物，把它送与许夫人的。既是大家都是同道，怕什么来抢？

店内有八九个人，都是围在桌旁，看着彼此的宝物，也是眼馋，也是开眼，正是议个不休，忽听得有人说道：“这么好的东西？都拿去送与那个女人的么？”大家听着这一句，却是刺耳了。许夫人是米离大侠的夫人，她是天下武林的盟主，怎么有人竟敢大刺刺叫她“那个女人”？

众人抬头再看，不知何时，竟在屋内多了一个黑衣人，他大大咧咧地坐在那桌上，看着众人。

众人第一件事，就是各自收起了他们的宝物。

一个人傲然问道：“你是谁？”

那人一笑，说道：“许夫人的怀里人。”

众人大怒，他们是许夫人的人，许夫人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侠米离的妻子，她是圣人，如果有谁敢对许夫人不敬，就是犯了天下武林正义的大忌，他怎么敢如此说话？

一个人叫道：“你不想活了？！”

那黑衣人看看四周，说道：“我看你快死了，你们手里的那些宝物，都快成了我的囊中物了。”

那人大笑。众人哪堪他此等污辱？

有一人叫道：“气死我了！”他是一个穷人，他知道他此番去见许夫人，没有什么宝

物可献，但他有一颗心，他能把他的一腔血献与许夫人。他看到过许夫人，许夫人在他的眼里，就是一无瑕疵的天人。他叫道：“你敢污辱夫人，拿命来！”他冲到了那人的眼前。

忽地，他觉得像是有一堵墙，在他的眼前堵着，堵得他心慌，堵得他再也冲不过去。眼巴巴地看着那黑衣人，他的手抬不起来，像是灌满了铅，他想叫，也叫不出来。

那人只是轻声一叹，说道：“一个女人，何必为她送命呢？”他轻轻抬手一拍，这人的性命便没了。

众人愕然。

要说对付这一个人，他们大家齐上，那是顾不得江湖道义了。但就是他们齐上，能是这人的对手么？要是他们都不是这人的对手，岂不是白送一条性命？再说，江湖客也不是至交亲朋，他们怎么肯为他的性命苦苦相搏？那黑衣人说道：“我唱一道小曲儿，如果我唱完了，你们还不把怀里的那一件宝物交出来，我便杀光你们……”

那人不忙，他先看看那些人的酒杯。找来了一只大杯，把那些残酒都斟在一只大杯子里。他不慌不忙地喝。喝得半酣，他开始唱道：“人生得意须尽欢，你不欢颜空自烦，从来霸王不知愁，待到别姬难上难。你生得意不尽欢，只是白发两鬓添。休讲抽刀来断水，水其无情也枉然。”他大笑道：“我喝完了，你，你，你，还有你，都把东西掏出来！”

一个被他指着的人本来是江洋大盗。他归隐以来，甚得许茹仙的照应，此回来，也是一心一意要给许茹仙暖寿的。他说道：“你是不是说错了，我没什么宝物……”一句话没说完，那人便扑向这人。一招，两招，三招……怪的是，周围的人不动，他们是不想动，还是在更看时机？那人的手插入了这江洋大盗的胸内。

他瞪着两眼，说道：“你就是杀死了，我也没什么宝物！”他忽然仆倒。

那黑衣人说道：“你们把怀里东西拿出来，不然岂不是白白送死？”

众人里有的人动了，他们慢慢伸向怀里。一个老者笑了，他笑道：“像我这一把年

纪，你说我会不会怕死？”

那人看着这老者，说道：“像你这一把年纪，要是换了我，我一定会怕死。”

那老人笑笑，说道：“你错了，我不怕死，我不怕你杀死我。”

他对着那黑衣人说道：“我把那一只蟾吞了，你得不到那一只蟾。”

那黑衣人大笑，说道：“你那是一只绿蟾，一时半会儿不会在你的肚子里化了，我宰了你，从你的肚子里掏出它来，岂不是很便当？”

众人凛然，他们知道，这黑衣人手段极辣，怕真的会做出来。

老者大笑，拿出两支笔来，笑道：“好，你真的能胜得了我的手中笔，再来剖我也不迟。”

两笔一刺，果然好手段，一笔在前，一笔在后，真个名家的笔法。有人便喝彩一声。

那人笑道：“就这等本事，还要喝彩么？”也不知他身子是如何动的，便见他几扭到了那人的眼前。他直抓那老者的笔，笑道：“这玩艺儿是书家用的，你用它，却是不伦不类了。”他一抓，叭地折了那老者的笔。再一抓，另一支笔也折了，他大笑：“果然不堪折。”

那老者本来用了一式“双龙出渊”，想对这黑衣人痛下杀手，哪料得不等自家出笔，人家便三下两下折了自己的笔？

他一声叹，说道：“好，我便死在你面前好了。”要知道，那一只绿蟾的好处，是人若活着，它会随着人的心跳而跳心，便不会死。如果人死了，它便会死在那人的肚内。

老者一见此人手下功夫，真个是了得，便生必死之心。他刚要咬舌自尽，忽地那人点了他几道大穴，使他不能再动，那黑衣人笑道：“你要能死，我怎么办？”他竟扑地一声，把他的手直探入那老者的肚内。老者怒吼一声，疼痛已极，竟是当场昏死过去。

那人从老者的腹内探出一只小小绿蟾来，看那小玩艺儿竟活着。他狞然大笑：“果然好东西，只是沾了血污，却是不美了。”他在那老者的身上蹭一蹭，把那绿玉蟾小心

地装入袋中。

第四十四章 生日礼物

许茹仙在笑。她的笑很明媚。如果有人看到了她的笑，一定会以为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她的生活满是快乐。她的身旁有上百个男人，他们都用那么敬重的眼光看她。她是许夫人，她是大侠米离的夫人。她说不出为什么她的心里一听得人家叫她许夫人，那么高兴，那么满意。这许多的人都是来给她祝寿的。她坐椅子上，听那些人讲江湖事。她能把这些人都聚在一起，只有她才能把这么多的人聚在一处。

忽地，听得那个白胡子老者叫道：“诸位，诸位，请静一静！”

众人慢慢静下来了。

那老者说道：“众位，如果说江湖这几年有一些平静的日子可过，是因为有了大侠米离，大侠米离这几年也不曾出山，靠的便是我们足智多谋的许夫人出面，才让江湖有这么几年好日子过的。我们来给许夫人祝寿，也是应该的。”

看来这人要长篇大论了。忽地，有人叫起来：“愿随许夫人打天下！”

众人在厅内便是大吼，众人齐吼，声响震天。

那老者一怔，听得是呼喊愿随许夫人的话，不由脸上带笑，他说道：“不错，就别说后生小子愿随许夫人，就是老朽，也愿唯许夫人的马首是瞻。”

他正想再说出几句漂亮的话来结尾，忽听得有人叫道：“有人来拜寿，送来大大贺礼！”

看得见，外面下马的是四个男人，都是一色的年轻人。他们身背宝剑，骑着骏马，下了马，便奔厅上来。上了厅，当堂跪下，说道：“敝上给许夫人拜寿！”

听得他如此说，许茹仙不由一怔。他们说得有些笼统，若是按江湖规矩，他们得说出他们是谁派来的，送些什么礼物与许夫人才对。她说道：“不知道你们的主人是谁？”

一个年轻人说道：“许夫人不认得我家主人。”

许茹仙一怔，但她心道：这几年我在江湖上广结夤缘，就是不认得的人，也是交下了几个，只知道他是谁。

那年轻人道：“敝上让在下送来了这礼物，还望许夫人笑纳。”便抬上来了大大的一只箱子。

众人便是一阵子嗟讶。看这么大的箱子，不知道他送了多少重的礼物在内。看样子礼不轻啊。

那年轻人说道：“许夫人，我们走了。”几个人便欲退下。

许茹仙笑了，说道：“等一等！”

那几个人脚步定住了。

许茹仙笑得很甜：“既是你们的主人让你们来送礼，怎么不打开箱子看看？”

当场打开了箱子。血腥气扑鼻。

许茹仙脸色变了一变，但她随即很镇定了，她对着那几个年轻人笑，说道：“你们的主子是谁？”那笑分明已是阴沉沉的了。

一个年轻人冷道：“你还不配问我家主人。”

许茹仙冷道：“是吗？”她一挥手，身后飞出了四个年轻的护花使者。

四个人扑向那来人。四个对四个。一阵子扑杀。

那来人虽是很硬气，但他们的手下武功毕竟不如许夫人的护花使者，只是十几招，他们便有的倒地而毙，有的被擒。一个被擒者被拎到眼前。

许茹仙笑着对他说：“我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怎么来坏我寿诞？”

那人大叫：“你听着，我家主人说了，像你这个臭女人，能做什么武林主子，早早

晚晚，你得受天谴，死在我家主人手下……”

许夫人说道：“是么？”她只是一挥手。她挥手的姿势很好看。因为有许多的人看着，她的手便挥得很优雅。

后面的那个冷面人扑出，只是在空中旋飞了三次。那男人的头便仆地落在地上了。

许茹仙在那箱子旁，她看着那两个血淋淋的头。她认得出这两人，他们是她很借重的两个人，他们叫做凤凰双刀。

是谁杀死了凤凰双刀？厅里的气氛冷极了。

有人无视许夫人的威风，让护花使者汗颜。

有人叫道：“谁想与许夫人作对，我们便打死谁！”“谁反对许夫人，我们便叫他灭亡！”人都叫喊，就是有一两个老者不喊，看旁边的人都喊，也忙应声而呼。

许茹仙笑了，她笑得很甜，她轻声说道：“我是一个女人，我知道我不能做出大事，让大家失望了。只是我的丈夫米离他不愿与尘世里的俗物打交道，每一件事都交与我去办，办得好歹他也不会说什么，我才做这些事儿的。”

人都是豁然，是啊，有了米离大侠，才有许夫人的江湖行，如果不听许夫人的，岂不是与大侠米离作对么？

一个年轻人久久未语，他总是看着许茹仙，像看着天仙一般，此时他忽地脑袋一热，心道：像许夫人这般的美人，她为江湖人如此操心，江湖人对她却那么冷，真是可惜了她的一片心思。他叫道：“谁为难许夫人，就杀死他！”

众人随着他呼喊。人心皆热。

再有人进来禀报：“夫人，又有人送来了礼物！”

众人心里划魂儿，莫非又是那一场戏不成？

再看许茹仙，却是微微一笑，说道：“是礼就得收下，是不是？带上来！”

这一回送来的是一个战战兢兢的胖子，他一进来，说道：“死罪，死罪！”

众人一看他脸色，便知道又来了麻烦。

胖子说道：“小人是城外的小店店主，昨日店内来了一个人，他杀死了店里的许多人，告诉小人来送此礼的。”他也看出，这些坐在厅里的人不好相与，便说得舌尖也颤。

许茹仙说道：“这回让你送来的礼物呢，拿来看看。”

店主拿出来礼物。

原来是一口袋的死人耳朵。一小口袋的死人耳朵，有多少人死在那人的手里？

有人问：“杀人的是几个人？”

店主叫道：“妈呀，一个人便够凶了，还说有几个？”

许茹仙问道：“他为什么要杀人？”

店主说道：“在小店里，他看到了那些来祝寿的人，他们正在小店里喝酒，说今天来给许夫人祝寿。可是后来来了一个黑衣人，他杀了那些人，拿走了他们的宝物，却让我送……送……”

一个护花使者跳起来，叫道：“像你这种人，竟敢来气许夫人，我杀了你！”

他的剑很快。

但许茹仙哦了一声，他的剑马上收住了。能收住他的剑，足见他的本事不凡。但剑尖仍指着那店主。

店主叫道：“许夫人饶命，许夫人饶命！”

许茹仙说道：“放开他！”

那店主又是叩头，又是谢恩。店主出去了。好久无声。

许茹仙说话了，她的声音很沉：“我只是一介女流，我做江湖事，只是要求我丈夫的心愿能实现，江湖上的不平事少一点儿，让江湖上正义能行。谁知道会有那么多的人与我过不去？”

厅里的男人觉得，她的屈辱是自己的屈辱。许夫人如果受苦，岂不是大侠米离在受

苦？他们都是许夫人的追随者，他们都是护花使者，如果许夫人受了辱，他们的脸面何存？平地响起一阵炸雷：“誓与许夫人共休戚！”“谁反对许夫人，谁就是我们的仇敌！”

“谁与许夫人过不去，他就是我们的仇敌！”

许茹仙挥挥她的手，她的手势很好看。她说：“我只是做了一点儿事儿，如果这些事儿让我的丈夫米离来做，说不定便会一蹴而就，可我一做……”她的头摇了摇。她的姿势很优雅，她的脸色也很伤心。

如果不是她的脸色那么伤心，那些血热的护花使者还不会那么心动，他们叫起来：“誓死保卫许夫人！我们洒热血、抛头颅，也不让许夫人受辱！”

热血沸腾。

有人提议，为许夫人的生辰，他们做许夫的护花使者，人人设誓，听许夫人的命令，不惜一死。所有的人都是响应。没有一个犹豫的，他们都热爱许夫人。一共有近百人，有老的，也有少的，但此时的他们，心都是年轻的，都在咚咚地跳，他们心想：我们做的是正义的事儿，能保得许夫人，便保得江湖正义，我为什么不做？

许茹仙的眼里含泪，说道：“我做米离的妻子，知道这江湖正义，很是难得。如今看众志成城，便知道那些魔鬼的命不长久了，正义必胜！”

众人呼喊道：“正义必胜！”

她再说道：“你们的心思，让我很是感动，但我知道，那些魔鬼的本事不小，有一个人叫做‘伞’的，他带着一些黑道中人，专门坏我大事，我们必得除了他们。”

众人吼道：“宰了他们，自古正邪不两立！”

许茹仙再说道：“还有一个人，她自称是无心婆婆，但这人很有心计，她在朝廷做皇妃，是皇上的女人，她总是想方设法儿坏我江湖人的正义大业。”

有人叫嚷道：“杀了她！”

许茹仙笑笑，说道：“能杀死她，那是最好。但依我主意，我们必得先杀了一个人，

那就是‘伞’，杀死了他的人，我们再去宰那个无心婆婆，这就是各个击破。”

众人齐声叫好。

一个老者说道：“许夫人，那个‘伞’与我们有旧怨，我来报告他的行踪，只要夫人的人跟着我便是，我们必能杀了那个人。”

另有一人说道：“他不只是一个人，‘伞’有几个兄弟，我知道他们的行踪，他们在洛阳也有一个隐处。”

一些年轻的热血人叫道：“还说什么？去杀死他们，让他们的血也流一流，省得他们只杀我们的人！”

人都涌出去了，形成了一股潮流，一股可怕的潮流。只剩下了许茹仙与站在身后的那个人。她好久不吱声。她像是累了。但她忽地轻声说：“生子，你说，你说，他们能不能杀死‘伞’？”

那个叫做生子的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都看不出，他的脸上有面具。他说：“他们能杀得了‘伞’的人，但他们杀不死‘伞’，他们不是‘伞’的对手。”

许茹仙说：“他们会死么？”

“不会，因为‘伞’不在，他们不会死。”

她喘了一口气，说道：“那就好，他不在就好。”

叫生子的人看着她的身体，她只是那么懒懒地躺着，她说道：“你是不是又忍不住？”她说得轻描淡写。

那人的身体忽地抖起来，抖得很厉害。他说：“是，是……我入了魔障……”

她咯咯而笑，说道：“胡说，就是入了障，也是仙障，是不是？”

男人说道：“是仙障……”

她说道：“你为何不来摸一摸我，你要是摸一摸我，你便会平息心里的热火……”

那男人跪下来，他跪在她的身前，来摸她。在摸她之前，他突地对他自己出手，点

住了他的几道大穴。这样一来，就是他欲火攻心，他也不会对许夫人有什么不轨行为了。

她笑了，她笑看着他，像看着一个淘气的孩子。

他摸她了，他的手像是痉挛的手，直抖，无法摸得顺心。他闭着眼睛。

第四十五章 狂热

洛阳城的小巷里。有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里静悄悄的。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便是“伞”的十三处隐处之一。有几个人坐在这里，当堂坐着的是那个心细的老四，他正在喝酒。酒很少，只是他在频频举杯。风一般进来了一个人。他是那个杀人如麻的黑衣人。

老四看着他，说道：“二哥……”

他止住了老四的问话。

他对着老四说道：“大哥还未回来？”

老四点头，他不无担心地看看门外。

“伞”还未回来。

老二坐下来，他也添了一只杯子，给他自己斟酒。他的身上有血腥气。

老四无语，他也不吱声。

他们在等，杀死了那么多的人，他们等着老大回来，如果老大告捷，他们就再也不用坐卧不安了。老大去杀那个女人。他们去杀许茹仙的人。如果他们得逞，就再也不用担心两边的人再找他们的麻烦。

黑衣人说道：“三妹来没来？”

老四说道：“三妹没来，她有事儿要办。”

老二哦了一声。

他们得等，等着大哥回来。

忽地炸起一声叫喊，静静的小巷里，有这一声叫喊，显得分外阴森。像有人用尖锐利器扎在人身上，惹得那人叫了一声。一声叫喊便够了。

老四说道：“看来，我们兄弟还不能好好喝酒。”凌乱的脚步声，一直响到了院子里，响到了耳旁。

老二坐在那里不动。

院子里的兄弟足有二十个，但二十个人只有一声叫喊。来人的手脚很快。

哗——，门撞开了，冲进了一群人。当先的是一个老者，他笑嘻嘻，说道：“‘伞柄’在，‘伞’却不在，我们要找的是‘伞’，可不是‘伞柄’。”

老二慢声细语：“你找到了‘伞柄’，命便没了，哪有机会看到一把伞？”那老者的身后跟着许多人，都是初出江湖的年轻后生，他们喝道：“你们背叛许夫人，就是一死！”

“伞柄”笑笑：“许夫人是谁，就是那个始乱终弃的贼女人么？”他说的许茹仙，是说她先被恶贼肃杀奸污，后来才被米离娶了做他的妻子的，这一段隐事，并不光彩。所以那些江湖年少听了，大怒，有人叫道：“谁污辱许夫人，便是污辱江湖，宰了他！”冲上来几个人，刀剑齐加。

门口的三个人是“伞”手下，他们见这些人出手，便扑过来护住“伞柄”。

有了“伞”，才有“伞柄”，有了“伞柄”，才会有他们。如果有事，他们先上。卟——，一声响，闷喝一声，便倒下一个人。“伞柄”不动，他凝然不动，只是冷冷看着他们行凶。

老四虎吼一声，叫道：“你休逞雄！”他的拳头砸上去。叭，迎面来了一双笔，是那个老者的笔，这老者的笔直点老四的拳眼。老四一躲，忽地有人落在老四眼前，是两个年轻人。他们愿意为许夫人献身，就是一死，也不退缩。

叭——，剑刺双肋。老四虎吼，大叫道：“杀！”两拳正砸在那年轻人的身上。那年

轻人躲不开，索性直刺老四的双肋。剑直刺入他双肋，老四叫道：“宰了你！”他的拳头砸在那年轻人的身上，但因他的肋被年轻人刺中，那一拳便化得无力了。扑上来的足足有六七个人，六七把剑直刺在他身上。溅血，虎吼，人跃。再扑下来，便成了一具慢慢僵硬的尸体。一地死尸。

只剩下了那一个黑衣人。

有人说：“他就是杀人的凶手，就是他杀死我们的人。”

另一个问道：“是你杀死城外客店里的人？”

“不错。”

“你为什么要杀死他们？”

黑衣人忽地仰头哈哈大笑。笑声甫毕，他说道：“真是好笑，一大群人，跟着一个臭女人起哄，叫她什么许夫人？她算是什么？一个臭女人罢了。在那平康里，天天怎么也找得到十个八个，她个臭婊子！”

有人高喝：“他敢骂许夫人，让他死在当场！”

“伞柄”笑了，他讥笑道：“那个臭女人有什么本事，她是不是跟你们这些狗一齐上床？”他狂笑，狂笑中，竟是咳起来。

老者说道：“许夫人是米离米大侠的妻子，你敢出语污辱许夫人，罪该万死！”他回头喝道：“谁来宰了他？！”年轻人一齐叫道：“我来杀了他！”

对面是那个黑衣人。

在江湖传说中，除了那个神鬼莫测的“伞”，便是他的本事最大了。众人围着他，不敢轻易出手。他是“伞”的老二，他是“伞”最亲近的兄弟。如果杀死了他，等于折了“伞”的一条臂膀。他说道：“那个狗屁凤凰双刀是我杀的，那些在客店里的狗屁人都是我杀的，你们想怎么样？”

所有人都想杀死“伞柄”。他们如果有谁杀死了“伞柄”，许夫人对他们一定会笑上

一笑。如果他们得了许夫人的一笑，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冲过来一个年轻人。他只有十七岁，一个刚刚出道的剑客。今天早上，老者还称赞他说他的剑法很厉害。他也以为他的剑法很厉害，他想，在这最重要的关头，他不出头，怎么对得起许夫人？他冲上来了，他很悲壮地想，他十几招会杀死“伞柄”，那时许夫人会亲手端与他一杯酒。但他的脸扭歪了，他的身子忽地停住了。他的腹内像是翻开了锅，他的腹内疼如刀绞。一根长长的棍子直插入他的腹内。小腹很热。他想叫，但他叫不出来，他的眼角忽地流下了一小滴眼泪，只有一小滴，一小滴眼泪。他倒下了，再也没爬起来。他的双眼没闭。

那老二只是冷冷抽出了他的棍子，说道：“谁还来？”

年轻人看着倒下一人，他们的心忽地冷了。原来他们还记着他们自己有一条性命。

两个年轻人是双剑，他们同出一门。两人心意相通，一齐声吼，双剑直刺老二！这一剑很有名堂，叫做“双蛟出海”！这双蛟不等刺到，忽地一柄剑在半路上便折了，只听得叭地一声脆快的声响，声响不大，但很脆。一个人便略顿了一顿。

那个人的剑便递老了，直递到了老二的胸前。老二的手指只拗了一拗。

叭——，剑折了，人也倒下了。他的肋间多了一个洞。好几个人也没看得清，他的棍子是怎么探入了那年轻人的肋间的。

老二说道：“你们杀死了我的十四个兄弟，我要你们也死一十四个人……”

双方对峙。

十几个人围着一个老二。他心里焦急，老大在哪里，三妹怎么不来，三妹还是不要来了，最好她不来，如果她真的不来了，那就好了。

他怕万一三妹真的来了，人多眼杂，看清了她，她再也不会在那妓楼里混了。

秀蕾儿摆好了酒，她对着慕容怀笑。这一回她笑得很开心，没一点儿做作。

慕容怀笑道：“据我所知，你一知道了她是一个女人，你便有些灰心了，是不是？”

秀蕾儿不吐口，她有许多的话，不想对慕容怀说。

他猛地一把抓过了她的头，扯住了她的头发，一扯把她扯到眼前，他冷语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别装佯，我知道你做了些什么。”

秀蕾儿一理她的头发，轻声说道：“你喜欢她，是不是？但你的功夫不抵她，你只能一辈子看着她，你想雕她的像。但你不能摸到她，你只能看着她。你摸不到，就像是一个瞎子不知道像是什么模样，你永远也不会雕出她的像来。”

慕容怀看着她，慢慢说道：“你像是知道不少事儿。”

秀蕾儿笑笑，说道：“彼此彼此，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

慕容怀大声道：“她不喜欢我。”他的身子抖了一下。

秀蕾儿猛地抬起了头，她说道：“你知道女人愿意什么？她愿意有一个男人强暴她，她是一个贱女人。如果你对她好，你只是对她说话，一句一句地说好话，一直说到她老，她也不会喜欢你。只有一个办法让她能记住你，能喜欢你。你就是打她，猛打她，打得她动也不能动，让她永远记住你。”她轻轻吹气，对着慕容怀的脸吹气，说道：“你就是真的疯了，她也不会怜悯你。”

慕容怀的眼睛仍有一点儿呆，他说：“我真的疯了，我想她想疯了。”

“你为什么不破坏她的事儿，她想与方方成亲……”

他的心动了，他呆呆看着秀蕾儿。他突地跳起来，大叫道：“不行，她不能成亲，她不能成亲，一个好好的女儿家，成什么亲？她怎么不记着，一个女孩子，嫁了人便成了一朵花泥了？不行，不行……”“可她已经定下来了，她如今天天与方方在一起……”他大声道：“不行，如果一个女孩子自己过，她会是一朵冰雪一般的秀花儿，如果她与男人在一起，便染了浊气了，她再怎么有香气？她怎么会天天仍是那么好看？不行，不行!!”

他暴跳如雷。他的眼里有泪，他抓住秀蕾儿，说道：“我怎么能不让她成亲？我怎

么能不让她成亲？”

秀蕾儿笑了：“釜底抽薪。”

他领悟了，慕容公子的才气是天下的聪明人也都比不上的。他说道：“好，我宰了那个方方，看她怎么成亲？”

方方正躺在床上，他在欣赏肃秋的身子。

她说：“我从小，与他在一起，我能记着的，就是他的身子与我的一样。我的娘是鱼漂儿，她那时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像一个很有名气的女人。她总是在笑，笑得很和气。她说你们俩全一样，只你是女孩子，他是男孩子。她说的话，我至今仍记着。”方方想着那个肃杀，那个一身病骨、一脸傲气的肃杀。

他死了，死在米离的一冲之下。她问：“你说说，我哥哥.....他是怎么死的？”

那像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他讲了，讲得她泪水涟涟。

她说：“我的肃杀，我的肃杀.....”她的眼睛空空洞洞，她说：“我在我师父那里呆着，忽地有一天，我师父对我说，你的身子是不是有些不适，你休息一天，别练功了。我说我的身子不会不适，但师父只是摸一摸我的头，说我会不舒服的。我那一天很冷，身子哆嗦了一天。

原来那一天正是肃杀死时.....”

他们是亲兄妹，他们是双胞胎，他们会真的有感应么？

她说：“我如今梦里，总是看见肃杀，他看着我笑.....”她哭，叫道：“我要杀死米离，我要杀死许茹仙。”

方方也要杀死许茹仙，因为她杀死了他的两个妻子，她们是最听他的话的佛佛与磨磨。

第四十六章 难入洞房

武林人都接到了一张贴子。这一张贴子上写的是：千古奇冤，一旦大白。宁做鬼域，必雪此仇。竟是一张喜帖。上写道：武林奇人方方公子与无心婆婆大婚之喜，愿有心人皆来一聚。

有心人不少。

先是那凤夏之接到了一张请帖。他大声道：“刺刺，你的老公又娶了一个媳妇了，你还要不要他？”

刺刺大声道：“我要他做什么？”

凤夏之说道：“你要他不要，你要是要他，我们便去把他揪来，如果你不要他，我们理他作什么？”

刺刺大声道：“揪他回来，把他吊死！我是生浮子的徒弟，我不要他，谁敢再要他？！”

凤夏之大笑，说道：“好，我们便去聚一聚，看他有什么话说。”两人来到了无心婆婆的府第，远远看到那府门前张灯结彩。

凤瞎子大声说道：“方方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他怎么还要成亲？”

刺刺冷冷道：“有女人他就得找，他看到了猪一般丑的女人，也情愿了。”

有人咯咯笑，说道：“听来那怎么像是有醋味儿？”

有人轻声一笑，说道：“她是看见自己的老公嫁了旁人，心里醋火大发。”

刺刺正要泼口大骂，忽地抬头，看到了那两个人。一个正是秀蕾儿，洛阳城里最红的红妓，一个是那慕容怀，一个落魄的公子。两人看着刺刺，像看着一个怪物。

凤瞎子抬起头来，说道：“这两人听来声音怪耳熟的，你说是哪两个混蛋？”

刺刺忽地笑了，她笑道：“师叔，你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对那新娘有心，一个对那大方脑袋有意，两人都是愿意拣点儿残羹冷炙，你说他们怎么聚到了一块，这事儿

怪不怪？”

慕容怀一听她说话竟是讥讽自己，不由得便想发怒，但秀蕾儿一扯，便扯住了他。

秀蕾儿笑道：“我想肃杀公子，我以为她是肃杀公子，真是昏了头。原来她不是，她不是就不是好了，有什么要紧？只是有的人老公被人家骗走了，她在这里还谈笑风生，你说怪不怪？”

慕容怀一听，便明白秀蕾儿的心意，是要激怒刺刺，他笑道：“你不知道，人这玩艺儿，真的是怪。你说她本来不稀罕这破东西，她扔了。但扔是扔，人家要是拣了，她心里还真不愿意。”

秀蕾儿看着刺刺的脸色难看起来，心里直乐，心道：原来你也不是不在意，只是装装样子罢了。这一回你是栽得苦。她笑着对慕容怀说道：“听说肃姑娘是天下最好看的美人，是不是？”

慕容怀说道：“是啊，她是最好看。”慕容怀一听得她说起肃秋来，心里蓦地想道：她天天睡在那里，我从前得她允诺，看她在那里睡。我以为她是一个男人，但看来看去她还是像一个女人。我只是痴痴看她，全忘了真用心去探探她的虚实。她真的是女人，她真是女人……慕容怀的心里一寻思起肃秋来，便脸上又是呆呆怔怔。

秀蕾儿看他失神的样子，忽地想到：不好，如果他想到了肃秋的婚事，他必是会胡思乱想，他一胡思乱想，说不定便会坏了我的大事。

忽地，那慕容怀大声道：“不行，我得去杀了他，我得去杀了他！”

秀蕾儿扯住他，说道：“你不能去，你去杀谁？”

慕容怀对着刺刺大叫：“你算什么？你对付不了肃秋，便用那一个大脑袋去骗她！你有本事，来与我斗！”

刺刺冷笑。

风瞎子说道：“他胡叫什么？”

刺刺说道：“莫理他，他是一个疯子。”

慕容怀大声道：“对啊，我是疯子，我是疯子，她不会理我了，她以为我真的疯了，她便再也不会理我了！”他跌跌撞撞直奔那城里去了。

秀蕾儿喊他不住，直赶去追他。

凤瞎子说道：“刺刺，你哭了？”

刺刺说道：“我没哭。”

凤瞎子大声道：“刺刺，我把他从那婚宴上扯下来，交与你。你看怎么处置他。”

刺刺说道：“我不理他，我不理他，你要愿意杀了他，就杀死他便了。”

凤瞎子大叫道：“好，我便杀了他，我便杀了他！”

婚事举措很大，在府第里，从假山到厅前，都是花团锦簇，一团喜气。张灯结彩，一府都是忙碌。肃秋坐在桌旁，她看着方方，说道：“你是不是有些后悔？”

方方大声道：“有什么后悔的？你答应过我，如果同我成亲了，便帮我报仇，你得帮我杀了许茹仙，再帮我杀了凤瞎子，对不对？”

她笑笑，说道：“我把那个刺刺捉来，任你发落。”一提到刺刺，她也是心生后悔。她不该提到刺刺。

方方的头低下了，他说：“男人不能报得妻仇，枉为大丈夫。你能帮我，我谢你。”

她笑笑，说道：“她与凤瞎子在一起，上一次来了那个‘伞’，你受了伤。”

方方心里一热，说道：“你也受伤了。”

他俩想起在那浴盆里的一幕，顿时心热，心道：原来我们有过共患难的辰光。到时候了，两人手扯着手，一齐走进了大厅。厅里有许多的人。有的人知道无心婆婆，有的人不知道她，但知道方方。方方不是有过妻子么，他怎么会再娶这个无心婆婆？他们来观礼了。厅堂里有三十六张桌子，供三十六方帮主、香主、掌门用，他们的身后站满了人。

两人走入大厅，众人便喝了一声彩。原来看到了肃秋头一回穿着姑娘家的吉服，光艳照人，有千般媚态，百般俊秀。都是在心里喝一声彩：好一个璧人！但见那方方，也是一个机灵人，虽是不像肃秋那般好看，但也是一个端正男人。

肃秋对所有来宾说道：“多谢诸位来观礼，我虽是做朝廷事，但也不曾多多得罪过江湖同道。这一次我同方公子成亲，确是我的大事，江湖朋友能来，我在这里谢了。”她与方方都是弯腰对众人行礼。有人问道：“听说无心婆婆便是姑娘，此事当真？”

肃秋说道：“当真。”

再有一人问道：“无心婆婆在江湖上，行五人小宴，要寻访那七起大案的祸首，不知道无心婆婆是不是寻到了？”

肃秋看看方方，说道：“当然寻到了。”

众人哗然。

有人再问：“既是寻到了那祸首，能不能请无心婆婆在大吉的日子里，说出来他是谁，也让江湖同道共讨此贼？”

肃秋嫣然一笑，她说道：“怎么不能说？我就说说他是谁，让江湖同道共讨他就是了。”

众人屏气，等待她说话。

肃秋慢慢看看周围，看出来，众人里没有“伞”的人，也没有那刺刺与凤瞎子，她心里一松，他们该来的，怎么没来？肃秋说道：“我探知，那几起大案的始作俑者，都是两伙人。”

众人大哗。

静了一会儿，再听她说道：“头一伙人，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们是江湖的一伙志士，他们都是年轻后生，在江湖上只尊一个人的号令行事，他们自称是‘护花使者’，打着大侠米离的旗号。可据我所知，大侠米离一次也不曾与他们在一起，他们聚在一处，

称一个女人叫夫人，杀人的事儿多半是他们所为。”众人知道许茹仙，此时听得她说，只是半信半疑，他们心道：她是大侠米离的人，她会做下这等恶事么？

方方在一旁说道：“我的两位妻子，一位是佛佛，一位是磨磨，她们两个都是被许茹仙害死的。”

众人有的知道方方所说是实，他们暗自点头，原来如此。

肃秋再说道：“还有一伙人，她们是慕容氏的人，她们都是一群女人，她们在江湖上行事，听慕容怀的号令行事。她们杀死了少林的无望大师，此事细节，于少林的名节有关，不必细说。但无望大师是死在她们手下的，这事却是铁定无疑的了。”

无心婆婆说罢，忽地一叹，说道：“从前的肃杀一案，本来是名门正派的一计，他们要杀许顺，诛肃杀，便定下了一计，叫做‘一石二鸟’。他们成功了，肃杀死了，许顺也死了。”

许多人知道那一场恶战，在那时，正义的力量远不是那邪恶势力的对手，所有的名门正派都不是肃杀与许顺的对手。那一战很惨烈，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正义一派的人幸存。

肃秋说道：“那一战最后，有两人终是郁郁不乐。”

哪两个人？

“一个是少林的无望大师，他怕报复。因为他知道，那一战，他们使米离受了天大的不白之冤，如果米离要杀他，他情愿一死。再有一个人来杀他，他也情愿一死。”

那一个人是谁？

她看看四周说道：“肃杀。”

肃杀不是已经死了么？他怎么会来报复？

她说道：“肃杀还会有亲人。”她说得很肯定。

“无望大师在思过崖下，他死前最痛苦的一事，就是他设计杀死许顺、肃杀一事，

他看到的人必是肃杀的亲人无疑，不然他不会含笑而死。”

这是真话么？人们半信半疑。

她再说：“那个让无望大师能自尽的人，只会是两个人，一个是肃杀的亲人，一个是米离的亲人。”

肃杀的亲人是谁，人们不知。但米离的亲人是谁，人们心里隐隐冒出一个人来，怎么想着，也像是她。

对啊，无望大师在临死时，在思过崖下刻下的女人画像，一定是她。

众人中有人失声道：“是她，是她，就是她。她是许夫人！”

众人看着无心婆婆，心内感谢她，她寻到了事实真相，她为武林出了力。

婚礼正在进行。

唱赞的人唱过后，喝令让他们夫妻对拜。

忽地有人叫道：“他停妻再娶，是不是有些错失啊？”

众人一听这阴阳怪气的声音，便知道，是那个难缠的疯子到了。

果然是凤瞎子。他坐在屋檐上，身子倒吊着，对众人道：“方大脑袋，你停妻再娶，是不是犯罪？”

方方看到了他，悠悠说道：“是么，我的妻子死了。”

疯子叫道：“你死了两个老婆，还有一个活着的。”他一指地上，说道：“她不是来了么？”果然厅堂上多了一个女人，她就是那个冷若冰霜的刺刺。

她看着方方，说道：“我是不是你的妻子？”

方方叹气道：“从前是的，但现在不是了。”

刺刺也不恼，说道：“什么时候不是了？”

方方大声道：“有那么多的人看到了，你不理我，我怎么叫你，你也不理会我，你再也不是我的妻子了，我要自己报仇，不必找你。”

刺刺笑了笑，说道：“只是你没写下休书给我，你得先休了我，再娶她。”

众人中有的人专爱看热闹，此时心内乐了：原来好戏在这里，看他怎么说？就是那个愿意嫁与他的无心婆婆遇到刺刺，她也难办。

第四十七章 情至狂时人也痴

方方望着刺刺，说道：“她答应我替佛佛、磨磨报仇。”

刺刺冷笑，说道：“她们死得好，死得好！”

方方说道：“她们死得冤，我要替她们报仇。”

刺刺冷冷，再不理他。

肃秋说道：“刺刺姑娘，要是能与方公子成亲，他的仇自是我的仇，我一定替他报仇。”

众人看她说话斩钉截铁，心里暗暗吃惊：要是她能插手，许茹仙定会遭殃。

凤瞎子说道：“你不能行礼，你娶了我家刺刺，自不能停妻再娶。”

方方看着他，说道：“刺刺已经说她不再是我的妻子了，我怎么再与她说？”

刺刺心冷，看也不看方方，心道：佛佛、磨磨，你们死得好，不然看着这个大方脑袋，你们心里一定恨死了他。

肃秋说道：“我愿意嫁与方方，他也愿意娶我，干你什么事儿？”

凤瞎子大声吼道：“反了，反了，你要娶，她要嫁，只是没问问我凤瞎子？”他一掀桌子，大声吼道：“我不让你们做，你们谁敢？”

忽地一只手按住了他。那是一只软软柔柔。

有人咯咯而笑，说道：“有人愿嫁，有人愿娶，为什么不能做？愿天下有情人皆成

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话你没听说过么？”这人是许茹仙。她看着肃秋，说道：“我只以为天下混事，是一个像肃杀那般的混世魔王所为，原来却是一个钟情丫头做出来的，佩服，佩服！”

肃秋一看到了她，顿时也心里冷冰冰，她冷冷道：“原来是许夫人。只是从来人从夫姓，你叫夫人，也该叫个米夫人，怎么叫起许夫人来了？”

两人一见，便是针锋相对。

旁观的人看出，两人间的怒火，自是一触即发。许茹仙说道：“肃秋，我知道你是肃杀的妹妹……”

一语吐出，众人大哗。她怎么会是肃杀的妹妹？据说鱼漂儿只生下了一个肃杀，怎么会又出来一个肃杀的妹妹来？

肃秋笑笑，说道：“你说错了，我只是无心婆婆，我的名字叫做魏无知，我不叫肃秋。”

人们听了她话，心下释然，原来她不是肃杀的妹妹。一个肃杀已经搅得武林不宁了，再有一个叫做肃秋的女人，天下岂不大乱？

无心婆婆说道：“我已经做了许多事，查出了原来那七起案子是谁所为。过些时日，我便会去办那些案子，对江湖有一个交代。”

众人一齐嗟讶。

她笑笑，看看凤瞎子，再看看许茹仙，说道：“只怕到时会有人心里不安。”

许茹仙冷笑。

无心婆婆说道：“是不是你杀死了方公子的两个妻子？”

许茹仙看看刺刺，见刺刺正怒目看她，就点头应道：“是。”

她说道：“那两个女人杀了我的人，她们杀死了我的五个人。”

无心婆婆冷冷道：“我请你们赴五人小宴，请你们查的就是那七起案子的着落。方

方公子是天下奇人，他的妻子一定是查出了什么，你才杀人灭口。”

众人一听，都是哄起来。群情沸沸，他们听着无心婆婆的话有理。

许茹仙说道：“我想，当初那两个女人与刺刺是在一处的，她一定知道，她们只是杀了我的人，才死在我手下人的剑下，与那七件案子无关。”

众人一听她说起刺刺，都来看刺刺。

刺刺一言，便可以定许茹仙此事的虚实。刺刺低下了头。她知道的事儿，不能说。她不知道的事儿，要她证实。她怎么说？如果不是方方与肃秋成亲，她一定会说许茹仙杀人是有隐私。但此时看着堂上，红烛高烧，方方与肃秋两人亲亲热热，相扶相携，她怎么再吐口？

人都等着她吐口。

刺刺的心里极苦，她淡淡一笑，说道：“我不知道。”

一语吐出，四座哗然。

谁知道刺刺此时一句话，既不认可许茹仙杀死佛佛、磨磨是为她们知道了她的私事，也不认可方方与肃秋说的是实。她不顾四下人吵人嚷，对凤瞎子说道：“师叔，人家有人家的乐事，我们在这里做什么？”

凤瞎子大叫道：“我得好好与他理论，这个方大脑袋，他不要你了，你就不管他么？”

刺刺对着四个，说道：“我看江湖同道皆在此，对着诸位说下一誓，我从此与方公子无缘，形同路人，鬼神共鉴！”她一剑刺手，血便淋漓。

众人静寂，看她设誓，十分毒狠，那脸上却淡淡，不着一点儿痕迹。人心里都道：她是生浮子的徒弟，自是有她的心思。世上机巧之人，再也没有能赛过生浮子的。

方方看她，心里更苦，他想替佛佛报仇，但他却恨刺刺不理睬他。他刚想对那刺刺说话，忽地觉出空中有人对着他的后背虚虚一指，他的穴道便受制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刺刺说誓。他急着想说话，但只是眼睛睁着，人也呆若木鸡，不能吐出一语。

刺刺心里极痛，心道：要是你方方说出一句话来，我便算了你对也罢。你不娶她，跟着我走，我们就是夫妻。她哪里料得方方只会呆呆看她，那眼里有焦急，也有难受，但他动也不会动一下？刺刺说罢誓，回头对凤瞎子说道：“我走了，师叔！”她飘然而去。

许茹仙悠然说道：“江湖诸多人在此，我要说一句话，那就是，不管那个杀人者他是谁，是这个肃杀的妹妹也好，是一个叫无心婆婆的也好，或是别的什么人，我决不会放过他！米离我夫生性不爱管江湖闲事，他正在洞里修真，但我愿意管，我愿意管闲事，江湖上的闲事我不管，还有谁来管？”

有人喝彩，叫道：“许夫人的话真是至理名言，愿许夫人大治江湖！”

许茹仙对着肃秋说道：“从今天起，你的一举一动，我都监视着你，你休想混过去。”

她说一声走，跟着她的人都走了。

厅上很静，那肃秋说道：“好事真正多磨，还是行礼的好。”那唱赞的刚才醒悟，知道他还得喊他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他刚刚再唱，忽听得有人叫道：“不行，不行！你不能嫁人，你不能嫁人啊！”

远远的来了两人，一个人都认得，他是洛阳城里的名人，他叫慕容怀，是武林有名的潇洒公子。他此时衣服破烂，一路斜歪，进了大堂，说道：“你不能嫁人，你是一个清秀女人，是天上的仙姝。你怎么能嫁与凡人？他算是什么，一个混蛋而已，你嫁与他，真个是污了清尘，坏了声名，没了秀丽，天也黑了，地也烂了，泥也污了，水也浊了，对不对？”他后面的是那个秀蕾儿，她来扯那慕容怀，说道：“慕容公子，这里不好玩，我们去别处玩，好不好？”他回头对着秀蕾儿笑，说道：“你是秀蕾儿，对不对？你是洛阳名花。名花必得有主，你是天下男人的名花，可她不是……你说，她是谁的？”

他斜斜指向肃秋，说道：“她是我的……我喜欢她，她是我的……”他唱吟道：“人说仙姝秀丽，一丝不染红尘，我谓红尘无缘，仙姝与我参禅。”

见慕容怀疯疯张张，人都嗟讶，有人轻声说出，他原来是暗恋着一个无心婆婆，谁知道她却要嫁与一个方公子？此时的慕容怀便疯了，眼瞅着无心婆婆，语无伦次，人也疯颠。

秀蕾儿叫道：“慕容公子，我们走吧？”

慕容怀说道：“无心，你真个无心么？从前你曾叫我在你的床前，你睡时那姿态，真个好看……”

方方的心一震，真的他说话是实么？他曾在她睡时的卧榻旁，看她，那么他与她岂不是……

但见无心婆婆一笑，她扯住了方方的手，说道：“他是疯子，疯子的话也作得数么？”

方方看她那神采飞扬的模样，心神一荡，再不出声。就是他想吐声，他也吐语不得，他此时的哑穴已经被点，不能吐出话来。

秀蕾儿说道：“慕容公子，我有一块香木，你愿意不愿意去看，那一块香木能雕一个好像，你拿它来，好不好？”

慕容怀沉吟道：“徒有香木积清堂，不见玉色怎生香？”

众人也看出，这秀蕾儿生怕开罪了无心婆婆，她一味儿地扯慕容怀，要他离开这里，但慕容怀看着无心婆婆，他不愿意，他大声道：“你不能嫁人，岂不闻，女子清秀如水，一遇男人化泥？你是天下钟秀，怎么能嫁人？你得升仙，怎么能嫁与他？”

他风一般冲来，对着方方使出毒手。

众人都惊叫起来。

方方竟是不躲不避。眼见得那小小刀儿要插在他胸窝，忽见那无心婆婆一拂，慕容怀一阵子趔趄。他说道：“好，你对他心有所向，你愿意让他这个臭男人污了你？你好，你好狠心！”

无心婆婆看着他，突然噗哧一笑，说道：“慕容公子，不管你喜欢什么人，她是一

个女孩子，终得嫁人的，你说是不是？”

慕容怀有些糊涂，他说：“你总得嫁人？你为什么一定要嫁人？”

无心婆婆再是脸大，也不能不脸红，她轻声道：“女人总得归一个男人所有，你说是不是？”

慕容怀大声道：“不是，不是，你不一定非得要一个男人，有的女人没有男人，她也能活，你说观音菩萨她是不是没男人？”他手里握着那一把小刀，刀很锋利，他手狠狠握着，血从他的手心流出。他说道：“你要嫁人，我便杀了你，我一定会杀死你。在杀死你之前，我要雕一具你的像，那时你就会不朽了。”

秀蕾儿说道：“好，她不会嫁人的，你与我走，好不好？我们去看一看那一块香木。”

慕容怀的脸有一缕沉思，他说道：“好，看香木去！”他踊跃而出，回头再对肃秋说道：“你不能嫁人，男人没什么好东西，你嫁与他们，岂不是白白糟蹋你的女儿清秀？”再只剩下他两人时，已是夜昏。

她轻轻解开了方方的穴道。

方方大叫：“你点我的穴道做什么？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对刺刺说话？你为什么不让让我说话？”

她细语道：“刺刺不理你，她再也不会理你了。你只有一个妻子，那便是我。”

他气道：“我不要你做我的妻子，我有过三个妻子，她们都肯听我的，我过得好好的，没有你，她们怎么会死的死，逃的逃？”

她笑笑，两手抚着他的肩，说道：“我陪你一个妻子，一个赛过她们三人的妻子，行不行？”她吹气时，香风拂拂，让他头脑一爽。

他气极了，说道：“刺刺再也不理我了，她再也不理我了。”

她笑了，按他在床上躺下，悄声说道：“你先别想她，你能不能先不想她？”

方方大叫道：“你叫我想谁？”她很快地脱下衣服，柔声道：“你想我，你进了我的

屋子，看了我的身子，你不想我，你还想谁？”

他不能不想她，因为她的身子那么美，美得炫目，他想不看也不行，他噤声了，再也离不开她的身子。

第四十八章 血恨

“伞柄”知道他的气力快耗尽了，他的头上冒出冷汗，他的腿有些不稳，他的手没刚才那么快了，他的棍子插入人的小腹里，再也不那么神出鬼没了。

许茹仙的人很多，他们叫着，喊着许夫人，为许夫人拚死而战。他想着，三妹不能来了，她不来了好，如果她来了，也会与我一样，死在这里……

他知道，他会与最后一个敌手拚命，他会与那个人一齐死，死在这血泊里，死在一堆死尸中。

围着他的人冲上来，有人吼道：“你死吧，叫你死在许夫人的护花使者手中，也不枉了你一世英名！”

“伞柄”怒骂一声：“什么狗屁许夫人？！”他一棍子插在一个年轻人的胸前。

那年轻人的脸扭歪了，他说：“许夫人，我……”

他卟地一声抽出了那棍子，那年轻人像是布口袋一般倒下了。他冲出去。

门前有人。

那人站在那里，有一股寒风吹来，吹得他一阵寒栗。那人说道：“你死定了。”

他是谁，为何从那人的身上吹出一股寒气来？

“伞柄”看着那人，说道：“听声音，你并不是一个毛头伢子。”

那人说道：“我不是，我是一个老人。”

“伞柄”笑笑，说道：“老人也随着这些狗屁孩子起哄么？”

那人说道：“溺色，不能自拔。”他一声轻叹。

“伞柄”知道此人不好对付，他说道：“我与你一战。”

那人说道：“你无法与我动手了，你的手已经软了，你杀了太多的人。本来我不该杀你，但我却不得不杀你。”

“伞柄”叫道：“何必多说，看棍！”他的棍子一向很有准头。

这一次他的棍子有一些犹豫了，在对准那人的胸前时，竟低了一点儿。

扑——，棍子直插在那人的胸前。只插入了一寸。

那人的胸前流血了。他说：“我让你插入我的胸，是因为我得先受一点儿伤，这样才公平。”他慢慢推出掌来。看似很平常的一掌。

“伞柄”的心突地咚咚跳，他再也不能止住他的狂跳的心。他看着那人，惊讶地叫：“天龙掌？”

那人点头，说道：“你知道就好……”

“伞柄”说道：“你是少林的人……”

他说不出话来了，他的嘴角开始流血。他的嘴角流出的血够多了，那人说道：“你自尽好了，少受些苦。”

“伞柄”说：“你杀死我，自有我大哥给我报仇，我看得出，你也未必是我大哥的对手。”

那人应声道：“我不一定是‘伞’的对手。”

“伞柄”说道：“你要有种，就告诉我大哥，是你杀死了我。”

那人应声道：“好，我一定说。”

扑——，一口鲜血，狂喷如箭。

“伞柄”倒下了。从院里出来的人看着这人，他是那个在许夫人身后总是一语不发

的人，有人知道他是少林僧，是那个叫做无生的少林禅师。

“伞”回到了他的家，他要对他的兄弟们说，他有一个新的决定，他要带着他们走，到大漠去，或是到北方，去那冰冷的长白山。到了那里，他们会过一种很平常的日子，他会好好过他的下半生。院子外很静，但有一股血腥气。

他忽地狂叫：“二弟！”

莫非“伞柄”不曾回来？他冲进了院子。

看到什么了？满院都是尸体，所有的死人都是一场大战后死掉的，他们的身上或是带着刀，或是插着枪，有的头也没了，被人砍走了。

他来到了后院。

他娘呢？他的娘回来了，莫非娘也死在他们的手里了么？

他如被雷殛。他看到了谁？

三妹与娘坐在那里。她们知道他进来了。但她们很安详。

娘问三妹：“现在是什么时辰了？”三妹在给娘梳头，三妹的眼里有泪，但她强忍着，说道：“娘，是辰时了。”

娘说：“时辰不早了，你告诉你哥哥，办好他自己的事儿。”娘像没看到他。

三妹怎么了，竟是慢慢给娘跪下了。娘的头梳得光光的，娘的身上穿着很齐整的衣服，娘的身子一斜，嘴角流出血来。

“伞”狂叫：“娘，娘！”娘死了，再无生气。

“伞”号啕，但无声息，他的嘴角有血，血滴在娘的身上。

好久无声。

他知道娘。

三妹说：“我回来晚了。娘说，他们杀死了所有的人，只剩下了娘。她说因为那个女人想让娘累赘大哥，才让娘活着。”

娘看得很清。

他站起来。眼里无泪，泪水被怒火烧干了。他说道：“我去找她！”他飞走了。

秀蕾儿不吱声，她低下头，再去看娘，她虽不是老太太的亲生女儿，但她也是老太太养大的，她得送老人终。她不知道“伞”去找谁。

方方很快乐，如今他像是找久了一种渴望，终于找到了，他与肃秋都找到了疯狂。他们忘了自己。警戒声阵阵，刀声响，更响过了一阵惨叫。有人闯来了，像是生死不顾。

有人在帐外道：“婆婆，有人闯来了！”她的嘴唇正吮在方方的甜蜜中，她说道：“管他做什么？让他闯就是。”

杀声传来，越来越近。

他是什么人，竟能闯入她的府内？

方方说道：“会不会是凤瞎子？”

她甜言道：“像你这么大一个脑袋，她不喜欢你才怪。我不怪她，她要是愿意来，让她来好了，让她看看，我与你比与她更甜蜜，好不好？”

杀声闯到了堂前。有人扑门而入，叫道：“婆婆，婆婆……”

那人声音未竟，人竟僵仆。眼前多了一个人，他是“伞”，满身都是鲜血的“伞”。他话也不说，只是怒目看她。两人再亲热，也无法在外人面前做态了。

方方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早就知道你这人不像是好人，怎么尽挑人家快意的时候来扫兴？”

“伞”说道：“你杀死我的兄弟？”

无心婆婆笑笑：“没有。”

他怒极，狂叫道：“你闯入了我的院子，我的二弟死了，我的兄弟们都死了，老四，还有七弟……我的老娘也自尽了。”

她哦了一声，说道：“我可是送你老娘回你的家了。”

他叫道：“你明知道要杀死她，才送她去我家的。”

她慢声斯语道：“你知道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在嫁人啊。人家都说，嫁人的时候至少要积一点儿德，以后一定会生出一个漂亮的儿子。我为了我的儿子，怎么会去杀死你的兄弟？”

他说道：“是谁，是谁杀死我的兄弟？”

她笑了，说道：“当然有人，你知道如今有一个女人，她比我更有名。”

“伞”的眼睛凝成了一线，他冷冷道：“许茹仙？”

无心笑了，她说道：“她去找过你，你的二弟多半会死在她手里。”

“胡说，她手下没有什么人能杀得了我二弟。”

她吹一口气，香气便漫漫而起，她说道：“你忘了一个人，那个人是沉溺在她的美色下的，他宁可死，也愿意为她做一切事。那人的身份在武林中并不低。”

他是少林的无生，少林最后一个在江湖上走动的无字辈的高手。“伞”走出去了。

方方抚摸着她的肩，说道：“你怎么能让他去杀许茹仙？”

她冷道：“你不愿意杀她，如果我是你，我就为佛佛她两个报仇，许茹仙是女人，女人该听男人的。譬如我，从今后便该听你的了”。

方方漫不经心，说道：“是么？你从今真的会听我的？”

她点头，说道：“我会总听你的，你怎么说，就怎么做好了。”

方方倏地起身，叭地打了她两个耳光。她的脸微有些肿。

方方说道：“你说你听我的，我便要先尝尝耳光的滋味儿。”

她先是愕然，再就是在脸上堆下了笑，她的笑很迷人，像狐狸一般的迷人。她轻声说道：“你愿意打我，怎么打都行。”

方方的手停住了，他再怎么打得下去？

许茹仙在抚琴，她轻轻地抚，那琴韵一直浸入人心里去，慢慢抚平一腔相思。

她身后的人像是铁打的，一动不动，甚至他的喘息声都听不到。

她抚完了，说道：“我的琴好不好？”

“好。”

再无一字。

她笑笑，说道：“好，我就是要抚琴给你听。”

他的脸上有一种激动，但那激动很快便平复了。他仍是那么冷冷的。

她说道：“你杀死了‘伞柄’，好。再杀死‘伞’，我就了了一份心思。”

“我杀不死‘伞’。”

她一愣，问：“谁能杀死他？”

“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大侠米离，一个是那苑九，苑九不是如今的苑九，是从前的苑老爷子。”

她看着他，看他说得很认真。

“还有一个人能与战成平手，那就是凤瞎子。”

再没人了？

“没有人再能胜他了，对了，还有那个神鬼莫测的假肃杀。”他只是不知道假肃杀的本事究竟有多大。

她说：“这么说，他会来这里？他一来，我们便会败在他手里？”

“不错。只有一个法儿能胜得他，那就是大侠米离出洞。”

米离出洞，如果米离能出洞，她何必在这儿苦苦熬煎？但他又说：“如果他不出来，我们都是一死……被他杀死。”

她打了一个寒颤。

许茹仙笑着，她说：“你不该总是坐在椅子上，你得躺在床上才行。”她抱起了米离，把他抱在床上，让他躺在她的怀里。她撩起衣襟，让他的嘴在她的乳边，自从那一夜快

乐，他似乎又有了男人的渴望。她说：“你看，我的乳有些胀……”很饱，很满，让他不能不看。

她是一个很丰满的女人。

他还不能完全没有女人。

她说：“有一头狼，它来了，天天吃羊。羊首领说它吃它的，管我什么事儿？它的角很硬，能抵得那狼。但它不管，得天天吃草……”

米离闭上了眼。但他的嘴似乎并不想离开许茹仙的乳，那乳有一股清香气。

她说：“你不想听么？”

米离忽地睁开了眼，他说道：“你有难处了？”

她没想到米离会直截问她。她点头，说道：“我只是说我是米离的妻子，人家知道我是米离的妻子，才对我那么尊敬的。可有人要杀死我了……”

米离的声音像是呓语：“他是谁？”

“伞。”

他猜也可能是“伞”。

米离的眼睛很亮，他说道：“你推我出去。”

许茹仙的身子直抖，她说：“你真的愿意……”她泪流满面。

米离不敢看她，说道：“你推我出去吧。”

车子轻声吱吱响，米离坐在车上。他头仍是低着，他仍是像在沉睡。他久已不出江湖，也有那么几年从未练功。他的脚筋也断了，成了一个废人，他能胜得了“伞”么？

许茹仙心里忐忑。

忽地，阳光拂面而来。

米离好久不曾看到阳光了，他的那好几年未理的长发在风中飘拂，使他看来像是蹲伏的雄狮一般。

他说：“推我到大门外去。”

第四十九章 请来的神祇

风吹拂面，吹得人心暖。

米离劝声说道：“推我到大门外去。”

门旁的看门人都是看着许夫人天天从那洞口来去，但他们很少看到大侠米离。他们以为，像大侠米离这般的人物，简直就是半人半神，他怎么会轻易出来？他们终于看到了米离了，大侠米离由他的娇妻推着，许夫人满面是笑，他们那么和睦，那么和气，一起走出来了。

所有的人都敬仰大侠米离。他们看着米离，呆呆地说不出话来。

忽地，一人叫道：“大侠米离万岁！”所有的人都叫起来，叫声如雷：“大侠米离万岁！”

米离皱了皱眉头。

许茹仙悄声说道：“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到了这里，就是要一睹你的风采的，来了这许多时，只是今天才看到你。”是啊，他们看到了大侠米离，他们此生足慰了。

许夫人对他们仍是那么和气，她笑着，笑得那么风采，她说道：“你们自做自己的事儿吧。”

他们就挺胸昂头，仍在做他们的事儿。

米离说：“你推我出去，站在门口。”

米离坐在车上，坐在门口。他向前看，远处的宽敞是一块平平的广场，他的门前怎么会有这宽？

许茹仙说道：“那些人家都自愿搬走的，他们要走，我留不住。给他们足够的银子了。”再回头看，他的屋檐真够神气，竟是雕梁画栋，十分气派。什么时候起，他的家成了武林万人景仰之地了？他再低下头。

风仍在吹着，吹着英雄的寂寞，吹着他的心。他在等什么？

许茹仙说道：“我们回去吧？”

米离不语。他不愿意回去么？远处，传来一阵子呼啸，像是一阵惊雷，从地底滚来，一直滚到了他们的眼前。

眼前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黑衣人。他的样子很平常，但他的手里拿着一把伞。

许茹仙失声了，她说：“伞？”

那人笑了笑，说道：“好，果然是有一些仗恃。”他惊讶米离能出洞来，但他也知道米离一定会出洞来。他说：“我听说你不再出来了。”

米离突然抬头，他的眼睛很亮，他的眼里仍是那雄狮般的寒光。

“伞”的心一颤。

米离说道：“你死了亲人？”

“伞”的心底升起了一股悲怆，他点头。

血用血偿！

他看着许茹仙，说道：“是你杀死了我的二弟？”

许茹仙的脸色不变，她从来就很镇定：“是他先杀死了我的人，有两兄弟，是正道中人，他们叫凤凰双刀。还有几个人，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来给我做生日，你的二弟杀死了他们，夺走了他们的东西。”

“伞”一挥手，他不愿意听。

杀就杀，说什么理由？

从来霸王别姬，不是霸王情愿，是不得已。他不做霸王，他要做帝王，真正的帝王。他看着米离说道：“好，我不愿意与女人说话。”

米离笑笑：“幸好我不是女人。”他的脸色苍白，他在洞里呆得时日太久了。

“伞”看着米离，忽地脸上有了笑，他说：“你不该太相信女人。”

米离也笑了：“谁都知道，偏偏却离不开女人。”

他俩都笑了。这是男人的笑。

许茹仙忽地想到：如果米离真的出了洞，她是不是再也不那么灵了，她能不能再唤得天下那些热血后生听她的话？

米离说道：“有些事儿，你不能不做。”

“伞”笑笑：“我知道。”

两人对面。

“伞”忽地扬头大叫：“米离，你是大侠，你能不能杀死我？”

米离惊讶地看他，慢慢地，他说道：“我不行了，我老了，你听说没听说过老了的人再也不能称雄了？我不愿意再让江湖的朋友说我老了，我便再不出洞了，我宁可做一只缩头龟。”

“伞”不语，他只是盯着米离。

如果有人宁可承认他是龟，他是不是已经很胆怯了？

许茹仙听不明白他两人的对话。莫非米离真的不敢对“伞”出手？当世间，有谁能再制得那“伞”？她忽地想到了那个无生对她说的话，只有两人能胜得他，那就是米离与那死过去的苑老爷子。苑老爷子已死。只剩下了米离。

米离不想出手。他的手很无力地耷在那椅上，他的手很苍白。他说：“你不能为难她，因为……她是我的妻子。”

突地，许茹仙叫道：“米离，你怎么不杀了他，他是江湖上无恶不作的恶魔，你杀

了他，就为江湖除了害！”

米离看着她，说道：“什么江湖？”他显是并不把她的话听进心里。米离说：“她是我的妻子，这件事叫我很为难。”因为是他的妻子，他便不能不管。

“伞”笑笑，说道：“你出手吧。”

看来两人要动手了。

许茹仙的心咚咚跳。她盼两人动手。如果米离胜了，她从此可以君临天下，所向无敌。就是米离败了，她又会怎么样？她会成为一个自由人了。就是米离死在“伞”的手下，她也无所惧。

米离抬手说道：“这天真热。”他的手抬了三抬。很快地抬了三次。

那“伞”一见，也很快地抬了三次手。但他抬了三次后，再抬了一次手。

米离仍在笑，他说道：“不行，不行。”

“伞”有一点儿局促不安，他再抬了一次手。

米离才笑道：“行了。”

人都远远看着，只有那无生才抬起手来，琢磨米离与那“伞”的手势，其余的人都是茫然。

米离再挥挥手，那“伞”更是跳跳，跳出去后，再回头看米离。

米离说道：“那么跳不行。”他的手一翻。“伞”不跳了。

这一次连许茹仙也看明白了，米离与他是在比较高深的武功。她心道：看他们比划，不像那些人打打杀杀的，竟是一比就完。也不知道他两人谁胜谁负。但她看“伞”那神态越来越是凝重，知他是举足重轻。后来再看，竟是那“伞”慢慢抬起了手，他手越抬越沉，再看他时，竟是脸上渐渐流出汗来。

米离也不轻松，他的手也慢慢抬着，他的手指比“伞”更巧，三指弯弓，成一拈花状。

“伞”说：“人无形，动无形，血无形。”

米离沉声道：“原无形，出有形，更无形。”

两人微笑。

许茹仙不知道他们弄的是什么把戏。但她看得出，米离与“伞”是经过了一场较量。

米离说道：“你输了。”

“伞”也一叹，他说道：“我输了。”

米离说道：“我想求你放过她。”他指的自是许茹仙。

“伞”说：“我不会放过她，除非她自尽。”

米离说道：“你真一心杀死她？”

“不错。”

米离一叹，说道：“人总是杀来杀去，像是一场不能终了的棋局。我看你还是不动她的好。”

他回身便走。

米离叫住了他。米离说：“如果你愿意杀，就杀好了。”米离回头，对许茹仙说道：“你退回去，看我与她动手。”

许茹仙盼着米离与“伞”动手，她笑笑，对米离低声说：“我等你。”

两人在一起，凑得很近。再不用说话。米离忽地悄声对“伞”说：“你可以杀死我，你杀死我，再去杀她就行了。”说罢，米离便闭上了眼睛。

许茹仙在远处看得清爽，她忽地明白了米离的心思，她叫道：“米离，你不能死！”

米离不睁开眼。

许茹仙叫道：“你死了，扔下我么？你个混蛋，你以为你死了，人家就会不欺负你的老婆了？你老婆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人，她要是做一个平常人家的媳妇儿，说不定会得个好日子过，可是她嫁与你，有什么好了？你再死了，我怎么办？”她失声而嘶。

“伞”突然笑了，说道：“你不想活了，你一定活得不开心。”

米离不语。他忽地说道：“有了女人的男人，真难过。”米离再睁开眼，他看到眼前没人了，没了那个“伞”。

许茹仙笑着，她过来了，推着他，她的泪水在眼里流，她说：“你吓坏我了，你吓坏我了，我不让你与人动手了，我再也不让你与人动手了。”她把米离推回去。

“伞”走到了暗处，他看到了她。

她说：“你不会与他动手的，我知道，你从小就敬佩他。”

他恶声道：“不是！”

她说：“我也喜欢他，他是大侠米离，他是一个神人，你斗不过神人！”

他坐在地上，眼前是他老娘的坟。

三妹要为他的老娘烧纸。她说：“大哥，我会报仇的，只是我再也不会来找你了，我会自己做。”她站起来，再不与他说话。

他蓦地起身，叫道：“三妹！”

她站住了。

他扯住了她，说道：“你还会那里去？我哪里去找你？”

她说：“你找我干什么？你做你自己的事儿好了，你自己的事儿不够多的么？何必找我？”

他丢下了她，说道：“是啊，我自己的事儿够多的了，我找你做什么？”他蹲在坟头上。

天亮了，他醒了，他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竟是坐在他娘的坟上。

他喝道：“你长不长眼睛，坐哪里了？我杀了你！”

那人长声而笑：“我坐的就是这地方，我不长眼睛，我的眼睛瞎了。”

原来是凤瞎子。他的眼前还有一个很俊秀的女人，她是刺刺。

刺刺说：“你只剩下了一个人？”

他傲然道：“一个人怎么样？”

刺刺说道：“你要不要报仇？”

“伞”看着她，冷冷道：“我不要你管。”

刺刺说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对生浮子的徒弟说这么一句话。要知道这只是一句蠢话。”

“伞”说：“怎么说才不蠢？”

刺刺说：“你向我请教，我教你一个法儿，你能杀死许茹仙所有的人，你干不干？”

他恨死了许茹仙，怎么不干？他问道：“你说，你直说好了。”

刺刺只说了一句：“风吹暗烛。”

他眼睛亮了。

“伞”长啸了一声，他扑地跪在娘的坟前，说道：“娘，娘，我要杀人了，我得杀人了！”他双手一振，双臂向天，长声悲啸。

第五十章 女人计与男人刀

洛阳城平静了，久未有过的平静。

无心婆婆在府君的府第里与她的新婚夫君快乐，她似乎已经忘了她的使命。

那“伞”也没了，他不听命于无心婆婆了，一夜间，他的那十三处巢穴都起火了，天下再也没了“伞”这个人的行踪。

秀蕾儿仍在妓楼上，她甜甜地笑着，对着所有来找她的男人笑。

男人休息了几天，便忘了惊恐，再来找女人。男人的火要用女人的水来熄。照旧是

不眠长夜，照旧是灯红酒绿。依然是不夜秋风，依然是眠花宿柳。

许夫人的人更多了，听说她要在洛阳开一次天下武林大会，这大会要每年再开，这算是头一回。她俨然已经是武林盟主，可以号令天下江湖客。

只是米离仍是在那洞内，一日日静坐，好像他此生的剩余时光都要在那静坐中度过。

许茹仙走进了洞。她说：“你是一个好好的人儿，怎么一天尽是枯坐？”

米离不语。

她抚摸着他的肩头，自那一日他情不自禁，与她交媾，再以后她许多时日不曾与她亲近，她真的很饥渴。她说：“你要是愿意，我来侍候你。”她很快便坐在他身前。一个赤裸的她。她说：“武林中人都盼你出来，主持大局。你不能这么消磨你的意志。”

米离看看她。她红光满面，说道：“所有的人都等着你说话，只要你一说话，马蹄声踏破残梦，剑虹光挑醒血尘，这世道便变了，变得你认也认不出了。”米离说道：“你喜欢做盟主？”

她笑笑，把光滑的小腹来贴在他的脸上，让他体味那抚摸。许茹仙说道：“我不做盟主，你是盟主。”

米离说道：“我不愿意做什么盟主，你愿意做，便由你做好了。只是做盟主也没什么好。”

许茹仙嗔道：“你的盟主，我来替你做，怎么不好？那些年轻后生都知道，我做事说话，都是大侠米离的主意，他们就宁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你的名声叫他们宁可不要性命，也要争江湖道义。”

米离冷冷道：“你就是江湖道义了么？”

许茹仙说话更是柔和，她说：“我要做的就是这个。”她的抚摸，她的暗示都不曾让米离成为一个坚强的男人，她的欲火渐渐熄了，她的眼里有一种失望，一种深深的失望。

许茹仙走出了洞。她刚刚走出洞来，便狠狠地咒骂起来：“活王八，王八蛋，狗屁东西！”她狠狠地咒骂了一顿，便走出了洞。她来到了她自己的屋子里。她是大侠米离的妻子，但她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妇。她脱下了衣服，在镜前看她自己。米离啊米离，你怎么就看不出，这秀美如斯的一个美人儿，你怎么能不动心？她狠狠道：“王八蛋，活王八，你自己要做活王八的，不是我要你做！”她狠命揉搓她自己，想忘掉她的欲火。

有人轻声说道：“这么做没有用。”她如雷猛殛，猛地愣住了。她慢慢回头，那一回头竟有千万种风情，她柔声说道：“你.....是什么人？”她的话声没有斥责，没有责问，只有一种诱惑。眼如湖水，深深一泓。

那男人轻声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守活寡的女人.....”

一句话。顿叫她的泪水长流。

男人的身子笔挺，他说道：“我一直看着你，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你。你的每一举一动，我都看着你.....”

他是谁？

许茹仙突然身子一颤，她厉声道：“你出去！”他一字一顿：“我看到了你，我看到了赤裸的你.....”她的声音软了：“你看到我.....那又怎么样，我是大侠米离的妻子，他对我很好。我每一回都去他那里，与他缠绵。他对我很好.....”

男人的声音很硬：“他不会理你，你只是一个摆设。”

她不说了，眼泪如泉。

男人突地身子赧棘，他猛地抱起了她，他像一只豹子一般，低声嘶吼着，咻咻地轻喘，说道：“我不管，我不管.....”

她急急说道：“生子，生子，我让你摸我，已是犯戒，你再.....”

他猛地说道：“我不管，我不管.....”

这一夜，许茹仙的房里灯熄得好早。

秀蕾儿轻轻放开了慕容怀，她说道：“我让你看我的身子，我让你摸我，你看我不能替代了她？”

慕容怀猛地睁开了他的眼睛，他说道：“你很美，除了她，你便是我看到最美的女人了。只是你的肋间偏胖一点儿，只胖那么一点点儿。要是个凡人，他一定看不出你有这一点儿瑕疵。可我不是凡人……”

她的脸上有一种恼，一种恨，但她随即一笑，让慕容怀看不出来。她说：“如果你听我的，我便会叫你有一天能得到她。”

慕容怀大是踊跃，说道：“是么，如果我真的得到了她，我便会雕出一具天下绝无仅有的一尊像来，天下再也没有的可人儿，就是她……”

秀蕾儿说道：“杀人，你去杀人，杀她的人。”

“杀谁？”

“那个男人，他叫方方。”

“她会放过他么，能让人杀他？”

秀蕾儿笑了，她说：“我去把他弄出来，你来杀他。”

慕容怀的眼睛亮了，他说道：“好，好，我杀了他，看她还想着哪一个男人？她想一个男人，我便杀一个男人，让她再也没男人！”

方方很闷，他知道他得呆在这里，出去会很危险。肃秋嘱咐他，如果他出去，她无法保住他。她用一个长吻告诉他，她很想念他。但她得出去，她说：“我再也不滥杀无辜了，我只要与米离一战。”

她对他说：“如果我同米离的一战完了，我会同你过一生，我那时要找一个很平静的地方，我与你呆在一起，那时我给你生儿子，生女儿，生上五个儿子，五个女儿，好不好？”

方方大声道：“不好，不好，你生那么多，我怎么认得出来？”

她悄声说：“女儿都像我，长得媚些。男人都像你，方方的脑袋，方方的耳朵，远远一看便认得出。”

方方决定出去，他跳起来，大声道：“男子汉大丈夫，岂能让女人管住？”

房门外有人，是两个秀丽女孩儿，见方方出来，都冲他艳笑。

一个女孩儿说道：“方公子，我家姑娘告诉你，不要你出去。”

方方眼一瞪，大声道：“她是我老婆，还是我是她老婆？”

两个女孩儿一见他横眉怒目，不由得更笑，掩口而笑道：“当然姑娘是方公子的……”

那“老婆”二字，由两个小小丫头说出来，实在不雅，她两个便无法吐出。

方方说道：“好了，既是她是我老婆，就连你们两个也是我的了。我要你们做什么，你们也得做，知道不知道？自古以来，诸大夫国有人嫁聘，从姐妹随嫁。你们姑娘嫁与我，你们也都嫁与我了。我要拿你们怎么样，你们都得听。”

两个女孩儿心跳，不由得想入非非：他要拿我们怎么样？听说这位方公子真个是一个玩遍天下的玩主，他要拿我们玩，那就惨了。只不知道姑娘能不能愿意？但姑娘是他的人，她也得听这位方公子了。只不知道他要拿我们怎么样玩？

两个芳心大动，心扑扑乱跳，竟是喃喃而语，嘴里不知说些什么了。

方方叫道：“你们两个陪没陪过男人？”两个一听得说出这话来，不由得脸上绯红，心道：真个是那话来了，我们怎么说？都说：“公子要我们做什么，便做，只是姑娘……”

方方大笑：“姑娘与你们近便，还是与我亲近？你们真是傻瓜。晚一些时姑娘来问，我自对付她，与你们无干。”

两个听了，便不再说了。

方方说：“你们陪我，先去好好玩一玩。”

两个脸上失望神色，本来以为有更近些的事儿要办，谁料得只是去玩一玩？

三个晃晃到了街上。此时的洛阳，已是热闹非凡了，街上的行人很多，吵吵嚷嚷的，

卖的买的，声音响成一片。

方方到了街上，心里不由一爽，心道：原来还是街上好玩。

远远看到有一群人在围着，围着一个算卦的人，方方大乐，心道：我的本事最大，看来还是说嘴卖卦这一类，要是我卖卦，管保说遍天下人，骗遍天下。当下挤了进去。

两个丫头此时与方方一齐挤，进去了后，见到一个蒙面人，在那里摆摊说卦。这人竟是一个女人。

方方听她说卦，说了几个，那听的人都是称妙，原来她说的十有九准，让人赞叹不已。

方方一见是一个女人，看她的身材模样，像是一个美人，方方便大刺刺坐下，说道：“给我算上一卦！”

当下坐定，那女人看着方方，竟是一笑。

“笑什么？”

那女人说道：“你与别人不同，卦金二十两。”

方方叫道：“别弄错了，我凭什么要付你二十两？”

女人轻轻俏笑，说道：“只凭尊驾这一副与常人不同的尊容。”

众人哗笑。

方方嘻笑道：“好，好，二十两便是二十两。”

当下交了银子，方方再坐定。那女人看着方方，看上半年，不声不响。

方方笑道：“莫不是江湖郎中，只骗人家的银子？”

女人说道：“你有桃花运，一生得许多美缘。”

方方拍手道：“对啊，我看你时，竟也是觉得与我有缘。”

那女人不管他打诨，再说道：“你有过几个女人，但她们都死了，都不理你了。”

方方的脸一沉，说道：“着啊，她们不愿意理我，说我是废物，你说，我是不是废

物？”不待那女人说话，他自语道：“不对，我对你说，也是白说。你不懂得，要是你是我的妻子，你便知道我不是废物了。”

众人再笑。

女人不笑，说道：“我看你又交了好运了，是不是最近又娶了女人？”

方方大笑道：“对，对，你真的有两下子，不白骗人家的钱。”女人盯住了他，看了好一阵子。

方方大声道：“你是不是得摘下那面纱，不然你也看不清爽。”

女人道：“你有难了。”

一句话把方方说得怔怔。

大凡相面人，一定是先把你说得心里服了又服，后来便一语惊人，说得你心神不安，惊惊悚悚，还怕你不听她的？

方方急问：“我怎么了？”

女人说道：“有人要杀你，而且要杀你的，竟是两个女人。你说是不是怪？”

方方心道：这人与我素不相识，她怎么能说得这么准？看来要杀我的，一定是刺刺了。可还有一个是谁？是许茹仙。对了，一定会是许茹仙，她决不会放过我。

他问：“她们什么时候要杀我？”

女人一声叹息，说道：“你不会活过今天了。”

方方先是一怔，继而大笑。他笑罢，说道：“我不会死，我要是不死，明天可是来砸你的卦摊！”

他起身要走。

两个丫头听得也毛孔悚然，她们依偎在方方的身旁，一同向外挤。

忽地，一个丫头紧紧挤住了方方，她的脸上有一种急切，她哀哀地说：“公子，公子，你扶着我，你扶着我……”

方方不解，心道：坏了，她当街要我对她亲热，可是不妙啊……

第五十一章 小刀无情血淋淋

方方眼看着身旁的那一个丫头倒下，他既惊且怕，忽地看到那丫头的肋间有一点点血痕，他刚想叫，蓦地有人站在眼前。

那是慕容怀，他没了那痴颠疯状，看着他，乐道：“方方公子，你愿意不愿意做一个死人？”

方方正想说话，那慕容怀嘘他道：“慢点儿，你小声些，我告诉你，你要是吱声，定是一死。”

方方心道：我与他素无怨仇，他再怎么坏，也不至于杀我。慕容怀说道：“方方公子，你说，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去看看那些雕像？”

方方说不愿意也不行，他只得乖乖跟着慕容怀去了。

上了一辆马车，慕容怀说道：“方公子，你能跟我去，一饱眼福，实是你的大幸，你看看我的雕像，便知道我的用心良苦了。”

马车跑得很快，一直到了一个小小的院前，那赶车的亮鞭一响，门便吱呀开了，进了门，看那院子，真个整齐。慕容怀说道：“方公子，请下车。”

方方扯着那丫头，此时那丫头不知到此处是吉是凶，只是有些怕，身子哆嗦着。

那慕容怀对她恶声笑道：“你是不是冷啊？你要是冷，我便给你加些衣服。”

丫头不则声。

到了院里下车后慢慢走，曲弯折绕，便到了后院。

慕容怀说道：“你看看我的雕像，别事再另议。”

方方心道：我想逃走，看来在他眼下是不可能了，只是我得找个机会，逃离这里才好。有一间大屋，三个进了去。

慕容怀当着方方，叫道：“脱下你的衣服！”

那丫头听得他叫，看他恶声恶气，知道他不好相与，也不敢争辩，只是眼泪汪汪，脱下衣服，身子缩成一团，站在那里。

慕容怀大声道：“不是这样，你得好好站着，一个女人，能优游闲适，才是最好的雕像。像你这种人，本来就不是最俏的女人，你再缩成一团，叫我怎么雕你？”

丫头苦脸道：“慕容公子，我不求你做别的，只要你不雕我的像，做什么我都依你。”

慕容怀看着她，奇怪道：“真个是怪事，你以为我会对你做什么？我是一个正人君子，君子者，便是天下最好的人了。你要我奸你么？不可，不可，非礼也！”

他摇头晃脑，让那丫头更是吃惊。她心道：人都说男人怪性，原来这慕容公子便是，他是一个疯子，我跟疯子怎么理论？她看着慕容怀，心里怕他。

慕容怀说道：“你是一个女人，凡女人都比男人好看，你让我看看，雕一下你的美处。”

他摇头晃脑，对丫头道：“你知道你哪儿最好，你的肩头不那么好，它太过于中尖了，尖者鼻也，它处主尖，哪有什么好处？你的胯却是好，我就雕你的胯处，让你也有一处不朽处。”

那丫头看他疯疯狂狂，哪里还敢则声。她眼盯盯看着慕容怀从屋子里拿了那十几把刀来，把它一一摆在那桌上。拿起那一把刀来，说道：“从来上苍造化恶，难与不难总瑕疵。”

丫头听得也是半懂不懂，心道：他此时把我雕成像，一会儿便会放了我的。

那慕容怀看着丫头，竟是只盯着她的胯部，只雕她的胯，一点儿也不留意她的旁处。只见他的刀飞飞而行，竟是雕、拆、点、挖，一会儿便毕。

一旁的方方久久不语，他此时看慕容怀的刀下，竟是出现了一条美玉般的腿，他心叹道：“慕容怀才能非凡，他雕出来的人，像是神笔。我从未听说能有人把一个人像雕成这般美，这一双手真是巧手。就是神仙见了，也不能不服……”

慕容怀看着那丫头，眼也不眨，竟是一会儿便雕完了她的那胯部。

他摇头晃脑，叫道：“美哉，美人之胯！”

方方看他，竟是去凑在那丫头的身旁，像在闻兰麝之香，一劲儿嗅她的胯部，那痴迷神态，让人惊悚不已。

丫头吓得闭上了眼。

忽地，那慕容怀的眼睛红了，他跳起来，叫道：“你不让我雕，你凭什么不让我雕？你是天下最美的人，我是天下最好的刀，我不雕你，你怎么能名垂千古？”

他在地面上跳，手胡乱而抓，像是又疯了。

丫头叫道：“慕容怀，你放开我！”

谁料得到，慕容怀竟把那一个丫头抱起来，抱她在怀里，说道：“乖乖儿，你不知道美处该当如何？不美之处，自当裁缺。”

唰地一刀，他把那丫头的腰削下一片肉去。

血顿时如注。

他赞叹道：“哀哉，你当知道，人都说美人如玉，一说到了美人，便说那么一句老话：‘削之一分太短，增之一分太长’，那是什么意思？便是不可再削再减。你这腰便可削减，你得削削。”

说着话，竟是手中的刀不停，把那丫头的腰削去许多肉来。

他是运“刀”如风，确是刀刀准确，一刀一片肉来，竟是带血中而做。眨眼间，那丫头的腰间便鲜血淋漓了。

丫头拚命叫，她的叫声惨烈，但慕容怀却柔情万分地说道：“人可学竹瘦，不可学

猪肥。竹瘦犹有节，猪肥俗难耐。你的身子过肥，实在难看，我助你一削，你该谢我才是。”

丫头此时恨不能立死，她轻声叫道：“慕容公子，你杀死我好了，你杀了我吧。”

慕容怀一脸惊愕，说道：“你此话差矣，人生得美艳，不习杨玉环，痴人方胖体，须知无体面。你不该那么自怨自艾，你得做一个美人啊。”

看他痴痴一说，似乎他对于女人只是一心，一心助她做一个美艳璧人，哪里能料得他会拿刀剖人？

方方大叫道：“慕容怀，你疯了，你拿人家活人去雕，岂不把一个活活的人雕死？”

慕容怀看着他，说道：“人都说你是方大脑袋，人十分聪明，可我看你十二分的愚笨，人与其蠢头笨脑地活着，不如一身洁玉地死。你看‘洛阳宫里承露人，一脸雨露总冰霜’，就是美人死了，也是承万代人看得起。你知道不知？”

看看那个丫头，因失血过多，脸色苍白，再不救治，只能是血流尽而死了。方方道：“她是血肉之躯，怎么能像你那一块香木？”

慕容怀叹道：“人之无知，叫人扼腕。你这等无知，叫我怎么说你才好？”他再对那丫头说道：“你还有不尽如人意处，我看你眉太低，无富贵气，你鼻太削，无富寿相，我一统帮你修修便了。”

他说完，便运刀如风，一劲儿地“帮”那丫头修作，待得他放下手去，那丫头已经是垂垂死人了。

方方看着他，眼里竟是闪着一股狂热，心道：也不知他是作傻，还是真个疯颠，只是可喜的是我不是一个女人，不然被他拿来修，岂不是修得个零零碎碎？他摸着自家的方方耳朵，心道：这一只耳朵若被他修成圆的，那得花许多气力，岂不是血也流得尽了，人也修不好？

他这里正在胡思乱想，忽听得慕容怀哭道：“悲哉，人无力，竟不如草木，你看一

块香木，再修也不会死，你一个好好的人，怎么能死？”

原来那个丫头已经死了。

方方看得呆了，心道：完了，只不知他会怎么样我？

忽地，他看到了一个人，这人是那个秀蕾儿，那个在洛阳城里最红的红妓。

她秀纱轻掩，不掩其秀媚，她轻轻说道：“方方公子，你受委屈了。”

方方看见她，从未如此亲热过，大声叫道：“我家的少奶奶，你救救我，你只要救救我，我叫你奶奶也行。”

秀蕾儿乐道：“你是方方公子，怎么也有怕事儿？”

方方大叫道：“秀蕾儿，你救救我！”

秀蕾儿悠然道：“我怎么救你，你说呀？”她一脸媚笑，说道：“方方，你要活命，得听听我的话。”

方方大叫道：“我愿意听你的，你救我就是了。”

秀蕾儿抿嘴一笑，说道：“好，你去杀了你的媳妇儿。”

方方大声道：“我有好几个媳妇儿，你让我杀谁？”

秀蕾儿说道：“你的死媳妇儿自不用你杀，你的两个活媳妇儿，你杀哪一个都行。”

方方心道：是了，他们吓我一吓，就是要我杀死我的媳妇儿。也是一群笨蛋，他们想杀我的媳妇儿，自己去杀好了，找我做什么？他说道：“我不能杀死刺刺，因为她……再也不是我的媳妇儿了。”

秀蕾儿说道：“那也好，我自己去杀，只是你得杀了那个肃秋。”

方方大声道：“你们是不是胡说啊？我的媳妇刚刚娶了几天，新婚的热乎劲儿还没过，就杀了她，我怎么舍得？”

秀蕾儿一笑，说道：“你不舍得，慕容公子可是对你不会客气了。”

方方叫道：“他不客气能怎么样？莫非他能拿我做他的老婆不成？”

秀蕾儿摸着他的背，说道：“你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凡是不寻常的，在慕容公子的手下，都有用处，是不是？”

慕容怀乐呵呵地笑道：“是，是啊。”

方方说道：“他拿我做什么……用？”

慕容怀说道：“你是方方，我看你的耳朵有一点儿不好看，你的鼻子也是方的，我修你一修，你看好不好？”

方方一看他，顿时心里大惊，他心里明镜一般：原来他是拿那丫头来吓我，他修我也像修那丫头一般，岂不是大大坏事了？我这人一身没别的，就是浑身都是方方的，他拿那一把小刀把我修得圆圆的，我再也不叫方方了，只得叫个圆圆了。那时不光是圆圆，还是一个血圆圆，一个死圆圆了。

他大声叫道：“秀蕾儿，你救救我……”

秀蕾儿乐道：“我怎么救你？”

方方说道：“你叫这个疯子别修理我。”

秀蕾儿说道：“那好，你乖乖地吃下这一粒药，你便回去。”

方方眼见得这一粒药吃不得，但他看着那一把刀在鼻尖直晃，心道：我方方大丈夫不吃眼前亏，我不是光棍，便不能打光棍的主意，我得去找我的老婆，向她告一个别，再去死也就是了。

他拿定主意，说道：“好，我吃。”咕噜一声，那一粒药进了肚内。

秀蕾儿失声道：“方方，你死定了，这一粒药是断肠散，你要与你的老婆交媾，便得一死，你完了，你回去好了，你完了。”

方方脸色灰白，心道：原来你的毒心思在这里，我就是死，也没什么，只是死得冤了，有些不值。我得想一点儿什么法儿报复你们才好。

秀蕾儿说道：“方公子，你要死了，只有那么三天的时候，你还不回去陪你的夫人？”

秀蕾送方方出来，她笑笑，说道：“世上要少了一个方公子，会没了许多情趣。”

方方苦笑，大声道：“秀蕾儿，咱们后会有期！”他转身走了。他得回去，去见肃秋，只是他怎么对肃秋说，说他方方让人家捏着鼻子吞下了毒药？他没法儿说，也丢不起这个脸。

第五十二章 新婚不相亲

肃秋等着方方。她才知道男人与女人是怎么回事，也才知道为什么像方方这样的男人会有三个女人，而且是三个挺不错的女人。她盼着方方，如果方方回来了，她一准会拥他入帐，与他浓浓私语，与他亲亲热热。但她久等方方不归。好容易盼得他回来了。

肃秋说道：“方方，你再不能离开我……”

方方展颜一笑，说道：“你也知离不开老公，须知你老公是一个浪荡神，怎么会天天陪你？”

肃秋轻声道：“你做浪荡神，我便是浪荡女，我陪你好不好？”

她拥着方方，把他逼在了床上。

人都说：新婚浓似蜜。肃秋便想让方方与她再亲热。

方方说道：“有一件事，我久未与你说。”

肃秋不理他，只是一味沉浸入她自己的欢快中，她轻声道：“你有话，到夜里再说，好不好？”

方方大声道：“不好。我告诉你，你答应我，要帮我报我妻子的仇，我才与你成亲的，你知道不知道？”

肃秋忽地一下冷颤，她心道：我对他这么好，他却对我这般冷淡，看来我的一腔心

思都是白费了。

她慢慢说道：“我是答应过你。”

方方待得她一说，便大叫道：“你答应过我，为什么不干？你杀了那个臭女人，她叫许茹仙，可江湖上的年轻后生叫她什么许夫人。你知道是她杀死了我的妻子佛佛、磨磨，你不帮我，我怎么肯对你好？”

女人一旦与男人成了亲，她的脾气便得变得好了。她笑笑，轻声说道：“我一定会帮你，莫非你不相信我么？”

方方说道：“我与你成亲几日了，你也不曾提起这件事儿，我知道你一定是忘了，再不就是你不愿意对那个许夫人出手。你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只是你再休与我亲热。”

肃秋以为她与方方的成亲是她的幸福。但她知道她错了，方方一心要报仇。她慢慢说道：“好，我便去为你报仇。”她走出去了。

方方躺在床上，他心里很疼，他真心喜欢肃秋，但他不能对肃秋说实话。

肃秋出去了，她站在风中。她怎么想，她有一肚子的苦水，对谁去说？她看到了一个白衣女人，那女人只是静静地站在她的身后。她从前曾把肃秋当成一个男人，那时她真心喜欢这个肃秋。她那时记得她的名字，叫她肃杀。其实，她不是肃杀，她只是肃秋，是肃杀的秋天。真正的肃杀早就死了。后来她也知道了肃秋只是一个女人。

她突然说了一句：“你做一个女人，很快乐，是不是？”她的口气很轻，像吹过的一阵风。

肃秋说道：“是，我很快乐……”

她流下了泪。她不愿意对她的下人说这些事。秀蕾儿也算是她的下人。

秀蕾儿说道：“快乐的人不应该出来，夜里应该睡在心上人的怀里。”

她笑笑，说道：“你能不能去做一件事？”

秀蕾儿看着她的眼睛，说道：“只要你让我做，我便去做。”

肃秋说道：“杀人，去杀死一个许茹仙的人，杀死一个她的人，带他的头来见我。”

秀蕾儿走了，她是悄无声息地走的。她会不会带来一个许茹仙的人的人头，肃秋不知道。她坐在院子里等。她得等到那一颗人头到了，才进屋去，她要告诉方方一件事，她得用一个人的人头告诉他。

方方在喝茶，他的脸上有一种决绝的神情。他一定要与肃秋分手。他怎么对肃秋说？说他是中了毒？那不行，他得说他不喜欢肃秋，他才能与肃秋分手。

夜仍是静。远远的有一两声狗吠。

秀蕾儿到了一个小小的酒馆。

酒馆是一种在夜里总不关门的酒馆。这种酒馆里的店主与客人一样，都是常醉不醒。趴在桌上的人看到进来了一个人。他们的眼睛睁得大了。夜里男人总是做一个梦，看到了一个美人，一个很漂亮的美人，像旭日入怀，再也推不出去。可他们几时真的看到了一个美人来？真进来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美人。

她轻声说道：“来一坛酒，我要喝醉。”一句话，她与这店里所有的人都交成了朋友。

店里再一次欢腾。

有人唱：“美人醉，美人泪，美人情怀不可追。美人血，美人飞，梦里醒时不同岁。”

人都大乐，说道：“美人灯下看，分外娇媚，没听说美人梦里醒时不同岁。”有人叹道：“痴呀，蠢呀，美人真的不同岁，一时一样，这滋味儿你怎么能知？”

一个人道：“他说得正对，我从前只知道许夫人很美，及至见了她，才知道那一些夸她的话，一点儿也不过份。”

另一个年轻人道：“许夫人说话，只是把眼一瞅你，那一双眼睛，让我心跳。我只是愿为她死，再说别的，有什么用？”

秀蕾儿说道：“你们是许夫人的人？”

年轻人道：“你不是夫人的人？”

秀蕾儿笑笑，说道：“不是，我是肃秋的人。”

“肃秋，肃秋是谁？”

有人突然冷笑了一声，说道：“你不知道肃秋是谁？她就是无心婆婆！”

所有的人都失色而起。剑拔弩张。

有人厉声说道：“你是无心婆婆的人，来这里做什么？”

秀蕾儿娇笑：“凶什么，我是来杀人的。”

听的人剑拔出来，刀也挺出来，对着她。秀蕾儿突然咯咯笑了，她说道：“你们快死了，知道不知道？”

年轻后生们突觉得眼也干了，心也激跳，嗓眼紧了，叫也叫不出声。

扑哧，剑落地上。秀蕾儿拾起了剑，笑道：“人死了可是不能再复生哟。”她一怒拔剑，一剑挥去一个后生的头。她怒目道：“谁再动，只有一死！”

她说道：“只是不知道她喜欢要几颗头，是一颗呢，还是几颗？”

她再挥一下剑，一个后生的头再一跳，落在地上。她笑吟道：“美人不挥剑，虞姬不坠泪，时事谁自知，一叹梦中悔。”

众后生看着她，竟是扯了一块那死人的衣服，包着那两人的头，慢慢悠悠地去了。

肃秋坐在院子里，她在等，她等得太久了。如果秀蕾儿不回来，她是不是得在院子里站一个通宵？

风吹得人心寒栗。夜静人杳，无一点儿声息。是方方在屋子里么？他动了一下，在窗前走动。忽地没了他的身影。他躺下了，还是睡着了，他会不会想着他的肃秋？她眼里忽地满是泪水。

方方正欲出门，他耐不住那心事，他想告诉肃秋，告诉她，他是中了毒，再也不能与她一起了。

门前站了一个人，这是一个他不愿意意见的人。

他是“伞”。

“伞”说：“如果你出声，我便一下子杀死你。”

方方坐在床上，他失声而笑。

“笑什么？”

方方说道：“我现在最不怕的事儿，你猜是什么？”

“伞”低声喝道：“你是个鬼，我知道你不怕什么？”

方方悄声道：“我不怕死，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怕死，因为我已经死了。”

“伞”看着他，认定他是在说胡话。

方方说道：“我中了毒，正想着谁杀死我最好，你来了，我很乐。你总算是一个有点儿名的人，你杀了我最好。你想一想，我要是死了，被人毒死了。人都会说我窝囊，说我什么也不是，死了也白死。不如死在你手里，还算是有一点儿名堂，你说对不对？”

“伞”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忽地说道：“我要宰了她！”

她是谁？当然是肃秋。

方方乐了，他说道：“你是不是健忘啊，上一次，你在那浴盆里，都没杀死我们两个，还闹得她做了我的媳妇儿，这事儿你记没记住？”

“伞”脸色铁青，他抓起了方方，低声喝道：“走！”

他们走了。

秀蕾儿来了，她抓着那一只血淋淋的包儿把它丢在肃秋的眼前，说道：“但愿你能睡上一个好觉。”

她走了。

肃秋拿起了包袱，她叫道：“方方，你看我带什么来给你了？”

她进了屋。人愣住了。屋里根本没有方方。他去哪里了？只见桌上有一张字条，写

道：“肃秋我妻：我去找刺刺，她毕竟是我的结发妻子。你有什么事儿，尽管来找刺刺好了。方方肃秋所急了，她苦道：我有什么心事，他全不知，只是一心找他的刺刺，我就是全心对他，他也不会对我好了。她的泪水便下来了。

轻轻敲门声。进来了秀蕾儿。她说道：“你哭了？”

肃秋不语。

秀蕾儿说道：“方方哪去了？”

肃秋见说起方方，伤心更甚，泪如雨下。

秀蕾儿说道：“你知道，我很喜欢他.....我去找他，如果他不回来，我宰了他！”她疾忙去找方方。

“慢！”她扯住了秀蕾儿，她说道：“你别伤他.....”

秀蕾儿看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雾，迷迷茫茫的雾，秀蕾儿叹了口气，说道：“好，我听你的。”

秀蕾儿走了，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坐在屋里。她躺在床上，她用劲儿地嗅着那被子，她想闻一闻方方的味道。他才走了一会儿，她是不是忘了他什么味儿了？

秀蕾儿笑一笑，她不知道方方走了，但她知道方方为什么走了，她走到了街口，纵上房去，渐渐去远了。

“伞”扯着方方，把他直扯到了一个坟地，他丢下方方，把他丢在地上，大喝道：“你个王八蛋，我就不相信你能不怕死。我早就看透了，世上有一个怕死鬼，那个人也会是你。你说，你肯不肯把那个许茹仙骗来，你要是肯，我便放了你。你要是不肯。我就宰了你！”

他大手一抓，五指都放在方方头上，说道：“你说一个不字，我便击碎你的脑袋！”

正值千钧一发时，方方忽地噗哧一声乐了。

“伞”大怒：“你乐什么？”

方方笑道：“你别击碎我的脑袋，你最好打碎我的肚子。”

“伞”冷冷道：“你以为我会乐意听你的那狗屁话，我……”

方方一见他风快出手，便闭眼等死。

那“伞”忽地停手了，他惊讶方方怎么会不怕死了？他说：“你怎么不怕死了？”

方方笑道：“我告诉你……”

有人说话了，那是一个女人在说话：“我告诉你他怎么不怕死，因为那人真的已经死了……”

方方一叹，说道：“我就知道你这人会来，你一来，什么乐趣都没了。”

果然出来了一个女人，她是笑盈盈的秀蕾儿。

第五十三章 打上门来

破庙内，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他的眼是瞎的，他盯着对面的女人，说道：“你已经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了。”那女人不动。她吃不下东西，她恨，恨意满胸，便什么也不想吃。

老人说道：“你得看开，如果你想着他，想他是你的丈夫，你就心里再也排遣不开。如果你只当他是小猫小狗，你就会忘了他。”

刺刺大叫道：“他是什么狗东西，我不想他！”果然就不再想他。

突地一阵风，从庙门像是刮来一阵风。进来了一个人，他站在刺刺眼前。他说道：“我替你报了仇。”

刺刺看着他，冷冷道：“我的仇不那么好报。”

那人说道：“我把他杀死了。”

两人愕然，那瞎子哈哈大笑：好，好！”

刺刺蓦地跳起来，她叫道：“你杀了谁？”

那人沉声道：“方方。”

刺刺大吼：“你杀死了他？！”

“伞”说道：“我给他吃下了断肠散，他活不了啦。”

谁也没料到，刺刺大吼着，疯狂地冲向“伞”，叫道：“我的老公要我自己去杀，我叫你去杀过他么？”

“伞”疾忙躲开，叫道：“你告诉过我……”

瞎子一跃，扯住了刺刺，他说道：“那样子的男人，要他有什么用？不是被人家杀，就是算计害人，我就是看见了他，也杀了他！”刺刺大吼道：“我要自己杀死他，你们凭什么杀他？你们凭什么？”瞎子夺过了刺刺的剑。

刺刺疯了，冲过去，叭叭地打在那“伞”的身上。

一拳拳，打得狠。

“伞”竟是一动不动。

刺刺疯了，她叫道：“你为什么不还手，你打死我就是了。”

“伞”的嘴角慢慢沁出血来，他说道：“我不愿意打你，你如果想打死我，便打死我好了。”

刺刺住手了。她看到了“伞”的泪花。“伞”也会哭么？他是一个铮铮铁汉，老娘死了，他哭过，他的兄弟们都死于非命，他哭过。这一回，他在刺刺的拳下，怎么会哭？刺刺很不安，她说：“你怎么哭了？”

“伞”说道：“我没哭。”

“伞”走了，他得去找那个方方，如果他能找得到，就得救他，因为刺刺并不愿意方方死。

“伞”不知道他这么做有什么好处，他只知道他得听刺刺的。他的嘴角有一丝冷笑，他在笑他自己，他不该听刺刺的，他有自己的深仇大恨。他一定得听刺刺的。

肃秋躲在床上，她对她自己说道：你是一个傻瓜，人家有他自己的妻子，他与你成亲，只是在玩弄你。你自不知，还对他一片痴情。她决心再不理方方。

忽地她的眼前有一个人。这人是秀蕾儿，她说：“我听说方方已落在‘伞’的手里了。”

她霍然而起。方方落在“伞”的手里，他一定会受苦。

肃秋的脸红了，她想起了那一幕，她与方方在浴盆里，那个“伞”来了……她站起来，说道：“我得去看看。”

秀蕾儿笑笑，说道：“他在‘伞’的手里，生死未卜。”

肃秋走到了门前，她突然回头了，对秀蕾说道：“你一定会知道‘伞’在哪里。”

秀蕾儿笑笑，说道：“我不知道。”

肃秋看看她，那一眼深有用心，她说道：“好，我会找到他。”坟地里，有阵阵鬼哭声。那像是昏鸦迟暮的叫声，也像鬼嚎。

肃秋来到了这里。她叫道：“有人么？”

没人。没人应声。

她再叫道：“有鬼么？”

有应声了：“有，有。”墓碑后、棺材里都蹦出一群鬼来。都是青面獠牙的鬼。

肃秋冷笑，她说道：“你们都是‘伞’的人？”

一个细声嫩气地说道：“我们是鬼。”

肃秋说道：“我也是鬼，我的哥哥肃杀更是鬼。”

众鬼默然，一想也是，要说弄鬼事，还是她的哥哥肃杀最行。一个说道：“你来做什么？”

她笑笑：“找‘伞’。”

有人怒声道：“天又不阴，你找什么伞？”

肃秋笑得也是阴沉，她大声道：“你们说出他的下落来，不然你们全都得去鬼域报到！”

一个鬼应声道：“你有什么本事？”

肃秋扯起了他，一扯便把他扯到了眼前，她说道：“你看看好了。”那人只觉得有一股大力扯牵着他，生把他扯到了棺材边，再把他的头扯进了棺材。他大叫，但又叫不出，只是嗯嗯哼哼。

忽地，他不声响了，他的头被肃秋扯得断了筋。

肃秋丢下了他，说道：“这么不抗劲儿，只是一个废物。”

那些“鬼”看她如此神力，都是大惊，一个“鬼”说道：“好，你愿意见到‘伞’，就让你见好了。”

她终于见到了“伞”。这是一间很潮湿的墓室，“伞”坐在一块石碑上。那石碑很高，肃秋得仰视才看得见他。“伞”说道：“你来做什么？”

肃秋说道：“你带走了我的丈夫，我来找他。”

“伞”忽地仰头大笑，笑声在一间很狭小的墓室内回荡，他笑够了，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的‘阎罗散’？”

肃秋说：“我知道。”

“伞”说：“如果你能听我的，你的方方还有望，不然他定是一死。”

肃秋看着石室，石室里瘢瘢墙壁，有许多彩色古画，看来石室年头不小。她说道：“你要我做什么？”

“伞”大笑：“杀了那个许茹仙。”

肃秋说道：“你为什么不自己去杀她？”

“伞”低下了头，再一会儿，他对肃秋说道：“你真想知道那原因？”

她点头。

“伞”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我胜不了米离。”

“伞”曾经与米离试过身手，他不是米离的对手。

米离虽是坐在椅上，但他仍是名震天下的大侠，没有人能胜得了他。

“伞”说：“我知道，你能胜得了他，因为……”

她静等着，等着他说出原因。“……因为你是肃杀的妹妹，你是米离的仇人。”

无人应声。

她不愿意说出这秘密，她怕人家知道这秘密。但“伞”知道。

肃秋看着“伞”，她不知道“伞”会不会再替她出力。

“伞”说：“我可以帮你，我替你去杀了那个许茹仙，你必须去杀了米离。只有你能杀得了米离。”

肃秋说道：“你让我看看方方。”

“伞”笑笑，说道：“他还活着，但他只有两天。”

肃秋终于看到了方方，方方坐在一口棺材上，他看到了肃秋，他唇乌青，人也十分委顿，他说：“我在屋里等你，但他们把我带走了。”

肃秋说道：“我知道。”真情流露，她的眼里流出了泪。

方方笑说：“我怕你真的伤心，我便不敢告诉你。”

肃秋说道：“你不告诉我，我更伤心。”

两人默然相对。

肃秋想问一问方方，他是不是天天仍在惦念着她，但她心里一想，他写下那纸条时，是说他要去找刺刺。不知道他是不是找到了刺刺？

她问：“你找到了刺刺么？”

他看她，愕然道：“我为什么要去找刺刺？”原为他真的没动那心思。

肃秋问：“你写下了一纸条子，说你要去找刺刺，你怎么不去找她？”

方方说道：“我没写过。我与你成了亲，刺刺再也不理我了，我找她做什么？”

肃秋心道：“他怕我伤心，才说出此话。他对刺刺也未必真的无情，只是刺刺不理睬他，他才如此，要是刺刺一找他，他定会不忘旧情。

方方看出她的心思，说道：“肃秋，我与你成亲，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你。”

肃秋快快道：“你就是不喜欢我，那也没什么，我只喜欢你，就是我的快乐了。我不能让你忘了她。”

方方心里黯然，他说道：“我方方何能，娶了你这样一个妻子？你知足。但我受了人家的毒，我中了毒，不能再与你在一起了。你忘了我，自能做你的大事。”

在方方眼里，肃秋是一个做大事的人，她不像刺刺那么任性，她有城府，且能担那灭邪派，兴江湖的大计，自是不同凡人。

肃秋道：“方方，你在这里两日，我自有办法救你。”

方方心一宽，但他又说道：“我与你成亲了，我就过了好日子，就是死了也值，你千万不要因为我同那些混蛋客气，我不愿意看他们得意。”

肃秋走出了那坟场。她的心里很沉重。她不能不听“伞”的，她得同那个米离一斗。她知道，要她与米离相斗，也是很难取胜，但她不能不做，她得同方方在一起。她回到了住处，看到等她的秀蕾儿。

秀蕾儿说道：“你怎么办？”

肃秋叹息，她只能想法救方方。她与米离一斗，不论胜败，只能一试。她说：“你去找米离，替我下战书，说我要与他一决。”她的心里有些隐秘，她不知道当年肃杀是如何同米离照面的，她不愿意同米离照面。她是鱼漂儿的女儿，肃杀是鱼漂儿的儿子，肃杀死在米离手里，她只要不杀死米离，决不愿意同米离照面。她曾想千种法儿，只要能

杀死米离，她一定会去办。她觉得那一千种法儿都难杀死米离。她要亲自与米离一决。她说：“你去找许茹仙，告诉她，我要与米离一决。”

秀蕾儿说道：“我去找米离。”

肃秋一笑，她说道：“你只有去找许茹仙，她也愿意米离同我一决。”她说得很肯定。

秀蕾儿出去了，她去找许茹仙。她走得很慢，她看着夜空中，有一个人在静夜里么？她何以呆呆地看着空中一个地方，那地方空空荡荡，没有人。

她说：“我得找许茹仙，她要与米离一斗，我只好去找许茹仙。”

没有人应声，只有夜的风。在那夜风里，冥冥中真的有人在看着她？她慢慢走了，一直走到了洛阳城最大的那家客店里，她站在那门前，对站在那里的两个持剑的年轻人说：“我要见你们的许夫人。”

那年轻后生喝道：“你是谁？你叫许夫人什么？我说她是我们的许夫人，难道你不承认她是江湖人的许夫人么？”

秀蕾儿笑了，她说道：“我叫秀蕾儿，你告诉许夫人，就说洛阳城的秀蕾儿求见。”

那人飞也似地去了。一会儿，他叫道：“让她进来，许夫人要见她。”

她轻轻盈盈地走进来，她要见一见那个许夫人。

第五十四章 仇人无言

秀蕾儿站在了许茹仙面前。她笑笑，说道：“许夫人，你有一点儿憔悴。”

许茹仙笑笑，说道：“你是洛阳城的第一美人，我与你相比，自是憔悴不堪了。”

秀蕾儿笑了，她说：“许夫人，你想必也知道，要是真的有男人疼你，喜欢你，你一定不会憔悴。”

许茹仙有些恼怒，她盯住了秀蕾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她不愿意对人说她与米离的事儿。她是一个寂寞的人，但她不甘寂寞。她笑道：“秀蕾儿来这里，怕是有事儿吧？”

秀蕾儿说道：“肃秋要与米离决战。”

许茹仙冷丁站起来，她两眼炯炯，看着秀蕾儿，说道：“她只会暗中杀人，伤人，她怎么敢与米离动手？”

秀蕾儿笑了，她说道：“那也不尽然，我只是在想，米离米大侠从不出洞，你要他出洞，是不是有一点儿难？”当着众人，她竟敢说许茹仙让米离出来有一点儿难，她岂不是犯了许茹仙的大忌？

许茹仙说道：“好，我定下日子，再去告诉你家肃秋姑娘。只是她要与米离动手，岂不是找死？别到时怕了，讨一个大没趣。”

秀蕾儿笑笑，说道：“肃秋姑娘与米离有说不尽的纠葛，你也知道。”

秀蕾儿走了，只剩下了许茹仙与她的下人。

有几个后生叫道：“许夫人，让我们去对付那个肃秋好了，这一点小事，何劳米离大侠出手？”

许茹仙轻声说：“这一回，他必得出手。”她慢慢走进了洞。

米离在看一局棋。自古艰难唯一棋。他解的也是这一局千古迷棋。他看也不看许茹仙。

按平时，许茹仙会轻轻来他身后，偎他身上，那一股清香便飘飘然吹他欲醉。许茹仙是洗浴过了的，她是来寻找米离，让他尽做男人的义务的，他有时不得不做。但他心如死灰，往往一边在做着那让男女气喘吁吁的事儿，一边眼盯着洞顶。他如此神态，有时弄得那许茹仙咬牙。这一回怎么了，她不偎在他的身上，只是远远站着。

她说：“你知道，那个肃杀确是死了……”

米离知道。

她说：“他有一个亲妹妹……”

米离不听，他不信，肃杀只是鱼漂儿的一个儿子，她决不能再生一个女儿。他记得清楚，那鱼漂儿只离开他一年，那一年她生下了他的女儿肖晓。后来她再与人生下一个儿子肃杀，她怎么能再生一个女儿？她生下的孩子太多了……

许茹仙像是知道了他的心情，她说：“也不怪她，你死了，她才跟了人，她未曾嫁人，但她生下了一儿一女，她与肃杀是双胞胎。”

他长吁了一口气。天不灭曹，鱼漂儿还有后。

许茹仙说道：“你庆幸，你自从杀死了肃杀……”

她的手按在了他的肩上，觉得出他的身子一抖。

他伤心，伤心在心，自从那一次与肃杀一战后，他再也不愿出洞。

“她是肃杀的亲妹妹，她长得也同肃杀一样，是一个最可人心的美人儿。”她对米离还要说什么？她说：“你一定不愿意再见她，但她就是那个无心婆婆，就是她，开了一个五人之宴，想把天下的英雄都一网打尽。”

他打了一个寒噤，他像是又听到了肃杀那狂人诅咒，又听到了肃杀的那听来难受的咳声。他像是耳语：“她……咳……不咳？”许茹仙身子一动，她没想到，米离会对肃秋有那么大的亲情。

“她不咳。”

“那就好。”

米离很少说话，但他也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许茹仙说道：“你能不能去与她见一次面？”

为什么？他的眼里有话，有疑问。

许茹仙说道：“她要与你一战，她要为她的哥哥报仇。”

是啊，亲情在，自有人报仇。她是肃杀的妹妹，她一定会对他出手，她一定会对他

报仇的。

当年是他米离杀死了肃杀。他每梦见鱼漂儿时，都看到了她的大眼睛，看到了她当年小姑娘时的那神态，她怪米离杀了她的儿子，她的眼里满是怨尤。他突地吼起来：“不行，我不能杀她，我不能杀她！”许茹仙说时一字一句：“你不必杀她.....”

他回头，像是看到了她，看到了许茹仙真个是他的红颜知己。但许茹仙的话让他更是震惊：“你必须把她的武功废了，不然她一定会比肃杀更厉害，在武林搅下更大的风波。”

他呆住了。武林干他什么事儿？不食官家禄，不为稻粱谋。他情愿一人呆在这洞里，不愿意再出去杀人，尤其是杀鱼漂儿的女儿。

他说道：“我不会与她一战的。”他闭上了眼睛，再也不想睁眼。

许茹仙知道他一定会如此说，她笑笑，说道：“你会去的.....因为.....”她停住了。她知道米离一定会听，他会听她的话，因为她说得很在理她会的一件事说得滴水不漏，他才能听。她说道：“她与方方成亲了。”

米离没想到这会与他有什么关系。

她再说：“.....方方被‘伞’劫去了，他逼着方方吃下了毒药.....”

米离有一点儿不安了，他得亲心鱼漂儿的后代，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他与鱼漂儿的女儿死了，他亲手杀死了鱼漂儿的儿子，他怎么能不关切鱼漂儿的女儿？他说话很艰难：“她怎么办？”

许茹仙说道：“她忽地想起来与你一战，定是因为有人要他与你动手。”

那人是谁？米离也理出了头绪。必是那个“伞”，他要肃秋与米离一战，就是肃秋死在米离手下，他也得利，他会把那无心婆婆的势力都是铲除。如果肃秋杀死了米离，他也得利，他会出手，杀死许茹仙，杀死米离。

米离没有亲人，但有一群拣来的老弱孤寡，他们都是米离养活的人。如果米离死了，

许茹仙死了，他们都会死掉。

许茹仙说道：“米离，自从嫁与你，我便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嫁你。你是太阳，我只是太阳下的一只小虫，如果没有阳光，我便会死。但如果你死了，我必是不能独活。我不愿意再独活。”

米离看着她，她是绝情的女子，她说到，便会做到。

米离不说话。

她再说：“如果你去，就可能救了她，也可能救了我。”如果他一死，便会让许茹仙也死掉。

米离站起来，他坐在椅子上，坐得太久了。他的腿仍是被挑断了筋的。当年肃杀耍手段，用那一个归水与张稳婆把他的脚筋挑断了。

但大侠毕竟是大侠，他断了脚筋，还是大侠米离。他说：“我不去与她交手。”

许茹仙笑道：“你会去的，因为如果你不去，我会自己去，我会带着我的人去，你怕不怕我死在她的手里？”

米离不语。

许茹仙有些感伤，她慢慢道：“你不怕我死，但你怕她死，因为你后悔，你后悔杀死了肃杀，如果我再杀死了肃杀的妹妹，你会后悔得再也无法活下去。”

许茹仙说道：“我约她在初五交手，我会告诉她，大侠米离愿与她一战。如果你不去，我可能杀死她的。”

米离不动，他怕不怕许茹仙杀死肃秋？肃秋的本事究竟如何，他不知道。但他知道许茹仙，她会用心计，在她那一连串的心计面前，肃杀的妹妹会不会遭殃？

许茹仙袅袅走出，不等她走到门前，米离喝住了她：“我去！”

许茹仙笑了，她知道她会说服米离，不管他是谁，只要他能让许茹仙说话，她就能说服他。

肃秋坐在桌前，她把一张画像挂在墙上。墙上的像是一个笑靥常开的少女，她十分明媚。肃秋跪在地上，她对着那画像叩头，说道：“娘，我杀不杀他，你告诉我，我杀不杀他？”

米离是她娘的亲人，但他不是她与肃杀的父亲。她与肃杀是一胞兄妹，肃杀死在米离手下，她一定要为她的哥哥报仇。她记着小的时候，母亲常对她讲一个人，那个人是大侠米离，米离的故事她知道得最多。一柄寂寞剑，一匹狗东西，他纵横天下，竟是所向无敌。只要有米离的地方，就有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流传。她的心里早就有了一个寂寞英雄。

鱼漂儿在她小时候问她：“你长大了做什么？”

“做大侠。”

鱼漂儿羞她：“你这小样儿，能做得大侠么？你能做什么样的大侠？”

“像米离。”

鱼漂儿那时是亲了她一下，那亲很热切。

可她如今要与米离一战了，无论是她死或是米离死去，都是鱼漂儿不愿意的。她跪在那里，轻轻祝愿：“娘，我与他一战，如果我胜了他，我会把他好好埋葬。如果他胜了我，你也会无怨的。”她再站起来，她的眼里满是仇恨。她不能容许米离杀死她的亲哥哥。他是鱼漂儿的情人，他是鱼漂儿的丈夫，就是肃杀的父执了，他该把肃杀带到他的身旁，天天管他，也不该杀死肃杀。她走出去了。

站在风里的是一个高个子，一个瘦细如竹的高个子，一个矮子。两人站在那里看她。

她说：“我要你们杀人，去杀死许茹仙的人，这一回要杀死她身边的人，她最亲近的人。”

那瘦子突然说道：“她有一个男人，那个男人是少林的无生。”

她哦了一声。

那矮子说：“她与那无生苟且……”

她低下了头。她问那高个子：“你能不能带那无生禅师到我这里来？”高个子看着她，再看看矮子，说道：“有什么不能？我死了，就不能。只要我不死，就能。”矮子突然说道：“我不会让你死，你死了，我一人太寂寞。”

两人看着肃秋，她轻声说道：“庞叔、细叔，谢谢你们。”两个人出去了，她拿出了一柄剑。这是一柄小剑。从前她小时候，与肃杀在一起时，母亲给了他们一柄剑。她记得那一天。那天天很蓝，母亲说：“这一柄剑，你们两人谁带着？有人送与我这一柄剑，他说这剑能辟邪。”

肃杀拍拍他的小胸脯，说道：“你带着好了，没人敢欺负我。”

肃杀是她的哥哥，是她的亲哥哥。她低声说：“娘，我顾不得你高兴不高兴了，他能杀我的哥哥，我也能杀他，不管他是不是我敬重的人……”

她举着这一柄小剑，对天发誓：“我要用它杀死米离，我要杀死他！”她脸相狰狞。

第五十五章 和尚重奸情

洛阳城的夜，总是很平静。一家小小的酒店，有许多不愿意夜归的人。他们没有家，或许是他们有家，有一个他们从来也不喜欢的婆娘，回家不如喝酒。坐着默默喝酒，让时光从杯里渐渐流走，没有一丝哀怨，也没有一丝苦愁。在这家店里，有一个靠里边的小桌，这桌上总是有一个蒙面的人，他天天夜里来喝酒。只有那么几天没来，但再来时，喝得比从前更猛。店里饮酒的人都以为怪，在这里喝酒的人是世上最漠然的人了，他还蒙着脸面做什么？就是他不蒙着脸面，也决没有人会问他一句话。

店内的人不多，有那么八九个人。他们只是盯着眼前的酒杯，决不看进来的酒客。

进来了两个人，一个高个子，一个矮子。这两人看也不看周围的人，直奔靠里边的桌前。两人坐下了，也不等那人让。

高个子说道：“一个人喝酒不好，伤身子。”

那蒙面人不吱声。

矮子冷冰冰：“你可以跟我喝。”

那蒙面人仍是不吱声。

高个子说道：“我们认得你，你不一定会认得我们。”

矮子说：“你不认得我们不要紧，我们可得认得你。”

那蒙面人一叹，说道：“风竹冬瓜，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高个子笑笑，说道：“你还真认得我们，你认得我们，我们便可以不杀你了。”

矮子也冷冰冰道：“虽说是不杀你，但你总得受一点儿苦。”

那蒙面人笑笑，笑意很冷，也很寂寞：“你们能杀得了我么？”他的话语很倨傲，像根本不把这两人看在眼里。

高个子叹道：“我们两个虽说不能擒下你，但我们总会让你乖乖跟我们走。”

蒙面人冷道：“我为什么会跟你们走？”那高个子叫瘦竹的大声道：“喂，你们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那些坐在店里喝酒的人虽是木讷，但一看他与那矮子气汹汹，便知道事儿不妙，有人便想溜。那矮子说道：“只要有一个人想走，他便是一死……”他说得快，但有人溜得更快，一个人已经到了门口，他心内庆幸道：这两人凶神恶煞的，我可是惹他不起，不如我跑了，再也不来，看你能怎么样我？可他的腿到了门口，竟是再也迈不出去了，两腿重如铅，沉得不能再迈步。再挣一会儿，扑通倒地，死了。店内的人哪里敢再吱声，哪里有一个敢再逃走？高个子叫道：“有人不识抬举，想自己走，那就是找死了，如果你们不走，还有命在。”

人都不敢应声。

矮冬瓜说道：“你们听着，这位是.....少林的.....”

突地，那蒙面人大声叫道：“好了，你再说，我便.....”他怒目而起。

矮冬瓜显是对他这一套不惧，他冷冰冰道：“你要说什么，尽管对众人说好了。人都说酒店茶馆，没脚随风。你有什么事儿，到了明日，也足以传到千家万户了。”

两个人冷冷看着蒙面人。

他们似乎把握了蒙面人的什么隐私，一提起那事儿来，竟是胸有成竹。

蒙面人说道：“你们有什么事儿，直说好了。”

高个子慢吞吞道：“我听说少林是一个清净福地，只怕说起你的事儿来，污了那少林的一片祥和，你说我对不对大家说？”

那矮子冷冰冰：“再说了，这事儿也关乎着一个女人的名声，你说出来，那人的名声也完了，你看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

那蒙面人的头忽地低下去了，他说道：“你们.....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好了。”

店内的人看他们三人言来语去，不知头脑，只料得那两人的手里有什么把柄，使那个蒙面人对他们两人甚是畏惧，不敢与他理论。他们低着头，也知道：不知人家事儿，少一多半麻烦。他们不敢再抬头看，生怕像门口那个人，糊里糊涂便死了。

两人自顾自地对话。

“你说，怎么办？”

“你两个想怎么样？你们也是江湖是有名的人物.....”

“哎哟，别说，还是不如你有名。少林的无字辈，只剩下了你一个人.....”

“咳，你别提他的名讳好不好？人家是少林的无生大师，为了不让别人认出他来，人家到酒店都戴着面具。你提人家的名字多不好？”

矮子指着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你说，你听没听到他的名字？”

那人吓得一噤，忙说道：“没听到，没听到。”

矮子一听他说没听到，不由得大怒，一巴掌打得他吐出两粒牙来，吼道：“你的耳朵不聋，怎么会没听到？分明是骗人！”

他再问第二个人：“你听没听到？”

那人忙小心翼翼地说道：“听到了，听到了。他是少林的无生大师。”

矮子更是大怒，叭叭一连打了那人三个耳光，他吼道：“你听到什么？你不知道人家无生大师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是少林的无生禅师么？你怎么能听到？”这人的门牙也被打落，比刚才那人更惨。

矮子看着第三个人，他冷冰冰问：“你听没听到呢？”

这第三个人是一个商人，他自是比那两个乖，他陪笑道：“刚才我是听到了，可现在忘记了。我忘记了，我忘了……”

矮子大声道：“好，还是你这人好，你听也听到了，可又忘记了，好，好！”这第三个人未挨耳光。

蒙面人慢慢摘下了他的面纱，果然是一个和尚，一个年纪有些老态的和尚。高个子说道：“无生大师，你说少林的方丈无望大师在那思过崖上画下了一个美女，他是不是心想着淫欲？”

无生低头，报一声佛号，说道：“瘦竹先生别污我师兄，我师兄是一个有德高僧。”矮子大声道：“大师也是有德高僧，但有德高僧一般都喜欢女人，对不对？”

高个子说道：“要不要我说出大师喜欢谁？”那无生禅师大声道：“不可！你们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做就是。”

两人说道：“你得跟我们走。”矮子说：“你走是走，但你到了我们手里，是生是死就很难说了。”高个子说道：“唉，你最好想清楚，你要是能与我们一斗，那样最好。省得有人说我们欺心。”

无生禅师说道：“只要你们不提她，我便跟你们走。”矮子说道：“你跟我们走，你会死的。”

无生低头，说道：“死也是死，生也是死，不如就死好了。”

高个子明他心意，但他仍是在笑呵呵：“是么，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生也是死，死也是死呢？”

无生禅师起身欲走，那矮子叫住了他。

“不行，不行，有一件事你得弄明白。”他站住了。矮子说道：“你本事不小，要是你一出门便走了，我们岂不是白说这么多的话了，我们也没法再找这么多的人来听我们说无生大师的绯闻。你还是让我们点了你的穴道……”

无生大师想大怒，但他回头一看，看那些在桌旁的人都哀哀地看他，不由得也心软，他说道：“好，你们就捆我好了。”

两人扯着无生大师走了，他们走在夜里。高个子喝道：“无生，你今天唯有一死，你与那许茹仙……”

无生冷冷道：“你要杀我便杀，我不怕你杀死我，可你要诬蔑许夫人，那是万万不能！”

矮子说道：“你和尚的一点儿菩提水，已经是洒入那许茹仙的两瓣红莲中了。你不承认也是枉然。”

那无生禅师说道：“你要我做什么？”矮子喝道：“你要答应了我们，写下一封信给那米离，认可你与许茹仙的奸情。”

无生禅师叹一口气，说道：“你们何必做这种事，要是有本事，便去与那米离一刀一枪地拚，做下这亏心事儿，不怕受报应么？”

那瘦竹先生笑嘻嘻道：“能让米离大侠也受受苦，让他也尝尝戴绿帽子的滋味，那有多好？你只要写出一封信，你的命便保住了。你干是不干？”

“休想！”

矮子冷道：“好，你不干，我便挖了你的眼睛。”

无生说道：“你就是挖了我的眼睛，我也不会写。”

两个相互看看，瘦竹说道：“你看女人，眼里溺满了色，不如真个挖了你的眼睛，你还能渡过苦海。”

说罢，他真跳过来，一扯扯住了那无生，手指在他的眼前晃，说道：“你莫后悔！”

无生也不搭话，只是闭眼。忽听得一声惨叫，真个他的眼前血淋淋。那一只眼珠子在瘦竹的手里，他说道：“不知道人的眼珠子是不是好吃，我吃吃看。”他一口吞下了那眼珠。那矮子说道：“做什么事儿，只有瘦竹，没有冬瓜，就不像话了。”

他冲过去，一扯扯过了无生，也挖下了他的一只眼珠。

无生痛不欲生，他惨叫声声。矮子叫道：“莫叫，莫叫，你一叫，我真心疼。”他冷冷把那一只眼珠扔入口中，说道：“也不甚好吃。”

两个看着无生。无生在地上滚来滚去。他疼得不能再站起。

瘦竹笑嘻嘻道：“无生大师，人都说佛祖示人，舍生取义，我看大师真个是佛祖的弟子。只是你舍生取义，救的是那个女人，不知道佛祖愿意不愿意？”

无生呻吟道：“瘦竹冬瓜，你们想要怎么样？”他此时痛得厉害，但心里终是惦念着那一个人，便不忍心猝死。

矮子说道：“无生大师，你能不能让少林听我号令？”

无生忍痛道：“不能，我已是少林的罪人，我再说话，少林也不会听。”瘦子说道：“听与不听，那是由他。但大师说与不说，却是由你自己了。你说不说？”无生大声道：“我不会说。”

瘦竹笑眯眯道：“少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从前害米离，少林当其首。你以为少林是名门正派，便不会做坏事，那是想错了。”

无生说道：“两位要杀便杀，休要污辱少林！”矮子说道：“我不想杀你，只要你写出一封信，告诉米离，也算是补一回过。你说你与许茹仙的奸情，说出来就是了。”

无生说道：“我没话说。”矮子冷道：“那你就得一死了。”无生说道：“死便死。”

两人看他，已是疼得汗湿，再去杀他，便如碾死一只虫子。矮冬瓜说道：“杀死他算了，也省得一番麻烦。”瘦竹乐呵呵道：“不如把他这样子，戴上一顶绿帽子，给他穿上一件新衣，送去与许茹仙看。”

那样岂不是要许茹仙的好看？两人哈哈大笑起来。不料得那无生此时心念百转，他心道：我一死，便救了她，再说也不能叫米离受辱，我死了就是。

他一踊跃，身子一挺，便撞在一块石头上。矮子急急去抓他，把他的身子拎起来，但看他气息也没了，说道：“他死了，没戏玩了。”

瘦竹乐道：“死了就不能玩了么？我们拿他送与米离，岂不是一样要他好看？”

两人狞笑，笑得阴森森。

第五十六章 送你一顶绿帽子

从来不曾有过的温柔，许茹仙贴在米离的身上，她呢喃软语，把一个米离说得心头火热。

两个只好亲热了一番。许茹仙说道：“我喜欢你，比你的鱼漂儿更甚。”米离不响，他不愿意提起鱼漂儿。

许茹仙说道：“她是比我更漂亮，还是比我更温柔，还是比我更能干？”

米离不语。只要说起鱼漂儿，他永不会对许茹仙说什么，没人知道他心头想着什么。她身上只披了一件披纱，她的胴体在闪光，在米离的眼里，她像是一个幽灵。

来了一个人，在门外说道：“许夫人，那个肃秋姑娘派人送来了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一个死人。”

许茹仙一怔，他们会把谁杀死？但无论是杀死谁，只要给米离看一看，定会引起他的仇恨，那样岂不是更好？许茹仙冷笑了，她说道：“为什么不把他带来，把那具尸体拿到这里来！”

那人应命而去。

抬来的果然是一具尸体。尸体上盖着一块白布。

米离不愿意看，他不愿意看死人。

许茹仙说道：“他是我们的人，他曾经高声喊着米大侠，他死了，但他的心是在米大侠一边，你说他是不是不该死？”米离不语，他闭上眼睛。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不愿意再杀人，也不愿意看见别人杀人。

这个人是被肃秋杀死的，她是肃杀的妹妹。他更不愿意看到她杀人。

许茹仙笑道：“你看看好了，也算能看到肃秋的为人。”她哗地一声掀开了那块白布。

他看到了死人。只是这死人死得有一点儿怪，他的身子平平躺在那布上，竟是脸色平静，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绿帽子。别的都不怪，只有他头上的那一顶绿帽子很怪。

米离看着他，他的眼睛没了，被人挖去了，只有两处空空洞洞的黑洞。为什么要挖去他的眼睛，是因为他有眼无珠么？

“他是谁？”

“少林寺的无生禅师。”

许茹仙的脸色变了，她始料不及，没想到这人会是无生禅师。

米离看着那人，他慢慢说道：“他们为什么要给他戴上绿帽子？”

许茹仙笑笑，愤然道：“他们欺人，无生禅师是少林的有道高僧，他怎么会犯色戒？”

米离一笑，说道：“少林也不是清水一潭。”

许茹仙大声道：“无生禅师是有道高僧，他自从离开少林，便来替我做事，他行事谨慎，从来不出什么事儿，他怎么会死在肃秋的手下？”

米离说道：“你的手下也是鱼龙混杂，江湖中人，多半是凑趣生事的，没有几个人能做得成什么大事。”

许茹仙笑道：“是啊，可你得做事，你要不做，江湖岂不是乱了么？从前你在江湖上主事，人都知道，你做了许多的好事，江湖才平静了许久。可现在不行了，江湖大乱，有那个肃秋，还叫什么无心婆婆，她的人在江湖上生事，杀了许多的人，我看那七起案子，说不定都是她做下的。她贼喊捉贼，人拿她无奈，你要不出关，谁来管她？”米离看着许茹仙，他像是头一回看到这个女人。她很能说，米离不喜欢能说的女人。奇怪，当初她就很能说，她去找那几个女人，让她们喜欢米离。她让她们做米离的妻子，她一说说动了白素，说动了丑女，说动了许多对米离很是钟情的女人。那时他怎么还喜欢她？她正在侃侃而谈时，忽地停住了。

——米离从那死尸的身上，摘下了那顶绿帽子，慢慢戴在他自己的头上！

天哪，许茹仙顿时气窒。她再说什么？她恨恨地看着米离。米离也不生气，也不恼怒，只是看着她，说道：“你看这一顶帽子是不是送与我的？”

许茹仙连忙陪笑，说道：“那是你的仇敌戴在无生禅师的头上的。无生禅师是一个出家人，他一尘不染，怎么能戴这种帽子？我看你还是扔了它的好。”

米离说道：“你说得对，既是无生大师不是一个色欲中人，那这一顶帽子只有我来戴了。”他把那一顶帽子戴在头上，说道：“我来戴它，正正好好。”

许茹仙心道：米离不傻，他是不是在暗示我与无生的事，他心里也知道了？如是他知道了那事儿，他一定对我很恨。他会恨得心头生气，再也不会理我的事儿。那岂不是坏了我的大事儿？但他坐在椅上，不一定会知道我与无生的事儿，我何必对他说？我只

要跟他好好一说，他一定会把这一顶丧气的帽子扔掉，不然岂不是给我难堪？她哭了，哭得很伤心。

任何人看她哭时，都会很心疼。她一哭起来，真个是春花落枝，梨花滴雨。那神态让人看了好生垂怜。但米离不动声色。她软语声声：“你拿下那一顶绿帽子，好不好？”

米离笑笑：“人戴帽子，不管它是什么颜色，你怕风怕雨，就戴帽子好了。”他把那一顶帽子好好戴上，说道：“我在与肃秋对敌时，便戴它。”

许茹仙心头恼怒，她知道米离定是对她心有恨意，她心道：你戴那一顶帽子，是对我有恨意，我看你能戴得成么？米离说道：“我要去看看那个肃秋。”

许茹仙恨恨道：“你去吧，你去吧，像你这种人，只愿看她那个骚货！”

米离推着他自己的椅子，慢慢向外走。走到了门外。迎面看到了那几个年轻后生。他们看着米离，叫道：“米大侠！”他们怔住了。

米离的样子有一些格怪：他们再看看，才发现他原来是戴了一顶绿帽子。一个年轻人忍不住，他叫道：“米大侠，你的……帽子……”米离大笑，说道：“不好么，我很愿意戴它。”

年轻人都目瞪口呆。从来不曾听得有谁愿意戴绿帽子。可大侠米离是什么人，他的名声如日在中天，他怎么能戴着一顶绿帽子在外面闯？他再回头看许夫人，只听得她慢慢说道：“他愿意做什么，便叫他做什么好了。”

米离推着他自己在街上走，围上了一群小孩子，他们叫着：“绿帽子，真好看。有人乐，有人烦。男人不愿意，女人笑脸看。明天变变变，变个乌龟好难看！”米离也笑，对一个男孩子说道：“你知道不知道知府衙门，你推我去，好不好？”那男孩子叫道：“我不推绿帽子。”说罢，那些人一哄而散。街中心只留下了一个坐椅，只有一个坐着米离。忽地来了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女人。她说：“我推你去，如果你愿意，我推你看她。”

她是许茹仙，她竟然跟着来了，她不怕这一顶绿帽子么？她已经下了决心，不看米离的头上。他戴就戴，不就是一顶绿帽子么。

两人到了那知府衙门。肃秋住在这里，因为她是无心婆婆，她有皇上的那一块玉牌，她便可以在知府的衙门住下。

米离说道：“烦这位大哥去报一声，找那肃秋姑娘来，就说我是米离。”米离的名字何等响亮？他一说，那个人便惊讶得张大了嘴。

他就是米离，这个戴着绿帽子，坐椅子上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家伙便是米离？他疯一般冲进去了。

米离在等。推他的人也在等。等得很久了，才看到出来了几个人。

当先的是一位姑娘，她的模样十分俊俏。看到了她，恍惚当年的鱼漂儿又出来，一步一笑，走到了他面前。她不是鱼漂儿，鱼漂儿也没她漂亮。

肃秋说道：“米大侠一向可好？”

“还好。”

她再问：“米大侠杀死过我的哥哥肃杀，是不是你亲手所杀？”这问话直截。米离吁了一口气，说道：“是。”肃秋说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米大侠没想过么？”

米离看着肃秋，她像肃杀，活脱脱一个肃杀，只是她很妩媚，不像肃杀一身傲骨，他喟叹道：“你像他，你真是像足了他……”

肃秋一语断了他的话：“我当然像他，他是我的亲哥哥，我们是一胞所生，我们的母亲都是鱼漂儿，我当然像他。”

米离不再吐声了。

许茹仙笑笑，说道：“肃秋姑娘，你想必刚刚成亲，怎么能做出那种恶事，把一个有德的高僧弄成那样子，你不怕受天谴？”

肃秋笑笑，说道：“如是我记着不错的話，那一顶帽子正戴在米离米大侠的头上。”

米离笑笑，说道：“这顶帽子很好，我愿意戴它，一直戴到与你决战后。”

肃秋笑笑，说道：“你说，何时决战？”米离一叹，说道：“何必太急，我已经老了，再不能与人动手了。只是与你决战，这是从前的事儿，不能不做。我看你说个日子，我们一战就是。”

肃秋说道：“十五。”

米离一震。

十五，是他与肃杀在城垣一战的日子。是在那一天，月圆之夜，他杀死了肃杀。肃秋记着那一天。

米离说道：“好，我便与你在十五一战好了。”他要回身走开。

肃秋叫道：“等一等！”他停住了。

肃秋说道：“我与你一战，她不会愿意的……”

她说的“她”是谁，米离一定知道，他的心一颤。她说：“我不愿意你带那些狗人，你自己来，我自己与你一决。如果你能胜得了我，我便去找我的母亲、哥哥，也算你把我们的母子三个都送上了天。如果你输了，我便拿你的心去祭我的哥哥。”

米离仰头看她，怎么竟看到了她的一丝眼泪？他说道：“好，我便来与你决战。在什么地方？”

“狗坡。”

狗坡？什么地方是狗坡？米离说道：“我们走吧？”

肃秋忽地大笑，她说道：“米离，不管我们两个谁死，我们的仇肯定能做一个了断。你是我母亲的故人，你愿意不愿意与我喝一杯？”

米离看她，她确是像肃杀，想当年肃杀在开封城外那一场豪饮，竟是使开封府的人都是念念不忘。她也像肃杀一般么？

许茹仙说道：“不行，我们不去。”

米离说道：“你可以回去了，我要与肃秋姑娘喝一杯。”

他推着他自己，向肃秋走去。

许茹仙也笑笑，她忽地抬起了头，眼里像有泪水，便仍是满面带笑，她疾步走来，推着他，说道：“你愿意去，怎么能没有我？”

米离看她，那目光很是无奈。

两人在那肃秋与她的一群手下人面前，昂然走进府门。

第五十七章 慕容公子

武林人都知道在狗坡有一场大战。对手是那个名震天下的无心婆婆与江湖第一高手米离大侠。人都说，他们是私怨，如果这一战能了结他们的私怨，他们会再也不在江湖搅什么风波。可也有人说，无心婆婆根本就不会是米离的对手。从前那个肃杀曾想对米离出手，他忘了米离的功夫是天下第一了，他以为他用那张稳婆与归水两人便可以把米离的脚筋挑断，从此米离便是废人一个了，不料得米离从坐椅上飞起来，肃杀成了一个死人。

江湖再也不说肃杀了。死去的人便从江湖人的嘴里除名。可也有人说，肃秋是肃杀的妹妹，她与肃杀是一母亲生，且是一胞所生，她待机十年，就是要杀死米离，她没那个本事，怎么会找米离挑战？可总有人说，肃秋找米离挑战本来是不得已，她原来找了一个男人，那男人是时下有名的浪荡公子方方，方方被人用毒毒倒，肃秋为救方方，不得不同那米离一决。

不知鹿死谁手。

秀蕾儿依在慕容公子的身上，他仍是时而清醒，时而糊涂。

秀蕾儿的身子是白皙的，她漫不经心地依偎在慕容怀的身上，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谁会胜？”

慕容怀说道：“我盼着那肃秋胜，要是她胜了，我还能雕得她的画像。如果是米离胜了，她就是一个死人了。”

秀蕾儿笑笑：“要是米离胜了，你说不定还真的会雕她的画像了。要是她胜了，你怕再也不能雕她。”

慕容怀看着她，惊问何故。

秀蕾儿笑道：“肃秋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她要是胜了，决不会饶过你。她会知道是你下了毒，毒倒了方方。她会来找你的。”

慕容怀大声道：“你当我怕她？你以为我怕她来找我么？”

秀蕾儿说道：“你不怕，但我知道，你的小刀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你只能死在她的手下。”

慕容怀说道：“死就死，死在她手，我也乐意，强似死在那些浊男人的手下。”

秀蕾儿依偎着他，说道：“那不如你死在我手里，省得你死在她手下，她还对你的尸体不敬。”

慕容怀说道：“她会怎么不敬？”

秀蕾儿说道：“她会把你的尸体放在你的那些雕像下，放火一烧。”

慕容怀的脸色很是惧怕，他大声叫道：“不行，不行！她不能那么做！她烧了我还行，可她不能烧我的雕像！我雕了二十年，只剩下了这些雕像，哪一具不是神仙一般？她不能烧了我的雕像！”

秀蕾儿说道：“她不光要烧你的雕像，还会杀死你这个人。你从此再也不能雕她的像了。”

慕容怀忽地哭起来，他又有些糊涂了，他问道：“秀儿，你说说，你说出一个好主

意来，我怎么才能让她不烧我的雕像？”

秀蕾儿对着他，眼睛瞪得很圆：“杀了她！”

慕容怀说道：“你说过……我不是她的对手……”

秀蕾儿说道：“她与米离动手，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怀说道：“我知道，他们是在狗坡，在十五的夜里动手。”

秀蕾儿笑道：“对啊，他们是在十五的夜里动手，就在那一夜，月亮圆圆的，他们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他们必是会一斗到底。你说，他们两个谁会赢？”

慕容怀看着她，他不知道。

秀蕾儿说道：“自从上一次一战后，米离从来不出他的那一个洞。你说，他天天坐在椅子上，他的功夫会不会丢下？”

慕容怀说道：“不会。”

只有像慕容怀这样的高手才会这么说。因为他也是手里天天玩着刀，他知道他的功夫一日日地精进。

秀蕾儿说道：“他不会丢下他的功夫，所以肃秋不一定会胜得了他。”

慕容怀道：“那么一定是米离胜了？”

秀蕾儿也笑：“米离怎么会胜？他看到了肃杀的妹妹，她是鱼漂儿的女儿，又是肃杀的妹妹。他杀了肃杀，已是后悔莫及，要他再杀肃秋，他怎么能出手？未出手，气已沮，他怎么能胜得了肃秋？”

慕容怀不明白了，他慢慢问道：“你说，他们两人谁都不会胜，那胜的人会是谁？”

秀蕾儿盯紧了他的脸，看着他也心里发毛，她悄声说道：“他们谁也不会胜，胜的会是你。”

慕容怀不明白。他越来越不明白了。他是一个既胜不了肃秋，也胜不了米离的人，他怎么会胜得了他们两个？

秀蕾儿说道：“我想你看着他们两个，他们一定会一战不休。到了最后，他们会筋疲力竭，会全身是伤，会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了。你那时再出来，你说你会不会赢？”

慕容怀笑了，他说道：“秀蕾儿，你是一个好人，你告诉我一个好法儿，我就杀了米离，再杀死那个肃秋。我要雕她，我先雕她，再杀死她，我一定杀死她，让她死在我手里。她要是不嫁与那个大方脑袋，我对她还有一些好感，我如今只能杀死她了，一定要杀死她……”风静了，秀蕾儿的头斜着，她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这一个男人再不是那个慕容怀了。

他说：“他是清醒的，还是糊涂虫？”

她说：“我不知道。有时他是清醒的，有时他是糊涂的。”

那男人说道：“你得小心，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男人的手很紧地搂住她。他热切地说：“你从前是我的，可你太任性，你那次跟我吵嘴，后来我再找到了你，你便是青楼上的名妓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走？如果你跟着我走，我便再也不让他们出手了，我宁可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好好与你过下半辈子……”

女人跳起来：“你忘了二哥了，你忘了四哥了，还有六弟……还有你的老母……”她忽地跃到他的眼前，叭地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下很狠。

他的嘴角流出血来。他低下了头。

她忽地抱住他，叫道：“大哥，你不是一个凡人，你是我们的头儿，你别忘了兄弟们的血，你别忘了我们的仇！你要是忘了我们的仇，我宁可死，我宁可再也不活了！”

一个女人跪在他的眼前，她哭得肩抖。他的眼睛红了。他看着那个女人，轻声说道：“三妹，是我不好，我怎么会忘了我们的兄弟？你怎么会忘了我们的血仇？你打我打得好！你再打我，你在我的胸前刺一道血痕，我得记着……”

她哭道：“不，我不能，我不能！”

他拿起了一把刀，那刀是闪亮的快刀。他慢慢在脸前划了一道痕。血在涌，一直在

涌。

她搂紧了他，叫道：“你疯了，你疯了，你再刺你自己，我就自尽给你看！”

两个抱在一处。女人轻轻地舔他的伤口。她的嘴在轻轻地咂，咂得那男人真的动情了。她说：“我的身子是脏了，但我的心不脏。你愿意不愿意拿去我的心？”

男人紧紧压着她，他的心跳得很快，他说：“我只要你的心，我只要你的心，别的什么我都不需要。”

两人大声呻吟，他们忍不住了。女人悄声说：“我给你，压压你的欲火，到了十五那一天，你会胜得了他们所有的人。那时我们再在一起。”

肃秋的眼睛是红的，她对着对面的人笑。她打了一个长长的饱嗝，说道：“我从小时候，娘总是告诉我你的事儿，我只记着有一个笨蛋叫做米离。你知道不知道我只记着你时，把你叫做么？”

米离像是一尊像，他凝坐不动。如果不是他一杯一杯地快喝那酒，根本就没人会认为他还是一个活人。肃秋说道：“我的娘说，天下有一个人，最好看。他长得好看，人也潇洒，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你说，你是真正的男人么？”

米离说话了：“我不是，你看我的样子，哪里像个男人？”

肃秋看着他的帽子，大声笑道：“绿帽子，你为什么戴上了绿帽子？”

米离不语。

许茹仙在他身旁说道：“他是米离，他愿意戴什么便戴什么，你怎么能管得到他？”

肃秋忽地抬起头来，她看到了许茹仙，她说道：“你是什么人？”

许茹仙笑笑，说道：“我是他的妻子，我叫许茹仙。”

肃秋大声笑，晃晃地站起来，她醉得不能直立，指着许茹仙说道：“你知道什么？他只有一个妻子，那就是鱼漂儿，鱼漂儿才是他的妻子，你知道不知道？你躺在他的身边，他只是一个绿帽子……”

许茹仙叹一口气，说道：“鱼漂儿也不是从一而终，她在米离死后，竟生下了两个子女……”

肃秋说道：“是么？她生下了两个子女，是不是比你更好些？她在米离死后许多年才生下我们兄妹，不比那些说她是米离的妻子，可同一个和尚有奸情的人好些？”

许茹仙笑笑，说道：“你的脏水是泼向我么？”

肃秋说道：“我说的就是你，不是你，那是谁？”

许茹仙大声冷笑。

肃秋说道：“米离，米离，我唱一曲给你听听。”她抓起杯子，拿起箸，对着便敲：“米离，米离，一生可惜，有了挚友，还去娶妻。妻子不贞，和尚夜栖。大侠绿帽，真正可气。明日再说，江湖笑你！”

米离忽地笑笑，说道：“你是鱼漂儿的女儿，只有她的女儿才这般促蹇，你是她的女儿……”他在笑。这一笑竟把一个肃秋笑傻了。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他是不是戴绿帽子，他愿意戴绿帽子，她再怎么笑他，又有什么用？

她轻声问：“你愿意戴绿帽子么？”

第五十八章 决战前夜

月亮渐渐地圆了，要到十五的那一天，武林人赶奔到那狗坡去。他们要看这武林十年一次的大战。从前的那十来年里，只有一次是肃杀与许顺，还有那米离三人在城垣的那一场大战。他们看呆了，那血流遍了城垣。那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如果这一次肃秋与米离动手，是不是还会有那样一场恶战？有的人打赌，说肃秋决不是米离的对手，三十年来，没有人能胜得米离。

但也有人说道：“肃秋是天下第一怪的徒弟，她的本事也非同小可，她要是胜不得米离，她怎么会向米离挑战。再说兄仇不共戴天，她一定不会放过米离的。人人都在等，等着月圆夜的那一战。

慕容怀的神志有些清醒了，他问：“秀蕾儿，他们两人一战，谁会胜？”

秀蕾儿说道：“你会胜。”

慕容怀大笑，他收拾起他的小刀，他要在大战那一天去看，如果他的料想不错，最后肃秋与米离都不能胜，只有他慕容怀能胜。肃秋会斗得奄奄一息，米离会像一只斗败了的公牛，那时他慕容怀会胜了他们两人。他的小刀会宰了米离。他的小刀会雕下肃秋，他会最后再也无憾，他终于雕下了世上最美的女人。

“伞”对秀蕾儿说道：“三妹，我会去，我要最后斗一斗米离和他的那个女人，我要杀死她们。我也要杀死那个无心婆婆。他们都是我的仇人。我要为二弟报仇，我要为六弟、四弟报仇，我要为老母报仇！”

“伞”挥起了他的手。

许茹仙的手下有许多的年轻后生，他们聚在一处，计议如何去参战。一个年轻后生说道：“我看到了许夫人，她愁眉不展，看她那模样，我的心都碎了。我们是许夫人的护花使者，许夫人的性命便是我们的性命，许夫人的快乐便是我们的快乐。我们得让她没有愁事。她要是不高兴，我们还有什么脸活在世上？”另一个年轻后生说道：“这一场大战，米大侠不一定会胜。我们得去，为许夫人分忧。”忽地，他们不声响了。他们看到了许夫人。

他们的心跳得更快了。他们从来不曾看到过这个模样的许夫人：她的头发全都披散在肩上，她的脸上有一种很平静的表情，她看着众人，说道：“你们都听着，我有话对你们说。”众人热血沸腾，听她讲话。

许茹仙说道：“我嫁与米离，就是嫁与正义、良心，我从前是一个守在家里的女孩

子，有何德何能？我嫁与米离，就是嫁与正义、良心，我有什么愧怍？但到了今天，我看时势不与我机会。我劝大家分手，莫再跟着我与米离。如果米离一死，我决心跟他去死，你们都是年轻后生，人人有一条贵重性命，不必跟着我去拚死，只是未来江湖，不知属谁了。”

人人听得热血贲张，有一个年轻人叫道：“我们说誓，誓死跟着许夫人，生死不移的！”另有一人叫道：“跟着许夫人，生死志不移！”所有的人都跟着叫喊，一声呼号，足以震惊俗世。许茹仙说道：“你们看到了我，我披发以明志，就是说米离若死，我定不会独活，你们还是走吧，你们还可以活下去。”一个年轻人说道：“许夫人，我看那个肃秋不会是米大侠的对手，我们何必在意她？”大家都以为他的话对。许茹仙说道：“我与米离做了几年夫妻，我知道他的心思，他的心里，一直以他杀死了肃杀为憾。这一次，他再也不会杀死这个肃秋。上一次杀死肃杀，也是因为肃杀做的事太有违天和，他才不得已出了手。这一次他决不会杀人了……他只能杀死他自己……”一个年轻后生说道：

“米离大侠不出手，他一定会死在肃秋手里的，那怎么办？”许茹仙苦笑道：“人心只有苦，他不想着我，他情愿一死，我能怎么做？”她轻声吟道：“月明非吾夜，只有心相知，他年再回头，杳音已绝迟。”

许茹仙大声道：“我披发明志，告诉江湖同道。就是一死，我也不悔。我同米离一成亲，我便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还有谁能夺去我的心？”

年轻后生个个有心，他们看着看着许茹仙，心道：看她那明媚的神态，真个是仙子一般。我们不能让她落入敌手，也不会让她死。就是米离死了，她也不会死。我们是她的护花使者，不是米离的护花使者。有人吼道：“誓死保护许夫人！”众人一齐声吼，吼声震天。

许茹仙说道：“我看，你们还是走吧，人各有志，不得强求。我劝你们走开，将来在江湖上各有自己的志向，千万莫忘了我们的誓言。”一个年轻后生说道：“肃秋有许多

人，她的人都是衙门的人，她叫个无心婆婆，她的人不会有什么好人！”年轻人心热，有人心道：他的话也未必全对。但听着心里一热，便也吼道：“等什么月圆夜？我们便去杀了她的人，叫她到了十五月圆夜，连一个下人也没有。看她怎么与米离米大侠斗？！”

众人声吼，竟是一齐跪在许茹仙眼前。他们设誓，说道：“宁可一死，也要一战！”

这一天，正是十三日。

十四日晨，肃秋早早出门，她去看方方。她不放心的方方，她得再去看他，如果那个“伞”做了对不住她的事儿，她就先杀死他。她直到了那小院。看到了“伞”，她说：“我得看看我的丈夫。”

“伞”忽然笑一笑，他说道：“我一直不明白，像你这等一个好模好样的女人，为什么非要找那么一个丈夫？”肃秋笑笑：“我的丈夫有什么不好？”

“伞”说：“他连他自己的性命都不能保全。”

她笑：“有的人能保住他的命，可他的命连一钱都不值，那有什么好？”她说：“我要看看他。”“伞”盯住了她看，他忽地说：“你一点儿也不准备，你胜得了米离么？”

她抬起了头，她的眼睛很深湛，她轻轻说：“我能胜得了他。”她看到了方方。方方的脸色很不好。她说：“我能不能摸一摸你？”方方大笑：“你是我的老婆，我是你的老公，你摸一摸我，那很正常，你摸好了。”她嚤一声哭了，她摸方方的手是颤的。她说：

“我想你，我梦里总想你，我能不能抱着你，要是能，我再也不打打杀杀的了。”方方一叹，说道：“都这么说，都这么说，你看你，还是不哭的好。”她停止了哭泣。方方说：

“你要与米离一战？”她点头。方方大声道：“不行，不行！”她说：“为什么不行？”他说道：“其实你与米离不用一战，只要喝下几杯酒，就相安无事了。”她一叹，知道他说得是真话。她说：“我要喝酒，也不会比他差。”方方拍手叫道：“对啊，你是鱼漂儿的女儿，他与鱼漂儿喝酒，只是旗鼓相当。”她静默了。方方说道：“我不该提起鱼漂儿，让你伤心。”

她说道：“方方，你知我心思……”两个相拥相抱。好一会儿，她才忽地醒悟了。说道：“我得走了，你记着，我会来接你。”

方方说道：“我得去，你记着，无论如何，我会在你与米离动手时，在你身旁。”

正在这时，一群人慢慢来到了府门前。

那是知府院的后门。看门的是两个年轻后生，他们的胸是挺着的，剑在鞘内。看到涌来了一群人，他们相互看一眼，两人提高了警惕，一个叫道：“这里是府门，你们是什么人，赶快离开！”两个乞丐笑着指他道：“府门府门，不如地狱之门！你当我们是谁？我们是你的乞丐祖宗！”两个扑向了年轻人。

哧——，一柄小刀砍向了一个年轻人的头。那头划了一个圈，在空中跳了三跳，扑地落在地上。

那年轻人的身子向前扑了两步，手已经拔出了剑，咣当落地。另一个叫道：“有人！”

他的身子也僵直了。

他的背上插了一柄剑，剑由身后直插向前胸。血流出来，在胸前流。他喊道：“……来了敌人！”

他的声音很微弱。一群人冲向府门内。天还早，人都在睡。年轻后生们喝道：“凡是做许夫人的敌人，决没有好下场！”

哇——，冲出来几个人。一个人喝道：“无心婆婆有皇上的龙牌，你们也敢来犯？！”年轻后生叫道：“无心婆婆想犯我们许夫人，早晚不得好死！”两下相持，兵刃交加。刀怒砍出去，一声惨叫，一个人的眉毛被砍上了一刀。他怒吼道：“叫老子吃你一刀，你也吃老子一剑！”一剑直刺那人的胸前。两个相持。

再来一个，一刀砍向那使剑人，叫道：“去吧！”两人栽倒，扑通一声。府门前听得有人叫喊，便来了几个公门的人，当先的是一个牌头，叫道：“什么人敢来府门滋事儿，该死！”

一个年轻后生看着他，笑道：“你不知道我们是谁么？”他一摇头，说道：“不知道。”那后生一笑，说道：“叫你知道知道。”

一剑挑来，便把他的头挑向半天！那几个公门人一看，便大叫着：“反了，反了，有人要反了！”他们赶忙向回跑。跑到了门口，一个个暗自庆幸，这一回终是没死在人家的刀剑下。当门而立的是一个壮汉，他说道：“回去！”他扭住了一个人。他的手很有劲儿，扭得那人的头吱吱响，他叫道：“回不回去？”那人说：“不……不……不……”说话声一声比一声小，到了最后一声，竟是没有一点儿动静了。

扑——，一腔血溅在大门上。那壮汉说道：“还来不来了？”那几个公门人赶忙再退，退回院里。院里一场混战在等着他们。洛阳城的城门开了，天已大亮，那眯着眼，打着哈欠的小卒忽地眼睛亮了，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美人，看一看，足有上百个啊。奇的是，从前的美人都是很娇贵的，她们一个个都坐在车上。如今的这些美人都是步行，她们上百个人围着一辆车子。那车子里坐着什么人？

只听得车里有人问道：“十六妹，你说，她住在哪里？”一旁有一个身穿红衣的女人曲身说道：“禀公子得知，她住在那个知府的衙门里。”车里的人说话声儿很是和气，他说道：“那好，我们便去那府衙好了。”众美人拥着那一辆车去了，一直奔那府衙。

第五十九章 血变

院里满是鲜血，血溅，一溅满院都是。怒吼声中，一个人倒下了。再看他，刀砍在他的肋骨上，生生夹住，再也抽不出来。那年轻人高喊：“让你们都完蛋！”一个年轻人吼道：“为许夫人而战！”

他把一柄枪刺入对手的胸内，眼看着那人的嘴角流血，直抽搐。他叫道：“你说一

句许夫人万岁，我便饶你。”

那人说句：“许夫人是什么人，只是一个婊子……”他抓住那杆枪，怒而不倒。年轻后生们三五成群，竟是拚死而战，他们有备而来，对那些院内的人成为威胁，他们一声声喝喊：“为许夫人而战！”

院里的人渐渐少了，只有几个人在那里苦苦熬着。忽地，传来了一阵啸声。院里的人叫道：“瘦老与胖老来了！”那院内的人有劲儿了，他们怒吼道：“我们的人来了，你们等死吧！”人渐渐近了，叭地一声，院门被击成粉碎。从门外走进来两个人。这两个人那些后生都是认得，他们正是那一高一矮两个紧随着肃秋的贴身人。瘦竹说道：“这里还真热闹。”矮子说道：“好，好，这么多的人，也还够我杀的。”他急急凑近，啪地一拍，那个站在他身旁的人的脑袋忽地软耷下来，人的眼珠子冒血，不声不响地死在眼前。那个高个子的瘦竹先生一笑，他乐道：“原来真有买卖要做，这些人就归我了。”

他飞身来去，倏忽左右，一来一去，他身挨着的那几个年轻后生都是喋血。许茹仙的人没劲头了，他们再也支持不下去。

眼看着他们要全军复没，忽听得有人叫一声：“苑九公子到！”

看着院门忽地大敞四开，从那破败的门外走进来了一乘轿子，那轿子落在地上。在那轿子左右，竟有上百名美艳少姬，她们围着那轿子，一声不吭。

轿子的帘打开了。

院内的人只好住手不斗。他们看到来了这个非同等闲的人，人人都知事儿不妙。帘内有人轻声说道：“为什么要杀人？”

那个瘦竹先生傲然道：“你就是那个苑九公子？”那轿内的人说道：“是苑九。”

冬瓜大笑道：“我等找你不见，本来该在你死第一回的时候去找你，让你永远成为一具尸首，可我们没办到，让你再活一次，你可很幸运了。”苑九笑笑，慢慢走出轿子，对他二人说道：“你们的那一点儿本事也是有限，我就是死了，你们也进不去苑家祖塋。”

如玉树临风，苑九站在他们面前，像是不染尘埃的神仙。苑九说道：“我向来不管世间事，但这一回，因为十六妹管了世间事，我不得不管一点儿了。”矮冬瓜气道：“你算是什么，你愿意管，你就管得了么？”苑九笑笑，说道：“我要是管你，算我以大欺小，还是让我的十六妹管你好了。”他回头对曲十六笑道：“十六妹，你出手教训一下他，也是好的。”曲十六上前，她走路的姿势很好看。

那瘦竹先生突地对冬瓜说道：“你看她那模样，真的叫人心动。你就是老了，也不禁动了凡心，是不是？”那矮子突然冷道：“能得苑九的女人，你把她干死，你就得几十年的功力，划得来。”突地，两人一齐飞身，直扑向曲十六。

曲十六早就有备，她顺手打出一招荒拳。那一拳打得妙，逼得那瘦竹先生退了一步。他咦了一声，说道：“看不出，还算有一点儿本事。”矮冬瓜叫道：“她打的是荒拳，也没什么了不得。”

曲十六一出手，两人再攻向她。看得出，她防他两人的攻势，显是力不从心。

方十八笑笑，说道：“十六姐，我来帮你！”她打上来，一招划出，轻轻直划向那瘦竹的脉门。瘦竹只好再退。那矮子冷冰冰说道：“你再不济，也能对付得了个丫头！”瘦竹大损面子，他叫道：“我杀了她，让她再也做不成人！”

两下来来去去，竟是攻势曼妙，一招一式，都是奇巧。那年轻后生在一旁看着，心道：原来他们的功夫过人，我与他们动手，如今早就是一个死了。他们与那两个仙姬动手，竟是讨不得一点儿便宜。看来苑九的名声非是虚传。

肃秋看着方方，她说：“我会救你的。只要我不死，我会来救你。”

方方说道：“肃秋，你能不能听我一句？”肃秋柔柔说道：“你说好了。”方方说道：“你老公虽是一个无用的人，但他的脑袋可不是白长的，我想了半天，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你与米离动手，只便宜了三个人。”

“哪三个人？”

“一个是那个许茹仙，她口口声声说她是米离的妻子，但她的胃口大了，米离活着，对她有碍，她不一定怕米离死，如果米离一死，她更有话说了。”她点头，她知道那个许茹仙。

“还有一个人，他是那个‘伞’。”

方方一提到那个“伞”，不由得心头恨恨，他心道：要不是有他，我怎么会那么倒霉？“他决不会呆在一旁，静默不动。鱼蚌相争，渔翁得利。他便是你与米离相争时的渔翁。”

肃秋心里明白，她点头。如果“伞”出手，她一定力拚，他手里有方方，他想用方方来胁迫肃秋。“还有一个人，他便是那个时疯时明白的慕容怀，他会利用你与米离相争的时机，出手害人。”肃秋看着方方。时势一局棋，当局者必迷。只有方方看得清，他是一个明眼人。从前的方方便如此聪明么？难怪有三个女人喜欢他。

肃秋说道：“你放心，他们奈何不了我。”

突地，从院外冲进来了一个人，他满身是血，他扑到了肃秋眼前，叫道：“婆婆，婆婆，他们冲来了，杀了我们好多的人！”

肃秋的眼瞪圆了，她叫道：“他们是谁？”

“许茹仙的人……”

肃秋说道：“二老在么？”

“他们不在。”

肃秋顿时呆了。如果二老不在，那些人能不能顶得住许茹仙的人？

方方说道：“事儿临头，莫乱方寸，你快回去吧。”肃秋起身，她飞出院去。

方方抬头，他看到了那个年轻后生，他看到了他眼里的光。方方一叹，说道：“原来你是许茹仙的人？”那人笑了，笑得很狂，他说道：“我要杀了你。我要让你的那个肃姑娘再也了没了念想。许夫人，我替你除了一害！”他扑上来，掐住了方方的脖子。

方方用尽了气力。他想与那人相争。但他的气力不足，他被人毒过，再也使不出气了。他的眼前乱冒金花，他的嗓子干了，他叫不出声儿来，他看着那人，看他的脸变成了两个、三个……他昏死过去了。

忽地，他醒来了，他看到了一段剑、一截剑尖。他看到了那个笑盈盈的秀蕾儿。她站在那个男人的身后。方方喘息道：“我猜你一定会在这时出现，你一定会用暗箭伤人。因为这是你愿意用的手法。”

秀蕾儿笑咪咪，说道：“我救了你，你还挖苦我？”

方方看着她，不吱声。秀蕾儿笑笑，来摸着方方的手，说道：“我也很喜欢你，你知道不知道？”

方方叹气，说道：“你喜欢的男人有一大罗筐，你让我怎么高兴？”

秀蕾儿竟不以为怪，她笑道：“那是我的本事，你能让许多的女人喜欢你，我也能让许多的男人喜欢我。你有三个老婆，你还又娶了一个。我有几个男人，有什么稀奇？”她笑了，笑得很得意。

方方看着她。她忽然不笑了，她叹了一口气，说道：“我一直在听着，你要是说出我的名字来，你就死了。可你为什么不对你的老婆说出来，我便是害你的那个人？”方方说道：“我要说出来，你就会对她好些么？你就会放了我么？”她叹了一口气，说道：“不会。”方方说道：“那就是了。你不放我，我怎么会告诉她，我告诉她，岂不是让她自寻烦恼？”两人都放声大笑了。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听了，还会以为他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肃秋长长地呼啸了一声，她是想告诉她的人，她回来了。她到了院内。

院里的人正在相斗，看到她来了。那曲十六便跳至一旁，不再与那两老相斗。肃秋看着院内，人都倒在血泊中。她的人死了不少。她恨恨道：“许茹仙，你死到临头了！”忽听得有人笑道：“人不在，你别骂人啊？”从院外走进来那个笑咪咪的许茹仙。

她对着苑九公子一拜，说道：“苑九公子风仪不凡，请受许茹仙一拜。”苑九对她的一拜，只好还礼，叫她一声：“米夫人，请！”许茹仙知道苑九还称她是米夫人，便心里有数了。看来苑九对她仍是有好感，她笑笑，说道：“无心婆婆，你搅起了江湖风波，这回你逃不出惩罚了。”

肃秋说道：“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满口的正义，做下的事却是害人不浅。我恨不能杀光你这种人！”许茹仙说道：“是么，你还恨什么？”肃秋看她，满不在乎，心道：看来她的肚量不小，我须得防着她些，小心上了她当。她笑笑，说道：“你是不是滚开，我与米离已经定了决战之时，你再带人来袭我，也算是做得不光明。你滚开，我自去与米离交涉。”许茹仙笑笑，说道：“米离是米离，我是我。”肃秋讶道：“是么，我只听说有一个女人，满江湖乱跑，她口必称米离，言必讲正义，这人不是你么？你怎么不是米离的夫人了？”

许茹仙回头，对着她的人说：“走好了，我不曾让你们来与她斗，就知道她必是会信口雌黄，你看是吧？”那些她的护花使者都是低着头，慢慢走出去了。肃秋回头，对着苑九公子说道：“不知道苑九公子还有这等雅兴，进去喝一杯，如何？”苑九看着她，说道：“我不会喝酒。”他心内暗暗羡慕肃秋，心道：原来世上还有这等的倜傥女子，我怎么没遇上一个？他人心不足，身旁有了那上百个美女，看到了肃秋，竟是又心生意。

肃秋笑笑，独自走进去了。曲十六与她的姐妹们都笑，笑公子痴痴的神情。她们说：“公子，公子，我们是进去，还是走啊？”

众姐妹都巴巴地看着他，等他令下。苑九说道：“走，走，去无好会，我们何必进去？”

人都走了，府门前，院内都是一地死尸。

第六十章 仇敌酒友

十四的夜里。许多的人睡不着。许茹仙看着米离，如今的米离一蹙一颦，都在她的眼下。她说：“你要大战了，在你是一件小事，但在江湖上，是一场正义与非正义之战。你得好好养足了精神，才能与她好好一战。她说道：“我来好好放松放松你。”她像抱一个孩子一般，把米离抱到了床上。她解开了米离的衣服。她说：“你从来不愿意让人侍候你，只是从前鱼漂儿是不是侍候过你？我就是鱼漂儿，你说是不是？”米离不吱声。他成了一个赤裸的孩子般，放在床上，像是一个婴儿。她说：“你放松一下，我让你好受。”

她的手像是魔手，慢慢地抚摸，抚摸得米离渐入佳境。他忘情了。他的心慢慢化了，化入一片明境中。他叫道：“鱼漂儿……”他看到了鱼漂儿，她站在他的那一匹神行千里的骏马“狗东西”前，对他抿嘴笑。他渐渐认不清许茹仙了，他只认得眼前的女人是鱼漂儿。他说：“我能不能……同你的女儿一决？”她说：“怎么不能，你教训她一下，她再也不敢对你不敬了。”他说：“我教训你的儿子，让我五年不乐。”

她笑了：“为什么不乐？你仍是那个纵横天下的米离，我喜欢的就是你。”米离看到了鱼漂儿，他呻吟了一声，抱紧了鱼漂儿。从前他与鱼漂儿相亲相爱，就是在那种人人皆以为他快要死时，他与鱼漂儿在一起了。他看到了鱼漂儿的胴体，他看到了那美妙无比的胴体。

她说：“为什么不搂紧我，我有点儿冷……”他果然抱紧了她。他说：“我不能再娶妻子了，我对不住她们……”鱼漂儿说道：“你只记着我，是不是？”她的唇是干渴的，她的心入了他的心田，慢慢地化了他的心。他的身体进入了鱼漂儿的身子，他听到了一声长长的叹息声。

慕容怀告诉他的下人，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密室。但有一个人例外，她是秀蕾儿。

如今他在密室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要做。他想在大战前夕，凭他自己的想像雕下肃秋的像。他把所有的刀都摆在桌上，拿出一块最好的香木，他看着那块香木，渐渐的那肃秋的神色在那香木上化出……他笑了，长吟道：“我愿月宫折桂，只恐高处不胜寒。我欲渐入穹境，难得上青天。只有一把雕刀，化出神韵三千。夺得襄王正眼，是神女天仙。”唰唰几刀，渐出眉眼。他的身子突地哆嗦了，他看着那块香木，说道：“久积不发，是不是福？”他再看那块香木，渐渐化成一个人影儿。那是肃秋，是那个在他心头百挥不去的肃秋。

他突地捶桌，哭道：“肃秋，肃秋，我要的不是那块香木，我要的是你啊。”他哭得很伤心。他再跃起时，那块香木已不再是香木，已是浑具雏形的肃秋了。他看着那块香木，自语道：“你是无心婆婆，既是婆婆，就不能无心。既是无心，就不是婆婆。你怎么既能无心，又是婆婆？”他捶心痛哭，说道：“我在那床前，看着你，夏日时，香风也吹我，我也无眠。到了冬日，暖风吹我，我也心懒。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拿我当狗一般。可我想着你，你不能无视我，对我无言……”

忽地，他看到了一个身影。那是秀蕾儿，她站在他的眼前，说道：“我知你的心……”她与他一样心思。从前她也以为肃秋是男人，她的心痴在肃秋身上，那时的她一心当肃秋是肃杀，她愿意做肃杀的妻子。如果她做不成肃杀的妻子，就做他的情人也行。她多痴情啊。但那人不是男人，她只是一个女人。她笑她自己，她怎么能看着她是一个男人，真个是鬼迷了心窍啊。她摸着慕容怀的头，说道：“你病了，你病得很厉害……”他喃喃道：“心病，心病……”她也蹲下来，对他说：“你知道不知道一句老话，说是心病还须心药医？”

他哭了，哭得很伤心。

凤瞎子正在炖狗肉，他看着刺刺，刺刺躺在那里，像是睡着了。

凤瞎子自语道：“他明天就死了，他一准得死了。”

刺刺忽地跳起，她问道：“谁明天就死了？”

凤瞎子说道：“是那个米离。”

刺刺说道：“他死了倒是不错。只是他怎么会死？”凤瞎子说道：“他一准得死啊，你看有多少人盼他死？有一个许茹仙，她也盼着米离死，不然他戴着一顶绿帽子，让她受气，她怎么会高兴？还有一个人盼着他死，那个人的老公离开她了，她恨不能让那个许茹仙的老公也离开她。可那老公不晓事，只好死了。”

刺刺懒懒说道：“你说的可是我？”凤瞎子说道：“就是你啊。”刺刺大笑，说道：“我不要老公，没有老公，一身轻，你看近来我是不是快活啊？”凤瞎子叫道：“你叫我直说还是弯着说？”

“直说怎么说，弯说怎么说？”

“直说，就是说你没了老公，就像是江湖人没了兵器，没得耍弄了。弯一点儿说，就说你有一点儿不舒服，像是有病了。”

刺刺叫道：“你胡说！”

两人无话了。

刺刺看着天上的星星，她想起来那一天，方方与佛佛、磨磨三人找她，找她去坐那许顺的马车。许顺的马车像是穆王八骏，跑起来很快。许顺要他们去查一查那江湖怪事。

最后查出了肃杀，查出了许顺与肃杀的城垣一战。

她流泪了。

凤瞎子说道：“明明忘不了他，却偏偏嘴硬，你一见了他，把他扯过来，让他在你怀里赔不是，好不好？再说那人有什么好？他的耳朵也是方的，他的鼻子也是方的，他的脑袋也是方的。真个是怪……”肃秋坐着，她明白她明天得同她的敌手好好一斗，她再入那一间密室，看着那一张画像，对着她跪下，说道：“娘，我杀了他，还是他杀了我，都请娘饶恕我。我知道娘的心思，你不愿意让我与他动手。但他不该杀了我哥哥，

这件事就是娘在世，也不会算完。就算他是有理的，他也不该杀死我的哥哥。就从他杀死我哥哥这一件事儿上，我看他与娘的情份也就算完了……”她抬头看着那个画像上的姑娘，她说道：“娘，你听没听到？你听我说，你得听我说！”她絮絮而谈，一句句说下去，说得自己泪流满面。

夜已深了，米离忽地醒来了，他梦见了鱼漂儿，看到了鱼漂儿在他的眼前，他千遍万遍地呼叫鱼漂儿，她只不理他。鱼漂儿从来不曾不理他，他与鱼漂儿心心相印。他醒来时，看到他与许茹仙躺在大床上。他睡着了，什么时候入睡的？许茹仙睡得正香。

她的一只胳膊放在米离的身上。他轻轻拿开了那臂。莫非是这一条臂惊走了他的恶梦？他起身了。走出去，他看到了十四的圆月。十四的月亮已经很圆了。如果是一个饱经风霜的人，他一定会很满意十四的圆月了。他慢慢走出去。他的脚其实已经不那么瘸了，他走路的姿势很曼妙，在草地上划过，像一阵风。像他这样的人，走路不一定非得用脚。

他走到了那个府门前。他看到了远处有一个人，那个人正坐在府门前的台阶上。

他走近了，看得出，那个人正是肃秋。他不奇怪，说道：“你睡不着？”“睡不着，我梦见了她……”他知道那个“她”是谁，她也知道那个“她”是谁。两人坐在一处。他与她差了几十岁的年纪。

她说：“我想知道你与他都说了些什么？”他慢慢说：“他很自傲，不容我说话。到了后来，他想自尽，他便愿意死在我的手里……”她没生气，只是问：“他为什么愿意死在你的里？”

“不知道。”

也许他只是喜欢米离，也许是他认为死在别人手里不光彩。肃秋说道：“我与他在小时，总是在一起，他对我很好……”她哭了，哭得伤心。米离不语。她说道：“你可以不杀他的，你不杀他，他也活不下去，他病得太厉害了。”米离一叹道：“他一定会让别

人杀死他。在他眼里，只有我与苑九有资格可以杀死他。”肃秋看着他，说道：“我怕明天我无法对你出手……”他说：“为什么？”她轻声说：“我小时，娘一再对我说起你，她说你说得我心都活了。”

他一叹，又是一个米离，一个活在人心里的米离。他说：“我再也不是你娘的米离了。”她突地问他：“你真的喜欢她？她出卖了你，她还同那个和尚……”米离笑一笑，说道：“我知道，她有野心，我因为这个，才戴了一顶帽子。这是一顶绿帽子，你知道不知道绿帽子是什么意思？”她笑笑，但又觉得无法笑。

两人再无话说了。他说：“明天，我们便得好好动手。”肃秋笑笑，说道：“我会杀了你，替我娘杀了你，也替我哥哥杀了你。”米离说道：“好，但愿你能成功。”世上还有另外两个仇人，能如他们一般平心静气，在这里说着他们的生死么？米离走了，他走得飘忽。他来到一个小院子里。他对着静得出奇的院子说：“我要见‘伞’。”

忽地灯亮了，满院亮如白昼。

米离不觉得奇怪，他看到了“伞”。他说：“你要放了那个方方。”“伞”笑了：“你是大侠，但他可是你敌手的丈夫。他在我手，乱了她的心，你就能胜了。”米离再说：“你放了他。”“伞”说：“我不一定非得听你的。”米离笑笑，说道：“我从不要人非得听我的。但我告诉你，你一定得听。你看没看到我的绿帽子？”“伞”忽地大笑。米离说道：“你笑什么？”“伞”说道：“我看你像一个小丑。”米离说道：“你错了，我如果把这顶绿帽子给你戴，你像不像一个乌龟？”“伞”的脸色铁青，他说：“我没有一心惦念的女人。”米离说道：“你为什么不试一试，你试一试，只要你说一声不，我就让你的那个女人死在我的手里。”“伞”笑得很勉强，他说：“你说的是谁？”“杀人的花后。”“伞”忽地不语了。

米离说道：“你放了他，我不会顾你。”

米离说道：“给你一次机会，你明天也可能在我战后杀了我，但如果你不听我的，

我不等明天了，今夜的月亮也很圆……”

“伞”叹一口气，说道：“好啊，我依你。”

第六十一章 月圆之夜

十五的月亮总是圆的，如果这一夜风平平的，便没有一丝风，没有一点儿动静。整个城外都是静静的。狗坡，是一个有无数野狗的地方。从前的人都知道，狗坡不能有人，就是埋在这里的死尸，也是三五日便被那些狗从坟里刨出，生生吞吃了，它们啃剩下的骨头，丢得满地都是，更增添了这里的凄凉。这里的野狗今夜忽地不敢再叫了，它们看到了太多的人，它们对于它们的领地再也没那么大的把握了。

一只野狗不晓事，只是叫了几声。忽地有人说道：“这狗真不晓事，它不知道今夜这里得安静么？”突地飞起来一个人，他的身子在空中曼曼而飞，一抓抓住了那条野狗，他抓得那狗的脖子，抓得紧紧的，那狗想叫几声，也不曾叫得出来，只是哀哀几声，便死在当场了。所有的狗也知趣了，它们再也不敢叫了，只是吐着血红的舌头，盯着人。

黑黑的地上坐满了人，一个人说道：“想那一次城垣之战，在我还像是昨天。我看着肃杀与许顺两人一斗，再看米离米大侠与那肃杀一战。肃杀的本事真是不小，要是不与许顺斗得伤了，他说不定也不会输与米离大侠。”

另一个人说道：“我没见过那一场战，我只是听得人说，每听一回，恨不曾赶上那大战，能亲眼目睹那一场大战才好。”有人叹一声，说道：“今夜这一场战，便是那一场战事的继续。如果肃秋能胜得了米离，她便能称霸天下了。”有人说道：“上一次米离米大侠便心灰意懒，不愿意再管江湖事儿了，多亏有了一个许夫人，百般劝说，才让米大侠出山，再与这一个肃秋斗。看来江湖真的赖许夫人的不少力呵。”众人中有人说道：

“别声张，有人来了。”

果然来了人。是一辆车子，推车的人光艳万分，就是在夜里，看她也是美艳夺目。她是许茹仙，那车上推的就是米离了。米离到了眼前，许多人认得他，都站起来对他施礼。

人人叫他米大侠。他无一声答言，后来只是闷闷的一声：“我不是什么大侠，我也不是你们的朋友。”人都知道，自从他上次杀了肃杀，就声言他在江湖上再也没有朋友。人都不言。只是许茹仙对着众人笑，说道：“多谢诸位对我夫君的厚爱，茹仙只好来日补报了。”众人心下一热，心道：你就是大侠，又有什么了不起？看你的夫人，却比你更有人情味儿。

看看远处再来了人，这一看知道是来了那个肃秋。她的身后跟着那一高一矮两个老人，再跟着一群人。他们都是白衣白带，束带在头的。一群人居丧打扮，显是要报肃杀的血仇。

肃秋来到了眼前，她对着狗坡说道：“狗坡有狗，我如报得了仇，便以百条狗血淋米离的尸体，让他永世不得超生！”米离听了她的话，居然不动声色。看看远处再来了人，那是慕容怀与秀蕾儿，秀蕾儿是肃秋的人，她对着肃秋笑，说道：“姑娘，我与慕容公子来为你掠阵，但愿你能胜得这个假情假义的大侠。”正在说话，忽听得有人声轻啸，但见远处慢慢飞来了一群人，看着百色飘拂。近前一看，原来正是那百名侍姬，拥着一乘轿子，如飞而来。到了眼前，人都知道是苑九公子来了。众人都相告道：“苑九公子来了，苑九公子来了！”苑九从轿上下来，对米离一笑，再看着那肃秋，他忽地对肃秋说道：“肃姑娘，我有一句话劝你，不知你能不能听？”

众人听得苑九来插手此事，便都心里一肃：真的江湖上只有苑九才有此资格，才能插手此事，除了他，再也无人能理此事了。肃秋正在呆看着米离，她的眼里无恨无怨，只是看着米离。她应声道：“有什么话，请苑九公子讲好了。”苑九说道：“你与米离动

手，你会输。”

众人一声哄声齐起。有人不满苑九。不管人家输是赢，干你甚事？你来插手此事，算是什么？

但人都不敢再对他吐声。苑九的目光一扫，便无人再吱声了。苑九说道：“肃姑娘，如果你不与米离动手，你可以随我走。”

肃秋的心一愣，他说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是看中了么？她失声而笑了，她说道：“苑九公子，你不觉得你有一点儿可笑么？”苑九被她当众一句抢白，反是心头一震，心道：她是一个直性人，我的妻妾中没有像她一样的人，她的性子可爱极了。他此时反是更坚定了心思，他说道：“如果你死在他的手下，不如你随我去。”肃秋说道：“我不会随你去，你的女人太多了。”

众人突地再哄笑起来。苑九也不再说，只是一笑，坐在一旁的地上。他的女人都拥着他坐，坐满一圈。

肃秋说道：“月圆之夜，你杀死了我的哥哥……”米离说道：“是，他在月圆时，会犯病的。许顺看准了这一条，才想在月圆夜杀他。”肃秋的声音高了：“可许顺杀不了他，是你杀死的他！”米离说道：“不错。我只是杀了他，就是鱼漂儿在世，她也会杀了他的。”

肃秋叫道：“胡说，娘怎么会杀她自己的儿子？除非是你这种假模假样的大侠！”米离叹一口气，说道：“肃杀已死，不能复生，你有什么心思，对我说好了。”肃秋说道：“好，抬上来。”从人抬上来一个小小的台子，肃秋对着那台子跪下，她哭道：“娘，娘，你生下了我与哥哥，哥哥从小便有病，他不能活得像一个正常人。是你的那个米离，他杀死了我哥哥……”她哭了半天，米离只是望着月亮，他是不是在叹，人不能如月，有时过得圆满？肃秋站起来，她把一条白带子束在她的头上，说道：“米离，你死在我手下，我才心甘！”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这一声诅咒。肃秋正要与米离动手，忽地听到了米离的一声长叹，米离不动。肃秋大吼一声，她的身子飘飞起来。人如飘鸿，直射向那

米离。米离不动，他坐在椅子上不动。再一会儿，他还是不动。忽地，肃秋已是落在他的身前。叭地一掌，击在他的身上！

哇——，他吐血了。一口血箭直射向眼前。

眼前飘飞起一朵血花。

肃秋说道：“你动手啊，你怎么不出手？你出手，我要你拿出杀我哥哥的劲头来！”

米离看着她，忽地说：“我不该杀你哥哥，我更不能杀你……”他咳起来，他说道：“你哥哥是咳的，他真的咳……他咳得很难受……”因为肃杀是咳得厉害，他才不忍出手杀肃杀，但他不得不出手杀死肃杀，因为肃杀总是夜里出去奸人家的妻女。他必得杀死肃杀。

他笑着，说道：“我不会再杀死一个鱼漂儿的亲人。”忽地，许茹仙大声道：“米离，你是一个糊涂人，你不杀她，她会杀死你。你一死，江湖便会大乱。你看那个苑九，只是一个对女人垂涎的怪物。你不主江湖道义，还有谁能主持江湖道义？你快出手，杀了她！”众护花使者都跟着叫道：“米离大侠，杀了她，杀了她！”吼声震天。米离在这吼声里抬起了头。许茹仙忽地披散着头发，她执着一柄剑，说道：“米离，你从来不把我当人，你心里只有一个死人鱼漂儿，我跟着你也是一死，我不如死给你看！”她横颈自刎。忽地当地一声，那剑落地，原来是苑九远远出手，击落了她的剑。她披发叫道：“米离，你不杀她，我便自尽！”

肃秋正在此时，飞到了他眼前，她再出手，叭地击在米离的身上。

哗，只听得那椅子破碎，竟是半点儿也不容情。米离的身子如纸一般飞出，直落在远处。

肃秋大声叫道：“米离，你不出手，我就一直打死你！”

远处的人看着，全都看得惊心，原来以为他两人间会有一场大战，谁料得竟是肃秋一人直打，米离一直不还手？众人一直得索然无味，但又不能不看下去。

米离忽地朗声长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的眉头紧皱，他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支撑起来了。他坐在那里，哇地一声，直吐出一升多的血。他再不能纵横江湖了。肃秋看着他，她气得大叫：“米离，你不能活过这个月圆夜！我杀死了你，再到地狱去见我娘！”她飞身而起，直扑向米离。

忽地，漫天飞起了彩虹。所有的人都是苑九的侍妾。她们围住了米离。曲十六说道：“人之将死，其情也哀。世上还没有人能像米离，痴情如此，姑娘就放过他一回吧。”肃秋的眼里是泪，她说：“我放过他，谁放过我？”肃秋心里悲苦，她轻声唤着方方的名字，怕今生不得与他聚首。忽地米离说道：“曲姑娘，你让肃姑娘过来，我有话对她说。”肃秋不知道他要说什么，她走近了米离。她恨不恨米离，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童年最熟悉的名字，便是一个米离。那时的米离是一个死去的人，她的娘说着米离的名字时，那脸上总是有神采。只听得米离说道：“我让他放了方方……他自己走了，我要死了。我一死，你去找他，我告诉你截血止毒的法儿。”肃秋忽地泪流满面，她大吼道：“我不要知道，我不要你告诉我！”她叭叭打着米离。这几下打得很响。

众人一听得那响声，以为米离肯定会死了，不料得米离竟是无恙，他说道：“肃姑娘，你肯原谅我？”肃秋大叫道：“不，不，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死你，我不会饶过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她纵身远去了。

谁料得会有这场虚惊？不管怎么说，米离是败在了那肃秋的手下。

人正要散去，忽听得有人冷笑。那笑的人是“伞”，他身着一身黑衣，正站在米离的眼前。他说：“米离，你走不了，你得与我动手。”

众人哗然，米离受了重伤，怎么能与他动手？他此时出来，岂不是要杀害米离么？米离咳了半天，说道：“好，好，我便与你一战。”

他的眼放出光来，他必是与肃秋不能战，但与这个“伞”，他情愿一战。

“伞”忽地大笑，他说道：“米离，人家都说你是一个大侠，可谁看得出你这模样，

只是一条病狗？你戴一顶绿帽子，是你的老婆给你戴的，她偷了汉子，你没脸儿了，才戴了一顶绿帽子，是不是？”

米离大笑：“伞，你真是无趣，你看重的只是人的臭皮囊，我戴什么帽子，有什么要紧？人重其形，必是无用。你不与我动手，已是输了。”

“伞”忽说道：“米离，休再说项，我们只是手下见高低好了。”

米离说声好。两人对峙。

忽地他们的眼前多了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是许茹仙。她说道：“伞，你要杀人，必得先杀我。”

她屹立在“伞”的面前。

第六十二章 救你的人是敌人

“伞”很想出手，但他看着许茹仙，实在不能动手。要知道，当着这许多的人，要他一掌击杀许茹仙，他还不能。许茹仙说道：“米离，尽管你对我不那么好，我还是情愿为你而死。”那些护花使者一个个义愤填膺，恨不能出头替许茹仙去死，他们心道：看许夫人这等豪气，就是男子须眉，也是愧煞。像米离那样的大侠，也有对不住许夫人处，何况他人？

此时许茹仙若是登高一呼，怕不有百十人齐声应她？“伞”喝道：“让开，不然你就是一死！”许茹仙笑道：“你以为我来做什么？只求一死而已！”她冷笑看着“伞”。

“伞”知道此时是他的机会。哇——，米离再吐出一口血。许茹仙回头，她的目光好是温柔，她说：“米离，我们回家，好不好？”米离正在大喘，听得她说，便点头。他不愿意在这里丢人，他这样子不愿意让世人看见。

“伞”忽地飞起来，他的身子在空中折了几折，叫道：“米离，别走！”叭——，一声击掌，原来有人接了他一掌。细看，那人正是曲十六。

“伞”大声说道：“苑九，我听得你上一代人说设过誓，苑九不理俗事。你说誓算不算数？”曲十六说道：“公子的誓言是公子的誓言，我们可以对你出手。”“伞”冷笑，说道：“原来是这样，好，好，我便来对付你们便了。”忽地，从人群里袅袅走出一个女人，她笑对着曲十六说道：“曲姐姐，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曲十六有些疑惑，说道：“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

秀蕾儿笑笑，说道：“这是我们姐妹的私房话，怎么能对人说？”

她凑在曲十六的耳旁，轻轻说了一句：“老苍头。”曲十六忽地呆了。她没料得会在这里遇上那个姑娘，她也没想到那个老苍头会是秀蕾儿。秀蕾儿救过她们几姐妹的命。她来做什么，要她报恩么？

秀蕾儿轻声说道：“你得走了，你答应过我的。”曲十六的脸色忽地苍白。她回头对着方十八说道：“十八妹，我们走！”

所有的苑九公子的侍妾都是心惊，她们知道，此时要撤走，无疑是要米离的命。但曲十六是一个很精细的人，她说走，怎么能不走？苑九看着曲十六，说道：“十六妹，你说要走？”

曲十六说道：“不得不走，走！”

苑九像来时一般，风一般刮走了，再无踪影。

“伞”忽地哈哈大笑，他扬头笑道：“许茹仙，你完了，你的人再也对付不了我。我要杀尽你的人，再让你死在我眼前。”

米离叹气道：“茹仙，你走好了。”

许茹仙笑笑，说道：“我一嫁与你，便是嫁与了江湖。我怎么能独一个人走？我就是活下去，没了你，我还有什么乐趣？我不走！”那些护花使者此时更是气壮，他们一

个个热血沸腾，心道：原来江湖正义，却在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手里。我们怎么才能不济，也不会不如她。我们不保护她，还有谁能保护她？他们一拥而上，把米离与许茹仙护起来。米离大声说道：“你们快走开，你们决不是他对手……”但他的声音太小了，他压不住那些护花使者的狂呼。他们齐声而喝：“誓死保护许夫人！誓死保护米侠！”

“伞”发动了！一把伞，撑持了半边天。哗，像是卷起了千堆雪。一扫过去，哇哇吐血的便有了几人。有一个护花使者的肠子淌出来了，他叫道：“许夫人，我不能……不能……”他的手扯住了许茹仙，他像是一扯住了许夫人，他的疼便少了许多。许茹仙看着他，眼里满是笑意，她说道：“米大侠与我都很感谢你……”那人手渐渐松开了，他说：“我不能帮……我恨不能……”那人至死时，犹自在恨他不能帮许茹仙，不能帮许夫人。米离看着那血溅，忽地一声，血溅到了他的脸上。一腔血溅在他的脸上，一脸血腥。

他叫道：“茹仙，茹仙，你叫他们……走……”许茹仙像是听不见，她兀自在微笑，对着他的护花使者微笑。她明白，只要她对他们微笑，他们便会为她献出性命。吼声、冲击声、刀枪刺入人体内的惨叫声。“伞”如今是肆无忌惮了，他的手下死了许多人。那些护花使者毕竟都是血肉之躯，他们此时才隐隐知道，他们的本事不足以保护自己，还怎么护花？看的人也惊叫声声。看来那死亡十分惨烈，让看的人也惨不忍睹。

“伞”怪叫声声，他喝道：“挡我者死！”

叭叭一连扔出去几个人。他扔出去的人都莫名其妙变成了死尸。他冲到了许茹仙的面前。

他喝道：“许茹仙，你不是盼着米离死么？你让开，我便杀了他！”许茹仙笑笑，这笑虽是苦笑，但也笑得十分有情，她说道：“我愿与他死在一处，你要杀死他，先杀死我好了。”

“伞”大声道：“杀！”这一伞力重千钧！许茹仙心内一阵悲凉，心道：完了，我完了，只是我不曾得志，心里终是不能释然……她正静等着那伞击落，忽地有人清声说道：

“有我在，不可杀人！”

他是谁？是谁敢出手拦那“伞”？她睁开了眼，看到了那人。

这是一个想不到的人。是那个亦疯亦醒的慕容怀。他此时不疯了，他的手里握着一柄小刀，一柄小小的刀。慕容怀笑道：“伞，你休要猖狂，有我慕容怀在，你怎么能滥杀人？”那“伞”大笑，说道：“我早就知道你是装疯卖傻，你是米离的世家好友，你怎么会不顾这个难兄？我看你失算了……”从慕容怀的身后出来了秀蕾儿，她对着慕容怀说道：“慕容公子，我对不住你了。”

慕容怀说道：“也没什么对不住，你不就是‘伞’的三妹么？”

秀蕾儿失声而笑：“好，真个是好，原来一切都是明的，还弄得那么神秘做什么？谁不知道谁？你既是米离的好友，你来就是了。”

秀蕾儿与“伞”站在一处。

秀蕾儿看着慕容怀，突然说道：“慕容怀，你装疯是假，但你爱惜你那些雕像却是真的。我告诉你，你那些雕像被我弄来了。”

她一回头，叫道：“快弄上来！”

出现了许多的人，原来他们就混在那些来看热闹的人群中。他们的手里忽地拿出了许多的雕像。慕容怀一看，便知道他那些爱惜若性命的雕像都落入了那秀蕾儿的手里。他怒骂道：“贱货，你敢如此！”

秀蕾儿笑道：“你从来不曾叫我贱货，今天一叫，果然有些情意。”她不在乎慕容怀的怒骂，竟是理也不理他。她再对那些人道：“我说过的话，你们都照办了么？”

那些人一齐哄叫道：“依姑娘的主意办了！”秀蕾儿假作吃惊道：“你们都照办了？那么你们真的把那些雕像都浇上了油？我一声令下，你们便可以把那些雕像都烧个精光？”那些人齐声叫道：“是！”

慕容怀大声叫道：“秀蕾儿，你想做什么？”秀蕾儿悠然道：“也不想做什么，只是

求你慕容公子别管这里的事儿，让我大哥与米离一战。”慕容怀大声及道：“不行！米离已受重伤，你想趁火打劫，那是不行！”秀蕾儿说道：“是么？烧！”

忽刺刺地烧着一个雕像。

秀蕾儿说道：“这一具雕像是慕容公子的宝贝，她是本朝的李师师，你看她的美貌，确非一般人能比的。”忽刺刺烧着的，像是慕容怀的心。他叫道：“烧了我的雕像，烧了我的雕像！”他怒冲向秀蕾儿。但他被那“伞”接住了。两人风快地出手，一柄小刀、一把伞打得难解难分。

那秀蕾儿怕事儿有变，便叫道：“大哥，你让开，我与慕容公子说话。”

“伞”跳开，让她对着慕容怀。

秀蕾儿说道：“慕容公子，你受苦了。只是我看你还是别与我大哥为难的好。不然你所有雕像都得付之一炬。”慕容怀沉声道：“我让你烧。我要是抓住了你，便把你点一把火，烧成天灯。”

那秀蕾儿笑了，她媚笑道：“不会吧，你说过你喜欢我的。你喜欢那个肃秋姑娘，但人家嫁了人了。你狗咬尿孵空欢喜。是不是？我看你还是放过我大哥，让他与米离动手，我把这些雕像给你。”慕容怀大声道：“你烧吧，我不会放过你。”

眼看着秀蕾儿的一计不能得施，忽听得有人说道：“你去对付那个慕容怀，我来对付米离，不是也行么？”

从众人中走出了两个人。众人一看这两人，不由得吓得噤若寒蝉。一男一女。

女人还可，那个男人可是一个难惹的角色，他是当今天下少有的高手凤瞎子。刺刺说道：“秀蕾儿，你用了那么多的计，还不能杀死米离，真是一个笨蛋。你看我的本事……”她走上来，对着米离说道：“米离，你活着，在那个许茹仙的身旁，活得一定很累，是不是？”米离看她一眼，不语。刺刺大声道：“她一味儿假仁假义，你一定受不了。你得装作傻子，还不是傻子，这事儿让你难受，对不对？”米离索性不看她。刺刺说道：

“天下要是没有你这样的大侠，不知要多平静。你活着有什么意思？你不如去找鱼漂儿，好不好？”

米离突然抬起头来，他对着刺刺说道：“好，你说得好。”

他拿下了那一顶绿帽子，看着它，笑，说道：“我不如一死……”哇地，他再吐一口鲜血。

刺刺说得米离的脸一会儿白，一会儿青，他被刺刺说到了痛处，心里万念俱灰，心道：原来我真的是活着不如死。从前是我的时代，我是那个时候的人。那时的人一听说大侠米离，看到了我那匹骏马“狗东西”，便欢呼跳跃，像是看到了亲人。可我是过了时的人物了。她说得对，我死得过了……他慢慢抬起了他的手，他想自尽。他的眼前晃着的，是那个笑咪咪的鱼漂儿，他只要找到了鱼漂儿，他的苦恼便结束了。

有人叫了一声：“不可！”这一叫叫怔了米离。是一个男人的叫声。那男人是谁？他看到了，那人是一个刚刚从人群里走出来的男人，他的脸上有笑意，他的头是方方的，他的嘴是方方的，他的耳朵也是方方的。他是方方。米离认得他，他是方方。他有什么话要说？

第六十三章 克星

刺刺料不到会在这里这里遇上方方。她心道：就是你来了，能有什么本事？我擎着你就是。方方看着米离，忽地一叹，说道：“你活得太累，是不是？”米离点点头，他的眼里都是疲惫。

方方说道：“你像是心上有一点儿压力，沉甸甸的，对不对？”米离说对。方方笑了，他说道：“你以为你杀死了肃杀，是不是？”米离沉声说：“我是杀死了他。”

方方拍手大笑，说道：“你错了，你错了。”米离看着他，声音沉沉地问：“我错在哪里？”方方说道：“你没杀死肃杀，他是自己杀死自己的。”方方侃侃而谈，他说道：

“肃杀最后说了一句话，不知道你听没听到？”米离在沉思，他说：“他说了什么？他怎么说？”方方说道：“他说，他其实很喜欢你。”米离的身子一震，他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正因为肃杀很喜欢他，正因为肃杀不愿意死，他才内疚。方方说道：“他的身子很不好，他不愿意死在别人手里，他才找到了你。他很自私，让你杀死他，他最后是笑着死的，你知道不知道？”米离知道。但他一直以为肃杀是自傲，不愿意让我看到他的痛苦，才笑着而死。他哪里知道肃杀是快意而去？

他恍然有所悟。方方说道：“人家拿你当玩物，你却不在乎。你不是圣人，不是大侠，却是一个不能玩的人。你怎么能给他们玩？要是你这样子让鱼漂儿看到了，她会怎么看你？”他慢慢说：“她会怎么看我？”方方笑道：“她看不起你啊。她会看不起你，她会很生气，她失望时，会落泪……”米离沉声道：“她从不流泪。”方方心一紧：哎呀，说错了。但说错了也得说，一定得让他听自己的。方方说道：“她从未落泪，但她一定会为你落泪……”米离抬起头，他说：“谢谢你，我不会让鱼漂儿落泪。”刺刺此时忽地知道了，她是一个大傻瓜。平时她与方方在一起，像是她回回出主意，但每一次都只不过是她说出了方方的主意而已。她是一个大傻瓜。她斗不过方方。她叫道：“米离，你不能听他的，你得自尽，你再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米离看着她，突然说：“我得活着，我不能让鱼漂儿落泪。”

方方笑了，他对着刺刺挤眼。他对刺刺说道：“我不能管你的事儿，你是我的老婆，虽是你不要我了，可我还是不能忘你。”刺刺心一热，眼一酸，她恨声道：“方大脑袋，我恨死你了！”方方大声说道：“不对，不对，你只能说老公，我恨你。不能说恨死了，哪里有恨老公恨死了的，分明是有些夸大……”凤瞎子忽地一啸。听得他啸声，众人的耳鼓不禁受不住了，有人叫着，弯下身子去捂着耳朵。

凤瞎子大声道：“还有什么话说？我径直去取米离的性命就是了。”他走过去，说道：“米离，你怕死也不行了，我要杀了你！”众人忽地看到了，那个坐在椅子上的米离忽地站起来了，他直咳，但他的脸色奇迹似地好看些了，他说道：“凤夏之，你还是不要对我出手，不然你会后悔。”凤瞎子是一个性躁之人，他怒道：“你是百足之虫，死也不僵。你想再活下去，难了！”叭叭叭，他连出了三掌。这三掌是他毕生功力所聚，一出掌后，他便想得到米离的惨状，他一定得大大吐血，死在当场。但他忽地感到有巨大的内力从米离的手上传出，他挺不住，蹬蹬地退了几步。

他不曾杀死米离。哗——，众人中，哄出一阵好声。凤瞎子的脸就挂不住了，他厉声道：“好，我再来！”他冲过去，一直给了米离三拳，再来上两掌。这一下，使尽了他浑身的气力。想不到米离又接下来了。方方叫道：“好啊，好啊，真个是好啊。”刺刺的心头肉疼，想不到她会败在方方的手下。她心头气苦。方方看出了她的心意，对她说道：“刺刺，平素我一直败给你，你也败一回给我。我们是谁与谁……”刺刺哇地哭起来，她叫道：“谁与你是……”她冲出去，跑了。方方也跑着，叫道：“刺刺，刺刺……”

他直追刺刺去了。

秀蕾儿与那“伞”看着慕容怀，他们也知这一回不能得便宜了。秀蕾儿说道：“慕容怀，你要你的雕像，就来找我。我再好好与你亲热啊。”他们也走了。

狗坡的夜没了，天已经渐渐亮了。许茹仙说道：“米离，我推着你，回家去，好不好？”米离头一回很快地回答了她的话，他说道：“好。”

苑九坐在轿子里，他慢慢叫了一声：“停！”轿子停在了坡上。苑九说道：“十六妹，我一向看你行事谨慎，只是这一回我不明白了。眼看着米离要出事，你怎么能走？”曲十六说道：“那一回救我们的是那个秀蕾儿，她当时说她是‘老苍头’，要我们再见她时报恩。我听得她说出了那三个字，只好一走。”苑九说道：“只怕米离会死在他们手下。”曲十六说道：“依妾看来，他不会死。那众人中，有两个人在，他就不会死。”谁？曲十

六说道：“一个是那个慕容怀公子，他盯着米离，从始至终，不曾离开他的脸。他一定很关注米离。”苑九说道：“他是疯子.....”曲十六说道：“疯子能对一切都看得那么明白么？再说，他的手里始终都握着那一柄小刀.....”苑九哦了一声，他明白了。那另一个人是谁？曲十六笑道：“那个人公子更熟悉，他是那个大脑袋方方。”苑九笑了，他说：“方方没什么本事。”

曲十六也笑：“但有一个人有本事，她是方方的那个老婆刺刺。她的身后还有一个瞎子。”苑九公子也动容了：“凤瞎子？”曲十六说道：“对，就是凤瞎子。有她们两个在，方方就有用了。”众姐妹不知她说得是什么意思。苑九想了一想，说道：“果然不错，你算定了，他们最后一定会散伙？”曲十六说道：“这样妾才叫众姐妹走的。”苑九说道：“好！”苑九从来不说谁好，众姐妹很妒忌地想：看来十六妹要得宠了。

狗坡的人慢慢走光了，只有几个人在那里睡着，他们是丐帮的人，他们看得太累了，只是在人走光了后，才睡着。

曲十六的话在苑九的心里琢磨：看来，刺刺是那许茹仙的克星。但方方是刺刺的克星。那个“伞”是米离的克星，可方方是那个“伞”的克星。如是方方能让那凤瞎子对“伞”出手，他们的胜负真是难分。苑九说道：“我们可以不管他们的事儿了，我们回自己的祖莹去。”所有的侍妾都露出了笑容。回祖莹，就是说她们可以同苑九公子好好地空中交媾了，她们能得到那种最高的快乐。她们也可以学到苑九公子在一死后得到的奇异武功。

许茹仙把米离推到了家。她直接往那洞里推米离。米离喊住了她。“你别把我再推到那洞里.....”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他又有了新的古怪主意？许茹仙冷冷看他。看得米离心也酸，他说道：“你把我直接推到你的卧室去。”这声音很轻，但许茹仙听来像是打雷一般，不相信她自己的耳朵。可米离明明是说的这话。她笑了，她的笑脸上带泪。她的脚步变了，变得很轻快了。她的心怦怦跳，她得更快地推。她像一只小小的快

乐的老鼠，她不能让别的人看到她的快乐.....。

屋内静悄悄的，她吮着米离这男人，她的嘴再也不说了。他忽地问道：“你一向爱说.....你一向总是对我说话，这一回怎么不说了？”她哭了，她说：“我不得不说，因为你不喜欢我，我就多说话，让你喜欢。你不喜欢说话多的女人，我也知道。但我从前没办法，我怕你不喜欢我，我只是对你笑，对你多说话.....”他用一只手来搂着许茹仙，他搂得很紧，搂出她一声声呻吟来。

屋外的年轻后生们有些纳闷了，夫人怎么不出来了？过了好几天，她才静悄悄走出门来，呆呆看着院子里的花，忽地对看门的护花使者说道：“你们把这院子里的花都除去吧。”她是怎么了，她的脸上怎么有一种疲惫，一种懒懒的疲惫？她再也不愿意对护花使者笑了。

慕容怀看着秀蕾儿，她想不到会在这里看到她。她说：“慕容公子，对不起.....”他的脸色很难看，他冷冷道：“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我从前便知道你是‘伞’的人，我也没对不起你.....可你.....”她再说一句：“对不起.....”两人相望。秀蕾儿忽地说道：

“慕容公子，我真的对你有好感，可我是‘伞’的三妹，我不能对不住我的兄弟。他们都死了.....”慕容怀叹了一口气，他说道：“我知道。”秀蕾儿说道：“我只好烧了你的一具雕像，因为大哥不听我的。这些都是你的宝贝，我把它们送回来了。慕容怀看着那些雕像，两人再也无话了。秀蕾儿说道：“慕容公子，我知道如何去劝肃姑娘，让她愿意请你画像。”慕容怀看着她，不知道如何会有这一说。她说：“我给他吃的真是毒药，这里是解药。”她拿出了解药。他看着秀蕾儿。她说：“虽是这样不好，但只有这一个法儿了，你为什么不试一试？”慕容怀假装不看她，他怕他自己流眼泪。他知道他的心很弱，很愿意流眼泪，尤其是他激动的时候。秀蕾儿轻轻把那药放在桌上，她慢慢走着，真的要回去了。她要走了，再说一句话：“慕容公子，你有一点儿病，当你神志不清时，千万记着别出门去.....”她走了，飘飘若鬼，一直飘荡出去。他呆坐在那桌旁，

一动不动。直到了天黑时，他也不动一下，比他那些雕像更像是木头。

第六十四章 两个老婆争丈夫

方方遇上了麻烦，他一追，那刺刺便没了。他正看到了凤瞎子，凤瞎子叫道：“你再来追刺刺，我宰了你！”

方方大声道：“我追我自己的老婆，你管什么闲事？”

那凤瞎子恶狠狠地叫道：“她不是你老婆了。”

方方笑道：“她不是你老婆，你管她做什么？”

凤瞎子恨道：“你个王八蛋，你以为你聪明，我就不会宰了你？！”

他抓起了方方，想一把摔在地上。这一摔定会把他摔成肉饼。

方方大叫起来：“刺刺救命！”

他知道刺刺一定會在附近。

凤瞎子大声道：“你再叫，她也不会理你。”

方方说道：“那哪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说我与刺刺，是不是比海还深？”

凤瞎子大怒，说道：“你和我来这一套，我可不听你！”

他就要一摔。忽听得一阵咳嗽声。凤瞎子顿时像是瘪了气的球一般，他叫道：“什么时候不好咳，早不咳晚不咳，你这时咳个什么劲儿呢？”

眼前出来了刺刺。她说：“放下他吧。”

凤瞎子嘟哝道：“女人都是怪，没事儿劲上来，等你真办时，她变了主意了。”

方方说道：“不怪不怪，她是我的老婆，我最知道她了。”

刺刺的心一热，眼泪便要再出来了。方方说道：“刺刺，你别走，我有话对你说！”

刺刺大声道：“你有什么话对我说，你有新妻子，我算个什么？”

方方说道：“衣不如新，人不如旧，这是有数的。”

忽地有人应声了：“是么，真的是人不如旧么？我算是新还是旧？”

方方一回头，暗暗叫苦。他心道：要是来一个，我方方还能巧舌如簧，几句好话把她胡弄过去。可两个一齐来，要我怎么是好？凤瞎子站一旁，大声道：“那个刁货来了，你要是不愿意见她，我把她赶走。”

刺刺说道：“我愿意见不愿意见有什么用，人家有人乐意见就行。”

凤瞎子大声道：“他再愿意见，我把她杀了。”

肃秋笑一笑，说道：“就凭你，你也能杀得了我？”

方方看着她两人都在这里，顿时语塞，他说不出话来。刺刺说道：“我从前有一个老公，他最能说了，巧舌如八哥。你嫁人时千万别选那样的人。”

肃秋笑笑，说道：“是么？我有一个老公，他心疼我，我对他说的话多，他说得就没有我多了。”

刺刺冷笑道：“是么，怪不得，原来有人宠他。方方，你忘情那么快，你死也活该。”

刺刺看着方方，她说话时很绝情，但她的声音也有些抖。

肃秋笑笑，说道：“你要不要也像那个许茹仙，给你的老公戴上一顶绿帽子？”

刺刺大笑，说道：“我早就给他准备好了。我如今也有了心上人……”方方叫道：“刺刺，你休胡说！”

刺刺大声道：“你以为你是谁？你一个其貌不扬的方脑袋，连耳朵都是方的，我们从前是瞎了眼，看上了你。”

凤瞎子叹道：“女人一看到了男人，说上几句好话，全都变成了瞎子。”

刺刺叫道：“我与你一刀两断。”

她起身要走。肃秋说道：“刺刺！”

她站住了，气虎虎地看着肃秋。肃秋未语先是脸红，她说：“刺刺，你能不能救他，他中了毒……”刺刺笑讥她：“你是他的新婚妻子，你能救他啊。我看到了，米离不是还教你截血止毒的法儿么？你救他啊。”

她回头对着凤瞎子说道：“你走不走啊，我可是得走了。”

肃秋说道：“刺刺，你也该体贴他……他没了两个妻子，心里恨许茹仙，他便想一心报仇。你不帮他，反是气他，他怎么会对你好？”

刺刺大声道：“你对他好，他就会对我好了，是不是？你好体贴啊，体贴到一块去了。一个方大脑袋有什么好？这么多的贱人去抢，我再也不要他了，你愿意要，归你算了，从此我当没有他这个人！”

刺刺夺路欲走。

肃秋说道：“你说话算话？”

刺刺气道：“当然。”

肃秋凛然道：“那好。”

她拿出一柄剑来，说道：“我与你发誓，从今我一心为他而死。从今你再不得理他，就是他到了天边，你也不与他说上一句话。”

方方呆若木鸡。他心里知道，也心里直门叫苦：若是两个女人一齐争你，你只有认倒霉了。

刺刺看着肃秋，心里忽地酸酸的，她叫道：“我为什么要叫你得意？你的老公也是我老公，我为什么要不理他？我要天天找他，我要天天气他。我要他气死。我要他再也沒快乐，我要他那条舌头再一见了我，就吐不出话来。你看有多好！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是我的什么人？”

肃秋说道：“我是你妹妹。”

说完这一句，肃秋也脸红了。刺刺一愣，她不料得肃秋会说出这话来。肃秋说道：“我是一个很自傲的女人，我自信我从来不会向人低头。但我对你低一回头，我劝你对方方好一点儿，不然他必是一死。要是他死了，你的心里未必好受。你何苦自戕？”

刺刺说道：“我不像你，你多有本事，能得一个新人，我只是得个臭狗屎！”

肃秋叹道：“你再说他坏，他也是你老公，你何必糟蹋你自己？”

刺刺哭了，说道：“你不走，我得走了。”

方方眼睁睁地看着她走，看着她与凤瞎子走了。远远地听得她唱：“从来青灯古佛，不算人场算道场。不必白忙，总有伤心处，痛断人肠。到头来，苦一场，痛一场，方才到天光。”

肃秋说道：“方方，我们走吧。”

蓦地，有人说话了，那人是慕容怀，他的眼睛正盯着肃秋，他说道：“肃姑娘，我能不能与你借一步说话？”

肃秋见他来，犹豫一下。此时的肃秋已经是方方的妻子了，自是不愿意再与他到一旁说话。慕容怀说道：“姑娘如果能借一步说话，我便能让姑娘得一个意外惊喜。”

肃秋是一个聪明人，她心道：原来是他与那秀蕾儿一同给方方下毒的。说不定他是能解得了方方的毒。她笑笑，说道：“方方，你等一等我，好不好？”

方方说道：“好啊，我就等你。”

慕容怀带着肃秋到了一旁，他说道：“肃姑娘，我知道我有事麻烦你，那太不该，我也知道你已经同方方成亲了。”

肃秋笑笑，说道：“慕容公子，你要我来，便是说这些么？”

慕容怀看着她，忽地说道：“我要你来，我要为你雕像。”

一阵沉默。慕容怀怕肃秋不答应，他说：“我不会动你的，我只是雕你的像，我相信自古以来，也没有人能像姑娘你那样，是一个玉洁冰清的女孩儿。你不雕出画像来，岂

不是可惜？再说，你成亲久了，自会发生变化，再也不会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肃秋说道：“我不愿意让你雕像。”

她转身欲走。慕容怀忽地叫她：“肃姑娘！”

她回头，看到了他手里的一粒药。

那是能解得了方方身毒的解药。慕容怀大声道：“肃姑娘，你要答应我，这里是解药。”

旭秋看着他，说道：“你不觉得这很卑鄙么？”

慕容怀大喝道：“这有什么卑鄙，我就是要你做我的画像，我也不要你做我的老婆。我是一个男人，但我是一个巧匠，我要你做的，无愧天地，我有什么怕处？！”

肃秋看着他，说道：“你已知道，我从大侠米离那里得了一个解毒法儿。”

慕容怀说道：“方方没那功力，只怕你一做，他就得死。”

肃秋不动声色，但她心内也在思忖：方方的功力不足，也许真的会在解毒时失血过多，那样岂不是对他大有伤损？如果他真的有损伤，我怎么办？她的脸红上一红，她说道：“你愿意只雕我的像？”

慕容怀看她说话，像是有转机，他大喜道：“我决不食言。”

肃秋心里知道，他从来雕人，都是摸过那人的身体，再雕她的骨骼，竟能雕得神灵活现，百无一失的。她心道：“为了救方方，我也顾不得了，只要我救了他，我有什么不能丢弃的。”

她说：“好，我便跟你去。只是你得把那药给我。”

慕容怀刚想递与她药，忽地变了主意，他说道：“对不住，肃姑娘，我不是你的对手。你要是得了药，我便不妙了。如果你改了主意，我便吞了这药，宁可死在你的眼前。”

肃秋到了方方面前，她说道：“方方，我有一件事，急需去办，你能不能在哪里等我一等？”

方方看着她，此时恨不能搂着她，与她急急亲热，他说道：“肃秋，我不能没你，你还是跟我走吧。”

他想说他没几日了，但一想从前也不曾对肃秋细说此事，一说出来，反是显得他不大度，不如不对她说，能欢悦几时就欢悦几时好了。肃秋说道：“你到我的府内去等我，我只要一日，便可以回来了。好不好？到了那时，我们再也不分开，永远都在一起。”

方方听得她说，心里甜甜的，他心道：得了一个知己，才知道女人不必对男人都是厉害，原来天下也有像肃秋这般的温柔女子。他说道：“我去你那府里等你。”

肃秋对那一高一矮两人说道：“我有急事，去一天便归。方方公子要你们保护他，千万不可出了闪失。”

两人应命，带着方方而去。

肃秋说道：“好，慕容怀，我跟你去。”

此时的肃秋，对慕容怀再也没了好感，一想毕竟是挟胁她，要她去雕像。她的心里十分气愤，但又无奈，她说道：“到你的老巢去吧，你要快一点儿。”

慕容怀大喜过望，他说道：“好，好，我快，我快！”

第六十五章 婚床

喜气洋洋，院子里到处都是张着的灯，结束的彩。

人都喜气洋洋，自从被人袭击后，“伞”的院子里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喜气的时候。

“伞”披红挂彩，喝唤着下人把那堂前布置好，再呼唤所有的人都来堂前，他说道：“我与三妹从来都是忙碌，向来不曾把自己的事儿挂在心上。

如今看看也是年纪大了，便惦念着成亲了。

我与三妹成亲，还得众位兄弟多多照应。”

众人一迭声称好，对他说道：“大哥的喜事，便是我们家族的喜事，我们家今后的兴旺全在大哥身上。”

一个老者说道：“这几年多亏你了，里里外外忙乎着，才让我们家族有这等兴旺景象，你成亲，我们真得好好喝几杯。”

更有人大声豪气地叫道：“什么喝几杯？我们是一醉方休啊！”

“对，对，一醉方休！”

堂上结束，众人簇拥，从后堂拥上来了新娘。

女人便唱：“天光光，喜洋洋，新人来拜堂。

喜一场，亲一场，多是情人场。

明日天再亮，丫头脸光光。

笑一回，梦一回，从此人成双。”

从后堂出来的女人推着扯着新人的衣襟，她们笑着，闹着，把新人的心闹得热哄哄。

“伞”看着她，她是“伞”的三妹，她是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终于到了入洞房的时候，众人都散去，只剩下了他们两人。

他说：“三妹，我终于能娶你了。”

她说：“大哥，你莫后悔，三妹是一朵残花，从前给男人凌辱过的。”

他掩住了她的嘴。

她为“伞”，为了大家，才情愿去做那妓楼名妓的，他怎么能怪她？她轻轻对他说：

“大哥，从今起，我陪着你，今生今世不再分离。”

两人相拥着，躺在床上。

他长吁了一口气，说道：“三妹，我在睡梦里天天有……”她不语。

她想念的人就是大哥，在她的心里，从前最好的男人便是大哥。

她怕大哥，也敬佩大哥。

她也不知道大哥喜欢她，直到了有一天，她在自己的房里哭泣，大哥突然进来看她.....那一天后，他才对她好起来。

她怕大哥会不喜欢她了。

但今天这怕再也不会有了，她是他的妻子了。

他们的床很大，他躺在床上，说道：“三妹，你搂着我。”

她就轻轻搂着大哥，她知道他是她的丈夫了，但她仍是把他当成大哥。

因为她小时，他就是“伞”这一组织的大哥了。

他轻轻地抚摸着她，他说：“三妹，我有了你，今后就更有劲儿了。”

她明白。

他突然轻声对她说：“三妹，我能不能为你脱衣？”

她蓦地脸红了，她竟能那么羞涩，让他的心狂跳不已，她低声道：“大哥，我自己.....”
她很羞涩，慢慢脱衣。

她又是一个面向墙壁，干唤不一回的新人了。

她几回有过这经历？她从未有过这羞涩。

她从未这么正视过她自己。

她觉得她是很干净的，她从此就干净了。

男人的手是狂热的手，他呼唤着她的自觉。

她渐渐入彀了，渐渐忘了她自己。

她要睡着了，她的声音甜浓如蜜：“我要睡了，你别放开我，你搂我.....”她听着有人在叫喊，听得那是“伞”的堂口在叫人。

她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要呼人？今天是我与大哥的好日子，别叫大哥出去，别叫他出去，有什么事儿明日去，不好么？她扯住了“伞”，说道：“你不能走！”

男人的手扯住了她。

那手像是在呼唤她。

她弄得太累了，男人有无穷的欲望，她也再站不起来了。

忽地，她睁开了眼。

她看到了“伞”的眼睛，他的眼里有悲伤。

她说：“你怎么了？”

他说：“上堂！”

她清醒了，她知道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说，不然不会在她大喜的日子，“伞”的人都上堂去说话。

她起身了，她想梳洗。

他说：“不必了。”

他轻轻带着她，他轻轻地爱怜地搂着她的腰，一直走到了堂上。

“伞”坐上了最高的座位，他倨坐在那里，不动。

听得堂主说道：“今日开堂，是想说说我们‘伞’的仇恨。

自从与那许茹仙、肃秋、米离为仇，折了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二哥、四哥、六弟都死了。

我们得为他们报仇！”

众人吼道：“报仇，报仇！”

秀蕾儿看着众兄弟，她的眼睛也潮湿了，她知道那些死去的兄弟一定含冤九泉，等着他们报仇。

堂主举起了手，众人的吼叫声渐息。

他再说道：“可我们的兄弟也有人报仇不力，行事不公。

我们得上行香堂，议她的过失。”

众人的眼睛都盯着她，她是秀蕾儿。

这眼光很可怕。

她不知所措，她看着大哥，但大哥恍如陌人，他低着头，不敢看她。

秀蕾儿说道：“不知道堂主有什么话说？”

堂主说道：“三妹，你是我们的三妹，只是你在行事时，心慈手软，一意养奸，致使肃秋能胜，使我们的人败北。”

秀蕾儿心道：是了，他说得对，我对肃秋是一厢情愿，我自从看她时，就以为她是一个男人，对他情有独钟。

那时的我根本不会想着大哥，也不会想着“伞”，他说得对.....她一抬头，看到了堂主的厉锐目光。

堂主说道：“三妹，你可是心服？”

她长吁道：“我心服。”

她没杀了肃秋，使肃秋险些杀了“伞”的所有人。

堂主再说道：“你能杀那个方方，使那刺刺更恨肃秋，使那个刺刺带着凤瞎子恨毒许茹仙，与米离为仇，这本是一箭双雕之计，可是你突地变了主意，把那解药给了人，是不是？”

她突然笑了，她此时的心胸好是开扩，一点儿也不后悔。

堂主问她：“你知罪么？”

“知罪。”

“你后悔不悔？”

她笑笑：“不悔。”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她的话。

堂主的脸突然变了，变得狰狞起来，他恶声恶气地问：“你真的不后悔？”

她笑笑，说道：“不后悔。”

堂主的话突地变得尖刻起来：“你与那个慕容怀在一起，你真心与他亲热，是不是？”

她看着那个堂主，他长得恶模恶样，心道：原来“伞”也有这等的人。

她看到大哥似乎在欠身，对她的答话很着急。

但他是大哥，“伞”又是一向以严格著称，他无法救助她。

堂主说道：“你把解药给了慕容怀，你为什么给他？难道你有什么法儿要离间他们不成？”

他这一句问话是给她一个机会，让她能借机脱身。

她要能说出一句不痛不痒的话来，他们便会罢休。

她已经看到大哥的微笑了，他在惦念他的三妹，他一定要保护三妹。

因为三妹如今不光是“伞”的人，也是他的妻子。

弟兄们不曾难为她，听堂主这一句问话，便足见盛情。

可众人的脸色变了，他们听到了一句他们此时最不愿意听到的话：“我没有什么理由。我只想，不该杀死方方。”

还问什么？

堂上哄地起了一阵风。

众人震惊。

她仗恃什么，莫非她以为她是“伞”的新婚妻子，便可以为所欲为了么？“伞”还有一个规定：女人不可当政。

他们恨女人，他们看不起女人。

在杀手这一行当里，女人只有用一种方法，才能行得通。

这是一种最古老的方法，也是一种最有效的方法，但也是被男人最看不起的方法。

他们愤怒了。

所有的人都看着“伞”。

好久无语。

无语便是最好的语言。

太久了，“伞”终于站起来了，他慢慢说道：“堂主，三妹……犯律，该当何罪？”

堂主说道：“执刑，大刑。”

但所有的人都看着“伞”，他们知道，不能给“伞”那么大的打击。

有人要说话，“伞”抬起了手。

一个长老叫道：“等一等！”

“伞”看着他，他应该叫这长老为叔公。

只有叔公此时能说得上话。

叔公说道：“她是一个为我们操心过的人，她犯了过失，当斩，可她是你的妻子，我们看你份上，看她平素功劳上，我们只是……”叔公看看周围，说道：“绞夹！”

众人眼看着她上了夹绞，她不声响，心道：我就是死了，也会放过那个肃秋，也会放过方方。

那个方脑袋的方方突地在眼前闪现，她的眼里又有了笑意。

堂主盼着她说上几句软话，便可以少夹她几绞，但久等她竟是一言不发。

他喝令道：“行刑！”

夹上一夹，痛如刀绞。

她的腿马上流出了血。

她看着她的腿，竟是心内十分明白，她的腿再夹，就要完了。

她心想着慕容怀，心道：我以为他真的是一个疯疯颠颠的人物，谁料得他竟是一个真君子……他在米离要死时挺身而出，救助米离，他不是一个疯子。

哇——，她吐血了。

堂主看着“伞”，说道：“大哥，三妹她.....”

“伞”铁青着脸，他不能说话，怕一说便让众人看出他的软弱。

再绞。

秀蕾儿昏昏然——她是在那妓楼了，上来的都是青楼常客，他们都是名家公子，最先来为她开苞的是一个富家公子，他笑咪咪说道：“我时常来妓楼，只干给女娃开苞的事儿，我愿意干。”

那一夜，她哭了，那个富家子舔她的泪水，说苦水能变甜，吮了女人的苦水，生意常顺.....

秀蕾儿昏死过去了。

她听得堂主说道：“大哥，要是再绞，三妹她会死.....”她听到了什么？“伞”说：“规矩不可废，绞！”

声音是不是颤抖？她听不见了。

她再一次昏死过去了。

待得她再醒来时，身子抱在那一双手臂中。

她从前以为这一条手臂能抱着她，让她永不受苦。

如今她再也没什么念想了，她只是昏昏沉沉。

他把秀蕾儿抱到了屋里，像一只焦急的野兽，喊她：“秀蕾儿，三妹，三妹！”

她醒了，但她不愿答他，她再也不会答他了。

他伏在秀蕾儿的身上痛哭，他哭时也是失声的，根本就没有声音。

第六十六章 狂怒的野兽

“伞”疯狂地看着秀蕾儿，他说道：“你得挺住，你得挺住。

你是我的好三妹，你得挺住。”

她闭上眼睛，再也不看他。

他轻柔地抱着她。

她如今再也不是一身白皙的秀蕾儿了，她再也不是洛阳城里最美的美人了，她只是血淋淋的一个半死的人。

“伞”说：“三妹，你喝不喝水？你不能喝酒，你一喝酒便会充血，对你的身子不好。”

她挺起身子，抓起了酒杯，说道：“大哥，这可是我与你的喜酒，过了今日，就再也喝不上了。”

他看着她，从来不曾看到她如此模样。

她喝下了几杯酒，便躺在床上，说道：“你记着，别来碰我！”

“伞”想对她温柔，但他不能凑近，因为她的眼光冷冷的，像冰一般冷。

她慢慢睡着了。

当她再醒来时，她看到了“伞”。

“伞”在那里趴着睡了，他睡得很香，他的嘴张着，像是一个孩子。

他此时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哥样儿。

秀蕾儿看看他，不愿惊醒他，慢慢爬起身来，走出去了。

十六的月亮很圆。

从前有人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是不是说，十五时未必是圆月，到了十六时，才会补得完美无缺？她想不明白这些。

她是一个洛阳城的妓女，她是“伞”的一把刀。

她是伎刀。

如果女人做了妓女，就是刀，她也不是一把好刀。

人们在想着她是刀时，便会顺手拿来用它，但到了不用它时，便会最先舍弃它。

人们不喜欢伎刀。

她微微笑着，说道：“慕容公子，我不能让你再用我的身子了，你能用我的身子雕出一具美像来。”

她再对着远方，说道：“但愿像方方那样时常笑着的人永远会笑。”

她想着方方，想着肃秋，从前她把那个肃秋当成肃杀，肃秋，肃杀的秋天，就是那个姑娘。

她嫁与了方方，愿她快乐.....她找到了一棵树，那是一棵很好看的树，它的枝叶很密。

她把自己吊在那一棵树上。

“伞”梦到了他所有的兄弟，他笑了，他与三妹成亲的喜讯告诉了他们，他们都笑。

他忽地醒了，叫道：“三妹，三妹！”

没有三妹。

他记起了三妹是他的妻子了，他有一些不满，从前她不是他的妻子时，他对她很客气，从今后他再也不会对她客气了，因为她是他的妻子。

“三妹，三妹！”

声音已是颇有些焦躁。

她吊在树上，听到了他的声音，她的心已经不能再想了。

扑出门来的是“伞”，他找不到三妹。

她背叛了“伞”？她真的敢背叛“伞”！？如果背叛了“伞”她只有一死！他扬起

头来，远处，树上吊着一个黑黑的东西，那是谁？他冲过去，看到了三妹。

谁见过女人吊着，还很安然的？只有三妹，她很安然，没有一丝不妥。

他把她抱下来，但她死了，死得透透的。

他仰天大呼：“三妹，三妹！”

他的身后围上了许多人，他们看着他。

他没了三妹，他没了他的三妹。

他觉得他的心伤透了，他再也没办法把“伞”支撑下去了。

忽地，那堂主的声音冷冷地：“应该去找那些人报仇，是他们害死了三妹！”

人都齐吼：“去找他们，报仇！”

他的心火呼地燃起来了，他冲天叫道：“三妹，我给你报仇！”

肃秋跟着慕容怀，到了他的屋内。

这里她很熟。

慕容怀说道：“肃姑娘，我请你来，非为别意，我只是知道，你是从古至今的第一美人，你能让我看你，那是我的福份。

如今你能让我雕你，就是全天下人的福份了。”

他请肃秋在床上坐。

肃秋坐下了，她看着慕容怀的那些雕像，心内很是紧张，她心道：看来他是神手，只是他能不能雕出一个完完全全像我的像来，那就难说了。

慕容怀也很紧张，他说道：“肃秋姑娘，我知道，人生在世，最长也不过百年。

我们的皮肉之躯，便化为乌有了。

我想能雕出你的神韵，能令你不朽。

人在千年万年后，也讶你美貌，恨不能与你生在同时。

那就是我的福份了。”

肃秋听得他说，竟是没一丝的狭情，心里十分感动，心道：人都说他疯，我看他只是痴情。

他是情痴迷于此，便看去疯疯颠颠，不类常人。

他把小刀摆在桌上，大大小小共有十几把刀。

他看着肃秋，说道：“肃姑娘，请你脱下衣服来。”

肃秋听他说此话，竟是微微有些犹豫。

他说道：“肃姑娘，我是最有定性的人，你还是脱了衣服的好。”

肃秋知道，他要作雕像，必是把人的身子摸来摸去，一摸到了骨骼，才知道那人的骨骼走势，雕出来的人才形神毕肖。

她轻声说道：“请慕容公子费心。”

她轻轻脱下了衣服。

她躺在床上。

慕容怀惊得呆了。

他看着肃秋，惊讶她的完美。

他吟道：“时人说昭君，画师比王嫱。

难得见肃秋，天下第一妆。”

他吟罢，看着肃秋，身子竟是微微有些抖。

肃秋说道：“慕容公子，行了么？”

他大声道：“好，好！”

慕容怀拿起一块香木来，他说道：“我从天竺拿回一块香木，这块香木是有形的，我天天看它，知道它非是你不可。”

他把那一块香木立在他的身旁，再看肃秋，他说道：“冒犯肃姑娘了，我得摸一摸你的身子……”肃秋闭上了眼，慕容怀看她此时神态，竟是风情万种。

他心道：原来天大的福气在那个大脑袋的方方身上，他娶了这样一个美人，一生一世不知有多大福气。

肃秋看他不动，说道：“公子，请了！”

她心道：我从来没有让男人如此摸我，就是那个大脑袋摸我，我也不曾让他那么放肆地摸。

这个慕容公子是一个痴人，他一摸，我必是会受不了。

但我为了我的方方，只好如此了，不能不任他来摸。

好在我只是由他摸过一回，这一次很快便会过去。

我一待得此事过去了，我便同方方远走高飞，我再也不去杀米离了，我杀死了他，娘不会快乐……她正胡思乱想，慕容怀的手便摸上来了。

他的手像是魔手，一摸她便有一些饥渴。

她的心神不定起来。

她心道：肃秋，肃秋，你是有家室的人了，你切不可三心二意，对不住你的丈夫。

他是天下最有趣的人，他叫方方。

他的脑袋是方方的，他的鼻子是方方的，他的耳朵也是方方的，他是一个方方正正的人……

她想笑，但她心头的欲火冲起来了，她饥渴得厉害。

慕容怀从来不曾摸过这么好的身子，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的手是一双摸过千百个妙体的手，此时竟能如愿随心。

他想着那身体，曲处曲，凸处凸，无一处不应他心意。

他心赞道：“妙啊，妙啊，我出世来，竟从来不曾听说这般妙事。

像她这种人，不是天生的，是神来的。”

他忘情了。

他的手摸得很起劲。

肃秋冷冷说道：“慕容公子，我不是青楼妓女，你摸够了没有？”

他突地醒来，看着肃秋的眼色，像是有杀机，他心道：是了，她的本意是救她的丈夫，她不会对我有温情。

不像那些女人，对我有千种情，万般意，看着你的那眼睛都是情意绵绵。

我看肃秋是一个一心不忘她的男人的女人，那个大脑袋真的好生有福……他说道：“好，我便开始雕了。”

他拿起了刀，他的刀哗地切下去。

一片香木飞溅，飞起一片香气……

方方坐在府衙里，很是无聊，他坐在桌旁，想想便起来，装作他是肃秋与方方，两人对话。

——方方，你一出去，便不想我了，是不是？

——不是啊，夫人，我几时不想你了？只是想归想，不能见到你，我想也是白想。

——你想过我么？我看你是天天看新女人，不能想起我来了。

——不对啊，我从前是看见新的女人，便把我的妻子忘了，这一回也怪了，我怎么一看见女人。

她稍有一点儿漂亮的，我便想起了你。

我对自己说：方方，这个女人好看，但她不如你的老婆漂亮……

——方方，你尽胡说。

再以后呢，再以后就是肃秋拥在他怀里了，这几句就不必说了。

府门外，两个人正坐在台阶上一递一下地喝酒。

忽地，有人夺去了他们的酒杯。

一看，是凤瞎子。

瘦竹大叫道：“瞎子也认得酒？你看不见，怎么知道酒壶在哪儿？”

矮子说道：“凤瞎子，我把酒藏起来，你一定找不到。”

凤瞎子说道：“赌一下如何？”

“赌什么？”

“赌吃一顿洛阳楼。”

“当时就去吃？”

“不错。”

两人心道：你是瞎子，我武功不如你，你的鼻子和眼睛却不如我。

他两人一齐说道：“好，就这么办了。”

两人把那酒壶藏在身后，凤瞎子叫道：“身后。”

那瘦竹先生说道：“这一回不算，你再猜。”

他把那酒壶轻轻埋在土里。

酒气没了，凤瞎子哪能猜得到？他叫道：“凤瞎子，你再猜猜看。”

凤瞎子说道：“这一回猜不到了，不如我认输了吧。”

矮子说道：“你胡猜猜，你乱猜猜。”

凤瞎子说道：“这一回无论是对是错，都得去洛阳楼。”

“好！”

凤瞎子的身子一转，指着远处。

那两人一喜，随着他手指看，齐声说道：“错了，错了！”

忽地，那凤瞎子直扑那土里，一挖便挖出那酒壶来，叫道：“好，我赢了，我赢了一顿洛阳楼！”

两个说道：“好了，好了，明日去吃。”

凤瞎子正色道：“莫非你两个耍我么？你们说去洛阳楼，就得去洛阳楼。”

瘦竹先生暗暗叫苦，说道：“这时怕他们早就歇了。”

凤瞎子说道：“遇上了我们三个，他们还敢歇么？”

矮子叫道：“不敢歇，不敢歇，去，去！”

三个人如飞地去了。

院里无声。

方方累了，他再也等不及了，他自言自语道：“肃秋啊肃秋，你见了老公也不亲热，你去什么地方了呢？”

有人应声了：“她去了什么地方，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你不会自己去看么？”

听得这人说话，方方的脑袋顿时大了许多，他暗暗叫苦，心道：天哪，她又来了，她来做什么？

第六十七章 情痴堪可悲

方方回头看到了刺刺，他心道：她真是一个怪人，我追她，那是越追越跑。

我不追她了，她反是来了。

他笑笑，说道：“你来看老公了，坐好了。”

刺刺说道：“你新娶了妻子，她对你还好吧？”

方方摇头晃脑，说道：“当然是好，她对我是好得无比，我此时才知，原来女人是会温柔的。”

刺刺反是不怒了，她笑道：“是么？原来你真的娶到了一个好媳妇，可喜可贺。”

她看着方方。

方方忽地叫道：“刺刺，你看肃秋对你是那么大方，你为何对她不如对佛佛、磨磨

那么好？”

刺刺不愿意承认，她心里怕肃秋，肃秋比佛佛、磨磨更漂亮，她怎么能对肃秋平心静气？她决不能对肃秋好。

方方不知她记仇，他说道：“你对她好些，你们两人共事一夫，那有多好？”

刺刺冷道：“她对你好么？”

“好。”

“是么，她哪去了？”

“她有一点儿事，让我等她。”

刺刺大笑，说道：“有一点儿事儿？她有一点儿风流事儿，对不对？”

方方的脸白了，他叫道：“你胡说！”

刺刺说道：“是不是胡说，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方方说道：“哪里去看？”

刺刺叫道：“你跟我去，我保你看到。”

方方心内生乱，心道：不能看，不能看。

肃秋对我，那是一百个好，我去看了，岂不是自寻烦恼么？但男人的本性自是好奇，恨不能拿自家的幸运一赌。

他说道：“好，我跟你去看。”

刺刺冷笑：“你看了，莫要生出烦恼来。”

方方强笑道：“我是那种人么？去看，去看！”

慕容怀此时的眼睛如一盏灯，盯在那肃秋的身上。

肃秋心道：幸亏是他在雕我，要是在街上，看到像他这一双眼睛盯着我，我岂不是吓得心跳？他这种眼光，像是有勾子，一盯便把我的心盯得乱跳。

要是一般女子，岂不是得由他任意摆布？她这里正在乱想，那慕容怀忽地说道：

“肃姑娘，你得平心静气，不然你的美貌哪里能看得出？你要平心静气时，那美便不由自主地显出来，那才是天下一绝。”

肃秋心道：我在这里让他雕像，自是不能让方方知道，方方那人是促狭心思，他虽是不会怪我，但夫妻的情份便生了许多。

慕容怀说道：“凡是美貌者，都有十二分的情肠，像你这般的人，对于男人有十二分的情意，便由不得男人不听你的了。

你是天下第一妖冶的人。

如果你要祸害人家的国，祸害人家的家，那都是轻而易举。”

肃秋忽地想到：我既是那样的人，我不做那种事，也是任由他想去。

看来祸由自生，我不做它，谁能害我？

慕容怀看着她，手下的香木渐渐生成一具颇有灵性的骨骼，他大声道：“美哉，天下第一美女！”

慕容怀的身子在疾动，他绕着肃秋在飞，口中吟道：“平生不得闲，把酒自问天。

人生须有短，完美不曾见。

但得肃秋像，愿望已安然。

再做一回人，美丑不再言。”

忽地，慕容怀倒在地上，他抚着那块香木，说道：“肃姑娘，肃姑娘，你来打我，你来打我！快，快！”

原来他是看了肃秋的身子，此时已是雕像近完，便心生淫意，对她那身子有无限追求，只是一味想着她，竟是心里生出许多的恶意来。

肃秋说道：“慕容公子，你好生生的，我打你做什么？”

他低吟道：“我受不住了，我受不住了，我不能再看你了。”

他长声一叹，说道：“从前汉时的毛延寿，他画丑了昭君，我一直误会他是拿了人

家的银子，做下了恶事。

原来不能画得美，美时他自己便先毁了。”

他的手在乱摸，他的心有些迷乱。

正在此时，那刺刺带着方方来了。

院里没人，方方说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是肃秋与人在这里么？”

那刺刺轻声道：“噤声，你再大声，便没好景看了。”

他两人要看那屋内，刺刺轻声道：“方方，你下一回决心，要是不敢看，你就别看。

省得到时空添烦恼。”

方方到了此时，怎么还能不看，恨不能化出四只眼睛来看。

他忙说道：“我看，我看，我看了就是看了，有什么烦恼，我自去办，不须你管，好不好？”

刺刺躲开了，说道：“你自己看吧。”

早不看晚不看，偏此时那慕容怀去抱肃秋，肃秋此时也是心迷，她轻轻推拒，叫道：“慕容公子，不可，不可……”但她也是气粗脸红。

方方只看了一眼。

他太没面子了。

他跳下来，看着刺刺，大声道：“好，好，你叫我看！”

屋内的人听得这叫声，忽地呆住了。

肃秋听得是方方的声音，她忙乱地抓起衣服，冲向门外。

那慕容怀此时也清醒了许多，心道：惭愧，我竟是不能自持，空自有这许多年的功夫。

但一细想，也是哑然，就是玉皇老子来了，也不能禁得他的淫欲。

须知肃秋是天下第一美人，那美艳绝非言语所能一叙。

方方跑得远了，还听得那肃秋叫道：“方方，方方！”

他心里极乱，心道：原来人都是这样子的，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却不知做些什么事，我空自多情，还在那里演礼，不知人家在那里与别的男人调笑。

我真是像米离一般，做了一个真王八。

他心头气恼，跑得便快，但那刺刺跟着他，怕他生出意外，一直追到了一片树林，方才追到了他。

刺刺说道：“我叫你不要看，你自看了添烦。”

方方不语，却是从他的眼里流出泪来。

刺刺看了，顿时心疼，她说道：“方方，我对你说，你不必伤心。

你还有我，我对你好些，再不对你凶，你看好不好？”

方方突地跳脚大叫：“好什么好，我再也不要女人了，我只是出家。

对了，我不必出家，我只在洛阳城里戴一顶绿帽子就是了。

戴绿帽子的人不必出家，对不对？”

他疯了，摇着头，晃着脑，叫道：“人生不如意，戴顶绿帽子，你别生闷气，气坏不由你。”

他大声叫道：“刺刺，你别跟我来，你要跟我来，我便咬舌自杀。”

方方疯了，在洛阳城内乱跑。

他头戴一顶绿帽子，身后跟着一群孩子，叫他：“绿帽子，绿帽子的乌龟！”

他跑着，远远看到了肃秋。

肃秋站在街角，泪流满面。

她说：“方方，这是那解药。”

方方冷笑道：“用身子换来的？”

肃秋说道：“你吃下它，再不会死了。”

就是用身子换来的，又能怎么样？”

方方大吼道：“我宁可死，也不吃这种药。

我死十遍八遍，就是死了一百个方方，又能怎么样？”

肃秋说道：“方方，我也不要你说话，只要你吃下这粒药，好不好？”

方方大吼道：“不好，你们叫啊，怎么不叫了？”

他身后的小孩子听得他催，就叫起来：“绿帽子，绿帽子，老婆跟人玩乐子，戴着帽子是绿的，树上叶子一样的。”

肃秋哭了，方方说道：“你不必哭，我从前看过许茹仙哭，她是哭米离戴着绿帽子。

我那时以为她好可怜，其实一点儿也不可怜。

人家都以为你是可怜人，以为你是个值得人疼的女人，没有我，你一样可以做女人。”

肃秋说道：“方方，你听我说……”方方说道：“你打死了我，再对我说话。

我告诉你，你可以去找那些男人，哪一个都可以，只是别来找我。

你杀了那么多的人，也不在乎多杀我一个……”

她默然看他。

他叫道：“你杀死了洛阳的罗金刀，你杀死了那个离明，你还杀死了少林的无望大师……”她说：“无望大师对我有邪心……”他大声道：“有邪心的男人也不止他一个，你是菩萨，普渡众生，怎么单对他不好，让他死了？”

肃秋低声说道：“我没有……是他对我无礼。

我斥了他，他便自尽了。”

方方笑道：“说得好，他没脸儿了，是不是？他要是你的丈夫，说不定也会找一顶绿帽子来戴。

你说他自尽了，自尽得好啊。

你说我得不得自尽？”

肃秋说道：“方方，我对你……”方方大吼道：“好，我不理你，你再休来找我，我与你一刀两断。”

身后传来了一个人的声音：“他不理你，你还烦他，你是不是没脸啊？”

肃秋回头，她的泪眼中站着一个女人，她是刺刺，是方方从前的老婆刺刺。

刺刺说道：“她再也不理我了，我再也不是他的老婆了。

但不是就不是，我再也不来烦他了。

让他一个人，戴着绿帽子，在街上跑，像一个疯子，有什么不好？”

她在笑，笑得很可恶。

肃秋忽地对她说道：“我杀了你！”

刺刺说道：“对啊，你杀死我，就是多杀了一个人。

在你也不算什么，只是你想得到方方，那是休想了。”

肃秋的手握成了拳，她一出手，刺刺必死。

但她看着那方方全没了平时的灵气，只是呆呆看着她与刺刺。

刺刺蹲下身子，对着方方，像对着一个孩子：“你喜欢不喜欢女人？”

“不喜欢。

女人都是骗子！”

刺刺大笑，说道：“对，对，女人都是骗子，你不能喜欢她们。”

肃秋的心碎了，她一心挂在这男人的身上，但这男人却成了痴狂。

她怎么办？

她的手丢下了那粒药，她宁可用她的身子为方方换来的解药。

这一粒解药没用了，就是救活了方方，他也是一个痴子。

她的泪水流在街头。

她再不抬头看，人都指着方方，叫他：“绿帽子，嘻嘻，他是绿帽子！”

肃秋走了，她走得很慢，身子慢慢移出街头。

刺刺仍在笑着，她不在乎。

但看着肃秋走出了街头，她忽地吼叫起来：“都滚，都滚！”

那些孩子都哄叫着，做鸟兽散。

她的眼里流出了泪，蹲下身子，对方方说：“方方，我是你的妻子，你有三个妻子，一个叫佛佛，一个叫磨磨，一个是我，我叫刺刺。

你记得不记得？”

方方摇头。

奇的是，他一说起别的都是记得清。

只要一说起女人，一说起他的妻子来，他便糊涂了。

刺刺心道：我真是生浮子的徒弟啊，害了别人，也害了我自己……她再轻声柔柔地说：“方方，你是北方的方方。

你记着不记着，方方庄，方方床，里面住一个方方人儿？”

方方笑了，他点头。

刺刺再说：“我是你的妻子，我是你的结发妻子刺刺啊，你说一句话……”方方乐了，对她说：“女人……都是……骗子！”

刺刺呆住了，她的手无力地丢下了那粒拣来的药，怔怔地看着方方。

第六十八章 狂人之战

米离头一回知道他与许茹仙是密不可分的，他与她亲热，那亲热像旷日持久的干

柴，烧得很旺。

她说：“你会把我烧死的。”

米离笑一笑，他忘了他独处的那些日子，他成了一个新人米离。

他要许茹仙天天跟着他，要她天天看着他。

她笑，听他的话。

两人如胶似漆。

到了天晚，她说：“你自己在这里呆一会儿，我出去一下便来，好不好？”

他累得很了，但他的心很松快，他说：“你快来，我们再嬉戏。”

她慢慢一下下扯放开他的手。

不忍分手，就是一会儿，也不忍分手。

她脚步有一点儿蹒跚，谁知道此时她的心跳得有多松快？她到了院内，天黑了，她从来没有体味过这么好的天黑。

院内的人都在静静等着，她一连三日不曾出面，让他们等得太久了。

他们的眼里有企盼，有希望。

火把烧得通明。

她说：“我有一件事要对大家说……”她有什么事要说？她像是欲吐又止，她笑了，她笑得很明媚，像一个闺中少女。

她说道：“我不能再与大家一起了，我们不能再做那种江湖事儿了，我得陪着米离……”一个人问道：“许夫人，你是我们的首领，你不领着我们，我们怎么闯荡江湖？”

她笑笑，说得很轻松：“你们不必闯江湖了，你们离家的时候也够久了，为什么不回家看看呢？”

他们呆住了，这不是许夫人的话。

从前的许夫人是个一心念着江湖安危，一心惦念正义与邪恶之战的人，她怎么变

了？

一个人叫道：“我们跟着许夫人打天下，没有许夫人，我们做什么？”

许茹仙笑了，她说：“我不是一江湖人，我是米离的妻子……”那人叫道：“正因为你是米离的妻子，你才是我们的首领，你不能不干！”

众人齐吼：“誓死保护许夫人！”

她再笑，这一笑更是天真，她笑道：“我不要你们保护，我有米离！”

这一句话伤了众人的心。

不是他们保护着她么，不是他们从前奋不顾身，一心保护着她么？他们保着许夫人，便是保护江湖正义，保护江湖正道。

她如此一说，岂不是把他们那些重情轻义轻生死的一腔鲜血看轻了？有人冷冷道：“许夫人宁可不要我们，也要顾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笨蛋？”

许茹仙笑得甜甜的，她此时才知道米离，她此时才晓得米离，她找到了如何让米离快乐的钥匙，但她对这些人怎么说？能说得清么，她能让这些人明白她的心意么？甜在她自己的心底。

她说：“我让你们解散，你们就解散好了，你们再这么做，只是给江湖添乱。

不如你们回家，江湖上如果没有这么些愿意管事儿的人，岂不就是一个平静的江湖了么？”

她说得不明白。

有人冷笑了，他说道：“我听明白了，只是我们敬慕夫人，对夫人一腔忠心，那又怎么说？”

许茹仙咯咯笑了，她大声道：“哎哟，那都是闹着玩的……”她噤声了。

她突地看到了仇恨的目光。

她突然想起来了，她头一回没用心机，头一回对众人说直话。

但她的醒悟已经晚了。

所有的人都挤向了她。

她觉得出男人的气味儿，她觉得出那些男人的拚命，他们挤过来，他们一挤挤得她的身子都是瘪瘪的。

她叫喊：“让开，你们这些混蛋！”

但她的声音淹没那些人的叫喊里了。

他们把她脱光，她就是他们敬仰的人么？他们怎么敬仰这么一个没有一点儿功夫的人？他们中有人叫道：“玩了她！”

真的便有人来干。

她拚命叫，她像是那一回被肃杀玩弄，她的脸是不是又变成一个老太婆，她是不是又是一个不能再成为年轻美貌的女人的丑老太？

她哭了，但她止不住那些愤怒的人，他们在她的身上泄欲.....

年轻后生们气疯了，他们冲过来，拚命玩弄她，他们把一个许茹仙弄得气也要没了。

她的脸上有一种气愤。

她后悔，她怎么弄这些人来，他们都是疯子，他们不知道爱，只知道恨。

他们是一些可怜虫.....

有人叫道：“她还笑呢！”

有人叫道：“叫她笑，叫她死！”

一柄剑刺透了她的胸前，血喷涌。

她笑，仍在笑。

她感到很乐，米离与她刚刚在快乐中游动，她一直很快乐。

她终于拥有了米离。

她一生都想拥有米离，但到了最后，她才有了米离。

扑——，扑扑——，刀枪乱起，剑也直刺。

她已经成了一具死尸。

她再也没有笑容了。

忽地，人们醒悟了，米离，她的男人是米离！有人叫道：“快跑啊，快跑啊！”

但人的脚像被扯住了一般。

他们看到了一个人，他推着他自己的车子，正在慢慢过来。

他们跑不了啦。

米离到了眼前。

众人静默、死寂。

米离看着地上，那儿躺着他的妻子。

她才是他的妻子，从前她不是，她只是这些疯子的头领。

可她成了他的妻子，在他盼着她回来的时候，却被这些疯子杀死了。

他没了妻子。

他怎么总是在他快乐的时候没了他的心上人？

他说一句话：“是你们杀死了她？”

没人敢应。

要知道他们平时最怕的，最敬的就是大侠米离，他们跟着许夫人，就是跟着大侠米离。

他们此时知道，他们犯了一个大错，他们不该杀人。

米离说道：“你们杀了她，好！”

人都心里一松，米离怎么会说好？再一句，便让他们入了地狱：“你们都得一死！你们都自尽好了。”

有一个年轻后生平素对许茹仙最好，但此回他也污了许茹仙的身子，他心里有愧，

心道：我还是什么正道子弟，做下了这等大错，我不如死了的好！他叫一声：“米大侠，我对不住你！”

他一扬手，一剑刎颈，死在当场。

米离看也不看他，只是看着眼前这些人，说道：“你们近百人，够多的了，你们自尽吧，省得我动手。”

夜平静，但平静的夜仍有杀机。

府门前来了一个人，他直走入去，在府门的那两个看门人叫道：“这是肃姑娘的地方，你是什么人，来做什么？！”

一声喝问不等落地，那人就扯住了他两人的脖子，一扯到了眼前，只听咔地一声响，两个人便完了账。

那人直走入去，他直走到了肃秋的眼前。

肃秋正呆坐在帐内。

她看到了那人，是“伞”。

她说：“我不想杀人，我的手没劲儿。”

他怒目圆睁：“我想杀人，我的手有的是劲儿。”

他的手果然青筋暴突，像是有使不尽的力气。

肃秋说道：“你滚出去！”

“伞”大声道：“你还有什么本事？你能弄没我的十三处巢穴，你能杀了我的老娘，你能杀了我的六弟、四弟、还有三妹……你还有什么本事，使出来好了！”

肃秋突地跳下来，她说道：“好，我便杀了你。”

她慢慢拿出一只小小的亮亮的手套。

茧丝手套。

她说：“我杀死你，再去看我的方方……”她落泪了。

两人对峙。

年轻后生们心道：这么久呆下去也不是法儿，就是他米离再能行，他也不能一下子杀死我们这么多的人。

我如果乘乱，一定会逃出去。

我逃出去，他还能找得到我么？

一声叫喊，七八个人冲向门口。

米离看着他们冲来，说道：“这是找死！”

他的手一扬。

原来刚刚倒下的那个年轻后生的剑飞在他手里，竟成了一些碎片儿，飞扬起来，正钉在那些人的咽喉！人都倒在地上。

有人叫道：“米离，你是什么大侠？你妄自杀人，草菅人命！”

米离笑笑，说道：“我不是大侠，我只是米离！”

那些人中，有一个站出来，说道：“米大侠，我们也是一时气愤，才做下了这事儿，想来米大侠也不想让世人皆知此事的，我们好好安葬许夫人，再听米大侠的令，好不好？”

“对，对。”

一时众声附合。

米离说道：“我只要你们给我的妻子陪葬，我不要你们这些废物！”

众人心想：这一回怕要死在这里了，只是我们不知能不能逃得一个两个。

此时的年轻后生们再也不想逞勇了，他们心里巴不得有人冲上去，自己好乘机溜走。

米离说道：“你们最好的办法，便是像那一个后生，自尽而死，算是能保住一点儿体面。”

忽然有人长声而笑，那人原来站在屋上。

他是凤瞎子，在静夜里，他的身影很暗，他说道：“米离，你想杀人，也不能这么杀。

你看他们都很年轻，也眼睛亮亮的，杀了实在有些可惜。”

米离哦了一声，说道：“凤瞎子，你来了，好。”

米离不动声色，显是对凤瞎子来了也不在意。

凤瞎子说道：“你们给我听着，如果你们想活命的话，有人吃下了我的药，他便是我的人。

我可以救他。”

一个人叫道：“那是什么药？”

凤瞎子笑笑，阴恻恻地说道：“你当是什么？是毒药。”

有人叫道：“不吃，我不吃毒药，我宁可死在这里！”

凤瞎子笑道：“是啊，米离可是要你死，你服下了我的药，你还能活。

你愿意不愿意？”

有人心道：看来，这凤瞎子的毒药也不是不能吃，就是服下了药，来日还有解毒的机会。

如今死在这里，却是再也活不过来了。

有人便叫道：“好，我愿意服药！”

凤瞎子听声，便扔过去一粒药，说道：“好，好，你是我的人，我不会叫米离杀死你的。”

那人一伸手，果然顺顺当当接过了药。

他心道：他本事不凡，也许他可以对付得了米离，我听他的就是了。

他一比划，说道：“我吃下了药。”

凤瞎子说道：“你骗我，你吃下了药，怎么没动静？”

那人一呆，吃下药去还得有动静，有什么动静？他吞下了那药。

他忽地在地上打滚，叫疼，滚得十分难受。

凤瞎子说道：“你再待一会儿就好了。”

果然再呆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了。

此时他服服贴贴，对凤瞎子一揖道：“风老前辈，多谢了！”

一会儿，便有三十多人愿意服药。

米离一叹说道：“茹仙，你死得真冤。”

许茹仙原来生前是为这等人而做，她死在这些人手下，岂不是冤得厉害？米离说道：“你们剩下的人怎么不去服药？”

有人叫道：“米大侠，我们错了，不能一错再错，他给我们服药，是想让我们替他卖命，我不干，我宁可自尽！”

那人把刀横起，说道：“这一回错了，来生再不会错！”

他一刀刎颈。

“铮——”，一声石子响，打开了他的刀。

米离说道：“你这人还有良知，你走吧。”

第六十九章 月亮不圆

忽刺刺走了一大群人。

剩下的人有些后悔，他们只要沉得住气，米离便会放了他们。

他们才想起来，米离是大侠啊，他怎么会全都杀了他们？

但此时想起来也晚了，他们已经服下了那凤瞎子的毒药。

他们对自己说道：“就算了吧，如果凤瞎子找到了我，我还不是得乖乖听命？”

米离说道：“你们虽是吃下了他的毒药，还是不免一死！”

凤瞎子说道：“米离，我与你没经一场决战，你怎么能杀死我的人？”

米离说道：“你不行。”

凤瞎子说道：“你被人挑了脚筋，你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米离笑道：“是么？”

凤瞎子说道：“我知道你有两种武功厉害，但你断了脚筋，你再厉害，也是枉然。”

米离说道：“是么？你何不试一试？”

两人站定。

静默，只待一战。

× × ×

“伞”攻向肃秋，他先是挑一个方向，对着肃秋的下三路出手。

但他出手了三次，他的伞也挑了三回，都不曾把肃秋挑开。

他的心里有一些紧张。

他的手出汗了。

他叫道：“无心婆婆，我要你死！”

他一伞挑向肃秋。

忽地那肃秋抓住了他的伞。

他的伞有百种机巧，她来抓伞，岂不是自寻死路？

他狞笑了，叫道：“你死去吧你！”

他的伞想拧开，让那毒气喷向肃秋。

可那一只手抓得牢牢的，他无法打开伞。

两人对峙。

“伞”说道：“你的内力不如我，你必死无疑。”

肃秋说道：“我要你死得明白。”

两人相持。

肃秋心道：“我错了，我不该与他较内力的，只要与他战上三百合，我一定会胜了他。

那时就是杀不死他，我也能打跑了他。

这一较量，必有一个人会死。”

“伞”也看出她的犹豫，他大笑道：“我教你从今再也没了无心婆婆这一个称呼。”

院内的杀声渐渐没了，他们的人都杀到了外面。

是胜是负，也没人来顾他们了。

忽地有人轻声说道：“伞，要不要我帮你？”

两人心道糟糕。

要知道此时他两人较力，正在相持不下的当口，有一个人来帮一方，另一个人定死无疑。

那人是刺刺。

“伞”叫道：“你别过来，我不相信你。”

刺刺说道：“你说世上最大的仇恨是不是夺夫之恨？她夺去了我的丈夫，让他又疯了，我恨不恨他？”

肃秋说道：“你杀我，我也恨你，如不是你，方方怎么会疯？”

“伞”狞笑道：“好，好，你既是恨她，你到她身后，给她一下子，让她死了算了！”

刺刺果然慢慢走到肃秋身后，她轻声说道：“肃秋，你后悔不后悔？你不该夺走方方……”

肃秋叫道：“像你那样对方方，就是我是他，也不会对你好！”

刺刺大声道：“我宰了你，我再对他好，他一定会对我好的，一定！”

肃秋心道：我命休矣，只是我不甘心，我要是能活，我一定要救治方方。

她听到了刺刺的话，她就在她的身后，让她不寒而栗。

刺刺说道：“你死前不说一句话么？”

肃秋说道：“我要说，我要说一句话，就是你看在方方与你夫妻一場的份上，你救他一救，别让他天天戴着绿帽子……”

刺刺冷笑道：“他戴着绿帽子，与我有什么关系？”

肃秋说道：“我要是死在你手，他就是只是你的丈夫了，他戴着绿帽子，须知你面子上也不好看。”

肃秋再说了一句：“再说，我死了，也不愿意让他污我名声。”

刺刺说道：“好，我是生浮子的徒弟，你知道不知道生浮子做事很怪，心也很狠？”

忽地，肃秋的后背有一阵子刺疼，她知道她要死在刺刺的手里。

她勉力挺着，那“伞”大笑：“你完了，世上再也没了无心婆婆这个人了！”

肃秋说道：“刺刺，救救方方……”

× × ×

方方在乐，他看到了慕容怀，他大声喝斥道：“你来做什么？你是一个坏蛋，你来做什么？”

慕容怀上来，叭叭叭一连打了他几个耳光。

方方呆怔住了，他坐在桌前。

慕容怀说道：“我要肃秋姑娘让我雕像，才给她药，是我错了，你要杀便杀我，你不能委屈肃秋姑娘。”

方方说道：“她不是我的妻子了，她不是了，你没看到我戴了一顶绿帽子？”

慕容怀摘下了他的绿帽子，吼道：“她是你的妻子，她对你好，宁可让我雕她的像，也要那一粒解药，我与她没什么？那时你看到的，是我一时糊涂，我想非礼她，被她刺了一剑。”

慕容怀站起来，让方方看他胸前的剑伤。

只有那时的姿势，才会有这种剑伤。

方方的头忽地清爽起来，他说道：“对，你的伤对。”

他忽地清醒了，肃秋为了他宁可自己受屈，怎么能怪罪她？

慕容怀说道：“是刺刺要你离开肃秋的，她也得后悔，我看到了她在当街与你在一起，她哭了，她后悔了。”

方方的头清醒了，他问：“肃秋在哪里？刺刺在哪里？”

慕容怀一叹，说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伞’在找她们，他想杀死肃秋。”

方方急得大叫：“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快去找她们！”

两人拔脚就跑。

他们要去府第，找肃秋，方方的心跳得太快了，气都喘不上来。

× × ×

米离与凤瞎子冲到了一起。

交手了一合。

凤瞎子忽地退了几步，他说道：“你还是米离。”

米离说道：“凤瞎子，你一生瞎眼……”

凤瞎子大声道：“我自己眼瞎我自己知道。”

米离说道：“你不知道，你眼瞎人也敬你，只是你没做过一件好事……”

凤瞎子大叫道：“我怎么没做好事？”

米离说道：“你能说出你做下的一件好事，我便算是输了给你！”

凤瞎子心道：你米离算是大侠，你就挤兑我，我怎么也不能一件好事也没做。

他想一想，说道：“我帮过刺刺。”

米离笑道：“你帮她与方方生气，你帮她与方方离异，你做下的是坏事。”

凤瞎子大声道：“我……我……”

他真的不曾做过一件好事么？他震惊了。

一个人一生从来不做一件好事，那他活着做什么？

凤瞎子忽地跳起来，他叭叭拍在那些人的头上，只是须臾间便把那些愿意归顺他的人打死。

他对米离说道：“我做了好事了，他们都不是好人，反复无常，我都把他们杀了，你说是不是做下了一件好事？”

米离不料他会如此做事，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也算是做下了一件好事……”他知道，若是让这些人再出江湖，他们会为害江湖。

凤瞎子大笑，说道：“我做了好事，我做下了好事……”他乐起来，再一会儿，他跌坐在地上，他呜呜哭了。

他是凤瞎子，他做了一件好事。

做好事的滋味儿怎么与做坏事不同啊？

他们的眼前来了那个慕容怀。

他说：“方方好了，他去那府第了，他去救刺刺与肃秋。”

米离说道：“我得去，他们不是那个‘伞’的对手。”

忽地，那凤瞎子跳起来，他说：“你不用去，我去，我去做一回好事。”

他如飞去了。

两人静立。

米离忽说：“你看月亮，不圆。”

慕容怀也笑，说道：“是啊，不圆。”

他们笑在心中。

× × ×

“伞”看着那刺刺一剑刺向肃秋，他狂笑。

忽地刺刺那剑正刺入他的胸前！他大吼一声，叫道：“你敢欺我？！”

刺刺大笑道：“你知道不知道，她是方方的媳妇儿，我也是方方的媳妇儿，我们是一家的？！”

两人都站在“伞”的面前。

“伞”倒下了。

他叫道：“我恨不能杀了你！”

他杀不了人了，他的胸前血流得很多，他只能一死，再也不是令人寝食不安的杀手了。

肃秋对刺刺说：“谢谢你。”

刺刺只是笑，她轻声说：“我们能治好方方。”

忽地，那“伞”一声狂笑，他纵起，扑向两人！叭——叭——，两掌把她两人击飞。

“伞”狂笑了，他大声道：“你们的伎俩会胜得了我么？我是多年的杀手了，我早看明白了你们的心眼！”

他站在两人身旁，如今的她们却是“伞”的手下物了。

“伞”说：“你们要肯跟着我，我便给你们一个时机。”

刺刺笑出了泪：“你算个屁，你有我丈夫那好看的样儿么？你的脑袋难看死了，也不是方方的。

你耳朵是方方的么？你个狗东西！”

“伞”踢了刺刺一脚，踢得她吐血。

肃秋站在刺刺身前，她伤更重，她笑骂道：“你杀了我们，我们也不会听你的，我们有男人，他比你强几百倍！”

有人朗声而笑，说道：“对，对，你丈夫可是强他几百倍。”

站在她们眼前的，不是方方是谁？

方方施施然来了。

肃秋叫道：“傻瓜，别过来！”

方方笑笑，说道：“好媳妇儿，不就是杀我们么，让他杀死我们三个，有什么了不起？”

他来了，坐在两个媳妇中间，笑道：“我说你会让我的肃秋做我的媳妇儿，果然不假！”

刺刺嗔道：“臭美！”

三个乐滋滋，根本不把生死放在眼里。

“伞”看着他们，他心恨道：我也有三妹，我也有三妹，可是她死了，你们爱得深，我叫你们都死！他叫道：“你们死去吧！”

他一声叫喊，便推掌而出！掌势汹汹，如涛汹涌。

眼前忽地多了一个人。

那人的掌正悄无声息地推在他手上。

他是凤瞎子。

凤瞎子大声道：“刺刺，我这回不是帮你，我是做好事，你知道不知道？”

刺刺笑出泪了，说道：“师叔，你从来不做好事的。”

凤瞎子叫道：“再做一回，也挺好受！”

刺刺嘟哝道：“只做了一回，怎么说再做一回？”

“伞”住了手，他看到了米离，还看到了那个手里握着刀的慕容怀。

他不是他们三个人的对手。

他说道：“我不与你动手了。”

方方抱着刺刺，也抱着肃秋，说道：“我快乐死了，我快乐死了，我有两个媳妇儿了。

呜呜，要是佛佛不死，磨磨不死，我就有四个媳妇儿了！”

肃秋心道：他直是至性人，他犹自想着两个死人，他心不错。

刺刺也心酸：原来方方是好人，他一直想着他的两个媳妇儿，跟着他，也算是难得。

“伞”看着三个人，他们是米离、凤瞎子，还有一个是慕容怀。

慕容怀抬起了头，他说：“今夜月亮不圆。”

米离也说：“是，月亮不圆。”

凤瞎子说道：“我看不见，但我知道……”

他的脸上带着笑，一种孩子似的得意的笑。

方方叫道：“你们放他走吧，今夜的月亮不圆。”

三个人默默让开了路。

“伞”低下了头，他不敢看方方，只在心里叫着三妹，三妹……

他的三妹本也是紧紧地搂着他的，但他怎么鬼迷了心窍，让她吊死在那一棵树上？
他如今悔也悔死了，他愿意再用他一生的性命找回三妹。

可三妹死了，只有那一条白绫在，在他的袋里。

今夜的月亮不圆，他心头流血，他回头看着，看见了两个女人紧紧搂着方方。

没人理他，那三个人都看着方方，看着那两个幸福的女人。

就是那个凤瞎子，他看不见，也用他的心在看着，他的脸上也有笑意。

“伞”忽地大叫了一声，他的啸声像是受伤的野兽。

他倒下了，像一段树干。

他用一根吊死女人的白绫勒在他的脖颈上。

他是咬舌自尽的。

(全书完，1992 年写稿，1993 年出版，2002 年修改)